

追　名小說家朱羽君繼「偵騎」後，又一輝煌巨著「追」在本刊發表，這是一部最新科學間諜題材，最新驚險鬥智技術詭異曲折，使你拍案叫絕，嘆爲觀止，故事展開如幻如夢……。

$2.00

886

◀編　後　話▶

巨型小說今期刊出的是紅粉殺手故事之二「血海雙魔」，這是一篇以現實社會作背景，行文尖刻，情節動人，內容把一羣社會敗類戴着慈善的假面具，躋身上流社會裡，專做陰毒事的吸血蟲所做出的卑汚事和狠惡手法揭露無遺！本文主角「紅粉煞星」，貌美如花，渾身是胆，芳踪所至，羣丑辟易！她在本故事裡展盡奇才，捨死忘生，英勇逾人，令你拍案叫絕，稱快不已！佳作當前，請勿錯過。

＊＊＊　　＊＊＊　　＊＊＊

由今期起，朱羽先生繼「偵騎」後又爲本刊撰寫一篇既新穎，更刺激的遊俠故事：「追」！朱羽作品，精撰嚴謹，毋庸推介，他在本故事裡以最新題材和筆法構思，內容充滿驚險鬥智氣氛，曲折詭異，是「遊俠傳奇故事集」中從所未有的最佳一部巨著！

＊＊＊　　＊＊＊　　＊＊＊

「夜驚計劃」是下期刊出的巨型「鐵拐」故事，「夜驚計劃」是什麼？是一句暗語？是……？當初城市三俠偶然聽到，也感到撲朔迷離！後來才知道這是一項驚人的行動，而且牽涉的事情重大！怎麼回事？請留意下期刊出。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 58.00
一年港幣	$ 114.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71.00
一年港幣	$ 14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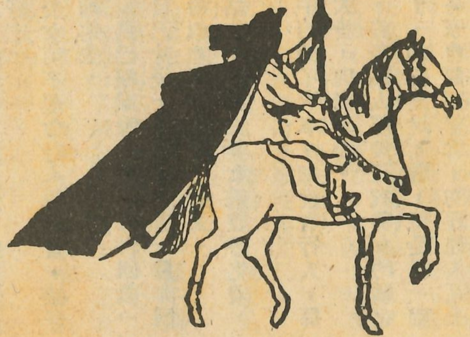
台灣發行所：環怡出版社
台北市林森北路85巷56號七樓之一　電話：5110086

・定閱價目・
連郵：一年52期NT.$728元　半年26期NT.$364元
郵政劃撥帳戶10637 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廈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886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冊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紅粉殺手傳奇故事之二

李天行・文
盧　令・圖

血海雙魔

宵小猖獗　市虎逞兇

尖沙咀是H埠的旅遊區，商店林立，行人熙來攘往，尤其是中午時份，附近的寫字樓都下班午膳，街道上更是擠滿行色匆匆的人羣。

忽然，一個女子的尖叫聲响了起來：

「搶刼呀！搶刼呀！」

叫聲甫畢，只見一個身材瘦小的男子，從人叢中推擠着奔逃，後面跟着一個妙齡女郎，口中仍然在叫着：「搶刼呀！搶刼呀！」

那搶匪誤跌誤撞地向前奔逃，碰到了好幾個行人，可是，竟然無人阻止他的去勢。

追在後面的妙齡女郎，又急又氣，可是，她足蹬厚木屐，奔跑起來不便，眼見那刼匪抓着她的銀包，轉眼間便要消失在街角。

就在這個時候，忽見紅影一閃，人叢中一個苗條的女子，飛也似地向那刼匪追去。

「站住。」那苗條女子嬌叱着。

刼匪回頭一望，見是一個身穿紅色樽領T恤和藍色牛仔褲的絕色美女，心中不由一動，然而也呆了一呆，立即加快脚步，向前飛逃。

紅衣美女鍥而不捨自後追趕，可是由於街上行人實在太多，阻住去勢，才一瞬眼，已經不見了那刼匪的踪跡。

她掠一掠披在額前的秀髮，見附近有個垃圾桶，美眸一轉，提了口氣，跳到上面，游目四顧。

由於站在高處，立即看到那刼匪正向不遠處一條橫街逃去。

紅衣美女深深吸了一口氣，雙足一彈，像燕子般凌空飛了起來，輕飄飄地落在橫街口，街上行人見她身手如此敏捷，姿勢又是美到毫巔，有幾個甚至情不自禁地叫道：「好！」

紅衣美女可不理會行人的讚賞，銀牙一咬，向前追去。

刼匪以爲已經擺脫了她，怎料回頭一看，竟在自己身後十餘碼處，這一驚非同小可，亡命似地向橫街奔了過去。

「快站住。」紅衣美女嬌聲呼叱着，向前追趕。

橫街中泊滿了汽車，却沒有行人，那刼匪展開大步，向前奔逃。

這時，許多路人都被紅衣美女的嬌叱聲吸引住了，紛紛駐足而觀，可是每一個都本着「各家自掃門前雪，勿理他人瓦上霜」的原則，沒有賜予援手。

刼匪見紅衣美女即將追近，忽然順手抓了一個大竹籮，向她飛擲過去。

紅衣美女覷準來勢，身子一閃，避過了，但正因爲這麼緩得一緩，刼匪已經奔出橫街。

紅衣美女暗暗心急，想道：「糟糕！大街中人太多，被他逃了出去，混在人羣之中，要抓他可就不容易了。」

她銀牙一咬，飛身上前。

這時，刼匪正欲橫過馬路，紅衣美女一個箭步，竄了上前，嬌聲叱道：「那裏走。」

刼匪情急智生，突然將手中的皮包迎面向紅衣美女一擲，道：「給你。」

紅衣美女眼前一花，伸手把皮包接住，脚下毫不遲緩，向他追去。

就在此時，忽聽戛然一聲，跟着「嘭」地一响，一輛小型房車飛馳而來，剛好撞在紅衣美女腰際。

紅衣美女彈飛起來，「叭」地一聲，掉在地上，動也不動了。

她雪白嬌嫩的纖手中，仍然緊緊地抓住了那個刼匪抛過來的皮包……。

×　×　×

「醒了，醒了！」

紅衣美女睜開眼睛，面前是一個女護士，臉上帶着關切的神情。

「我……我在那裏？」紅衣美女聲音微弱。

「這是市立醫院，小姐。」女護士答道。

紅衣美女挪動一下身子，却感腰際疼痛，四肢百骸，更似要散開來一樣，頭上還包紮着紗布，看來自己的傷勢不輕。

「小姐，你叫什麼名？」女護士柔聲問。

「我——」紅衣美女的唇嗡動了一下，却沒有說出話來。

「請告訴我們，」女護士道：「因爲這是要登記的，小姐。」

紅衣美女挪動一下身子，俏臉上露出痛苦的神色來，但她還是報上了自己的名字：「方……方靈。」

「那一個靈？」

「靈魂的靈，四方的方。」紅衣美女答。

「家住在那裏？」

方靈忽感一陣劇痛，又昏迷了過去。

女護士雙眉一皺，替她揑着人中。

這時，一陣細碎的脚步聲自後傳來，女護士回頭一望，原來是醫院的雜役「豆皮華」，正鬼鬼祟祟地打量着方靈。

「豆皮華，你幹什麼？」女護士斥責道：「急診室是你進得來的麼？」

「我……我來看看是誰受傷而已，」豆皮華嬉皮笑臉地道：「聽說……聽說是個很漂亮的妞兒！」

「出去出去。」女護士道：「漂不漂亮關你什麼事，再不走我叫院長了。」

豆皮華向她扮了個鬼臉，道：「出去就出去，每次都抬院長來嚇人，嘻嘻，我豆皮華是嚇大的。」

他又向女護士扮了個鬼臉，精光閃爍的兩隻細眼，往病榻上的方靈一望，這才轉身出房。

豆皮華離開病房後，左右望了一眼，向不遠處的公用電話亭走去。

他在袋裏找了好久，才找出幾個輔幣，放下電話機之中，撥了一個電話號碼。

「喂？」是一個粗豪的男聲。

「我是豆皮華，」豆皮華壓低着聲音，神秘地道：「單夫人在嗎？」

「等等」

豆皮華伸手挖着鼻屎，嘴角泛出了得意的笑容。不一會，對方傳來一個中年婦人的聲音：「豆皮華嗎？我是單夫人。」

「又有生意了。」豆皮華喜孜孜地說道。

「哦？是個什麼人？」單夫人聲音淡漠。

「一個女的，大約二十歲左右，長得眞標緻。」豆皮華一邊挖着鼻屎，一邊道：「我從來沒見過這樣漂亮的傷者。」

「她傷成怎樣了？」

「頭部，腰際都受了傷，不過詳細的情形還不知道，」豆皮華低聲道：「那要看醫生的報告書才行。」

「唔，很好——」

「單夫人，我的報酬怎樣？」豆皮華追問。

「還怕走了你的？每次五十塊，半年來都是這樣的了，」單夫人道：「你到公司來領吧。」

「不，」豆皮華嘻嘻一笑，道：「單夫人，現在物價高漲，五十元的報酬實在太少了，可不可以加一點點？」

「怎麼？一個電話五十塊你還嫌少？」單夫人冷冷地道：「你不做，不知道有多少人想搶着做哩。」

「我知道，可是別人都沒有我的忠心，」豆皮華道：「我永遠守口如瓶，僅是這一點，也該加些了吧？」

單夫人沉吟了一下，道：「好吧，我要問過柏先生才行。」

「單夫人，這種小事何必請示柏先生？」豆皮華道：「你就可以作主了，不是嗎？」

單夫人不耐煩地嘆了一口氣，道：「也罷，你想加多少？」

「加百分之五十，怎樣？」

「每次七十五元？」

「不錯，」豆皮華道：「對你們來說，實在是個小數目。」

「——好吧，就七十五塊，」單夫人道：「不過，一年之內不許再加了。」

「這個當然，這個當然。」

掛下電話之後，豆皮華轉頭向方靈的病房望了一眼，輕鬆地吹着口哨，向外走去。

× × ×

方靈一睜開眼睛，便看到一個打扮得雍容華貴的中年婦人，雙眼眨也不眨地望住自己。

「你是——」

中年婦人向她祥和地一笑，柔聲說道：「我是單夫人，是××××福利會的副理事長。」

「請……請坐。」方靈支撐着要坐直起身，可是腰際酸痛，那裏坐得直身子？

「方小姐，別起來，」單夫人連忙按住她的身子，道：「你傷口未癒，不宜移動的。」

「我——我傷得很重？」

「也不算很重，不過，三兩萬的保險賠償，總該拿得到的。」

「保險賠償？」方靈呆了一呆，道：「我不曾買過保險啊。」

「可是每一架汽車都購有『第三保險』，不論撞傷了誰，保險公司都要賠錢，」單夫人向她微微一笑，道：「你放心，我們會替你辦理一切申請手續的。」

「這——」方靈大惑不解，忽覺腦際一陣昏眩，急忙閉起眼睛。

「方小姐，這是委托書，請你在上面簽個名吧！」單夫人遞上一份用厚皮紙墊住的文件。

可是，方靈雙眼緊閉，似乎已經沒有了知覺，單夫人眼珠一轉，急忙自手袋中取出一個印盒，揭開蓋子，拿起方靈的手，將姆指蘸了些墨汁，印在文件末端。

然後，她匆忙地把印盒放入手袋。

就在這個時候，女護士的聲音在她背後响了起來：「單夫人！」

單夫人回過頭去，只見女護士臉色不豫，冷冷地望住了自己，澀然一笑，道：「程姑娘，你好！」

程姑娘臉色冷漠，道：「單夫人，這是急診室，閒人不准進來的。」

「我可不是閒人啊！」單夫人露出友善的笑容，一面把那份文件對摺起來，放入手袋之中。

「哦？」程姑娘向病榻上的方靈望去，問道：「你是方小姐的什麼人？」

「我——」單夫人頓了一頓，道：「我是她的委托人。」

「單夫人，請你出去吧，」程姑娘向她作了一個「請」的姿勢，道：「等一下讓護士長見到了不好。」

單夫人先是臉色一變，隨即陰鷙地笑了起來，道：「程姑娘，你是聰明人，何必這樣與我爲難？」

「這是院方的規定，閒雜人等是不准進入急診室的。」程姑娘道。

「好吧，那我只好走了。」單夫人提起手袋，向門口走去。她來到門口，忽然駐足問道：「對啦，程姑娘，你先生最近可好？」

程姑娘一聽到她這句話，臉上勃然變色，俏臉上肌肉起着一陣微顫，望定了單夫人，吶吶地說不出話來。

單夫人得意地向她笑了一笑，道：「請代我問候他。」

說罷，便欲向外走；程姑娘咬了咬唇，忽然叫道：「且慢。」

單夫人慢條斯理地回過頭來，問道：「怎麼啦？急診室不是嚴禁閒雜人等逗留嗎？」

「我——」程姑娘臉色惶恐，趨上前去，低聲道：「單夫人，我……我不是故意與妳爲難，只是……只是院方的規例，我……我……」神情竟和剛才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

單夫人淡淡地一笑，說道：「不必說了，總之，你以後盡力給我一點方便，那便行了。」

程姑娘咬了咬唇，垂了下首來，半晌才又抬起頭，問道：「單夫人……你……你不會——」

單夫人不待她說下去，便道：「只要你給我方便，我也是出來撈的人，不會做那種事的。」

「謝謝你！」

單夫人得意地一笑，轉身走了，程姑娘呆呆地望住她的背影離去，眼光中充滿了怨毒的神色。

「程……程姑娘。」方靈微弱的聲音自後傳來。

程姑娘急忙轉身去看，只見方靈已甦醒過來，急忙趨了上前，道：「方小姐，你醒了。」

方靈向她澀然一笑，道：「剛才那人是誰？」

「人人都叫她單夫人。」

「她說是什麼福利會的副會長，可是眞的？」方靈又問。

程姑娘替她拉好被角，似乎不欲談此事，道：「方小姐，你休息一會吧。」

「程姑娘，剛才那個單夫人拿了一份文件要我簽，究竟是爲了什麼？」

程姑娘口唇嚅動一下，欲言又止。

「程姑娘，其中一定有別情，是不是？」方靈問話時，一雙晶瑩徹亮的美眸，望定了程姑娘。

「方小姐，你——」程姑娘幽幽地嘆了一口氣，說道：「你還是好好休息一下吧。」

方靈凝視着程姑娘，試探着問：「你是不是有什麼難言之隱？」

「不，不，」程姑娘連忙道：「我根本不認識那個單夫人。」

方靈見她神色奇特，心下疑惑更甚，程姑娘不敢和她目光相觸，收拾一下房間，匆匆離去了。

方靈閉起眼睛養神，想起自己受傷的經過，心下暗自懊恨，不知那刦匪是否抓得到。事發時，若非他飛擲過來的銀包阻住自己的視綫，怎會被車撞傷？

她幽幽地嘆了一口氣，心想自己無親無故，受的傷又不輕，看來要在醫院住一段時日，天天對着寂靜如死的房間，又無人來探望，這種日子實在難過。

忽然，她聽到房門輕輕的開啓聲，有人自外走進病房來。

方靈睜開眼睛一望，只見一個怯生生的少女，手中拿着一束鮮花，向自己望來，一時却不敢踏進房。

那少女大約十七八歲年紀，一雙眼睛明亮之極，眼珠黑得像漆，望人時精光四射。方靈心中一怔：「這個少女的眼睛，怎麼亮得如此異乎尋常？」見她除了一雙眼睛之外，容貌却是平平，肌膚枯黃，臉有菜色，似乎終年吃不飽飯似的，頭髮也是又黃又稀，雙肩如削，身材瘦小，顯是貧窮人家的女兒，自幼便少了滋養。她相貌似乎已有十六七歲，身形却似是個十四五歲的幼女。

她手中拿着的是一束黃菊，把她的臉色，映得更加蒼黃了。

少女向床上的方靈望了幾眼，似乎終於鼓足了勇氣，這才踏進房來。

她怯生生地來到床前，牽唇向方靈一笑。

方靈心中微微一動，覺得她相貌雖然不美，但這麼一笑，却自有一股嫵媚的風緻。

她正要問那少女究竟是什麼人時，少女已道：「你是方靈方小姐？」

方靈向她點了點頭，正欲問話，少女又道：「我姓鄺，名叫小甘，是被人搶了銀包的事主。」

方靈心下暗自「啊」了一聲，怎料得到自己路見不平拔刀相助被車撞傷，而事主却會親自來到醫院探望。

「鄺小姐請坐。」

鄺小甘把那束黃菊插在花瓶中，順手擺了擺，竟是十分美麗，看來她對插花藝術有相當造詣。然後拉了張椅子，在方靈床邊坐下。

「叫我小甘好了，」鄺小甘道：「從來沒有人叫我小姐的。」

方靈含笑望她，心想這少女神態靦覥矜持，性格却甚大方，正合自己心意，倘若自己有她這樣一個伴兒，也不愁日後在醫院中的寂寞難熬了。

鄺小甘一雙精光爍然的眸子望定了方靈，笑道：「我反正沒有事做，以後天天都可以來看你。」

方靈聞言心頭一動，訝異道：「你……你……」

鄺小甘微微一笑，道：「你想問我爲什麼會猜到你心中想的東西，對不對？」

方靈又驚又奇，向她點着頭。

「這是我有生以來便具有的天賦，」鄺小甘淡淡一笑，道：「其實那天在街上和那刦匪相遇時，我已知他要搶我的銀包，只是一來他出手太快，二來我又毫無防禦之力，因此被他得手了。」

方靈呆呆地望住她，想不到天下間竟有這種天賦異稟的人。

「方姐姐，在外國，據說有不少像我這樣的人，」鄺小甘道：「他們叫這種本領做『傳心術』，我也不大清楚，總之和人面對面時，對方心中在想什麼，我都有感應。」

方靈凝注着她精光爍然的眸子，鄺小甘點着頭，道：「不錯，我也發現也許這對眼睛有關，它似乎可以看透人的心思一樣。」

如此一來，方靈更是深信不疑，坐在自己面前的，的確是一個知道人心思的人，然而，她的年紀却是這麼小，身子却是這般孱弱！

「方姐姐，你是爲了替我搶回銀包才受傷的，」鄺小甘誠懇地道：「只要我有空，一定來陪你說話解悶！」說到這裏，忽然幽幽地嘆了一口氣，又道：「其實我的環境像你一樣，也是無親無故，孑然一身。」

「你……你沒有父母兄弟麼？」

鄺小甘悽澀地搖着頭，道：「我自小便在孤兒院長大，也不知道自己的父母到底是誰。」

方靈聽她語氣哽咽，顯然經常爲此感懷身世，悲慟不禁，心中同情之心油然而生，暗想：「我雖然也是無父無母，却知道親生父母是誰，也曾有過一段愉快的童年，比她幸福得多了。」

鄺小甘抬起頭來，眼中淚光盈眶，她强行一笑，道：「剛才我見過醫生，他告訴我，你傷勢雖重，却未損及內臟，調養十天半月，便可出院，這才卸下心頭上一塊大石。」

方靈自受傷入院後，一直不知自己究竟傷成怎樣，現聽鄺小甘這樣說，這才寬懷。

「方姐姐，你的身手可眞俊啊，」鄺小甘笑道：「昨天我見你追擒那刦匪時，

身手簡直就像小說中的女俠！」

方靈淡淡一笑，道：「對了，你的銀包得回來了沒有？」

鄔小甘點着頭，道：「其實裏面也沒有什麼值錢的東西，只有那件養父送給我的首飾比較值錢。」

「你有養父？」方靈呆了一呆。

「孤兒院是本市最大的一個慈善機構辦的，每一個孤兒都有一個養父或養母，」鄔小甘道：「他們多半是有錢人，每月津貼五十塊錢，偶爾有空便帶我們出外吃一頓飯，如此而已。」

方靈緩緩地點着頭，她知道那個本市最大的慈善機構，歷任「理事長」都是些沽名釣譽之輩；做善事只是爲了出風頭而已。

「方姐姐，我養父是個好人，有機會，我介紹給你認識，」鄔小甘道：「他今年四十餘歲，是個鰥夫，在保險公司裏面做事。」

方靈心中一動，道：「在保險公司做事？」

「怎麼了？」

方靈淡淡一笑，說道：「沒什麼，他入息一定很多，否則他怎會津貼你的生活費？」

鄔小甘點着頭，道：「我養父在保險公司的職位很高，他又沒有兒女，所以，領養了不少孤兒。」

「像他這樣的善心人，倒眞要見上一見，」方靈嘆了一口氣，感慨地說：「現在這個社會，好人已經越來越少了。」

「不過我養父工作很忙，」鄔小甘道：「我平均每個月也只見他一次而已。」

兩人越談越是投機，大有相逢恨晚之感；一來兩人年紀相若，二來都是孑然一身在社會上奮鬥掙扎，感受自然多有相同之處。

方靈身上傷勢本來頗重，但她自幼練過功，因此比常人壯健許多，竟是不覺疲累，反而精神大佳。

直到程姑娘進來餵藥，鄔小甘才告辭離去，臨別前問方靈道：「方姐姐，明天我再來看你。」

程姑娘替方靈檢查一下傷勢，發現她進展奇速，心下暗暗詫異，道：「方小姐，你和幾個鐘頭之前相差太遠了。」

「哦？」方靈不解地望住她。

程姑娘說道：「你的傷勢，恢復得很快，倘若沒有意外，應該比預期早幾天痊癒。」

方靈向她笑了一笑，長長地吁了口氣，閉起眼睛，眼前立即閃現鄔小甘的身型和閃閃生光的眸子。腦際間想着她那異乎常人的「傳心術」，倘若自己也有這種天賦，還怕什麼人心叵測？

× × ×

豆皮華仰首一望，見一塊小型塑膠牌上寫着「××××福利會辦事處」，於是推開玻璃門，踏了進去。

辦事處只有兩張寫字枱，其中一張還是空的，另一張坐着一個女職員。

豆皮華向寫字枱後面的房間一望，問道：「曾小姐，單夫人在嗎？」

那「曾小姐」名叫婉儀，是惟一的女職員，三十歲左右年紀，相貌平庸，見了豆皮華，愛理不愛理的向他點頭招呼，答道：「在。」

豆皮華搔了搔頭皮，挖挖鼻孔，逕自向房間走去；曾婉儀連忙道：「喂，你幹什麼？」

「我想和單夫人談談。」

「她忙着，」曾婉儀道：「你是不是來領酬勞的？」

「不錯。」

「單夫人已交代下來了，」曾婉儀打開抽屜，取出一疊鈔票，說道：「我給你吧。」

豆皮華眼珠一轉，點了點頭，道：「也好。」

曾婉儀數了幾張鈔票給他，取出一張字條，道：「請簽收。」

「什麼？」豆皮華臉色一變，說道：「我領過幾十次酬勞了，以前都不用簽收的。」

「現在規例改了，」曾婉儀道：「柏會長吩咐的。」

豆皮華猶豫一下，這才接過來，道：「簽就簽吧，反正不用納稅。」

簽了名之後，曾婉儀道：「你可以走了。」

豆皮華向房間望了一眼，挖了挖鼻孔，向門口走去。

他來到大門時，忽然有人推門進來，「砰」地一聲，門撞在他額角，騰騰騰連退三步。

豆皮華站定腳步，罵了一聲粗口，向來人望去，原來是一個四十餘歲的中年男子。

那中年男子身材高瘦，兩邊顴骨高高凸起，肌膚黝黑，兩隻眼睛烱烱有神，極爲精悍幹練，他瞟了豆皮華一眼，逕自向房門走去。

「喂！你不帶眼睛的麼？」豆皮華見他撞倒了自己，非但不道歉，反而冷冷地瞟了自己一眼，心下十分不忿，上前和他理論。

曾婉儀一見那男子進來，臉色一變，離座而起。

「湯沛雄先生，單夫人和柏會長在開會，」曾婉儀攔住他的去勢，道：「請你在外面坐一會。」神態極是恭謹。

那名叫「湯沛雄」的中年男子，冷哼一聲，拉了一張椅子，不發一言地坐了下來。

豆皮華見了他那副陰鷙冷漠的神情，不知怎的，心下一懍，再也不敢上前和他理論了。

曾婉儀向豆皮華使了個眼色，道：「你走吧。」

豆皮華恨恨地瞪了湯沛雄一眼，這才打開門離去。

湯沛雄等他離去後，朝曾婉儀問道：「他是什麼人？」

「是我們的綫報，市立醫院的，」曾婉儀道：「剛剛來領薪酬。」

湯沛雄「唔」了一聲，再不說話了，兩隻烱烱有神的眼睛，望定了房門。

大約過了二十分鐘，房門打開，單夫人探頭出來，道：「剛才是什麼人在外面吵——」一眼瞥見湯沛雄，臉上立即露出笑容，道：「老湯，你來了！」

湯沛雄站了起身，道：「單夫人，我有幾句話想和你說。」

單夫人沉吟了一下，道：「好，進來吧！」

湯沛雄踏進佈置豪華的房間，只見房裏坐着兩個男子，一個年紀大約三十歲出頭，西裝煌然，相貌俊雅，拿着香烟，正在噴着烟霧，另一個却是個兩鬢斑白的老者，也是西裝煌然，兩人一見湯沛雄，臉色均是一怔。

「柏會長，唐律師。」湯沛雄招呼了兩人一聲。

原來那三十餘歲的男子正是「××××福利會」的理事長柏家琪，老者却是會中的法律顧問唐耐之律師。

「坐。」柏家琪神情冷漠，向一張沙發指了指。

湯沛雄一坐下來，柏家琪便覺他神色有異，彈了彈烟灰，道：「老湯，你怎麼啦？」

「有件事我非跟你們說清楚不可。」湯沛雄氣呼呼地道。

「大家自己兄弟，有事慢慢說就是，」柏家琪白了他一眼，道：「爲什麼氣急敗壞的？」

湯沛雄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上個月那單生意，你們向保險公司賠了多少錢？」

柏家琪望了單夫人一眼，淡淡地道：「上個月老湯有生意嗎？」

單夫人點着頭，道：「是四號，星期六，在郊外十六咪，和一輛客貨兩用車相撞——」

柏家琪揮手示意單夫人停止說下去，向湯沛雄道：「我們向保險公司賠了多少錢關你什麼事？答應了你的酬勞，不是分了給你嗎？」

「我得到多少？一千塊。」湧沛雄氣呼呼地道：「可是你們却向保險公司賠了一萬五千塊？」

柏家琪臉上仍然是那副漫不在乎的神色，道：「那又怎樣？」

「你……你們簡直是吸血鬼！」湯沛雄緊握着拳頭道。

「老湯，別忘記是你自己要求加入我們組織的，」柏家琪道：「而且，酬勞多少，大家事前也已講明，還有什麼不服氣的？」

「我……我却想不到你們吃水如此之深？」湯沛雄咬着牙道：「我冒性命危險釀造車禍，才得到一千元，而你們安坐辦公室，却拿了一萬四千，這……這太不公平了！」

柏家琪淡淡一笑，道：「安坐辦公室中？笑話！你可知我們花了多少精神工夫，才令保險公司賠出這筆欵項？而且，你未加入我們組織之前，只不過是一個苦力，還常常失業，現在我們帶挈你每個月賺一兩千塊，還想怎樣？」

湯沛雄咬着牙不出聲，然而從他臉上的神情看來，可知他心中之不忿，已到極點。

單夫人踏前一步，柔聲道：「老湯，你現在究竟想怎樣？」

「我——」湯沛雄沉吟了一會，道：「我要對分。」

「意思是你一半，公司一半了？」

「不錯。」

單夫人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老湯，你這個要求未免太過份了！」

「過份了？」湯沛雄雙眼一瞪，道：「一點兒都不，我一定要對分！」

「沒有第二條路好走嗎？」單夫人問道。

湯沛雄堅決地搖着頭，說道：「沒有了。」

單夫人望了柏家琪一眼，見他自顧自在吸着烟，道：「好吧，老湯，讓我們考慮一下怎樣？」

湯沛雄站了起身，道：「好，過兩天給我答覆，否則我不幹了！」

單夫人把他送出門外，關上房門，向柏家琪道：「怎麼樣？」

柏家琪冷冷一笑，道：「他簡直是異想天開。」

「意思是拒絕他的要求了？」

「當然，還用得着說嗎？」柏家琪道：「即使我們肯，老大也不肯。」

單夫人緩緩地點着頭，道：「這件事要不要通知老大？」

「我會通知他的，」柏家琪問唐耐之道：「唐律師，我們的問題解決了吧？」

唐耐之律師自湯沛雄進來和出去後，一直站在一旁緘默不言，聽到柏家琪的問話，伸手摸了摸下頷，道：「還……還是慢慢再說吧。」

柏家琪雙眼一瞪，臉色一沉，道：「什麼慢慢再說？今天非解決了不可。」

「這……」唐耐之吶吶地道：「我……我心情很壞，還是改天再說罷。」

說罷，走到一個架子前，取了一瓶酒，拔開瓶塞，仰首「骨碌骨碌」地喝了幾口，然後，深深地吸了口氣，臉上罩着憂色。

「唐律師，要喝酒就回你自己的家喝。」柏家琪冷冷地道：「我受不了你的那陣酒味。」

唐耐之對他似乎頗爲忌憚，把酒瓶放入袋中，一言不發地走了。

單夫人望着他的背影消失之後，嘆了口氣，說道：「家琪，你對他總是呼呼喝喝的。」

「哼！他這種人犯賤，」柏家琪把烟蒂往烟盅中按熄，道：「我帶挈他發財，他却總是嚕哩嚕嗦的。」

「但他畢竟是個律師。」

「像他這樣的倒霉第九流律師，我隨時可以找到一打。」

「可是，出了名的律師，會肯和我們合作做這種生意嗎？」單夫人說道：「況且，他除了貪杯之外，他的辦事能力，也很不錯。」

「老大早就嫌他太過好酒貪杯了，還說總有一天會被他累事。」

「我們可以叫他戒酒，」單夫人柔聲道：「何必整天對他惡形惡狀的？」

柏家琪冷冷一笑，道：「怎麼啦？你竟站在他一邊說話？」

「我……我是爲了大局着想。」

柏家琪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叫他戒酒，眞比叫癮君子戒烟更難，這老傢伙是廢人一個啦！」

「可是在我們未找到理想的人選之前，對他總是要客氣一點。」

柏家琪深意地望了單夫人一眼，臉上露出詫異的笑容，說道：「單夫人，別忘記老大是把一切交給我處理，並不是交給你！」

單夫人臉色微微一變，但隨即恢復原狀，緩緩地輕點着頭，說道：「我沒有忘記。」

「那麼，我的事不用你來管，」柏家琪道：「那單新生意怎樣了？」

「姓方的？」

「除了她還有誰？」

「我已經套取了她的指印，」單夫人道：「只要拿到醫院的傷勢報告書，就可以和保險公司交涉了。」

「哦？爲什麼不叫她簽名？」

「她昏迷着，怎樣叫她簽名？」單夫人道：「況且這小妞看樣子很精明，清醒時也許不會這樣順利簽名，倒不如趁她昏迷時蓋了手指模，反正一樣有效。」

柏家琪點着頭，道：「那麼你快去進行吧，老大叫我們這個月多做幾單生意，大家都有好處。」

「我曉得了，」單夫人道：「經我手的生意，有那一單不順利完成的？」

柏家琪望了望腕錶，道：「唔，我得走了，約好老大兩點在『美心』喝茶的，他有一個大計劃要和我商量，說是只要成功了，咱們都可以發一筆大財，暫時可以休息一陣，去環遊世界散散心。」

「眞的？」單夫人大喜。

「老大從來不打誑言，還會假的。」

柏家琪離去後，單夫人眼珠一轉，露出神秘的微笑，拿起案頭的電話，撥下一個號碼……。

× × ×

鄔小甘捧着一個暖盅，用手肘推開病房的門，踏進房來。

程姑娘正在替方靈量體溫，一見了她，雙眉一軒，道：「你是——」

方靈不待她說下去，取出口中的探熱針，道：「她是我的表妹。」

「哦？」程姑娘將信將疑地望住鄔小甘。

鄔小甘向方靈會心一笑，道：「不錯，她是我表姊，我替她送食物來的。」

「可是這急診室不准——」

鄔小甘接口道：「通融一次吧，反正我表姊現在已經沒有什麼事了，說不定醫生今天就會要她搬到普通病房去。」

方靈也道：「是啊，程姑娘，你是個好人，請通融一次吧？」

程姑娘無可奈何地聳聳肩，道：「好吧，但願別讓護士長看到。」

鄔小甘打開暖盅，盛了一碗雞湯，遞到方靈的面前，說道：「方姐姐，趁熱喝了吧。」

方靈早已聞到雞湯的香味，感激地望住鄔小甘，正欲說幾句感激的話，鄔小甘微微一笑，道：「方姐姐，不用說了，我都知道。」

方靈先是一呆，隨即恍然，心想她既有「傳心術」，又和自己面對着面，自己心中想到的話，她自是清楚明瞭，於是接過雞湯喝了。

鄔小甘坐在床畔，親眼看方靈把雞湯喝完，問道：「還要不要？」

「不要了，我其實剛吃過早餐。」

方姐姐，你今天的臉色又好多啦。」

方靈也自覺身上傷處病痛稍減，人也精神得多，笑道：「看來眞的可以搬到普通病房去了，免得霸住了醫院的一間急診病房。」

說話間，房門被人推開，單夫人飄然入房，笑道：「方小姐，我看你來啦！」

程姑娘一見了她，臉色不由一變。單夫人把一束鮮花遞到她面前，道：「把它插起來。」

程姑娘低聲應道：「是！」

單夫人望了鄔小甘一眼，見她孱弱嬌小，不以爲意，逕自來到床前，道：「方小姐，今天好多了吧？」

方靈向她微微一笑，說道：「是好多了。」

單夫人拉了一張椅子坐下，道：「你眞是吉人天相，前天入院時，聽說情況危殆哩！」

「單夫人，昨天你拿了一張文件要我簽名，那究竟是幹什麼的？」方靈問。

「啊？沒什麼，那只是向保險公司申請意外賠償的委托書而已。」

「哦？」方靈臉上透着迷惑的神色。

「其實我已向你解釋過了，只是當時你神智不清，好吧，我再向你解釋一次，我們是慈善福利自願團體，專門帮助車禍的傷者和保險公司打官司，要求他們賠償一切損失，包括肉體上的，精神上的——」單夫人頓了一頓，滔滔不絕地說下去：

「譬如說，你這次的受傷情形有醫院的報告，我們取到副本，就根據受傷的深淺，向保險公司要求賠償，受傷越重，賠得越多，受傷輕的話，賠得的欵項便少，你明白嗎？」

方靈何等聰明，經她一番解釋之後，那有不明的道理，道：「勞煩你們怎好意思？」

「沒關係，我們是應該爲社會人羣做點事的，」單夫人大義凜然地道：「保險公司多數財雄勢大，車禍受傷者多半是些貧弱小民，要求他們賠點錢，也算刦富濟貧，何樂而不爲？」

方靈凝視着單夫人，只覺她話說得有理，但其中也許全然不是這麼一回事。

——方靈自小便獨自一人在社會闖蕩，早已知道在這個勢利現實的社會中，已鮮有俠義心腸的好人存在了。

單夫人和自己素不相識，爲何要這樣落力地帮自己？

「單夫人，你們收不收費用的？」方靈把心底下的疑問提了出來。

「這個——」單夫人猶豫了一下，才答道：「我們只收象徵式的費用而已。」

「這樣說來，賠來的錢都歸我了？」

「還用講嗎？」單夫人信心十足地道：「像方小姐的情形，一兩萬塊担保走不了。」

「有那麼多？」

「怎會沒有？」單夫人道：「你四肢無恙，內臟又無受傷，若是斷了一手一脚，起碼要他們十萬八萬哩！」

方靈還有話想問，病房的門又被人推

開，護士長踏進房時，見單夫人正在高談濶論，不由一怔。

程姑娘站在一旁不出聲，此時看到護士長進來，臉上勃然變色。

「程姑娘，你怎麼讓她們進來？」護士長沉着聲問。

「我——」程姑娘呐呐地，答不出話來。

「兩位請出去吧！」護士長向鄔小甘和單夫人道：「這裏是急診房，不准探病的。」

鄔小甘領先站了起身，向方靈打了一個眼色，跟着搖了搖頭，這才轉身離去，單夫人也訕訕地離開病房。

護士長來到程姑娘面前，沉聲道：「程姑娘，你可知道有疏職責會得到什麼處罰？」

程姑娘垂下首來，渾身抖索着，不敢出聲。

「爲什麼讓她們進來？還由她們高聲談話？」護士長臉罩寒霜，聲音嚴峻。

「我——」程姑娘忽然雙手掩面啜泣起來。

方靈心有不忍，道：「護士長，我已經沒有事了，剛才程姑娘也不准她們逗留在房裏，都是我不好，央求程姑娘通融一次的——」

護士長冷冷地望着方靈，道：「醫院裏的規矩，誰都要遵守，這是公立醫院，可不比私家醫院，病人至上。」

方靈見她態度倨傲，兇霸霸地斥責程姑娘，更不把自己這個「病人」看在眼中，那裏有一點「南丁格爾白衣天使」的風範，心下有氣，但强行忍住了，道：「都是我不好，你別怪責程姑娘。」

「哼！下次再有這種事發生，我非寫在報告上面不可，」護士長望也不望方靈一眼，兇狠狠地對程姑娘道：「別忘記你只是一個見習護士。」

程姑娘仍然垂着首，像一頭吃驚的羔羊，渾身抖個不停。

護士長又冷哼了一聲，這才轉身揚長而去。

程姑娘見她離去，奔到窗前，伏在窗檽之上，啜泣起來。

方靈一時之間不知道應該說些什麼話安慰她才好，嘆了口氣，緘默着。

忽然，房門又被人推開，單夫人探首進來一望，見護士長已去，閃身入房，哈哈笑道：「好兇的護士長！」

程姑娘見她去而復返，臉上變色，微顫着聲音道：「單夫人，求求你快走吧，待會被護士長見到了，我——」

單夫人不待她說下去，白她一眼，冷冷地道：「我再跟方靈小姐說幾句話，你別不識抬擧！」

程姑娘又驚又急，但對單夫人却像極爲忌憚，站在當地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是好。

方靈知她心中驚恐，若是此時再被護士長撞了進來，一生前途將會被毁，正色向單夫人道：「單夫人，請你出去吧，別讓程姑娘爲難。」

「怕她什麼？我——」

方靈臉色一沉，道：「單夫人，你若眞是個好人，就該盡速離去。」

她這幾句話，語氣並不特別嚴厲，但自有一種凜然威嚴，單夫人眨了眨眼，訕訕地退後，說道：「好吧，我明天再來看你。」

程姑娘感激地望住方靈，道：「方小姐，謝……謝謝你啦。」

方靈疑惑地望住程姑娘，忽然問道：「爲何你這樣怕她？」

程姑娘神情一變，囁嚅道：「我……我……」

「程姑娘，」方靈柔聲道：「剛才如果不是我出聲，你是不敢趕她走了？」

程姑娘咬了咬唇，向方靈點點頭。

方靈道：「可是，如果被護士長撞了進來，她寫上報告，你便永遠當不上正式護士了？」

程姑娘又點了點頭。

「爲什麼你寧願冒毁去前途的危險，也不敢趕她走？」方靈不解地問道：「程姑娘，本來，你盡你的職責，是很應該的啊？」

程姑娘咬着咀唇，眼淚忽然簌簌地掉了下來。

「爲什麼？」方靈又問。

「你……你不明白的，」程姑娘艱澀地搖着頭，道：「沒有人明白的。」

「如果你不說，我當然不明，」方靈柔聲道：「告訴我，爲什麼？」

程姑娘沉吟了一會，仍然搖着頭，嗚咽道：「不！我不能說。」

方靈見她神態苦楚，不忍再問，幽幽地嘆了口氣，不再問了。

「方小姐，對……對不起，這件事實在關係太大，我不能告訴你。」

方靈淡淡一笑，道：「沒關係，人人都有秘密的。」忽然想到若是鄔小甘在旁，也許能够猜到程姑娘心底下的秘密。

轉念一想，忖道：「她既然說此事關係太大，自有保守秘密的苦衷，我又何必去窺探人家的隱私呢？」腦際念頭一閃，忽然想起鄔小甘臨走前的神態。

她清楚地記得，鄔小甘臨走前曾向自己使了個眼色，跟着又搖搖頭，似乎有話要和自己說，碍於衆人在旁，却又不便言明的樣子。

那一下搖頭，似乎暗示自己不可相信別人的話——誰的話？

一時之間，方靈實在猜不到鄔小甘的用意，心想反正她明天還會再來，到時問她一問，便可解開這個疑團了。現在的問題，是趕快要求搬到允許探病的普通病房去。

× × ×

柏家琪翻閱着一疊文件，忽覺有人走近，抬頭一望，原來是唐耐之，只見他神情凝重，但衣衫不整，呼吸間渾身都是酒味，不由皺起眉頭，道：「唐律師，你知道我不喜歡你的酒味？」

說罷，又俯身去翻閱文件。

唐耐之伸手按住那疊文件，沉聲道：「且慢。」

柏家琪臉上勃然變色，緩緩地抬起頭來，道：「你想怎樣？」

「好好和你談談。」

柏家琪站直起身，聳了聳肩，道：「好吧，坐下再說。」

唐耐之在他寫字枱前面的椅子坐下來，一字一頓地道：「我不幹了。」

「什麼？」柏家琪雙眉一軒。

「我不幹了，聽清楚了沒有？」

柏家琪臉上神情迅速地起着變化，大約三十秒鐘之後，咀角泛起一陣詫異的笑容，淡淡問道：「幾時決定的？」

「昨晚，」唐耐之搔了搔斑白的頭髮，語氣相當堅決，道：「我想了足足一個晚上，決定不幹了。」

柏家琪微笑望着他，等他說完後，順手拿了一枝鉛筆，在枱面上敲着，却不說話。

唐耐之被他望得心下發毛，顫聲道：「聽到沒有？我不幹了。」

「那眞恭喜你，」柏家琪站了起身，在他背後踱來踱去，道：「只不知道老大得悉了有什麼反應。」

唐耐之臉上露出恐懼的神色，顫聲道：「他……他會有什麼反應？」

柏家琪在他面前站定，淡淡地道：「當初加入組織之前，你發過什麼毒誓？」

唐耐之渾身一抖，雙眼發直。

「唐律師，當初有沒有人逼你加入組織？沒有，是你自己自願的，因爲你酗酒失職，雖然未被律師公會革除會籍，但你的事務所關門了，沒有任何一間律師行肯收留你，眼看，便要因酗酒過度而墮海而死，是老大救了你，給了你這個機會，是不是？」

唐耐之長長地嘆了一口氣，垂下了頭來。

「如果沒有老大，你早就完蛋了，是不是？老大是你的恩人，是不是？」柏家琪說到後來，已是聲色俱厲：「你曾發誓永遠追隨老大，忠於老大，可是，現在你有了點錢了，你想退出了，也不想想，你的錢是誰給的？如果不是老大，你會有今天？」

唐耐之的頭垂得更低。

「老大信任你，倚重你，每一單生意，給你一千元的報酬，沒虧待過你吧？老大待你相當好吧？」柏家琪冷冷一笑，道：「可是，你要知道，老大對一個人好的時候實在太好，如果他對一個人失望時，他——」

柏家琪沒有把下面的話說下去，可是，唐耐之已禁不住渾身發抖。

柏家琪忽然俯下身子，伸手替唐耐之鬆了的領呔結實，陰惻惻地問道：「這領呔是老大送的，不太緊吧？」

唐耐之臉上露出恐懼之色，雙眼發直，渾身仍然抖個不停。

「關於老大的爲人、性格，你心底下明白，」柏家琪替他結實了領帶，站直起身，淡淡地又道：「既然你想不幹，請便吧。」

唐耐之擰了擰頭，道：「柏……柏老總，我決定移民加拿大，這裏的事，我守口如瓶。」

「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柏家琪又俯下身，逼視着唐耐之，道：「希望老大也相信才好。」

「他……他會相信的。」唐耐之喃喃地道。可是這句話連他自己聽來，也覺言不由衷。

「那麼，咱們後會有期了！」柏家琪伸出手來，笑道：「祝你長命富貴，老少平安！」

唐耐之最初已伸出手要和柏家琪相握，可是一聽他最後那兩句話，伸出來的手凝住了，臉色在刹那之間轉爲蒼白，白得就和他頭上的頭髮一樣。

柏家琪得意地一笑，拍拍他的肩膊，道：「唐律師，咱們是兄弟，自己人，我有一句話問你，希望你老老實實回答。」

唐耐之失魂落魄地望着窗外，半晌才轉過頭來，深深地吁了一口氣，道：「請問。」

「究竟爲了什麼令你突然有不幹了的念頭？」柏家琪問。

「我實在受……受不了！」

「受不了我們的那些『客戶』？」柏家琪側着頭問。

「不錯，」唐耐之的臉色又轉爲正常，道：「前天和昨天都有人吵上門來，說是我們答應了收到保險公司的賠欵後，立即交給他們，可是一直沒有消息，他們去保險公司查過了，賠償金早已付出——」

柏家琪不待他說下去，便揮手道：「別說了，我全明白，我全明白。」

唐耐之喘着氣，激動地道：「照道理，我們即使不給全部，也該給一半，怎能一個仙也不付？」

「我們這樣辛苦爲他們辦事，難道不用報酬？」柏家琪道。

「報酬當然要，但……但像這樣子吞沒所有的賠償金，於情於理都不合。」

「好啊！你講起情理來了，爲什麼不加上仁義道德？」柏家琪冷冷地道：「這世界上若是不講仁義道德，許多人早餓死了！」

唐耐之還待說話，柏家琪又道：「況且，我們是堂而正之的『委托人』，合約上有他們的簽名或蓋章，條文也寫得很清楚，收到賠償金後，一半捐給我們的福利會基金，然後再扣除一切費用，剩下來的才交給事主。」

「但每一次的費用都這樣貴——」

「對啊！活動費，律師費，還有一切雜費，每一次，都收得名正言順的，怕什麼？」

唐耐之道：「費用是我們開的，可大可小，這——」

柏家琪似是不讓他說下去，接口道：「這又怎樣？我們不多開一點，讓事主反欠我們一筆，已算對得起他們的了。」

唐耐之氣呼呼地說不出話來，柏家琪又拍拍他的肩膊，笑道：「唐律師，你身爲律師，應該明白法律，合約上的條文這樣寫着，即使他們得不到分文，也告不倒我們，怕什麼？」

「你……你們專門欺負不認識英文的人，欺他們看不懂合約上的英文。」

「對啊！若是每一個車禍傷者都可以入手，本市每天少說也有五六宗車禍，十餘人受傷，我們豈非大發特發？」柏家琪道：「就因爲要挑選不懂英文，又沒有什麼常識，或者無親無故的傷者下手，才發一點小財。」

「哼！這半年來，我經手的案件，總共已賠得兩百五十多萬了。」

「你以爲這是秦大數目」柏家琪道？：「在老大的眼中，這只不過是個開始而已！」

唐耐之臉色一變，吶吶道：「什……什麼？這……這還只是開始……」

柏家琪得意地笑道：「當然，你想我們老大是何等樣人？豈會滿足這區區一兩百萬？老實告訴你，他有一個計劃，已經籌備了十餘年，現在時機已經成熟，眼看數月之間，便要大發特發。」

唐耐之驚疑地望住柏家琪，只聽他繼續笑道：「老大現在正是最需要你的時候，如果你突然不幹，嘿嘿，後果如何，你心知肚明。」

唐耐之呆了半晌，怔怔地，說不出話來。

「老唐，」柏家琪親熱地拍拍唐耐之，道：「大家自己兄弟，所以才衷心告訴你這句話，你還是重新考慮爲佳，如果你取消原意，我柏某人保證不向老大提這件事，大家當作沒發生一般。」

唐耐之楞楞地出怔。

柏家琪接着又說道：「這大計劃非同小可，如果順利進行的話，你和我都不難撈它一百幾十萬，下半世是吃喝不愁啦，哈哈！」

「什……什麼計劃？」

「天機不可洩漏，總之，到時你自會知道，」柏家琪道：「試想想，老大已經籌備了十餘年，我也只是昨天才剛剛知道的。」

唐耐之仰首想了一想，問道：「你……你眞的不向老大提我想退出的事？」

柏家琪拍拍胸口，道：「你放心好了，我柏某人若是在老大面前提起半句今天的事，叫我不得好死！」

唐耐之這才長長地吁了一口氣，道：「也罷，我取消剛才的話。」

柏家琪大喜，道：「對啦，這才是好兄弟！」

「我走了，」唐耐之道：「有一個名叫方靈的受傷者，單夫人已得到她的委托書，我要立即去辦。」

「好，好！」

唐耐之離去後，柏家琪咀角露出了得意的笑容，他想，經此一役，唐耐之這老頭是不敢再生異心的了。

單夫人推門進來，問道：「老唐來幹什麼？」

柏家琪一見單太太，立即收斂起笑容，支吾答道：「沒什麼，他想不幹。」

「哦？」單夫人雙眉一軒，問道：「你怎麼說？」

「也沒說什麼，我提醒他八個字。」

「那八個字？」

「長命富貴，老少平安！」

單夫人先是一呆，隨即笑了起來，道：「老唐雖然不怕死，却很愛惜家裏人的性命的。」

「不錯，若是他眞的要退出，以老大的爲人，即使不殺他家人，他也活不過今年。」

單夫人緩緩地點着頭，咯咯笑道：「隨便製造一宗汽車失事，撞死了他，還可以拿到一筆人壽賠償金哩，哈哈，意外死亡是賠雙倍的，老大爲他買了多少『百保箱』？」

「十萬元美金。」

「那是賠二十萬啦，」單夫人笑道：「才供了半年，扣除所供的三千多美金，還有十九萬多可賺，這生意做得過。」

「對了，老大吩咐過，老湯這人靠不住，要我們除去他。」柏家琪又坐下來翻閱着文件，一面道：「不過要做得毫無手尾。」

「老大要殺了老湯？」單夫人吃驚地問。

「唔。」柏家琪緩應着，就像將要殺死一隻螞蟻一樣。

「立即進行？」單夫人問：「你想派誰去辦？」

「這兩天我很忙，還想不到妥善的辦法，」柏家琪道：「過兩天再說吧。」

「可是我們怎樣回答老湯？」

「回答他什麼？」

單夫人道：「咦？他不是要求分一半的紅利嗎？」

「答應他好了，」柏家琪臉上又露出那種陰鷙的笑容，道：「反正他不會活着收到一個仙。」

× × ×

方靈留意着病房的門口，是探病的時間了，隣床的親人陸續而來，却沒有鄔小甘的影子。

忽然想道：「會不會她不知道我已遷來普通病房？不，她會問人的。」

就在這個時候，門口出現了鄔小甘嬌小的身形。

方靈伸手招呼，鄔小甘也看到了她，手中捧着一個大紙包，快步趨上前來。

「方姐姐，我替你帶了許多雜誌和書來。」鄔小甘把紙包放到床頭櫃上，一本一本地取出來。原來是些婦女雜誌，時裝雜誌和幾本週刊，都是即期的。

「小甘，爲什麼要花這許多錢買書？」方靈過意不去地道：「你的經濟情形又不見得好。」

「沒關係，錢是我以前存起來的，」鄔小甘又自紙袋中取出兩個水晶梨和三個蘋果，笑道：「方姐姐，你看！」

方靈見那兩隻水晶梨又大又美，水份十分充足，售價必定奇貴，道：「幹什麼要買這樣貴的水菓？」

鄔小甘拿了隻水晶梨到一旁的盥洗盆冲洗，回頭笑道：「以前我看到生菓檔有這種水晶梨賣時，總想買一個來嚐嚐，可是一直捨不得，一個水晶梨抵得上我到大牌檔吃一頓飯了。」

她把洗乾淨的水晶梨塞在方靈手中，眼眶中充滿了喜悅之色，道：「我發誓總有一天要買，今天總算如願以償了。」

方靈又是感激，又是激動，看來她這一生，從未吃過水晶梨，於是拿起另一個，道：「把這個也洗了吧。」

鄔小甘微笑道：「你要我陪你吃，是不是？」

「有福同享嘛，」方靈道：「況且，這水晶梨是你買的。」

鄔小甘知道方靈的心意，也不推辭，把水晶梨洗了，兩人一面吃一面聊天。

「小甘，昨天你向我使個眼色，又搖了搖頭，究竟是什麼意思？」方靈問。

鄔小甘左右望了一眼，壓低聲音道：

「那個單夫人不是好人。」

「哦？」

「她口裏說的是一套，其實做的將會是另一套。」鄔小甘道：「你千萬不要相信她的話。」

方靈本來想問一句「你怎知道」，可是立即想到她有「傳心術」，別人心中想的東西，絕對瞞不了她。

巧笑倩兮 梟雄着迷

對於單夫人的「好意」，方靈本來就有點懷疑，經鄔小甘一說，當下更加確定了：單夫人是另有目的的。

「她……究竟想幹什麼？」方靈問。

鄔小甘咬了一口水晶梨，道：「這個我倒不清楚，只是當她跟你說話時，我感覺到祂並沒有誠意。」

「既然你有傳心術，爲什麼會不清楚的？」

鄔小甘澀然一笑，道：「那是一種心靈上的感應，如果對方心中毫無所想，我便毫無所覺，而單夫人和你說話時，並沒想到她眞正的目的，所以我感應不到。」

「這樣說來，下次她再來看我時，我故意引她想到帮忙的眞正目的，你便可以感應得到，從而拆穿她的奸計了？」

「不錯。」鄔小甘笑道。

方靈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小甘，你有這種天賦本領，這一輩子，是不怕被人欺騙的了。」

鄔小甘笑着點點頭，道：「不過，我的心靈感應也只有在聚精匯神時才有效，如果我不特別去留意一個人的內心思想時，我就和普通人一樣。」

「現在你和我談話，有沒有特別留心我的『內心思想』？」方靈笑問。

鄔小甘笑着搖搖頭，道：「第一次和你見面時，我爲了想知道你的爲人，所以凝神留意，現在不了，老實說，每次想聚精匯神去探測一個人的內心思想後，我都會很疲倦，就像工作了一整天，死了不少腦細胞一樣。」

方靈「啊」地一聲低呼了出來，道：「難怪你的臉色這樣難看，身子又孱弱，原來是這個原因。」

「對了。」

「小甘，如果沒有必要時，還是不要隨便運用這種心靈感應，」方靈誠懇地道：「身體要緊啊！」

鄔小甘點着頭，道：「我也知道，如果長此下去的話，我一定很短命。」

方靈嘆了一口氣，暗想造物者實在太神奇了，既賦予鄔小甘這種神秘的力量，能夠探測別人的內心秘密，但又使她每運用一次，便消耗大量體力精神，老話說：有其利必有其弊，眞是沒有錯的。

兩人一邊吃生菓一邊聊天，不久探病的時間已經過了，女護士進來關照病人的親友離去。

鄔小甘望一望壁鐘，道：「方姐姐，我走啦，今天約了養父見面，他說要請我吃大餐。」

「眞的？」方靈見她喜形於色，心下也暗爲她高興，道：「替我問候他。」

「唔，我一定會向養父提起你的，」鄔小甘道：「因爲我從來都沒有朋友。」

方靈望着鄔小甘的背影離開病房，心底下竟感一陣溫暖欣慰，從鄔小甘的話和神情看來，她是把自己當作最要好的朋友了。

忽然，病房門口出現一個人影，方靈定眼一看，來的正是單夫人，只見她神色匆匆，筆直朝自己這邊走來。

女護士上前攔住她，道：「太太，對不起，探病的時間過了——」

單夫人展開笑臉，道：「我只和八號A的病人談兩句話，立刻就走，不會超過五分鐘。」

女護士沉吟了一下，這才讓開身子，道：「好吧。」

單夫人趨上前來，笑道：「方小姐，你今天又好得多啦！」

方靈已知她不懷好意，但還是微笑道：「單夫人，你倒有心，天天來看我。」

單夫人一屁股在床沿坐了下來，打開手袋，拿出紙筆，道：「方小姐，請問你今年幾歲，住址是——」

方靈不待她說下去便道：「單夫人，不必費心了，我並不需要你們的帮忙。」

單夫人聞言一呆，說道：「咦？我們不是老早就說好了的嗎？怎麼又改變主意了？」

「老實說，你們到底在打我什麼主意？」方靈凝視着單夫人，這時不由暗暗惋惜鄔小甘先走一步，否則，她心裏在想什麼，便可以一目瞭然了。

「打主意？」單夫人臉色一變，道：「這眞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方小姐，你究竟說什麼話來？」

「單夫人，不必裝蒜了，我知道你們想藉此撈一筆，是不是？」方靈冷冷地道：「對不起，如果我要賠償的話，我會自己請律師辦理，不勞你們費神！」

單夫人怔怔地說不出話來，心中不斷地告訴自己：這個人不簡單！

可是，她旋即展開笑臉道：「方小姐，我們已在進行中，你就算這個時候請律師，已經慢了一步啦，況且，你已簽了委托書。」

「哦？」方靈心下一懍，道：「我幾時簽過委托書給你們？」

單夫人得意地一笑，自手袋中拿出一份文件的影印副本，指着下端道：「喏，你看，這是你蓋的手印，在法律上，比親筆簽名更有效，因爲簽名可以假冒，手指模却是假冒不來的。」

方靈大吃一驚，吶吶地說道：「我……我幾時蓋的手指模？怎……怎麼我不知道？」

「方小姐，你被送入院時就蓋了的，當時你昏迷不醒，當然不知道。」

「你……你好卑鄙！」

單夫人不以爲忤，反而哈哈一笑，站了起身，道：「現在已成定局，即使你不肯告訴我年歲地址和其他資料，我還是可以查到的，再見，方小姐！」

說罷，轉身離開病房。方靈又驚又怒，但身上傷痛未癒，却又奈不得她何，只得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心中惴惴不安。

單夫人離開大房，乘了電梯下樓，來到地下的護士室，見程姑娘在裏面休息，向她招了招手。

程姑娘臉色一變，但還是乖乖地走了出來，戰戰兢兢地問道：「什麼……什麼事？」

「還沒有輪到你值班？」單夫人問。

程姑娘望了望腕錶，道：「還有半個鐘頭。」

「好，我們到外面花園散散步吧！」

程姑娘猶豫着，單夫人已經拉了她往外走，來到花園中，在一張石櫈坐下。

「單夫人，到……到底有什麼事？」程姑娘不安地問道。

「我要一份方靈的資料，」單夫人道：「好像她的年歲，地址，職業和入息等等，醫院應該有登記的，你可以替我弄到嗎？」

「我——」程姑娘露出爲難的神色，吶吶道：「這些資料都存放在檔案室，我……我是不能進去的。」

「誰說不能進去？你畢竟是護士啊，」單夫人側頭望着她，道：「只要你肯帮我，一定有辦法弄得到的，不是嗎？」

程姑娘搖着頭，道：「不，如果被護士長知道了，一定會寫報告。」

「你那麼怕護士長，難道不怕你先生的——」單夫人陰惻惻地一笑，並沒有把下面的話說下去，然而，程姑娘也已經嚇得渾身一抖了。

「怎麼樣？你帮不帮我？」

「這件事實在太難，你……你還是找別人帮忙吧。」程姑娘央求道。

「可惜我和別人並無交情，而別人也沒有一個這樣的丈夫。」單夫人道。

一提到她的丈夫，程姑娘臉色變爲蒼白，道：「好……好吧，我盡力而爲。」

「這才算聰明，」單夫人道：「以後，還要你多多帮忙哩！」

「還……還有以後？」程姑娘顫聲說道。

單夫人拍拍她的肩膊，笑道：「難道你不肯帮我的忙嗎？」

程姑娘咬了咬唇，緘默着不出聲。單夫人起身道：「好了，你要值班啦，記着，這份資料我明天要，你最好今天便弄到它。」

單夫人說罷揚長而去，留下程姑娘呆呆地站在當地，欲哭無淚。

× × ×

「方小姐，恭喜你，」女護士笑吟吟地向方靈走了過來，說道：「你可以出院了。」

「眞的？」方靈大喜。

「當然眞的，你的體質比我們想像中更好，現在已經完全痊癒了，」女護士道：「醫生今天早上已經簽了出院證，你隨時可以走了。」

方靈望了望腕錶，是下午一時三十分，問道：「護士小姐，我可以等到兩點才走嗎？」

「爲什麼？」女護士愕了一然。

方靈笑了一笑，道：「因爲有個朋友會來看我。」

「好的，」女護士道：「你可以先去辦妥出院手續，同時繳交象徵式的醫藥費，在樓下等你的朋友。」

「不錯，謝謝你！」

方靈拿了衣服到洗手間更換，收拾雜物，到辦事處辦好出院手續，坐在醫院大堂等鄔小甘。

兩點剛過，鄔小甘便出現了，她見方靈竟然坐在大堂，不由愕了一然，奔上前來，問道：「方姐姐，你——」

「我今天可以出院了，」方靈站起身，笑道：「想不到吧？」

鄔小甘瞪大了一雙眸子，又驚又喜，道：「眞是奇蹟！」

「我們走吧！」

「方姐姐，我約了養父兩點半在他公司見面，」鄔小甘道：「你現在是不是要回家去？我三點半打電話給你好不好？」

「咦！既然約了養父，爲什麼還要跑來見我？」方靈道：「你從家裏到醫院來，要坐一個多鐘頭的車啊！」

鄔小甘澀然一笑，道：「有什麼關係？反正我又沒有工做，有的是時間。」

「來，我送你到養父的公司去吧。」

方靈搭着鄔小甘的肩膊，向外走去。

就在這個時候，一個身穿黑色西裝的年輕男子，匆匆忙自樓上奔了下來，經過方靈身邊時，問道：「閣下是不是方靈小姐？」

方靈瞥了他一眼，見他濃眉大眼，身材壯碩，相貌十分英俊，自己却從未見過他，心下暗暗詫異，但還是向他點了點頭，道：「你是——」

「我是警方人員。」年輕男子取出證件，遞到方靈面前。

方靈凝望一眼，道：「原來是雷冲雷督察，請問有什麼責幹？」

「請方小姐借一步說話，可以嗎？」雷冲見方靈容顏俏麗，神態忽然忸怩了起來。

方靈不知他的來意，猶豫了一下，道：「好吧。」轉頭向鄔小甘道：「小甘，你先走吧，雷督察大概有許多話要說。」

鄔小甘凝眼打量着雷冲，忽然笑道：「方姐姐，他本來只有幾句話要問，可是見了你之後，忽然改變了主意，眞的有許多話要說了。」

方靈何等冰雪聰明，當然明白鄔小甘的意思，雷冲也是臉上一紅，却不禁暗暗驚訝：「怎麼這瘦瘦小小的女孩子竟猜中了我的心事？」

鄔小甘向方靈揮了揮手，道：「方姐姐，我打電話給你。」

雷冲等鄔小甘走後，道：「方小姐，我們找個地方談談，好不好？」

方靈眼珠一轉，道：「可是我聲明在先，我只有半個鐘頭的時間。」

「方小姐放心好了，我不會阻你太多時間的。」雷冲連忙道。

「那好得很，」方靈大方地道：「你想到什麼地方去？」

「我……我的車子就在外面，」雷冲道：「咱們先上車好不好？」

方靈點着頭，領先向前走去，雷冲急忙自後跟着。

十餘分鐘後，兩人來到一間環境很幽靜的咖啡室，方靈道：「雷督察，現在可以說話了吧？」

「是這樣的，我們接到一家保險公司

的投訴，說是最近發現有非法之徒，假釀車禍騙取保險賠償——」

方靈秀眉一軒，道：「雷督察，我被車撞傷却不是故意的。」

「當然，當然！」雷冲臉上一紅，輕輕敲敲自己的額頭，道：「我眞不會說話，一開口便說錯了。」

他頓了一頓，又道：「保險公司懷疑那是有組織的歹徒幹出來的，希望我們展開調查，上頭把這個任務交了給我，可是我却毫無頭緒，因此，只好向保險公司索取要求賠償的傷者名單，最近的一宗是方小姐你——」

雷冲說到這裏，方靈心頭一跳，心中忖道：「想不到單夫人他們的行動如此之快。」

「當然，像方小姐這樣的人，絕對不會是非法組織的一份子，而且，我也查過了你的傷勢報告記錄，並不是假的，」雷冲道：「我心中只是奇怪，方小姐人還在醫院，怎麼立即就可以進行要求賠償的措擧？」

方靈澀然一笑，道：「我是身不由主，被人代爲出面的。」

「哦？」雷冲不解地望着她。

方靈將單夫人怎樣趁自己昏迷時，拿了委托書蓋上自己指模的事說了出來。雷冲兩道濃眉一揚，道：「豈有此理，這簡直是陰謀！」

「你以爲和假釀車禍的非法組織有關連嗎？」方靈道：「會不會是二而一，一而二，都由他們做出來的？」

「這個——」雷冲沉吟着，半晌才道：「那需要深入調查才行。」

「雷督察，時間到了，還有什麼話要問嗎？」方靈道。

雷冲道：「那單夫人的地址和電話你知道嗎？」

方靈搖着頭，道：「你可以查查『×××福利會』的會址，我相信她會在那兒。」

「好，謝謝你。」

「我可以走了嗎？」方靈站起身來。

雷冲急忙跟着站了起身，臉上透着尷尬的神色，一副欲言又止的樣子。

方靈見了他的模樣，心下暗暗好笑，問道：「雷督察還有什麼話要問？」

「我……我……」雷冲臉上泛紅，好像鼓足了勇氣，才問道：「方小姐可以給一個電話我嗎？也許……也許日後還有事情要你合作帮忙。」

「這是爲公？還是爲私？」方靈含笑問。

雷冲的臉更紅，囁嚅着道：「這個……這個是爲公事。」

方靈見他一個鬚眉漢子，羞得連耳根也紅了，笑着把電話號碼告訴了他。

雷冲大喜，口唇噏動，把那個電話號碼默記在心中，道：「方小姐，要不要我送你回去？」

「不必了，」方靈笑道：「據我所知，警務人員是很少專車接送我們這種普通市民的。」說罷逕自離開那間咖啡室。

雷冲望着她苗條動人的背影而去，呆呆站在當地，竟是痴了。

× × ×

電話才响了一下，方靈立即拿起電話筒，對方是個熟悉的男聲：「請問方靈小姐在嗎？」

方靈認得正是雷冲的聲音，道：「我就是，請問雷督察有什麼指教？」

「我……我有一件事想請你帮忙。」

「什麼事？」

「是……是這樣的，我和『國際保險有限公司』的分區經理見過面，他希望見見你。」

「哦？」方靈愕了一然，問道：「見我幹什麼？」

「撞傷你的車主，第三保險是向『國際保險公司』買的，他們前天巳接到申請賠償的表格。」雷冲道：「所以，那位尤連誠經理想見見你。」

方靈沉吟了一下，說道：「在什麼地方？」

「就在保險公司寫字樓，」雷冲道：「他正在等我們。」

「好吧。」

雷冲的聲音透着興奮，道：「方小姐，把你的地址告訴我，我來接你。」

方靈把地址說了出來，雷冲道：「我十分鐘之內趕來。」說罷掛斷了電話。

十分鐘後，雷冲果然駕了他的小型房車飛馳而來，接了方靈到「國際保險有限公司」去。

那「國際保險公司」是本市最著名的外資保險機構，承受火、水、意外及人壽等各項保險，屬下更有銀行，地產公司及財務公司，而那幢聳立在市中心，樓高四十五層的「國際保險大厦」，更是巍峨壯觀，氣派非凡。

尤連誠的經理室在二十二樓，室裏舖滿淡黃色的羊毛地氈，陳設十分豪華，他是華籍高級行政人員之中，地位最高的一位。

雷冲領着方靈來到尤連誠的面前，介紹道：「這位是方靈小姐，他是尤連誠經理。」

兩人握着手，方靈打量尤連誠一眼，只見他五十餘歲年紀，中等身裁，紅光滿面，鼻樑上架着金絲眼鏡，一望而知是個事業上相當有成就的生意人。

尤連誠態度和藹，笑着請方靈就座，說道：「方小姐肯出面帮忙，我們十分感激。」

方靈赧然一笑，道：「對不起，我並不知道帮得了什麼忙？」

尤連誠遞了一口雪茄給雷冲，雷冲推謝了，他逕自燃上了雪茄，說道：「事情是這樣的，我們美國的總公司，上個月派了一位審查員參遜先生到來本市，調查有關本年度所付出的賠償金，發現比上年度多賠了百分之五十，這是一個很驚人的數字。」

方靈對保險事業全然不懂，但還是插口道：「這也很難怪，也許車禍多了，受傷的人都要求賠償，自然會增加。」

尤連誠點着頭，道：「方小姐說得不錯，可是我們公司做過很週詳的統計和調查，車禍的確是隨着人口的遞增而增加，但每年也只百分之十五至二十，突然間增加了百分之五十，總公司方面便感到有徹查一下的必要了。」

方靈暗暗點着頭，心想像「國際保險有限公司」這樣大的外國機構，自然有各式各樣精密可靠的調查。

「這件差使，我們巳組織了一個調查小組，鄙人兼任隊長，」尤連誠苦笑一下，道：「當然，這並不是一份優差，幸好有雷督察帮忙，希望不日內便可以偵查得到眞相。」

他頓了一頓，又道：「我們的初步調查，發現除了有非法組織假造車禍騙取保險金之外，還有人四處慫恿眞正肇事的傷者，控告本公司，要求賠償，好像方小姐，據雷督察說，在你受傷入院後，立即就有人要你簽委托書，向本公司索償，對不對？」

方靈輕點着頭，說道：「這是非法的嗎？」

尤連誠苦笑了一下，道：「不，非但不是非法，而且還合法得很，其實任何車禍的受害者，都有權請律師向我們索償的，小自擦傷皮毛，大至斷手斷脚，只不過有錢人多半不志在區區的賠償，經濟有問題的，請律師要先花一大筆，申請法律援助，又要花一段不短的時間，通常要兩三年後，才拿得到賠償金。」

方靈緩緩地點着頭，暗想：尤連誠的解釋清楚簡明，果然是個保險業的人材，倘若去做兜售保險的經紀，一定會十分成功。

「像方小姐這樣的情形，我們除了照法官的判決賠償之外，沒有別種方法，如果一定要說有，只有在庭外和解，和你的律師講好——當然，這是我們在發覺無可能打勝官司時才這樣做的。」

「像我的情形，你們會輸還是贏？」方靈好奇心起，忍不住問。

尤連誠上下打量着方靈，微笑道：「方小姐吉人天相，身上毫無損傷，官司不論打輸打贏，我們的賠償大致在一萬元以內，對了，你有沒有買人壽保險？」

方靈搖着頭。

「如果你買了人壽保險，賠償金也許會比較可觀，」尤連誠道：「因爲在受傷期間，保險公司不但要負責一切醫藥手術費，還要照傷勢的輕重，付予一筆賠償金，直付到你全部痊癒爲止。」

「公家醫院並用不了多少醫藥費。」方靈道。

「可是公家醫院對病人的待遇怎樣，方小姐應該明白了。」

方靈由衷地點着頭，除了程姑娘之外，醫院中的所有人等，都有一副做官的臉孔。

「如果你買了保險，或者經濟條件允許，便可以申請到私家醫院，得到更進一步的照料了。」尤連誠笑道：「許多人都受不了公家醫院的氣。」

方靈沉吟了一下，道：「尤經理，我能够帮你們一些什麼？」

「我們懷疑，你的『委托人』也許和假造車禍的非法組織有關。」尤連誠道：「所以，希望有一天時機成熟時，你可以做我們的證人，可以嗎？」

方靈毫不猶豫地點着頭，道：「這個沒有問題。」

「還有，我們希望方小姐可以提供我們有關你的『委托人』的資料，相信他們以後還會再和你聯絡的。」尤連誠道。

「我對他們所知不多。」

尤連誠彈了彈烟灰，道：「總公司爲了鼓勵我們盡速調查清楚，粉碎非法組織騙取保險金，特別撥出十萬元獎金，不論是誰揭發他們的陰謀，使他們受法律制裁，都可以得到這筆獎金——」說着望了雷冲一眼，道：「包括雷督察在內，他雖然不能接受我們的獎金，但十萬元這個數目却會撥到警務人員的福利基金去。」

方靈側頭望了雷冲一眼，只見他精神一振，顯然地，他對這筆獎金，相當有興趣。

「如果方小姐有辦法帮我們揭發這個非法組織的話，一樣也可以得到這筆獎金，」尤連誠認眞地道。

方靈心頭一動，十萬塊對她來說，不是一個小數目了。

她正要說話，經理室的門忽然「篤篤」响了起來。

「進來。」尤連誠道。

門開處，一個怯生生的少女站在門口，方靈向她望去時，不由又驚又喜：「小甘，是你！」

出現在門口的，正是鄔小甘，她驟然看到方靈，也是一呆，隨即喜形於色，趨上前來，說道：「方姐姐，怎麼你會在這裏？」

方靈何等聰明，她一呆之下，立即明白了，尤連誠就是鄔小甘的養父，因爲鄔小甘曾經告訴過自己，她的養父是在保險公司做事的。

「爸爸！」鄔小甘向尤連誠點頭招呼。方靈更無懷疑，暗嘆世界眞小，世事也太巧合了。

「小甘，你……你認識方小姐嗎？」尤連誠憐愛地望着養女。

「她就是我跟你提過的，爲了替我追截刼匪，被車撞傷的方姐姐。」

尤連誠大喜，向方靈道：「小甘很喜歡你，這兩天和我見面，對你讚不絕口，她說方小姐還會武功，是不是眞的？」

方靈澀然一笑，謙虛地道：「那是小時候和先父學着玩的，算不了什麼武功，只是可以强身而巳。」

尤連誠望了鄔小甘一眼，道：「小甘身子一向孱弱，如果你肯教她一點强身國術，那便好了。」

「對啊！我正想央求方小姐教我，」鄔小甘親熱地拉着方靈的手，道：「方姐姐，你有空教我，好不好？」

方靈點着頭，鄔小甘大喜，向尤連誠道：「爸爸，你們談好了沒有？」

尤連誠聳了聳肩，道：「談好了，那醫生在二十四樓，我帶你去驗身吧。」

「方姐姐，你等我一會兒，驗完身後，我陪你一起走。」鄔小甘道。

「兩位如果沒事，便請坐會兒，我帶小女去一會，立即下來。」

「小甘，你……你爲什麼要驗身？」方靈問。

「我爸爸替我買人壽保險，」鄔小甘回頭答道：「所以要驗身。」

父女離開經理室後，雷冲神態侷促地搓着手，道：「方小姐，等一下我……我

請你喝杯茶好不好？」

「對不起，我有事。」

「是不是約了那位鄔小姐？」雷冲連忙道：「我們可以一起去的啊！」

「不，我眞的有事，」方靈正色說道：「如果你眞的想請客，以後一定有機會的。」

雷冲見方靈語氣堅決，道：「那麼我不等尤經理了，改天再用電話聯絡。」

「再見。」

雷冲離去不久，鄔小甘便和尤連誠下來了。

「方姐姐，我們可以走了。」鄔小甘上前親熱地拉住方靈的手。

「尤經理，我們走了。」方靈道。

尤連誠拿了一張卡片出來，道：「方小姐，這裏是我的電話和地址，有空請到舍下來玩。」

方靈謝着接過來，尤連誠取了一張五百元面額的鈔票，塞到鄔小甘手中，道：「請方小姐去看戲吃飯，爸爸不能陪你們了。」

「謝謝爸爸。」

兩人離開「國際保險大厦」後，方靈道：「你養父待你不錯啊！」

「我早就說過，他是個好人嘛，甚至還替我買了人壽保險。」

「買人壽保險一定要驗身的？」

「我聽爸爸說過，如果買一兩萬美金，在三十歲之前是不必驗身的，」鄔小甘道：「倘若保額超過兩萬美金，便要驗身了。」

「哦？」

鄔小甘笑了一笑，道：「如果有人在三十歲前患了絕症，死前去買一大筆保險，保險公司豈不是要虧大本？所以這是必須的。」

「你的身體沒有毛病？」

「別看我臉色不好，身體其實不差哩！」鄔小甘揚揚手中的鈔票，笑着道：「爸爸從來沒給過我這樣多錢，方姐姐，咱們去找些什麼節目？」

方靈一雙美眸凝視着遠方，道：「不，我有點事要辦。」

「什麼事？」鄔小甘道：「遲點辦行嗎？」

方靈側頭望了鄔小甘一眼，笑道：「你爸爸最近由總公司指派調查非法組織騙取保險金的事，你知道嗎？」

「他向我提過。」

「你想不想我帮帮你爸爸？」

鄔小甘眨着眼睛，呆呆地問：「方姐姐，你……你想帮我爸爸？」

「不錯。」

「爲……爲了我？」

「同時還爲了十萬塊的奬金。」方靈笑着說。

「你現在就想去查？」

「是的。」

「有了綫索？」

「唔。」方靈見有一輛的士，伸手截停了。

「方姐姐，要不要我帮忙？」

「當我需要你的時候，我會找你的。」方靈踏上的士，道：「再見！」

× × ×

方靈仰首一望，招牌上寫着「×××福利會辦事處」幾個字。

她推門而進，曾婉儀見了她絕世的容顏，不由一呆，但隨即問道：「小姐，請問有什麼貴幹？」

「單夫人在嗎？」

「她還沒回來，」曾婉儀道：「請問你是那一位找她？」

「啊！我是委托者，」方靈道：「上星期被汽車撞傷，昨天才出院的。」

就在這個時候，柏家琪推門出來，見了方靈，雙眉一揚，想不到天下間竟有如此美貌的女子。

方靈見他從裏面的辦公室出來，衣着又極華貴，朝他一笑。

「小姐是——」

「柏會長，她是委托者，」曾婉儀道：「來找單夫人的。」

「我叫方靈，」方靈大方地踏上前去，伸出手來，道：「原來閣下便是柏會長，久仰久仰。」

柏家琪握住方靈白若凝脂，軟若無骨的手，竟是痴了。

半晌，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才說道：「原來是方小姐，歡迎歡迎。請到裏面坐。」

方靈落落大方地跟着柏家琪進入辦公室，見室內陳設豪華，有好幾個文件櫃排列着，旁邊還有個酒吧，和普通的福利會辦事處大大不同。

「方小姐別客氣，請坐請坐。」柏家琪道：「單夫人有事外出，不知方小姐有什麼指教？」

方靈看了柏家琪一眼，深意地笑着，道：「其實我是專誠來找柏會長的。」

「哦？」柏家琪不禁有點受寵若驚的感覺，道：「叫我的名字好了。」

方靈甜膩地一笑，道：「你是這個自願團體的領導者，是不是？」

柏家琪雙眼望住方靈那渾圓修長的美腿，沉吟了一下，才答道：「可以這麼樣說。」

「單夫人只是從旁協助的，對不對？」方靈又問。

「說得對。」柏家琪這時已定過神來，取了枱面的一個文件夾，道：「方小姐，關於你的案件，我們已入禀法院，要求保險公司賠償了，據我們的律師估計，此次可以從保險公司取得一萬元左右的。」

方靈拿起茶几上的一個小擺設端詳欣賞着，似乎沒有把柏家琪的話聽在耳中。

「方小姐，是一萬元！」柏家琪得意地笑道：「如果不是我們的律師特別精明，尋常人是賠不到這個數目的。」

「柏先生，」方靈把那件小擺設放回茶几之上，正色道：「我這次來找你，並非想和你討論有關我的賠償金問題。」

「哦？」柏家琪闔上了文件夾，坐到方靈的對面，凝視着她，問道：「那是爲了什麼？」

方靈微微一笑，道：「我想和你談生意。」

柏家琪先是一呆，隨即哈哈地笑了起來：「方小姐，你不是在開玩笑吧？」

「不，我是認眞的。」

柏家琪這才收斂起臉上的笑容，道：

「好，談什麼生意？」

「柏先生，相信大部份的汽車失事傷者，都是男性，對不對？」

柏家琪不明方靈這句話的意思，但還是向她點了點頭。

「既然大部份傷者是男性，讓單夫人和他們接洽委托手續，會不會嫌太老了一點？」方靈淡淡笑道：「我的意思是——如果由一個比較年輕，或者比較漂亮的女性去接洽，會不會容易一點？」

柏家琪腦中電一般地轉着念，方靈話剛說完，他已經完全明白了！

他沉吟了一下，問道：「方小姐是在毛遂自薦嗎？」

「够不够條件？」方靈笑問。

柏家琪上下打量了方靈一眼，笑了起來，道：「不錯，我們的確是需要你這樣的一個人材。」

方靈對他一笑，道：「你的意思是肯聘請我了？」

「這個——」柏家琪忽然問道：「方小姐，你怎會想到我們這樣做的目的，因而前來毛遂自薦加入我們？」

「簡單得很，世界上絕對沒有白替人做事而不索報酬的機構。」方靈道：「况且單夫人是趁我昏迷時替我蓋了手指模的，你們這樣做，自然是爲了賺錢，恐怕還是大錢，既有賺錢的機會和門路，我豈可錯過？」

柏家琪這才恍然，笑着問道：「方小姐以前是做什麼的？」

方靈在來此之前，早將一切對白準備好了，心想如果要得到對方的信任，必須說出一項比較「邪派」的職業，所以，毫不猶豫地道：「我曾經在『影虹大舞廳』伴過舞。」

「哦？」柏家琪臉色一動，道：「我以前也常到『影虹大舞廳』去，怎麼不見你？」

「我才做了幾天，便辭職了。」

「爲什麼？」

「原來做舞女也不容易賺錢，要知道，如果不能滿足那些醉翁之意不在酒的舞客，僅靠枱票的錢連吃飯都成問題哩！」

柏家琪緩緩地點着頭，因爲方靈說的是事實，又信了她幾分。

「柏先生，如果你還不相信我的話，可以去問一問：『影虹大舞廳』的大班陸姨。」方靈又道。

柏家埧咬着唇不出聲，方靈問道：「柏先生，如果有我出馬的話，相信不用再用趁傷者昏迷時蓋手指模那一套了，你認爲對不對？」

「我相信，」柏家琪笑道：「不過這件事我還要和單夫人商量商量，因爲我們是不隨便接納新人的。」

「她不是你的下屬嗎？」方靈詫異地道：「難道你還作不了主？」

「這個——」柏家琪猶豫了一下，才道：「不瞞你說，我還有頂頭上司的，即使我聘請了你，單夫人也不會離開，而你只能作她的助手。」

「這倒無所謂，」方靈微笑道：「我的目的只是爲了賺錢，可不想和任何人對敵。」

「很好，很好。」柏家琪道：「我最喜歡像你這樣的人。」

「我幾時可以正式工作？」方靈問。

「首先我們要訓練你一個時期，」柏家琪道：「明天下午同樣時間，請你再來吧。」

「好。」

方靈離去不久，單夫人便回來了，當柏家琪把剛才的事說出來後，單夫人瞪大了一雙眼睛，問道：「老大已答應你這樣做？」

「像這樣的小事，何必請示老大？」柏家琪道：「若是什麼事都要請示他才做，我們豈不束手束脚的？况且你也見過這位方靈，憑她的條件，是否的確可以帮我們一臂之力？」

單夫人緘默着不出聲，柏家琪又柔聲道：「她做你的助手，只是減輕了你的工作而已，對你只有好處，是不是？」

單夫人緩緩地點着頭，道：「你答應付她多少薪水？」

「我相信兩三千塊便够了。」柏家琪笑道：「她以前只是一個舞女。」

單夫人臉上才現出了笑容，說道：「也罷，反正她參加了之後，對我對你都有好處。」

「對我有什麼好處？」

單夫人神秘地一笑，道：「小柏，在老娘面前，你可不用裝蒜，老實說，如果我是男人，我對那姓方的小妞，也會動心的。」

柏家琪澀然一笑，眼眶裏却射出一種異樣的光芒。

「對了，老湯怎樣了？」單夫人道：「我們可要盡早對付他。」

「對！老大的大計劃即將展開，像他這種小人物，還是早點處置了他，以免累事！」

單夫人說道：「叫『大隻森』去幹掉他吧？」

柏家琪雙眼望着窗外，咀邊泛着一絲冷笑，道：「何必用硬，我有辦法對付他的。」

× × ×

湯沛雄拿着筷子，臉罩憂色，對着餐枱上的菜餚，似乎一點也提不起興趣。

「阿雄，這些餸菜不對你的胃口？」湯太問。

湯沛雄搖着頭，放下筷子，仰首望了妻子一眼，湯太是個三十許的少婦，身段苗條，風趣迷人，年輕時必定是個絕色美人。

「那幹什麼不吃飯？」湯太問。

「我——」湯沛雄嘆了一口氣，沒有說下去。

「阿雄，」湯太深情地望着丈夫，道：「我看你還是早點脫離他們吧，這一口飯不好吃！」

「脫離他們？」湯沛雄苦笑了一下，道：「我去做些什麼？」

「隨便找一份工作都成，」湯太道：「我們有手有脚，還怕餓着了肚子麼？」

「不，我們以前苦够了，」湯沛雄搭住妻子的肩膊，正色道：「從現在起，我們要過好日子了！」

「但……但你這樣子，如果……如果有一天被人發覺了，那便如何是好？」

「放心好了，這是天衣無縫的假車禍，」湯沛雄說道：「永遠也不會被人識穿的。」

「阿雄，我只是——」

湯太話未說完，房間裏的電話响了起來，湯沛雄向妻子作了個手勢，示意她不要作聲，入房接聽電話。

「老湯嗎？我是柏家琪。」

「請等等！」湯沛雄打開床頭櫃的抽屜，在一架卡式錄音機上一按掣，咀角跟着露出得意的笑容，道：「好，你可以說話了。」

栢家琪在他的辦公室中，向站在一旁的單夫人傳了個眼色，笑了一笑，說道：「我和單夫人商量過了，決定按照你的要求。」

「每次百分之五十？」湯沛雄問。

「不錯。」

湯沛雄見他答應得如此爽快，臉上並無歡愉之色，道：「栢會長，我不喜歡有詐，所以，希望你不是在騙我喜歡！」

「老湯，說什麼話？我爲什麼要討你喜歡騙你？」栢家琪道。

湯沛雄笑了一笑，道：「即使你只是騙我喜歡，我也不怕。」

「哦？」栢家琪聽他語氣有異，雙眉不由一軒，試探道：「老湯，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湯沛雄眼珠一轉，道：「栢會長，這半年來，咱們每次的合作，都由你打電話來和我約定時間地點，至於一切詳情，也是在電話中談的，是不是？」

「是啊！」栢家琪急忙一指另一具電話分機，示意單夫人拿起來偷聽。

只聽湯沛雄得意地一笑，道：「四個月前，我經過一間電器行，一時好玩，買了架卡式錄音機來，把我們每次的談話都錄了音。」

栢琪家聞言臉上變色，吶吶地道：「老湯，你……你這樣做是什麼意思？」

「沒有什麼意思。」湯沛雄道：「只是以備萬一而已，如果你們有一天對我不起的時候，我相信警方會很歡迎我把這錄音帶放給他們聽。」

湯沛雄說話時，他的妻子躡足來到他的背後，然而，湯沛雄並不知道。

他說完了最後那句話，立即把電話掛斷了，按熄錄音機，回頭一望，見妻子站在背後，得意地笑道：「怎麼樣？」

湯太搖着頭，臉上罩着憂色，道：「阿雄，你這樣做對誰都沒有好處的！」

湯沛雄把錄音帶取了出來，吻了妻子一下，笑道：「發達全靠它了，對我起碼有好處。」

湯太嘆一口氣，道：「你以爲他們會被你嚇倒嗎？」

「還用得着說？」

「阿雄，怎樣才能使你明白，他們既然敢做這種『生意』，一定有相當的背景，你是鬥不過他們的。」湯太道。

湯沛雄淡淡一笑，把那卷錄音帶鎖到抽屜中，摟住妻子的腰肢，道：「餸菜都快冷了，咱們快來吃！」

湯太輕輕地嘆了一口氣，陪着丈夫離開房間。

× × ×

方靈正襟危坐，望着面前的一疊文件，單夫人正在向她解釋：「這是我們的委托書，由三位大律師擬定的，憑着這份合約，我們可以將所有的賠償金據爲己有，而對方又告不到我們。」

方靈將合約的細節閱讀了一遍，果然發現字句十分巧妙，若是不明法律的人，根本不知道這是一個「陷阱」。

「現在，你已明白這合約的奇妙了吧？」單夫人問。

方靈向她點了點頭，說道：「我明白了！」

「好，現在，我要教你怎樣向傷者規勸，使他們委托我們去申請賠償。」單夫人正色道：「一般人的心理是以爲收錢的服務一定不好，所以，首先要强調不必付一分錢——」

方靈凝神傾聽，單夫人滔滔不絕地將一切竅門秘訣，說了出來。

半個小時後，單夫人已講述完畢，問道：「你記住了沒有？」

方靈向她點點頭。

「好，那麼你複述一次給我聽聽。」

方靈略一沉吟，把單夫人剛才說的一字不漏地講述出來，聽得單夫人和站在一旁的柏家琪吃驚不已！

「你——你的記性這麼好！」單夫人驚佩地道。

「爲了賺錢，當然得打醒十二個精神。」方靈微笑道。

單夫人側頭望了栢家琪一眼，道：「好不好把更巧妙的告訴她？」

栢家琪微笑道：「你拿主意吧，別忘記她是你的助手，她明瞭得越多，對你越有帮助。」

單夫人咬了咬唇，終於點着頭。

方靈精神一振，忖道：「看來，他們的騙財妙計一定還有多招，那到底是什麼呢？」

單夫人吸了一口氣，道：「在意外賠償中，保險公司要根據傷者的傷勢作決，甚至法官也是根據醫生的報告而判決的，如果傷者的傷勢根本不重，我們如何索取多些賠償金呢？」

單夫人頓了一頓，得意地笑笑，接道：「關於這一點，全靠傷者的合作了。」

「當傷者答應委托我們索取賠償時，一定對我們寄予絕對的信任和合作，所以，這一點是不用担心的。」

「我們要做的只是教導傷者，如何假扮傷勢。」

「傷勢也可以假扮的嗎？」方靈插口問。

「皮表之傷當然不可以，內臟器官各方面，也比較困難，但關節神經却可以。」單夫人道：「比如說，一個傷者，被車撞倒之後，他的右手，本來是無事的，我們却可教導他，怎樣向醫生僞稱關節臼骨，也受了傷——」

方靈瞪着一雙美眸，呆呆地望住單夫人；只聽她繼續說下去：「他可以向醫生說，他的手舉起來有困難，這種神經末梢的受傷情形，是很難查得出來的，所以，醫生會寫在報告上面，傷者便可以藉此取得更多的賠償了。」

「爲什麼我們不買通一個醫生？」方

靈道：「這樣一來不是更輕易嗎？」

「問題是驗傷的多半是政府的醫官。」單夫人說道：「我們本來想收買，但代價太多，分了給他之外，我們便所剩無幾了。」

方靈緩緩地點着頭。

「除了手部之外，我們更可以視傷者的情形而揑造或『加重』傷勢！」單夫人道：「關於這一點，我們有唐律師代爲安排，因爲他知道怎麼樣的傷勢，可以得到怎麼樣的賠償數目。」

方靈心中一動，忖道：「果然是一個組識嚴密的非法集團，只不知道僞造車禍的歹徒是不是他們！」

單夫人見方靈若有所思，問道：「方小姐，你還有什麼問題？」

「沒有了。」方靈淺笑道：「你的解釋很詳細，很清楚。」

單夫人望了栢家琪一眼，說道：「我們打算先付你兩千元的月薪，試用三個月，如果成績理想的話，三個月後，再調整你的薪酬，並且考慮給你佣金，你認爲如何？」

「我並不是一個斤斤計較的人。」方靈故意說道：「但兩千元的月薪，會不會少一點？我當舞女的時候，也不止這個數目。」

單夫人凝視着方靈，道：「方小姐，可是你才做過兩天舞女便不上班了，我們已經查過。」

方靈聞言心下一懍，料不到單夫人當眞會去「影虹大舞廳」調查自己。

「方小姐，只要你好好地跟着我們，將來的前途是無可限量的。」單夫人道：「接不接受，你自己考慮一下吧！」

方靈咬了咬咀唇，說道：「好，我接受。」

單夫人大喜，栢家琪也喜形於色，和方靈握着手，說道：「歡迎你加入，方小姐。」

「我幾時可以開始工作？」

「醫院有電話來的時候，你就要出動了。」單夫人說。

「醫院怎會打電話給我們？」方靈不解地問。

單夫人淡淡一笑，道：「我們在醫院中當然有幾人。」

就在這個時候，房門「嘭」地一聲被人打了開來，衆人回頭望去，只見唐耐之衣衫不整，神情狼狽地踏進房間。

唐耐之看到方靈，呆了一呆，口唇嚅動着，却沒有說出話來。

「唐律師，她是我們的新成員，方靈小姐。」柏家琪替兩人介紹，道：「他是我們的律師，唐耐之。」

方靈淺笑着伸出手來，可是，唐耐之沒有和她相握，逕自來到柏家琪的面前，神情激動，道：「我——」

他話未說下去，單夫人向他使了個眼色，道：「唐律師，有話慢慢說。」

方靈心中一動：看來他們對自己還不相信。於是說道：「你們慢慢談，我出去一下。」

方靈離去後，栢家琪正色問道：「你又在搞些什麼鬼了？」

「我差點沒命來見你！」唐耐之激動地道：「再這樣下去的話，我總有一天被人打死！」

「什麼事？」栢家琪冷靜地問。

「三個月前，一個姓郭的男子被貨車撞倒，授權我們向保險公司索償，你可記得？」

單夫人點着頭，道：「是我接洽的，我當然記得，那姓郭的案件庭外和解，保險公司給了我們一萬三千元賠償。」

「可是他只得到五百塊！」

「那算不錯的了。」單夫人冷冷地道：「若不是見他孔武有力，脾氣暴躁，我們連一個仙也不付給他。」

「他向保險公司查到賠償的數目，今天到寫字樓來找我，恐嚇說，如果我不給他多一點，他會拆我的骨。」唐耐之道。

「像這樣的恐嚇，你也試過不少次了。」單夫人道：「不值得大驚小怪。」

「可是那姓郭的却很認眞！」唐耐之大聲道：「如果你們不給他多一點，他眞的會來拆我的骨呢！」

單夫人轉頭向栢家琪望去，徵求他的意見。

栢家琪搔了搔下頷，半晌，才說道：「如果每一個委托者都這樣恐嚇我們『回水』，我們喝西北風不成？這件事，沒得商量。」

「你倒說得自在。」唐耐之「拍」地一聲，一拳擊在寫字枱上，道：「遭殃的是我，不是你。」

「你放心好了，」栢家琪道：「姓郭的那客戶，我會叫大隻森去對付他。」

「你——」唐耐之瞪大了雙眼，吶吶地道：「你……你又想用那種手段？」

「哼！我們用這樣多的錢養着大隻森一班人，難道就因爲他們曉得吃飯？」栢家琪道：「事實上是應該給點事他們做做的。」

「我反對使用武力。」唐耐之握着雙拳道。

「當然，你是個和平主義者。」栢家琪緩緩地踏上前，雙手執住了唐耐之微歪的領帶。

唐耐之臉色一變，渾身微抖。

栢家琪替他執正了領帶，詭異地笑着，問道：「會不會太緊，唐大律師？」

唐耐之口唇顫動着，吶吶地說不出話來。

「唐律師，依我說，你最好回寫字樓去，姓郭的事由我來處理好了。」栢家琪道：「你不用担心。」

「可是——」

栢家琪臉色一沉，道：「我叫你回寫字樓去，聽到沒有？」

唐耐之臉上肌肉抽動着，好半晌，才嘆了口氣，垂着首轉身離去。

栢家琪得意地向單夫人笑了一笑，說道：「像他這種人，應該用這種辦法去對付。」

說話時，電話鈴响了起來，單夫人拿起話筒接聽，道：「豆皮華？好……好……很好。」她掛斷了電話，打開房門，向方靈招手道：「方小姐，你進來。」

方靈踏進房來，單夫人道：「剛才有一個男子在斑馬綫被汽車撞倒，現在在市立醫院急症室，你去進行吧！」說罷給了

一疊表格方靈，又道：「你應該明白怎樣做的了？」

「我明白。」

「好，祝你馬到功成。」

方靈接過那疊文件，離開辦公室，栢家琪望着她的背影，咀邊冷笑着……。

× × ×

「方姐姐，你這幾天跑到那兒去了？」鄔小甘的聲音從電話筒傳來：「我打了好幾次電話給你，都沒有人接聽。」

「告訴你一個好消息，我去上班。」

「你找到工作了？」鄔小甘的聲音透着喜悅：「什麼工作？」

「慢慢才告訴你。」方靈反問：「你這幾天呢？在幹些什麼？」

「整天躲在家裏，看書，看電視。」

「爲什麼不出街走走？」

「一個人有什麼好走？」鄔小甘的聲音透着抑鬱：「而且我習慣把自己關在家裏了，方姐姐，你來我這兒坐坐好不好？」

方靈望了望腕錶，歉疚地道：「不行，我要上班去了。」

鄔小甘輕輕嘆了一口氣，道：「那麼我在家等你，下班後來找我，好不好？」

「好吧。」

掛斷電話後，方靈披上了上裝，拿起手袋出門。二十分鐘後，已經來到栢家琪的辦公室。

「昨天進行的兩椿案件如何？」單夫人問道。

「他們都簽了！」方靈笑道：「根本不用我費唇舌。」

「你眞行！」單夫人由衷地說道：「才上班三天，便立即接洽到七單生意。」

「這是碰巧而已。」方靈謙虛地笑道：「如果不是有車禍的話，怎做得到？」

栢家琪望着單夫人，笑道：「你這個助手不錯吧？我沒有用錯人吧？」

單夫人笑道：「唔，如果由我親自出馬的話，說不定只能簽得三四單。」

栢家琪道：「現在，你不反對把生財之道告訴她了吧？」

單夫人沉吟了一下道：「你拿主意吧，只要她帮得到忙的話，我沒有問題。」

栢家琪臉上露出喜色，道：「方小姐，你把那兩份簽好的委托書交給單夫人，我們要出去了。」

「哦？」方靈詭異地問道：「去……去什麼地方？」

「我要帶你去看一些東西。」

方靈心下大喜，然而，臉上仍然裝作迷茫的神色。她把委托書交給單夫人時，栢家琪已經急不及待地打開了房門。樓下泊着一輛名貴的「平治」四五〇跑車。

兩人上了車後，栢家琪開動車子，向郊區駛去。

「栢先生，你的車子很漂亮。」方靈由衷地說道。

「只要你好好地幹，將來，你也可以買到一部的。」栢家琪道。

「憑兩千塊的月薪？」方靈苦笑着，道：「一輩子都買不到。」

「如果你一直做單夫人的助手，去叫人簽委托書的話，當然買不成，」栢家琪側頭望了方靈一眼，深意地笑道：「不過，如果你眞的成爲我們的一員，更名貴的車，你也買得起。」

「眞的？」

「我爲什麼要騙你？」

「我的意思是——」方靈頓了一頓，才問道：「你們眞的這樣賺錢？」

「方小姐，這是一門大生意。」栢家琪微笑道：「只要處理得法，賺一兩百萬，眞是太容易了！」

方靈臉上露出不置信的神色，栢家琪笑道：「等一下我帶你看過那些東西後，你就明白了。」

一個多小時後，車子來到西郊，栢家琪轉上了一條小徑，小徑旁有個箭咀招牌，上面寫着「生記拆車場」。

方靈心下奇怪，栢家琪帶自己來拆車場幹什麼？

不一會，車子已駛入拆車場，只見四處堆滿了殘破汽車，有的四個輪胎全巳不見，有的車頭蓋掀起，引擎也全拆去，却有好幾架欵式不同的老爺車泊在曠地上。

深入調查　挺身援溺

那「生記拆車場」佔着整個山坡的面積，寬敞得很，曠地上有好幾個大漢，正在玩十三張，做莊的那一個正是湯沛雄。

四名大漢聽到車聲，紛紛回過頭來。

栢家琪把車子停住，下車替方靈打開車門。

四名大漢突然間看到方靈的絕世容顏，不由都是一呆。

「你們可以準備了。」栢家琪道。

那四人除了湯沛雄身材比較瘦削之外，其他的都魁梧壯碩，栢家琪指着一個身材高大的，穿着背心，露出滿身結實肌肉的大漢道：「大隻森，今天用那部七二年欵的綠色福士。」

「波士！」大隻森走了過來，道：「那福士還很新，用五千元買來的，會不會糟蹋它？」

「次次都用老爺車，人家會起疑的。」栢家琪道：「做生意是要落點本錢的，你聽我的話，用它吧！」

大隻森無可奈何地聳聳肩，道：「好吧，你是波士，你話事！」說着向方靈望了一眼，轉身到裏面的車房，駕了一架綠色福士小型房車出來。

栢家琪側頭對方靈道：「我們的最大宗生意，都是在這裏營造的。」

「哦？」

湯沛雄走了過來，把栢家琪拉到一旁，低聲問道：「栢會長，這次是講好了的，一半一半？」

「不，這次由小崔扮演。」

湯沛雄雙眉一揚，沉聲道：「我一要求對分，你便立即不要我了？」

栢家琪淡淡一笑，道：「老湯，你也不想想，十天之前，你才扮演過，十天之後再來一次，就算保險公司不起疑，警方也會起疑！」

湯沛雄擦了擦鼻子，道：「那麼我幾時可以出動？」

「再過幾天吧！」栢家琪道：「小崔的老婆要生孩子，聽說接生費還沒有着落，就讓他賺一次吧。」

這時，大隻森巳把車子駛來附近停下

，栢家琪向衆人打了個手勢，道：「走吧，在死亡彎角那邊！」

說罷，拉着方靈上了他的「平治」跑車，等福士開出後，這才自後跟住。

「他們……他們想幹什麼？」方靈問道。

「上演一齣好戲！」栢家琪得意地笑道：「等一下你便知道了。」

半個小時後，車子來到一處「死亡彎角」，下面是條約二十餘呎的懸崖。

福士房車在懸崖旁停定，大隻森、湯沛雄和另一個大漢小崔下了車後，一直向栢家琪望去。

栢家琪探頭出車窗外，叫道：「開始吧！」

衆人把手搭在車尾，將車子向崖下一推。

方靈「啊」地一聲叫了起來，道：「他們幹什麼？」

這時，車子巳「轟」地一聲，摔下了懸崖，栢家琪打開車門笑道：「來，咱們過去看看。」

方靈隨着他來到懸崖邊，只見小崔矯若靈猿地爬下了懸崖，來到那輛摔得支離破碎的「福士」車旁，自袋中取了一瓶紅色液體出來，倒在掌心，搽遍了身上。

剎那間，方靈明白了！

僞造車禍的，就是栢家琪他們這個集團！然而，她却有一事不明！

「看到嗎？小崔跟着會躺下地，好像被摔出車厢外，然後，由大隻森打電話報警，不一會救傷車便會到來。」栢家琪道：「小崔是受過特別訓練的，他懂得怎樣裝傷，於是，我們便可以向保險公司要一筆數目不小的賠欵了。」

「可是他身上一點傷都沒有啊！」方靈把心中的疑團提了出來，道：「那裏會沒有傷口，却有血流出來？」

「你看！」栢家琪伸手一指。

方靈循他手勢望去，只見小崔拿着一塊尖石，往自己額角砸去。

「噗」地一聲，額上立時淌出血來。小崔咬牙忍住疼痛，又用尖石在手上，腹上砸了幾個傷口，登時鮮血長流。

方靈看得悚然驚心，呆呆地說不出話來。

大隻森等人這才走到「平治」車旁，上了車。栢家琪側頭道：「我們走吧，拆車場的阿添巳打電話報了警，救傷車就要來了。」

「太……太恐怖了！」

「一點皮表之傷而巳！」栢家琪笑道：「却可以換來數萬元的賠償。」

「可是……可是，那個小崔能分到多少？」

「三千塊吧？」

方靈心下一懔，道：「那是用血換來的！」

栢家琪「哈哈」一笑，道：「常聽人說血汗錢血汗錢，不錯，我們賺的每一分錢，都有血的！」

方靈心想：「那是別人的血，却不是你的！」當然她沒有把這句話說出來。

「那小崔是碼頭搬運工人，每個月只賺四五百塊，自從加入我們的組織後，平均每個月都有三千塊以上的收入。」栢家琪道：「對他來說，這個數目是很滿意的了。」

方靈想到小崔用尖石砸自己身上的情況時，心下慄然，暗想：也有像小崔那樣的人，才產生出栢家琪這樣的吸血鬼！」

「走吧！」

兩人緩緩地向車子走去，方靈問道：「你爲什麼帶我來看這一幕？」

「因爲將來你也有機會扮演。」

「什麼？」方靈大嚇一跳。

「妳放心好了。」栢家琪笑着安慰她，說道：「我們不會叫你扮演小崔的角色的。」

「總而言之，這太危險了。」

「不，我有妙計的。」栢家琪深意地望了方靈一眼，道：「我怎捨得損傷你一根毫毛？」

方靈心下惴惴，但想到巳經偵查得到僞造車禍的非法集團是栢家琪一夥人，心中也暗自高興。

現在，只需要搜集一些證據，便可以通知雷冲，甚至通知尤連誠便可以了。

栢家琪駕着車子，送了湯沛雄等人回拆車場，這才和方靈來到市區，向「市立醫院」駛去。

「我們——我們爲什麼要到醫院去？」方靈問道。

「我想去通知單夫人一聲，今天晚上不開會了。」栢家琪側頭笑了一笑，道：「我想請你吃頓晚飯，再到夜總會去跳跳舞，你說怎樣？」

方靈心中一動：開會？開什麼會？如果組織的最高領導者只是他和單夫人的話，還用得着開會麼？

「現在你有正經事，還是改天吧。」方靈試探道：「你不出席會議怎行？」

「不要緊，單夫人可以代我發言。」

方靈腦際念頭一閃：看樣子這個非法組織勢力奇大，可能不止柏家琪和單夫人兩個。

「單夫人這時在市立醫院。」柏家琪笑道：「她必須取得小崔的傷勢報告。」

車子來到市立醫院門口，只見單夫人提着大手袋，正匆匆自內走出。

柏家琪按了按喇叭，單夫人一見他的車子，立時趨上前來，笑道：「方小姐，剛才那一幕精彩吧？」

「嚇死我了！」方靈撫着胸口，裝作猶有餘悸的樣子說道。

「慢慢你就會習慣了，」單夫人向柏家琪道：「別忘記今天的會議。」

「我——」柏家琪道：「今天晚上我想不去了。」

「爲什麼？」

「我約了方小姐，」柏家琪笑道：「替我向老大請一次假怎樣？」

方靈聞言心中一動：果然還有一個「老大」，而且看來是眞正的幕後主持者！

單夫人嘆了一口氣，道：「正經事不做，只顧拍拖！」

「請你向老大美言幾句，說是我有生意要談，如何？」柏家琪陪笑。

「——好吧！」

柏家琪大喜，一踩油門，車子怒吼一聲，向前飛馳。就在車子向前竄去時，一個人影飛奔而來，叫道：「方小姐，方小

姐!」正是雷冲。然而，引擎的怒吼聲蓋過了他的呼叫，方靈根本聽不到。

雷冲望着車子絕塵而去，頓了頓脚，臉上露出失望的神色。

單夫人回頭一望，心頭不由一跳，她認得雷冲督察，而且知道他最近正奉命調查騙取保險金的非法集團。於是不動聲色，問道：「你認識方小姐麼?」

「當然認識!」雷冲雙眼仍然向前直望，道：「唉!我正有話問她!」

單夫人上下打量了一眼，故意說道：「不用問了，她喜歡和有一輛名貴跑車的先生同遊。」

雷冲白了她一眼，道：「你懂得什麼?我和她只是工作上的合作而已!」

雷冲這句話本來只是爲自己辯白——事實上在方靈面前，他潛意識地感到自慚形穢，不敢着跡地向她展開追求，他每次企圖和方靈接近，都向自己解釋!只不過是爲了工作而已，這樣才能令自己的神態不致過份侷促。剛才因爲單夫人向他說了那番話，這才自我辯白一番。怎料這話聽在單夫人耳中，心頭驀地一震!

「你……你和她合作什麼?」

雷冲沒有回答，只是白了她一眼，逕自轉身離去了，留下單夫人一人，呆呆地站在當地。

×　×　×

柏家琪臉色蒼白，坐在高背辦公椅上，咬着唇默默不出聲；單夫人站在他對面，臉上的神情也好看不到那裏去。

「這件事如果被老大知道了，你有幾條命在?」單夫人開口了。

柏家琪驀地在枱上一拍，喝道：「我怎知道她竟是警方的人!」

「哼!你是被她的美色迷住了，這才昏頭轉向!」單夫人道：「別對我拍枱拍櫈，這件事我還未呈報老大，算是給了你面子!」

柏家琪長長地吁了一口氣，道：「也許只是我們多心而已?看她的樣子，絕對不像是警方的人。」

「到這個時候，你還執迷不悟?」單夫人道：「難道非到她替你戴上了手銬，你才相信?」

柏家琪掩住了臉，沉吟良久，才道：「現在怎麼辦?怎麼辦?」

「還有第二條路走嗎?除去她!」

「除……除去她?」

「怎麼樣?你不捨得?」單夫人冷冷地道：「是不是要我呈報老大知道，由他親自處置?」

「不!」柏家琪臉色一變，低聲道：「求求你，別告訴老大。」

「那也行，反正我們要除去老湯，就連她也一併處理好了，這叫一箭雙雕，」單夫人道：「法子我早想好了，明天立即進行。」

「明天?」

「不錯，老大的大計劃，這兩天便要展開，這兩人不除，全盤計劃說不定便會因他們而破壞了，」單夫人道：「你怎樣說?」

柏家琪沉吟了一下，咬着牙道：「好吧，把她和老湯一齊處理吧!」

「這才對!」單夫人道：「那麼我也不用向老大呈報了。」

柏家琪額上的汗水涔涔而下，他取出手帕抹拭了，拿起案頭的電話，撥了一個電話號碼。

×　×　×

方靈踏進餐廳，伙記立時迎上來：「小姐，幾位?」

「我只是想借打個電話。」

「電話在那邊，請隨便。」伙記向不遠處的電話機指去。

方靈謝了一聲，逕自向前走，偶爾一瞥眼，見卡位上坐着一人，相貌很熟悉，定眼望去，正是鄔小甘的養父尤連誠。

尤連誠也看到了她，老遠站起身和她打招呼：「方小姐，這麼巧?」

方靈只好趨上前，道：「我正要打電話給小甘，約她出來喝茶。」

「好極了，請一塊兒坐吧!」

方靈向他的卡位一望，只見他對面坐着一個十八、九歲的少年，眉清目秀，長得英俊異常，身上只穿一件白恤衫，一條牛仔褲。

「他是我的養子，名叫黃宗明，」尤連誠介紹：「這位是方小姐。」

黃宗明神態忸怩地向方靈笑着打個招呼，道：「方小姐。」

「我今天比較有空，所以約阿明出來喝茶，」尤連誠道：「方小姐，你不是說要打電話給小甘嗎?叫她一塊兒來好了，她也該見見這位兄長。」

「好的，我打電話給她。」方靈說着轉身到電話機去，撥了鄔小甘家中的電話號碼。

接聽電話的正是鄔小甘，她語氣惶急，道：「方小姐，我正要找你!」

「什麼事?」

「方姐姐，快到我家裏來，這……這件事非同小可，我在電話裏不便多說，快來吧!」

方靈心下詫異，但聽她語氣惶急，只得道：「好吧，我立即來。」

她掛斷電話，來到尤連誠面前。

「怎麼啦?小甘來不來?」尤連誠問道。

「她有點事，要我立即趕去見她。」

「哦?」尤連誠愕了一愕，道：「什麼事?」

方靈澀然一笑，道：「不知道，尤經理，我現在立刻要趕去了，改天有空再談。」臨走前，忽然想起一事，又道：「有關你調查的事情，我已經有了眉目，相信這兩天便可以來領那十萬元的酬金了!」

「眞的?」尤連誠正要追問，方靈已經一溜烟離開了餐廳。

十分鐘後，方靈來到鄔小甘的家居，按下門鈴後，一隻精光四射的眸子在防盜眼中打量自己，跟着，大門打開了。

「方姐姐，你得救救我!」鄔小甘把門關上，立即上了閂。

方靈料不到鄔小甘甫見面便跟自己說這樣的話，愕然以對，問道：「發生了什麼事?」

「有人要殺我!」

「哦?」

鄔小甘拉着她來到窗前，掀開窗帘布，向樓下一指，道：「方姐姐，看到那輛車子沒有?」

方靈循她手勢望去，只見對面街泊着一輛黃色小型房車。

「怎麼了?」方靈詫異地問。

鄔小甘道：「車中坐着一個大漢，你看到了嗎?」

方靈定眼一看，依稀看到車廂中果然坐着有人，但由於從高處下望，看不清楚那人的模樣。

「他想殺我!」鄔小甘說話時，聲音微顫，心中顯然驚恐已極。

「你怎知道他想殺你?」方靈話甫出口，才想起鄔小甘有「心靈感應」，只是那人和她離得如此之遠，却怎感應得到?

「剛才我肚子餓，下樓到對面士多買麵包，怎料他一直望住我，」鄔小甘道：「我見他望住我的眼光很奇怪，臉上的表情也很特別，於是凝神用心靈感應，也回望住他，就在那刹間，我彷彿聽到他在說……他在說……」

「說什麼?」

「他說：『你的死期到了!』」鄔小甘不勝惶恐地說道：「方姐姐，他心中眞的這樣想，我一定沒有弄錯，他只想殺死我!」

方靈皺起了眉頭，她當然相信鄔小甘的話，也相信她的「心靈感應」，可是，那人爲什麼要殺了鄔小甘?

「你認識他嗎?」方靈問。

「不!我以前從來不曾見過他!」

「那麼你最近得罪過什麼人?」

「沒有啊!我一直關在家裏，從來不出去的。」鄔小甘道。



方靈走到小房車旁，借故與坐在車中的虬髯大漢攀談。

「奇了，既然不相識，他爲什麼要殺你?」方靈沉吟了一下，道：「我得下去查個清楚。」

「方姐姐，你——你別下去，」鄔小甘連忙阻止道：「那人神高馬大，長得好壯!」

「我不怕他的，」方靈淡淡一笑，道：「別忘記我會『中國功夫』的!」

說罷，逕自打開大門，拾級下樓。

鄔小甘家居附近正在修理地下水管，馬路旁被掘了一道溝，工務局的工作人員，正汗流浹背地操作着，陣陣震耳欲聾的電鑽聲此起彼落。

方靈性喜潔淨，繞過一堆泥土，向那黃色小型房車走了過去。

車廂中的大漢正在吞雲駕霧，忽覺眼前一花，有人在車旁站定。

他側頭望去，接觸到一副嬌美不可方物的臉孔，心頭不由一動。

方靈見他虬髯滿面，身材結實，果然是個孔武有力之人，一雙眸子烱烱有神，望定了自己，笑道：「先生，你的老虎機夠鐘了!」

大漢側頭向外一望，果然看到泊車的吃角子老虎已升了紅旗，於是打開車門，取了一枚五毛輔幣，塞入吃角子老虎之中，轉身上車，不斷往鄔小甘的住處門口張望。

「先生，你在等人嗎?」方靈又問。

大漢白了她一眼，若不是對方年輕貌美，憑他的火爆脾氣，早就罵出粗口，叫方靈滾開了。

「先生，你看上了對面三樓那位小姐，想對她不利是不是?」方靈問話時，俏臉上仍然露着迷人的笑靨。

大漢聞言臉上勃然變色，忽然伸手一推，把方靈推得騰騰騰向後退去。跟着立即發動引擎，車子怒吼着向前駛去。

方靈料不到他會驟起發難開車逃走，站定身子時，車子已經向前駛出了。

方靈又急又氣，美眸一轉，見不遠處的馬路旁，泊着一輛貨車，車上裝着一條條直徑約半呎的水管，心下有了計較。

她深吸了一口氣，縮身向貨車撲去，像一頭大鳥般，落在貨車上，右脚朝水管一踢，那些水管立即掉下地去，阻住車子的去路。

大漢倒也應變奇快，車子立即戛然而止，才避免碰到水管。

他一扭軚盤，轉了後波，掉頭想向相反的方向逃跑，可是方靈那容他有逃跑的機會，飛身下了貨車，竄到車子旁，打開車門，伸手便去抓大漢的手臂。

大漢一踩油門，車子怒吼一聲，向前急馳，倉猝間，方靈只得鬆手，只聽「嘭」地一聲巨响，車子撞在對面馬路旁的一輛客貨兩用車，立即死火。

大漢身手敏捷異常，彈跳下車，亡命價似地向溝道那邊逃去。

這時，幾個工務局的工人正拿着鋤在溝道下操作，大漢一脚踏在其中一個工人的鋼盔上，跳了過去。

那工人被他踩了一脚借力，仆倒下坑溝中，好不容易才站直起身，破口大罵。

這時，方靈已追了上來，她深吸了一口氣

，飛身而起。

那工人正在罵着粗口，忽覺眼前人影一閃，又有人迎頭而來，吃了一驚，雙手捧住鋼盔，蹲下坑溝之中。

然而，方靈却越過坑溝，落下行人道，向大漢追了過去。

大漢回頭一望，見方靈啣尾追來，大驚失色，見人便推，向前飛逃。他身材高大，臂力又逾乎尋常，來往路人吃不起他一推，紛紛仆倒下地，刹那之間，咒罵聲，呼媽叫爹之聲此起彼落。

方靈自然不會像大漢一般粗魯，被行人路上的行人一阻，登時落後了。

大漢一口氣逃到街口，見有輛的士剛停了下來，車上的乘客正付着車資打算下車，他上前用力一推，把那乘客推得仆倒在車廂，跨上車去，「砰」地一聲關了車門，道：「快開車，快！」

那司機見大漢兇神惡煞的模樣，吃了一驚，不敢違拗，立即開動車子。

方靈追上前來時，的士巳經絕塵而去了……

× × ×

方靈左右望了一眼，梯間黑漆一片，連「×××福利會」的辦事處裏面，也沒有半點燈光。

她伸手往門柄上一扭，如她意料之中，門鎖着。於是取下一個髮夾，插進匙孔之內撥動着。

不久，門鎖傳來「拍」地一聲，她輕輕扭着門柄，門應手而開。

方靈閃身而入，輕輕把門掩上了，逕自向「會長室」走去。

「會長室」也上了鎖，方靈依法泡製，用髮夾將門打開了。伸手扭亮了電燈。

她蹲下地來，打開文件櫃，搜索着。文件櫃內裝滿了合約和文件，方靈一張一張地翻閱着，希望找到可以構成柏家琪等人犯罪證據的文件。

忽然，大門傳來一陣開啓聲，方靈心頭一懍，急忙關上文件櫃，竄到門後，窺伺外面的動靜。

萬籟俱寂中，方靈聽到一陣沉重的腳步聲向「會長室」走來，心頭不由怦怦地跳了起來，這麼晚了，還有什麼人來到這裏？而且是有門匙的。

用不着說，一定是柏家琪和單夫人其中一個！

這時，門外那人巳來到門口，方靈屏住氣息，心想在這種情形之下，爲了避免行藏敗露，說不得，只好向來人迎頭痛擊了！

門柄被外面那人扭動着，門「呀」地一聲，開了。

方靈鼻端立即嗅到一陣濃烈的酒味，唐耐之探頭進來。只見他脚步虛浮，巳經酩酊大醉。

唐耐之一眼看到了方靈，先是呆了呆，打個酒呃，說道：「是……是你，方小姐！」

方靈見他年紀老邁，揚起來的手緩緩地垂下，澀然一笑，道：「我……我有一份文件未塡好，所以貪夜來塡好它。」

唐耐之自袋中取了個酒瓶出來，仰首喝了一大口，大笑道：「方小姐，別裝蒜啦！」

方靈聞言心下一懍，僞作不明地問道：「我裝什麼蒜？」

「方小姐，你……呃……你有麻煩了，知不知道？」唐耐之打着酒呃問。

「我有麻煩？」

唐耐之點着點頭，道：「不錯，他們早巳知道了，你……你……呃……你是警方的人，這次是來調查……調查的。」

方靈見他醉態可掬，說的話語無倫次，但却清楚地聽得出來：柏家琪他們洞悉了自己的眞正目的！

「方小姐，我……我勸你一句，你還是快點逃走吧，他們不……不好惹的，」唐耐之仰首喝了口酒，搖着頭道：「尤其是……老大，他……他手段狠辣得很！」

方靈想不到唐耐之竟會好言相勸，心中一動，詢探問道：「唐律師，你可知道他們要怎樣對付我？」

唐耐之苦笑了一下，說道：「還不是老法子？唉！那……那是他們的拿手好戲了！」

「什麼老法子？」方靈追問。

唐耐之嘆了一口氣，走到高背沙發，坐了下來，竟然伏在枱上，呼呼入睡了。

方靈美眼一轉，輕輕掩上了房門，離開辦公室。

× × ×

方靈拿起電話筒，對方傳來雷冲的聲音，不由大喜，道：「雷督察，你的電話來得好，我正要找你！」

「方小姐，昨天我見你和一個男子在一起，他——」

方靈不待他說下去，便道：「雷督察，現在先別談昨天的事，你在那兒？」

「我——我在警局。」

「記得你在調查僞造車禍的集團嗎？我想我巳經有了點眉目了，」方靈道：「他們的大本營是西區的『生記拆車場』，你——」

話說到這裏，大門忽然「篤篤」地響了起來。方靈說道：「你等一等，我去開門。」

她放下電話，來到大門旁，隔着門問道：「誰？」

「我。」

方靈一聽到那個聲音，心頭不由一跳，那是柏家琪的聲音，他竟然尋上門來。

「請等等。」

方靈轉身奔到電話機，拿起話筒，壓低着聲音，道：「雷督察，如果你想破案的話，派人到『生記拆車場』吧！」說罷掛斷了電話，趨上前開門。

站在門口的果然是柏家琪，他臉上露出愉快的笑容，道：「我開車經過你這裏，心想反正你也差不多够鐘上班了，所以上來接你。」

「請……請裏面坐。」

柏家琪望了望腕錶，道：「不坐了，我們走吧。」

「爲什麼這樣急？」

「今天你將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柏家琪搭住方靈的肩膊，道：「走吧。」

兩人來到樓下，方靈見柏家琪的「平治」跑車果然泊在門口，她猶豫了一下，這才上車。

柏家琪駕着車子，逕自向郊區駛去，

沿途並沒有說話。

方靈心中不知轉了多少念頭，但保持着冷靜，決定以靜制動，後發制人。

不久，車子巳經來到了「生記拆車場」，湯沛雄，大隻森一干人等全在。

柏家琪下了車，向衆人走去，方靈自後跟着，一瞥眼間，見一輛破爛的汽車旁，坐着兩個醉漢，各人手中拿着一瓶「土炮」，正在狂飮。

大隻森向那兩個醉漢呶了呶咀，道：「就是他們了。」

「身世如何，查到了沒有？」柏家琪問。

大隻森點着頭，道：「都是地盤工人，失業了兩個多月，家裏沒有什麼人，放心好了。」

柏家琪走上前去，上下打量着那兩個醉漢，其中一個醉眼惺忪，擧起酒瓶，道：「來，喝酒！」酒氣醺人欲嘔。

柏家琪皺了皺眉頭，急忙退後幾步，大隻森又道：「他們從昨天晚上喝到現在了，是眞正的酒鬼！」

「這更好！」柏家琪笑道：「我們需要的正是這種人！」拍拍大隻森的肩膊，道：「唔，你幹得很好！」

大隻森被他一讚，不由眉開眼笑，方靈站在一旁，心下暗暗奇怪，他們找來這兩個酒鬼幹什麼？

「老湯，今天的戲由你和方靈担演，」柏家琪笑道：「這回不能再說我偏心了吧？」

說罷，搭着大隻森的肩膊，向內走去，低聲道：「我有幾句話要和你說。」

兩人來到拆車場的辦公室，柏家琪向外一望，低聲問道：「前幾天交代你去對付一個姓郭的客戶，你辦妥了沒有？」

「就是那個對唐律師喊打喊殺的郭立天？」大隻森反問。

「不錯。」

「早辦妥了，」大隻森咧咀一笑，說道：「波士交代下來的事，那裏有辦不好的？」

「你怎樣對付他？」

「我帶了兩個兄弟，跑上他家去，揍了他一頓，暗示他千萬不可去找唐律師，否則拆他的骨。」

「很好，」柏家琪搭住大隻森的肩膊，低聲道：「今天有件特別的任務，要你做。」

「哦？」大隻森精神一振，道：「波士吩咐好了。」

柏家琪低聲道：「老湯最近有異心，想出賣我們——」

「他媽的，老湯吃了豹子胆不成？」大隻森低呼起來。

「殊！小聲點，」柏家琪又道：「還有那個女的，原來是警方派來臥底的，我們想連她也一併除去！」

「這個容易，我——」

柏家琪不讓他說下去，又道：「可是我們要做得毫無痕跡，今天的計劃本來是怎樣的？」

大隻森沉吟了一下，道：「由老湯駕車，載着那兩個醉酒佬，再由那個姓方的妞兒駕車，使兩車相撞，然後，老湯將其中一個醉酒佬搬到駕駛座，推下懸崖，當是他醉酒駕車，發生意外的，嘿嘿，不論他兩人是死是傷，我們都在他們身上買了保險。」

「好得很，」柏家琪道：「可是現在計劃要來個小小的變更。」

「怎樣變更？」

「你叫老湯駕車，姓方的坐在他旁邊，那兩個酒鬼則坐在後廂，」柏家琪道：「然後，命老湯駕着車子在郊區超級公路上飛馳，碰到後面有車急馳而來時，便突然刹掣，引起車禍。」

「這個計劃我們以前用過，你是想叫老湯和姓方的妞兒立即跳車，讓車子繼續向前橫衝直撞，令車中的兩個醉酒鬼受重傷？」

「本來是這樣的，但——」柏家琪陰惻惻地一笑，道：「這次他們來不及跳車的了。」

「哦？」大隻森道：「如果有心理準備的話，時間很充裕哩！」

柏家琪在大隻森耳畔說了幾句話，只聽得大隻森臉上聳然動容，半晌說不出話來。

「這……這太慘厲了吧？」大隻森吶吶地道。

「此兩人不除，你和我的飯碗都有問題，說不定還有牢獄之災！」柏家琪咬了咬牙，道：「而且古人有云，無毒不丈夫，大隻森，你照我的話辦吧！」

大隻森沉吟了一下，終於向他點一點頭。

且說方靈見柏家琪入內頗久仍不出來，心下暗暗疑惑，知道定是在商量什麼毒計。

不論他們將以什麼毒計來對付自己，心底下有了準備，是不會讓他們如願以償的了。

她緩緩向湯沛雄走去，想和他閒聊試探幾句，可是，湯沛雄一見方靈走近，便避了開去。

方靈見他故意迴避自己，也不以爲忤，淡淡一笑，四下裏打量着「生記拆車場」的情形。

不久，柏家琪自內走出來，叫了方靈和湯沛雄過來，向兩人敍述等一下的「戲場」。

「爲什麼要她跟着？」湯沛雄不忿地道：「這個計劃我們以前實行過，都由我單獨一人駕車。」

柏家琪淡淡一笑，道：「偶然間換個女的不好嗎？況且，女人駕車多半沒有男人的當機立斷。」

湯沛雄沉默着不出聲，側頭望了方靈一眼，臉上仍然是不忿的神色。

「老湯，這單生意還是算是你的，方小姐只是支薪水而巳，」柏家琪拍拍他的肩膊，道：「這樣可行了吧？」

湯沛雄臉色這才稍緩。柏家琪又道：「況且，你的技術比方小姐好，讓她跟着你實習一下，也是好的，失事後，你們立即掉位，讓方小姐做駕駛者，知道嗎？」

湯沛雄點了點頭。

柏家琪說話時，方靈一雙靈巧的美眸，四下裏留意着，忽然看到大隻森提着兩個塑膠罐，放進一輛紅色車子的後面行李廂中。

大隻森神情鬼祟，方靈心中一動，忖想那兩個塑膠桶一定有古怪！

她不動聲色，仍然僞裝留意柏家琪的講解。

柏家琪將詳細的情形再說一遍，又問：「你們都明白了嗎？」

方靈和湯沛雄不約而同地點着頭，道：「明白了。」

「好，咱們開始吧！」柏家琪向那輛紅色的車子指去，道：「你們今天駕那架車。」

湯沛雄逕自向那車子走去，上了司機座，方靈猶豫一下，跟了上前。

兩人上車後，柏家琪倚在車旁，向方靈笑道：「祝你們成功！」

方靈向他淺笑一下，湯沛雄已經劃着汽車的引擎，車子怒吼一聲，駛離「生記拆車場」。方靈轉頭一望，見背後沒有車子跟來，這才向湯沛雄道：「湯先生，快停車！」

湯沛雄愕了一然，問道：「你要幹什麼？」

「他們想殺死我們！」

「你說什麼？」湯沛雄雙眉一揚。

「柏家琪想殺死我們！」

湯沛雄冷冷一笑，道：「方小姐，你想來離間我和柏會長是不是？老實說，我是他的『運財童子』，他怎會殺我？」

方靈大急，道：「我沒有騙你，快停車，否則是死路一條！」

湯沛雄一踏剎掣，車子戛然而止，他俯身打開車門，說道：「方小姐，請下車吧！」

方靈呆呆地望定了他，道：「湯先生，爲什麼你不相信我的話？那行李廂中，有——」

湯沛雄不待她說下去，便推了她一把，冷冷地道：「方小姐，這件差使由我來做一樣可以，請下車吧！」

方靈見他冥頑不靈，心下暗暗着急，吃他一推之下，身子向外跌出。

湯沛雄立即踩動油門，車子向前馳去；方靈本來伸手扳住車門，見他不顧自己死活開動車子，若是不放手的話，必定被擦得遍體鱗傷，在那電光火石之間，急忙鬆了手，在地上一滾，彈跳起身，只見湯沛雄已駕着車子絕塵而去了。

方靈嘆了一口氣，站在當地，望着車子消失了。

她咬了咬牙，心想湯沛雄雖然對自己有成見，卻不能不救他的命，因爲他畢竟只是一個爪牙而已！

這時，一輛車子向這邊駛來，方靈急忙伸手截車，可是那司機是個西婦，反而一踩油門，車子飛馳而過，不加理會。

方靈一邊向前走着，一邊留意是否再有車子經過，不久，前面又有一輛車出現了，方靈乾脆站到馬路中心，準備截車。

那車子來到她面前戛然而止，從車中跳出一個男子來。方靈一見大喜，趨上前去，叫道：「雷督察！」

原來那男子正是雷沖，他驟然見到方靈，也是大喜過望，道：「方小姐，好極了，我們找不到『生記拆車場』的所在，兜了幾個圈子，你帶我們去吧！」

方靈向車裏一望，只見車中還有兩個精壯大漢，當下跳上了車去，說道：「不必到『生記拆車場』去了，現在去救人要緊！」

雷沖錯愕地向她問道：「救……救什麼人？」

「上車再說吧，」方靈道：「遲了恐怕趕不及啦！」

雷沖見方靈神情惶急，立即跳上車來，一踩油門，車子疾馳而出。沿途，由方靈指示方向，並說出湯沛雄所駕駛的紅色房車的欵式和車牌。

雷沖替方靈介紹車上的兩個助手，原來年紀稍長，上唇蓄着短髭的，是羅卡星沙展；年紀稍輕，肌膚黝黑的是史清河探員。

羅、史見方靈嬌俏無匹，身材苗條，自己的上司對她神態靦覥，互相對望一眼，現出了會心的微笑……。

× × ×

湯沛雄駕着車子，朝郊區超級公路疾馳着，他腦際間只想着那百分之五十的紅利，對方靈的話，根本置若罔聞。

在他心底下，認爲柏家琪既然有「把柄」抓在自己手中，無論如何，他是不敢加害的，因爲自己死了之後，那些錄音帶便會由其妻子呈交警方。

柏家琪並不是笨蛋，他怎會在這個時候加害自己？所以，當湯沛雄想到方靈的話時，不由笑了起來。

他望一望車廂後，那兩個醉酒鬼，已經醉得不醒人事，絲毫不知道已有性命之虞。

湯沛雄對他們沒有絲毫憐憫之心，誰叫他們好酒貪杯？即使等一下不幸撞死，也只不過替這世界減少了兩個蛀米大虫而已！

這時，車子已經來到超級公路，湯沛雄朝倒後鏡一望，後面有幾輛車子跟來，於是，他減慢了速度，打量着自己的「目標」。

忽然，他看到有一輛小型房車，由一位西婦駕駛，正風馳電掣而來，心中不由一動：「好吧，柏會長既然說由女的駕駛失事最好，就挑你吧！」

他一扭軚盤，車子由左綫轉到中綫，加油前進。

後面那輛車子正是不理方靈截車的西婦所駕駛，她見前面的汽車加速前駛，當下也踩着油門，飛速前進。

湯沛雄向前一望，三五十碼前有個轉彎，正是失事的最佳地點。

他心中已盤念好，將到轉彎處時，突然一踏剎掣，讓後面的汽車撞上，當那西婦被撞得頭昏眼花之際，自己便乘勢把車子駛向右邊的懸崖，等車子即將掉下去時，便跳車而逃。

——這是一宗眞正的汽車失事，西婦將會在法庭上作證，那筆賠償金，便如囊中之物了！

湯沛雄算準了時間，眼看離轉彎處已經只有十餘碼了，倏地踏下剎掣。

車子戛然一聲巨响，止住去勢，後面的西婦怎料得到有此一着，剎車不及，轟然一聲巨响，車頭猛向湯沛雄的車子撞上去！

湯沛雄早已有心理準備，當兩車接觸

時，他雙手已撐住了軚盤，因此前胸並未撞上軚盤，可是，他却料不到當兩車相撞時，忽然火光一閃，整輛車子劇烈一震，陷入了火海之中。

那火來得很快，他還不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時，火舌已吞噬了他。

湯沛雄慘厲地叫了起來，片刻之間，他的頭髮、衣服都着火了！

他腦際間電一般閃過一個念頭：方靈的話是眞的！然而，已經遲了，他甚至沒有時間打開車門跳車而逃。

西婦被猛烈一撞，胸前肋骨撞在軚盤之上，立時昏厥過去。就在這個時候，雷沖的車子出現了。

方靈早已聽到那陣震天價响般的聲音，心中暗叫了一聲糟糕！

跟着，只見前面火光冒起，湯沛雄所駕駛的紅色房車，已着火焚燒起來。

雷沖臉色凝重，道：「我們終是遲來了一步！」

「看看那西婦有沒有事，」方靈道：「別讓她的車子被火波及！」

她這幾句話甫出口，羅、史兩人不由自主地應道：「是！」下了車，向西婦那架車奔去。

雷沖和方靈也分別下了車，問道：「她怎麼了？」

「昏迷着，」羅卡星答道：「可能斷了幾條肋骨！」

「快用無綫電通知總部，叫他們派救傷車來。」雷沖道。

「是！」羅卡星轉身向房車奔去。

雷沖望着焚燒中的紅色房車，輕輕嘆了一口氣。方靈一顆心則怦怦地亂跳，心想若非湯沛雄推了自己下車，此時大概也身陷火海之中了！

不過，當湯沛雄要照着計劃做的時候，自己必定會加以制止，至於後果如何，雖不會像現在一樣，也很堪虞了。

「方小姐，你——你怎知後面那架車子中的人是個西婦？」雷沖忽然問。

「我認得她的車子，」方靈道：「因爲我截過她的車，她不理我。」

雷沖又輕輕嘆了一口氣，說道：「如果她好心肯載你一程，便不會遭遇這個意外了！」

方靈澀然一笑，道：「說得對。」

× × ×

柏家琪輕鬆地吹着口哨，跳進「××××福利會」辦事處，向門口的曾婉儀笑了一笑，逕自朝房間走去，「砰」地一聲，打開房門。

房間裏，單夫人背向着門口，正談着電話，突然聽到開門聲，霍地轉過頭來，見是柏家琪，臉色不禁一變，急忙掛斷了電話。

柏家琪雙眉一軒，冷冷地道：「單夫人，你在和誰通電話？」

「我——」單夫人臉色閃爍不定，答不出話來。

柏家琪緩緩踏上前，冷冷地道：「怎麼啦？不能給我知道？」

單夫人忽然垂下了螓首，緘默着不出聲。

「單夫人，你一直背着我和人私通電話，這件事你以爲我不知道？」柏家琪逼視着她，沉聲道：「告訴你，我早就知道了，只不過沒有拆穿你而已，現在，老老實實的招供吧。」

單夫人抬起了頭來，赧然一笑，說道：「好吧，我告訴你，我是在和老大通電話。」

柏家琪先是一呆，隨即笑了起來，道：「單夫人，你以爲我是三歲小孩子嗎？這種話怎騙得了我？」

「我爲什麼要騙你？」單夫人的神態鎭定了起來，說道：「不信你可以去問老大。」

「笑話，你和老大通電話，爲何要這樣鬼鬼祟祟？難道我聽不得嗎？」

「不錯，你聽不得！」單夫人右手一揚，手中竟然多了一把精緻之極的小型手槍。

柏家琪臉上勃然變色，下意識地倒退一步。不料單夫人大喝一聲，道：「柏家琪，你站住！」

「你……你在幹什麼？」柏家琪如墮五里霧中，但强行保持着鎭定，笑道：「我們是自己人啊！」

「哼！從五分鐘之前開始，你已經不是自己人了！」單夫人冷冷地道。

「你——你說什麼？」柏家琪瞪大了一雙眼睛，大惑不解地道。

「老大開除了你！」

柏家琪臉色一變，但隨即笑道：「單夫人，你在開什麼玩笑？我是老大最得力的助手，也是他的心腹！」

「我才是他的心腹！」單夫人得意地笑了起來，道：「柏家琪，難道你還不明白，老大爲什麼一定要你和我合作嗎？因爲他不信任你，我名是副，實在却是暗中在監視你！」

「你——」柏家琪瞪目結舌，說不出話來。

「不錯，我是老大的相好！」單夫人笑道：「他只信任我，而你，只不過是他的一着棋子！」

柏家琪的臉色不斷起着變化，他逐漸想起來了，爲何老大對於自己的行動瞭如指掌，甚至偶爾到舞廳會所玩玩也知道。原來，他在自己身旁，安插了一個這樣的「監視者」！

「單夫人，那倒恭喜你啊！」柏家琪若無其事地道：「我早知你是老大的相好，平日對你一定——」

單夫人不待他說下去，擺一擺手中的小手槍，凝神道：「柏家琪，你別想耍花樣！」

「我幹什麼要耍花樣？老大待我不薄，我對他也一向很忠心——」

「放屁！」單夫人道：「你不是一直在埋怨老大分給你的紅利太少嗎？」

「這……這只是偶爾發發牢騷而已，」柏家琪聳着肩，道：「誰沒有牢騷？」

「可是你應該知道，老大希望手下做事不說話！」單夫人道。

柏家琪沉吟了一下，道：「即使我偶爾發發牢騷，老大大人大量，也應該不計較才是。」

「不錯，老大是不計較，否則這半年來，你還有命在？」

柏家琪心下一慄，但眼前立即現出一

錢希望，道：「單夫人，這半年來，我忠心耿耿，鞠躬盡瘁爲老大辦事，這可不假吧？」

「可是你貪圖美色，惹禍上身，使老大的計劃，破壞了一半，這個錯誤却不可饒恕！」

「什麼？」柏家琪心知她指的是方靈的事，一顆心不由向下沉。

「老大已查出來了，那姓方的妞兒雖非警方的人，却與警方合作來偵查我們，而你，貪圖她的美色，招狼入舍，如今，我們的組織一大半已面臨瓦解的命運，老大問你有何話說？」

柏家琪臉色刹那間轉爲蒼白，渾身抖索着。

「柏家琪，剛才老大在電話中告訴我，要我好好處置你！」單夫人冷冷地說道：「你既然撞了進來，那就省我一番手脚了！」

就在這個時候，房門「篤篤」地响了起來。單夫人問道：「誰？」

「我，大隻森和小崔！」

「進來吧！」單夫人道。

門開處，雄赳赳的大隻森和小崔閃身而入，向單夫人道：「我們已盡速趕來了，單夫人有什麼吩咐？」

單夫人向小崔道：「小崔，柏家琪貪圖美色誤事，老大下令殺了他！」

柏家琪聞言渾身一抖，轉身奪門便逃，不料小崔似乎早已料到他有此一着，兜心一拳擊去。

柏家琪悶哼一聲，雙手捧着肚子，彎下腰去。

「小崔，你懂得怎樣做了吧？」單夫人問。

小崔向她點點頭，自腰間拔出一把手槍，道：「柏會長，車子就在下面，阿添已等得不耐煩了，走吧！」

在槍咀指嚇之下，柏家琪只得向外走去。

單夫人等他離去後，向大隻森道：「大隻森，你也有一樁相當重要的任務，立即趕到老湯的家裏，務必找到幾卷卡式錄音帶，找到了，送到郊區酒店四一〇室給我，然後匿藏起來，那生記拆車場，不用回去了。」

「單夫人，這——」

單夫人不待他問下去，便道：「大隻森，姓方的那小妞原來是和警方合作偵查我們的，所以，這一切都讓她知道了，我們非立即撤退，躲一陣子不可了。」

大隻森道：「可是，她已和老湯一樣，被我們——」

「我知道，我知道。」單夫人不耐煩地道：「爲了防備她已把一切告訴警方，我們必須這樣做，快去吧！」

「是！」

大隻森轉身欲離去之時，單夫人忽然又叫道：「且慢。」

「什麼事？」

「叫你的手足也躲起來，」單夫人道：「沒有必要時，不可和我聯絡。今晚之前，將你們的匿藏地址告訴我。」

「是！」

大隻森離去後，單夫人又叫了曾婉儀進來，開了一張三千元的現金支票給她，道：「曾小姐，我們的事情被警方發覺了，所以非躲起來不可，這筆錢你且收着，找個地方匿居，等事情過了，我會再找你的。」

曾婉儀連連點着頭，單夫人又道：「現在，你帮我把文件櫃中的重要文件檢出來燒了！」

「是！」

兩人打開了文件櫃，將一疊一疊的文件，放進一個火爐之中……。

× × ×

雷沖踏進辦公室，向坐在椅上的方靈一笑，道：「那個西婦叫查登夫人，斷了三根肋骨，傷勢料無大碍。」

「湯沛雄的汽車行李廂中，究竟裝着什麼物件？」方靈問。

「是高度燃燒汽油，」雷沖道：「一撞之下，立即爆炸燃燒。」

「湯沛雄怎樣了？」

雷沖搖着頭，道：「和那兩個酒鬼一樣，向閻羅王報到了。」

方靈輕輕地嘆了一口氣，道：「作奸犯科的人，如果每一個都像他這樣下場，天下也就太平了。」

她頓了一頓，問道：「雷督察，你還不去抓那個柏家琪和單夫人？」

「拘捕令正送來——」

話聲未畢，羅卡星沙展便衝進辦公室，道：「雷督察，拘捕令下來了，我們快走吧！」

「是！」雷沖向外走去時，回頭問：「方小姐，你來不來？」

「那是你們警方的事，我跟去幹什麼？」方靈道：「湯沛雄的家人知道這個噩耗嗎？」

「現在還不知道，」雷沖皺着眉，說道：「我已查過了，他只有一個妻子，沒有兒女。」

「你們總得去通知她。」

「會的，我拘捕了柏家琪和單夫人後，就會去通知她。」

方靈心中一動，問道：「不如我代你走一趟吧，我是女人，比較容易開口，也能順便安慰她一下。」

雷沖又是佩服，又是感激地凝望着方靈，由衷地說道：「方小姐，你的心地眞好！」

方靈伸手說道：「把她的地址告訴我吧！」

雷沖自袋中取出一張紙條，將地址讀了出來。

方靈提起銀包，說道：「我去了，再見。」

× × ×

大隻森把車子泊好，向湯沛雄的住所望去。

那是一幢舊式唐樓，當湯沛雄還是他的「老夥伴」時，經常來打麻將。

湯沛雄和老妻住在四樓，最頂的一層。由於是舊樓，所以租金很便宜。

大隻森燃上一口香烟，拾級而上，來到四樓，伸手按下門鈴。

然而，良久仍無人來應門，大隻森自袋中取出百合匙，撥着門鎖。他未加入單夫人的組織前，是個偷車賊——專門撬開停泊在街邊的汽車的門，偷拆掉車內的卡

式錄音機或收音機變賣賺錢。

所以，那道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門鎖，根本難不倒他。

大隻森只花了三分鐘的時間，便把大門弄開了。

整層樓闃無人踪，湯沛雄當然不會在——他親自送湯沛雄和方靈赴鬼門關去的；至於湯太，可能出外買餸未歸。

大隻森心想，沒有人最好，可以肆意搜查一番，免得多費手脚。

他一雙精靈的眸子四下裏搜索着，然後翻箱倒篋，尋找那幾卷卡式錄音帶。

可是，房間客廳，甚至連厨房的每一個可疑地點都搜過了，只有三盒用膠袋封住，未經使用的錄音帶，沒有他心目中的東西。

大隻森眼珠一轉，向厨房走去，雙眼望住了那個雙門雪櫃！

他在電視片集中看過，歹徒收藏毒品或違法物事，喜歡把它藏在冰格中，湯沛雄會不會也來這一套？

高跟鞋踏在木板樓梯上的聲音，總是格外清楚的；大隻森四肢發達，頭腦也不簡單，慌忙閃身貼在大門的背後，窺伺動靜。

果然，脚步聲在門口停住了。

大隻森腦際電一般轉着念：來人會不會是湯太？如果是她，是否逼她把錄音帶交出來？最重要的一點是：她知道錄音帶的所在嗎？

大門「呀」地一聲被人推開了，原來大隻森剛才並沒有將它關上。

大隻森屏住氣息，斜眼望去，看到一綹烏黑馴服的秀髮，還有一張明麗異常的面龐。

刹那間，大隻森倒抽一口冷氣，那是方靈！

爲什麼方靈會來這裏？難道她逃過大刦？湯沛雄呢？莫非兩人都還未死？

大隻森心中充滿了疑團，可是他立即告訴自己：要趕快採取行動！

他深吸一口氣，一拳朝方靈腦門劈了下去，這一拳之力，足可擊碎兩塊紅毛泥磚頭，他想，方靈是個弱質女子，還有不腦漿塗地而死的？

然而，方靈並不是普通人，當大隻森深深吸一口氣運力時，她已覺出門後有人，跟着腦頂生風，心知所料不差，右手手肘猛地向門一撞，「砰」地一聲，門扉彈開，撞到大隻森的面門。

他「啊呀」一聲慘叫起來，方靈已跳進屋來，面對着大隻森。

大隻森被撞得頭昏眼花，略一定神，一拳向方靈面門擊去。

方靈不知怎的轉了一個身，大隻森那拳立即落空，他大吼一聲，揉身又上，伸手向方靈背心抓去。

這一次，方靈竟是沒能避開，被他提起身子，重重往地下一摔。

原來大隻森七年前和一個摔角名家學過摔交，七年以來，不斷潛心苦練，已是極厲害的摔交高手，這一抓百發百中，從未失過手。平日他在「拆車場」常和夥伴輸賭，說是若是有人躲得過他這一抓，便輸一個月薪水，被抓中者，却只輸一瓶啤酒。

「拆車場」中的伙記都是些亡命之徒，許多人自負身手不凡，一瓶啤酒和一個月薪水相差太大，自是人人願意跟他對賭。這麼一來，大隻森永遠都有免費啤酒喝了。

方靈被他一抓一摔，眼看便要吃虧，那知明明見她是背脊向下，落地時却是雙脚先着地。

大隻森見她腿上如同裝上機括，一着地立刻彈起，不由呆了。

方靈格格一聲嬌笑，道：「你摔不倒我！」

大隻森眼睛一瞪，道：「再來！」

「好，再來！」說罷霍地欺近身去，突然伸出雙手，扭住他的胸口。

大隻森先是一呆，隨即狂喜，心想我長得魁梧奇偉，你是個嬌怯怯的女子，何況我精於摔交，你這一着，正是送羊入虎口！

大隻森當即伸手抓方靈肩頭，出脚橫掃。方靈乘勢向前一跌，抱住了大隻森的脖子，雙足足尖同時往大隻森膝蓋踢去。

大隻森雙腿一軟，向前跌倒。

方靈向後彈開一步，笑道：「還來不來？」

大隻森膝蓋痳痹，半晌爬不起身來，忽然自懷內取出手槍，指住方靈，道：「我殺了你這丫頭！」

方靈料不到他竟然懷械在身，心下一悚，但還是鎮靜地道：「大隻森，你不會傻得在這裏開槍吧？」

「你——你怎麼還未死？」大隻森站了起身，俯身搓揉着膝蓋。

「閻王爺不想見我，有什麼法子？」方靈心中盤念着反敗爲勝之計，口中說着：「你爲什麼又來這裏啊？」

她此時才看到湯家一片凌亂，忖道：「原來他來找東西的，找什麼呢？」

「雖然你大命不死，這次再也難逃了！」大隻森猙獰地笑着，道：「把身子轉過去。」

在槍咀的指嚇下，方靈只得乖乖地背轉了身子。大隻森拉了張椅子過來，道：「坐下！」

方靈不明所以，但還是依言坐下了。

大隻森找了一條繩索，將方靈綑綁在椅上，又到厨房裏取了一罐火水，四處淋潑着。

方靈大吃一驚，忖道：「不好，他要放火！」叫道：「喂，大隻森，下面有警察守着，你若是放火，他們會立即衝上來了！」

大隻森先是一呆，隨即笑道：「我劃着火頭，立即從天台逃到隔壁去，警察怎抓得到我？哈哈！」又取了布團塞住方靈的口。

方靈暗叫一聲苦也，只聽大隻森一面找着火柴，一面笑道：「雖然取不到錄音帶，放一把火燒了，我們得不到，警方也得不到，單夫人一定會說我做得對的。」

方靈聞言一呆，忖道：「什麼錄音帶？莫非湯沛雄之被殺就因爲藏有那些錄音帶？它到底錄些什麼？既然大隻森要燒了它，自然不會是可以賣錢的，啊！是了，大概是他們的犯罪證據！」

她心念電轉，大隻森已經把火柴丟到

地下的紙堆中，笑道：「方小姐，你是我第一個摔不倒的人，而且又是個女子，我本來捨不得殺你，可是上頭有命，只好辣手摧花了，哈哈！」

說罷，轉身離去，笑聲兀自從天台傳來。

這時火勢熊熊，四週蔓延起來，方靈又驚又急，但手足都被綁在椅上，如何逃走？

眼見屋裏烟霧越來越濃，火勢也越來越大，口中又塞住布團，呼救不能，只要再過得片刻，便爲濃烟焗暈，那時便只有死路一條了。

她沉吟半晌，見自己處身之地離大門有四五碼遠，若非綁在椅上，是大有機會逃生的，可是在這種情形之下，只好冒險一試。

她深吸一口氣，向地上撲去，連着椅子，仆跌在地上，雙肩用力，一吋一吋地往大門移去。

由於用力的關係，呼吸也跟着急了起來，吸進濃烟，不由自主地嗆咳着。

這麼一咳，登時不能前進，但濃烟越來越多，瀰漫了屋子，方靈心中暗嘆一聲，忖道：「莫非我要命喪此地？」

盤念間，火舌也燒近了她，只聽頭髮「滋滋」作响，這時再一吋一吋地向前蠕動也已遲了。

驀地，大門「砰」地一聲被人撞了開來，雷冲閃身而入，聲音惶急地叫道：「方小姐，方小姐，你在那兒？」

隨即看到方靈被綑綁着伏在地下，立即上前抱起了她，衝出火場。

雷冲把方靈放下地來，取出她口中的布團，又鬆了身上的繩索，問道：「方小姐，你不碍事吧？」

方靈澀然一笑，道：「如果你再遲來一分鐘，便有事了！」

說罷，上前敲着湯沛雄隣居的門，叫道：「火燭呀！快逃！」向湯沛雄道：「咱們先通知樓下的住客逃生，快！」

雷冲見她甫脫險境，便關切這裏的住客安危，而這些住客又和她非親非故，全是起於一股俠義心腸，對這個貌美如花的少女，不由又增加了一分敬意。

他答了聲「好！」領先奔下樓梯，一面叫道：「火燭呀！快逃命呀！」

兩人在三樓打了電話報警，又匆匆下樓通知二樓及地下的住客疏散。

那幢舊樓的住客不多，聞訊紛紛收拾細軟，携男拖女逃命。

方靈和雷冲來到地下時，火舌已從四樓的窗口伸了出來，玻璃「乒乒乓乓」碎裂，從屋上墮下。

兩人躲到對面行人道上，仰首望着濃烟自內冒出。

「雷督察，你怎會來這裏的？」方靈忽然問。

「我去到『××××福利會』的辦事處時，一個人也沒有，全逃了！」雷冲道：「我……我記掛着你的安危，所以趕來看你。」

方靈感激地望了他一眼，微笑道：「若不是你及時趕來，我恐怕完了，謝謝你啦！」

雷冲見她語氣極是誠懇，心下一甜，說不出的受用，只恨剛才救她時未受一點傷，若是爲了她而身受重傷，她一定更加感激。

刹那間，他只覺得若是爲方靈赴湯蹈火，粉身碎骨也是心甘情願，側頭望住她，竟是痴了。

方靈那曉得雷冲的心思，用手肘碰了碰他，道：「咱們這樣站着幹什麼？快過去帮忙！」說罷向前衝去，伸手帮一個老婦接過沉重的皮箱。

雷冲暗叫一聲慚愧，隨後奔了過去，協助住客疏散。

× × ×

方靈往窗外一望，街道上的修路工人已把坑溝塡好，正舖着瀝青路面。鄺小甘走近她的身畔，問道：「方姐姐，見不到那個大漢了？」

方靈搖搖頭，道：「他還敢再來？」

「可是我知道，他還會再來的。」

方靈疑惑地望着鄺小甘，說道：「他和你究竟有什麼深仇大恨？一定要置你於死地？」

「我不知道！」鄺小甘艱澀地搖着頭，道：「但願我可以再面對面向着他，探測他的本意。」

方靈緩緩地點着頭，道：「小甘，如果你一天到晚這樣躲着在家裏，怎麼見得到他？」

「可是……可是我一個人怎敢出去？」鄺小甘苦笑了一下，道：「萬一碰到了他怎辦？我可沒有你一樣的身手啊！」

方靈咬了咬唇，問道：「你想不想出去走走？」

「好啊！」鄺小甘拍手笑道：「有你陪着，我是誰都不怕的了。」

「那麼去吧！」

兩人剛來到門口，電話忽然响了起來，鄺小甘向方靈望去，道：「聽不聽？」

「聽吧，也許是雷督察打來的，他知道我在你這裏。」方靈道。

鄺小甘這才過去拿起電話筒，「喂」了一聲，跟着把電話筒遞給方靈，笑道：「果然是你的。」

方靈接過電話，「喂」了一聲，對方傳來雷督察的聲音：「方小姐，可以來一來我這裏嗎？」

「什麼事，你們抓到了柏家琪，或者單夫人嗎？」

「不，有一個人想見你。」

「誰？」

「湯太！」

方靈呆了一呆，詫異地問道：「湯太爲什麼要見我？」

「她希望你把昨天中午的情形說給她聽。」雷冲道：「事發時她剛巧出外買餸不在家。」

「我已向你說過了！」方靈道：「由你轉述不行嗎？」

「這個……這個……」雷冲道：「湯太希望由你告訴她，方小姐，如果你有空，請到警局來一趟好不好？況且，尤經理剛才也打過電話來，他很高興你破了那個非法集團，說是立即就送支票來——」

「柏家琪和單夫人還在逃，這案算破了嗎？」方靈插口問道。

「姑勿論如何，他們是不能再僞造車

禍騙保險金了。」雷冲道：「抓犯人是我們的事，保險公司的調查，算是告一段落了！」

方靈淡淡一笑，她並不認爲事情已告一段落，說不定正在醞釀之中——因爲柏家琪和單夫人只是爪牙，幕後還有一個主持人！

「方小姐，求求你來一趟吧！」

方靈無可奈何地嘆了一口氣，道：「好吧。」

設阱誘敵　罪魁落網

半個小時後，方靈和鄺小甘來到警局，逕自向雷冲的辦公室走去，史清河迎上前來，道：「方小姐，請你等一等。」

說罷，轉身入內通報，方靈暗覺奇怪，怎麼雷冲這樣大的架子？

不一會，雷冲自內出來，把方靈拉過一旁，道：「方小姐，這事有點奇怪。」

「哦？」

「據你所說，那個大隻森跑到湯家去，是想找尋什麼錄音帶的，對不對？」

方靈向他點了點頭。

「可是，湯太却說她家裏從來沒有什麼錄音帶。」雷冲壓低着聲音，道：「我們在災場，找到了三卷原封的錄音帶，未用過的。」

「她爲什麼要說謊？」方靈疑惑地道：「你沒把那三卷錄音帶給她看嗎？」

「她說也許是湯沛雄買來的，但她從來不知道。」雷冲道：「我覺得其中必有蹊蹺。」

「所以，你才叫我來和她當面對質？」方靈微笑問。

雷冲莞爾一笑，沒有回答，鄺小甘附耳道：「方姐姐，他想見你才眞！」

方靈知道鄺小甘又是用「心靈感應」測中了雷冲的心事，淡淡一笑，道：「湯太在麼？」

「在，」雷冲道：「方小姐，你打算怎樣使她對我們說眞話？那幾卷錄音帶，可能對我們有帮助呢。」

方靈淡淡一笑，道：「放心好了，我有辦法的。」拉着鄺小甘的手，向前走去，低聲道：「小甘，我一面用話套她，你傷一傷精神，測測她的心思。」

「好！」鄺小甘見自己的天賦異稟有用武之地，爽快地答應了。

三人踏進辦公室，雷冲替湯太介紹，道：「這位便是方靈小姐了。」

湯太容顏憔悴，雙眼浮腫，顯然是丈夫死後，傷心過度，未經好睡，她瞥了方靈一眼，微微點頭。

「湯太，相信所有的一切，雷督察都告訴你了？」方靈問。

湯太向她點點頭，緘默着。

方靈輕輕嘆了一口氣，道：「柏家琪眞是人面獸心，竟然用這種手段來對付湯先生。」

湯太仍然緘默着。

「關於那幾卷錄音帶，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方靈問。

湯太太聳着肩，道：「我不知道。」

兩人一對一答之間，鄺小甘瞪着精光四射的眸子，凝注湯太。

「相信錄音帶中，一定錄有柏家琪他們的犯罪證據？」方靈又問。

「我不知道。」

「湯太難道你不想替湯先生報仇？」

「我——我恨不得吃他們的肉，喝他們的血！」湯太忽然激動地道。

「那麼，請你仔細想想，湯先生生前是否有什麼特異行動，和錄音帶有關？」

湯太猶豫了一下，道：「沒有啊！」

她頓了一頓，道：「方小姐，昨天的情形如何，請你再詳細說一遍給我聽好不？」

方靈沉吟了半晌，把昨天在湯宅碰到大隻森，險些葬身火窟的情形說了出來，當她復述大隻森放火前的一番話時，湯太雙眉倏地一揚，但旋即恢復原狀。

「原來他們眞是爲了一些錄音帶，所以才殺死阿雄的！」湯太慢慢地道：「雷督察，你一定要爲他申寃報仇。」

「偵案緝兇是我們的職責。」雷冲道：「湯太放心好了，柏家琪和單夫人必然難逃法網的。」

湯太站了起身，說道：「那麼，我走了。」

「你仍然住在姓陸的親戚家裏？」雷冲問。

「是的。」湯太道：「你知道地址的，有事來找我好了。」

「是，」雷冲把她送到門口，叮囑道：「這幾天最好不要隨便出門，柏家琪一干人等雖然躲了起來，却要提防他們隨時對你不利。」

湯太聞言渾身一抖，但隨即點着頭，道：「我不會出街的。」

雷冲等她走後，轉過身來，作了個苦笑，道：「她完全推得一乾二淨，好沒道理，難道她連丈夫的事也不知道？」

方靈並不答話，只是向鄺小甘望去。

鄺小甘臉色凝重，問道：「方姐姐，我可以照實說嗎？」

「沒關係，」方靈望了雷冲一眼，道：「相信你的話正是雷督察想聽的。」

雷冲呆了一呆，不解地望着鄺小甘。

「當她說恨不得吃那些人的肉，喝他們的血時，她心中在想：要好好敲他們一筆。」鄺小甘道。

她此言一出，方靈和雷冲均是低呼一聲。

「憑什麼敲他們一筆？」方靈問。

「信不信由你，那幾卷錄了音的聲帶，在她手中。」鄺小甘道。

「你怎知道？」雷冲不置信地問：「她的家已經被燒成一片灰燼了。」

鄺小甘並不理會他，朝方靈說道：「方姐姐，當你問她有關那些錄音帶時，她心中在想：『它們在我的手上，那是一筆財富』。」

「唔，她是想利用這錄音帶，來敲詐柏家琪了？」方靈道。

雷冲驚疑不定地望着鄺小甘，道：「你……你怎麼知道她心中在想些什麼？」

鄺小甘淡淡一笑，道：「那也沒有什麼奇怪，我從她的眼神和表情判斷出來的，到底對或錯，就不得而知了。」

方靈知道她不欲讓雷冲知道自己有「傳心術」，插口道：「雷督察，看來湯太有生命危險哩，難道你不設法救她嗎？」

「她有生命危險？」

「可不是嗎？」方靈說道：「那柏家琪是何等樣人？豈會乖乖地讓湯太敲上一筆？」

雷冲「啊」地一聲叫了起來，道：「不錯，他們殺人放火都幹，還有什麼顧忌的？」

「而且，如果你想得到那批錄音帶，將來好呈堂作爲控告柏家琪的主要證據，就該派人去監視她，」方靈道：「這是一舉兩得。」

「對，對，對極了！」雷冲按下一個掣，道：「羅沙展，你進來。」

不一會，辦公室的門推開，進來的却是一個軍裝警員。

「什麼事？」雷冲問。

「雷督察，西郊十一咪近水塘處，發現一具男屍。」那警員道：「根據我們的兄弟趕赴現場觀察後，懷疑那是通緝犯柏家琪的屍體！」

「什麼？」雷冲雙眉一軒。

方靈一聽此言，心下也是一驚，倘若眞是柏家琪的屍體，這案件更趨複雜了！

「因爲柏家琪的案件是你負責調查的！」那警員又道：「兇殺組的張主任請你去認一認。」

「好！」雷冲打開抽屜，取出手槍，插在脅下的槍袋中，向外走去，道：「方小姐，你也來吧？」

方靈猶豫了一下，拉着鄔小甘的手隨他走去。

× × ×

雷冲俯下身，揭開遮住屍體的報紙，望了一眼，道：「不錯，他是柏家琪！」

方靈也看到了屍體的面目，果然便是柏家琪。

「他是因何致死的？」雷冲轉頭，問一個兇殺組的探員。

「他心臟部位中了一刀！」那探員回答：「只是一刀。」

探員的這句話十分明顯：兇手是個老練的殺人者，甚至不用第二刀，便結束了一個人的性命！

雷冲向方靈望去，臉上透着疑惑的神色，道：「我不明白，爲什麼他會被殺，難道是內閧？」

方靈緩緩地點着頭，道：「有這個可能。」

「但柏家琪是他們的頭子！」

方靈搖着頭，臉色凝重，道：「依我看來，他們的頭子另有其人。」

「難道是單夫人？」

「不會是她。」

「可是這個非法組織是以這兩人爲主的啊。」雷冲說道。

「幕後還有一個大主持者。」方靈說道。

「誰？」雷冲追問。

「我只聽柏家琪叫他老大，却不知道是誰。」

雷冲的雙眉緊緊鎖了起來，想不到自己認爲是「騙案」的案件，竟會變成了「兇案」，而且已經死了兩人——湯沛雄和柏家琪。

——還會繼續有人被殺嗎？

× × ×

方靈手搭在駕駛盤，雙眼望住對面馬路的一幢大厦的門口，神情肅穆。坐在她身畔的鄔小甘在看着雜誌，偶爾抬起頭來，問道：「湯太出來了沒有？」

每一次，方靈總是搖搖頭。

接連三個多鐘頭坐在汽車廂中監視一個大厦的門口，任何人都會感到不耐煩，尤其是不知道還要監視多久，然而，方靈一點也沒有不耐煩的樣子，鄔小甘生性愛靜，平日整天可以關在家裏不出街，當然也不會感到特別枯悶。

可是，泊在大厦門口的一輛汽車中，羅卡星沙展和史清河探員，已感到煩悶非常了。

他們奉命在湯太的臨時住處監視，如果她出街的話，便暗中跟踪，看她要去和什麼人接觸，如果是單夫人的話，便突然現身把單夫人拘捕。

可是從上午八時到十一時多，大厦門口並沒有湯太出現。

羅卡星無聊中東張西望，忽然看到不遠處泊着一輛車子，急拍拍史清河的肩膊，道：「小史，你看看……」

史清河循他手勢望去，訝異道：「咦？那不是雷督察的車子嗎？」

「車中坐的是誰？」

史清河目力較好，定眼一望，道：「是方小姐和那個姓鄔的。」

「她們爲什麼也會在這裏？」

「聽雷督察說，那姓鄔的養父是保險公司的尤經理，兩人大概想帮尤經理的忙，破了這椿案吧？」史清河道。

「可是昨天尤經理已把獎金送到警局來了！」羅卡星道：「追緝單夫人是警方的事，關她們什麼事？」

史清河笑着聳了聳肩，道：「怎知道？昨天姓方的問雷督察借車時，我還以爲她想到郊外去玩哩，原來是來帮我們一塊監視！」

就在這個時候，羅卡星忽然用手肘碰了碰史清河，噤聲道：「湯太來了。」

史清河向前望去，果然看到湯太穿着一套黃色衫裙，鼻樑上架着太陽眼鏡，出現在大厦門口。

兩人立時把身子伏下。湯太左右望了一眼，逕自向一輛乳白色的「福士」房車走去。

她取出車匙，打開車門上了車。

當湯太發動車子駛出去時，後面的羅、史兩人也立即自後跟上。

方靈在湯太出現時，已經將車子的引擎開動，等湯太和探員的車子一先一後駛去後，這才自後跟着。

「方姐姐，」鄔小甘問道：「其實讓羅沙展他們監視就得了，我們爲什麼也要來？」

方靈駕着車子，淡淡一笑，道：「湯太不是一個簡單的女人，我怕羅史二人會過份托大，被她發覺，設法擺脫，那時候，她的性命便堪虞了！」

「你——你想暗中保護她？」

方靈點着頭，道：「湯太雖然欺騙警方，想利用那幾卷錄音帶去勒索單夫人，却非大奸大惡之人，我們怎能袖手旁觀，讓她隨丈夫之後，再被單夫人殺了？」

「其實我們可以把情形告訴她，她是

不能從單夫人身上得到任何好處的。」

「她會聽嗎？」方靈側頭望了鄔小甘一眼，道：「有道財迷心竅，我想湯太這時心中只有錢，她以爲單夫人會給錢來買那幾卷錄音帶。」

鄔小甘緩緩地點着頭，不再出聲了。

這時，車子已轉到鬧市，向中區駛了過去。

「方姐姐，你認爲湯太想去見誰？」鄔小甘忽然又問道：「她怎會向中區駛去的？」

方靈搖着頭，秀眉微蹙着。

湯太駕着「福士」，平穩地向前駛着，偶爾望一望倒後鏡，看到了後面的車子，還有車中的羅卡星和史清河兩人。

這一個發現並不使湯太感到吃驚，她反而淡淡一笑，不再理會，逕自駕着車，向中區進發。

不一會，車子來到一幢附有停車場的大厦，湯太向入口處駛去。

後面的羅卡星和史清河沉吟了一下，也跟了上去。方靈却把車子停在外面，鄔小甘詫異地問道：「方姐姐，怎麼不跟進去？」

「不用了。」方靈道：「湯太是去找唐律師的。」

「哦？」

「唐律師的寫字樓在這間大厦，他是掛牌律師，在柏家琪和單夫人未被定罪之前，仍然是清白的。」方靈說道：「所以他用不着躲起來，況且，他只不過是受僱而已，如果找不到唐律師合謀的證據，即使柏、單兩人被定罪，他也可以逍遙法外的。」

鄔小甘點着頭，道：「湯太去找他幹什麼？」

方靈道：「也許是向他查問單夫人的下落吧？」

「唐律師會告訴她？」

「我想會的。」方靈道：「我們就在這裏等吧，反正她等一下就會帶我們去見單夫人了。」

方靈的猜想沒有錯，湯太果然是去見唐耐之的。她踏進唐律師的寫字樓時，女秘書問她：「太太你——」

湯太逕自向辦公室的門走去，道：「我和唐律師有約會。」

她推開門，看到唐耐之坐在高背沙發上，正在看着報紙。

「唐律師。」湯太摘下了太陽眼鏡。

唐耐之驟然見到湯太，臉上變色，吶吶道：「湯太，你……」

湯太在他對面坐了下來，道：「你們好毒，殺了我丈夫，又燒了我的房子。」

「湯太，你的話我不明白！」唐耐之微顫着聲音，說道：「我的當事人栢家琪已被殺，自此之後，我已不再接辦他的案件——」

「可是，單夫人還沒有死！」湯太冷冷地說道：「同時，他們要的錄音帶在我手中。」

「什……什麼錄音帶？」

「唐律師，不必裝蒜了！」湯太道：「你現在雖然可以置身事外，可是當我把這些錄音帶交給警方時，裏面有你合謀的談話證據，那時候，你就完蛋了！」

剎那間，唐律師紅潤的臉轉了蒼白，瞪大雙眼，呆呆地望住湯太。

「唐律師，你放心，如果我要把這些錄音帶交給警方的話，阿雄被殺那天，我早就交了。」

唐耐之腦際間電一般閃着念，當他得悉栢家琪被殺後，那「老大」又未向自己聯絡，以爲可以從此脫離魔掌，當一個光明正大的律師，不料聽湯太提及一些錄音帶中竟有自己合謀的證據，心下大驚，剎那間不知如何是好。

他聽到湯太的話似有轉機的希望，深深地吸了口氣，定一定神，問道：「湯太，你究竟想怎樣？」

「我要一筆撫恤金！」

唐耐之雙眉一揚，道：「你……你說什麼？」

「阿雄是被你們殺死的——」

「且慢！老湯之死和我無關！」唐耐之急忙更正。

「好吧，有關也好，無關也好，總而言之，我要一筆錢！」湯太正色說道：「否則，我只好把這五卷錄音帶，交給警方了。」

「有……有五卷之多？」

「不錯。」

唐耐之手心冒着冷汗，吶吶道：「可是你找錯對象了，我……我也只不過是被他們利用而已。」

「組織中誰是眞正的頭子？」

「這個——」唐耐之沉吟了一下，道：「一共有兩個。」

「栢家琪已離奇被殺，現在只剩下單夫人了。」

「不，單夫人和另一個『老大』才是眞正的頭子。」唐耐之道：「栢家琪只不過是個馬仔而已，萬一事敗，他去做代罪羔羊的替死鬼，你明白嗎？」

「我不理這許多，總之我要錢！」

唐耐之苦笑了一下，道：「湯太，你……你找錯人了，我怎會有錢給你。」

「那麼，告訴我單夫人在什麼地方，讓我和她當面談。」

「這個——」唐耐之猶豫着。

「唐律師，如果我找不到單夫人，我爲了替阿雄報仇，會將錄音帶交給警方的，那時，連你也不妙了。」湯太說着，站了起身，道：「你好好考慮一下吧，我走了。」

唐耐之大急，道：「湯太，且慢！」

湯太轉過身來，問道：「怎麼了？」

唐耐之咬了咬牙，道：「好吧，我告訴你，她在郊區酒店，四一〇房號。」

「謝謝。」湯太笑道：「拿到錢後，單夫人自會把錄音帶毀滅，你也可安心做你的律師了！」

湯太離去後，唐耐之頹然坐了下來，長長地呼了一口氣，古道「一失足成千古恨」，自己一時不愼被歹徒利用，看來此後夜長夢多，總有一天身敗名裂。

羅卡星和史清河見湯太駕車離去，啣尾跟踪着，方靈也不急不忙地自後跟上。

「方姐姐！」鄔小甘問道：「湯太現

在是去見單夫人嗎?」

「如果唐律師肯說，當然是。」

說話間，車子又來到鬧布，三輛車子，一前、一中、一後，在馬路上不停地駛着。

不一會來到一個十字路口，前面的交通燈閃着綠色，湯太的車子，忽然減低了速度。

「奇怪，前面是綠燈，湯太爲何不加油駛過去?」鄔小甘不明白地問。

方靈也是大惑不解，這時，交通燈已轉爲黃燈，跟着便要轉爲紅燈，左右兩邊的汽車便要開動了。

方靈心念一動，叫道:「不好，羅、史兩人的行踪被湯太發覺，她要擺脫他們了!」

話聲未畢，忽然一踏油門，車子從中綫轉到左綫，怒吼着向前疾馳，超過了羅、史和湯太的車子。

鄔小甘大感奇怪，車子剛來到交通燈前，黃燈已將轉爲紅燈了。

就在這個時候，湯太的車子也忽然加快了速度，在剛轉爲紅燈前疾馳而過，後面的羅，史兩人落後二三十碼，要衝紅燈的，左右兩邊馬路的汽車已開動了，只得在紅燈前停車，暗暗叫苦!

方靈疾過交通燈後，把車速減低，等湯太的車子駛過，這才跟上。

鄔小甘聰明剔透，這才明白方靈爲何加油衝過交通燈的意思，若是仍然遠遠跟在羅，史兩人的車後，這時已被紅燈阻住去路，眼睜睜看着湯太駕車逃去了。

「方姐姐，你眞行!」鄔小甘由衷地道。

方靈淡淡一笑，道:「羅，史兩人奉命暗中跟踪，所以不能响警號衝紅燈，以免暴露身份，他們應變又慢，遠遠不是湯太的對手。」

鄔小甘欽佩地望着方靈，道:「方姐姐，你雖不會傳心術，但猜測別人的心思，遠遠勝我!」

「可是面對面時，我又怎及得上你萬一?」

鄔小甘嘆了一口氣，道:「倘若天下間的壞人都在和人面對面時才下手加害，也不會這樣可怕了，他們有時根本不出面，便可害人。」

方靈緩緩地點着頭，好像單夫人的「老大」，不就是這種人麼?而這種人更加恐怖!

這時，湯太的車子已向郊區的超速公路駛去，方靈道:「看來單夫人是躲在郊外?」她駕着車子，不敢跟得太貼，因爲湯太實在太精明了，倘若被她發覺，或許又會被她用計擺脫。

一個多小時後，湯太來到了「郊區酒店」，把車子泊好，逕自向內走去。

她打了一個內綫電話，來到咖啡座，叫了飲品，似在等着什麼人。

方靈和鄔小甘生怕被她發覺，不敢跟着她進入咖啡座，只是在大堂中坐着。

湯太神情緊張地坐在咖啡座中，不久飲品送上，她要見的人，却還沒有下來。

大約十五分鐘，咖啡座門口出現一個戴着大墨鏡，上唇蓄着短髭的男子。

那男子頭上戴着帽，身上的西裝又寬又大，尤其是那條西褲，更似掛在他身上一般，極不稱身。

湯太望了他一眼，便把眼光，移向別處。

可是，那男子却逕自向她走去，拉開椅子，坐了下來。

湯太呆呆地望住那男子，道:「先生，你——」

男子牽唇一笑，道:「好吧，湯太，你有什麼話說?」竟是女子口音。

湯太心下一跳:凝眼望去，依稀認得那是單夫人的樣子，不由目瞪口呆，吶吶道:「你就是——」

那人正是單夫人化裝扮成的。她不待湯太說下去，便點着頭，道:「不錯，警方正在通緝我，只得略加化粧，湯太，有話快說吧!」

湯太沉吟了一下，道:「好，那我就開門見山，不用多嚕嗦了，你們要的那五卷錄音帶，在我的手中。」

單夫人聞言臉色一變，湯太繼續又道:「我可以交給你們，同時忘記阿雄的被殺以及毀家之恨，只要你給我一筆錢!」

單夫人在那電光石火之間，腦中不知已轉了多少念頭，她立即決定了兩件事，第一:湯太的話是眞的，錄音帶是在她手中;第二:先答應她的條件，不論多少的條件，等錄音帶到手之後，立即殺了她滅口!

「你要多少?」單夫人問。

「五十萬。」

單夫人僞裝嚇了一跳，道:「數目太多了!」

「這一年來，你們賺的還嫌少嗎?而且，我知道你們還有一個大計劃，即將展開!」

「不能減少一點嗎?」

「單夫人，像你這種做得大事的人，難道還會爲了一點小錢計較?」湯太堅定地道:「五十萬!」

「——好吧!」單夫人點着頭，道:「可是我現在身邊沒有錢。」

「那不妨!」湯太道:「錄音帶現在也不在我身上，咱們今晚交易如何?」

「意思是要我在八個小時之內，籌到這五十萬了?」單夫人問。

「你有辦法的。」

單夫人嘆了一口氣，道:「好吧，我盡力而爲。」

「今天晚上十二點之前，知道嗎?」湯太道:「超過十二點之後，我就把錄音帶送交警方了!」說罷，站了起身，向外走了。

在大堂中窺伺的方靈和鄔小甘急忙閃身躲到一條石柱之後，等湯太經過後，這才現身。

「方姐姐，咱們怎麼樣做?」

方靈雙眉微蹙，沉吟着不出聲。半晌，她才道:「如果要捉眞正的大魚，只有等她們正式交易的時候。」

「可是……可是我們怎知道她們什麼時候正式交易?」鄔小甘問。

「這還不簡單嗎?」方靈微笑道:「利用你的天賦異稟，當面試探她。」

「不錯。」

「我們走吧!」方靈道:「她這時大概會先回家，我們找她去。」

× × ×

「請問湯太在嗎?」方靈問。

開門的老婦上下打量着方靈，反問道:「那一位找她?」

方靈道:「我姓方，她姓鄔，都是湯太的朋友。」

老婦這才打開鐵柵，讓兩人入屋，湯太剛巧自內出來，見了兩人，不由一呆。

「湯太!」方靈向她一笑，道:「我們聽到一個不利你的消息，所以才跑來見你。」

「什麼消息?」湯太雙眉微微一軒。

「今天晚上你出不出去?」方靈低聲問。鄔小甘的眸子，瞪着她。

「不……不出去。」

「那好得很，單夫人派人來殺你，希望你不要碰上她!」方靈道。

「我……我怎會碰到她?」

「警方正加緊追緝她!」方靈又說道:「不過，這人十分狡猾，你可要小心一點。」

「是……是的。」

方靈側頭向鄔小甘望去，見她微微地向自己點着頭，這才道:「好吧，我們走了。」

「不送。」

兩人來到街上，方靈問道:「剛才我問她的話時，她心中閃着什麼念頭?」

「她今天晚上就要見單夫人!」鄔小甘道:「是午夜時份。」

「好得很。」方靈道:「我們可以去通知雷督察了。」

兩人匆匆橫過馬路，忽然有輛跑車疾馳而來，向鄔小甘撞去。

那跑車本來是泊在街邊的，誰也料不到它會突然發動，撞上前來，兩人發覺時，跑車離鄔小甘已近，眼看便要被撞及，說時遲，那時快，方靈猛地吸了口氣，抓起鄔小甘，雙足一彈，飛身而起。

就在這電光石火間，跑車飛馳而過，方靈的身子也落下地來，捏了一把冷汗。

那跑車怒吼着絕塵而去，鄔小甘臉色蒼白，望着前方做不了聲。

「小甘，你不碍事吧?」方靈關懷地問。

鄔小甘緩緩地搖着頭，道:「方姐姐，你親眼見到的了，那人想殺我!」

方靈剛才抓起鄔小甘彈身飛起時，一瞥眼間，見跑車的駕駛座坐着一個大漢，正是日前被自己窮追，終於竄上的士逃去的神秘男子!

「爲什麼會這樣?」方靈呆呆地道:「你和他無寃無仇啊。」

「方姐姐，咱們快回去吧。」

兩人回到方靈的家，鄔小甘驚魂甫定，但臉色仍然十分蒼白，坐在沙發上呆呆出怔。

方靈暗嘆了一口氣，正想陪她說幾句話岔開她的思維，不再想剛才驚險的一幕，電話忽然响了起來。

「喂?」方靈拿起電話筒。

「方小姐，是我。」雷冲的聲音响起來。

「來向我追討車子的嗎?」方靈打笑問道。

「不，向你報喜的。」

「什麼喜?」

「尤經理的十萬元獎金已送來了!」雷冲道:「這筆獎金應該屬於你的，幾時來拿?」

「存在警署和存在銀行一樣安全!」方靈道:「還怕失了?」

雷冲乾笑了一聲，道:「今天我兩個伙記奉命去跟踪湯太，却被她擺脫了，眞是——」

方靈心中一動，她本來是打算將湯太今晚約了單夫人的事告訴雷冲的，可是忽然又改變了主意。

顯然地，自己和鄔小甘暗中跟踪湯太的事，已被人發覺，否則，那輛跑車爲何會泊在樓下，等鄔小甘出現後，便猛撞過來?

隱約地感到，其中一定另有別情，說不定單夫人今晚約了湯太的事，臨時又有更改!

「她已經回來了!」方靈道:「再派人去監視她吧，這次不能再大意了。」

「是!」

方靈掛下電話後，鄔小甘忽然道:「方姐姐，我要不要把剛才的事，告訴我養父?」

「他能帮得了你什麼?」

「可是……可是他畢竟是我惟一的親人!」鄔小甘道:「我一定要告訴他。」

「好吧，你打電話好了!」方靈道:「他應該在公司，順便替我多謝他的十萬元獎金。」說話時，方靈並沒有因爲得到那十萬元的獎金而有歡悅之感，反而似有更重心事。

鄔小甘打電話時，方靈坐在沙發上，呆呆出怔，陷入思維之中。

不一會，鄔小甘打完電話，道:「我養父現在就來看我了。」

方靈點着頭，却似乎根本沒有聽到她的話一樣，依然呆呆地出怔。

一個小時後，尤連誠匆匆趕來，鄔小甘將前天和剛才的事說了出來，聽得他雙眉深鎖，道:「那人爲什麼要殺你?」

「我和方姐姐都百思不得其解!」鄔小甘道:「照說，我根本不認識他，也沒有仇人啊!」

尤連誠沉吟了一下，道:「小甘，你不要回家了，還是在方小姐這裏暫時住着。」轉頭向方靈道:「方小姐，你認爲如何?你不會有不方便之處吧?」

「不，沒有。」方靈連忙道:「小甘能跟我做伴正好。」

尤連誠感激地望了方靈一眼，道:「方小姐，你實在太好了。」

三人閒聊了一會，尤連誠因爲有事，告辭走了。

傍晚時分，方靈下厨煮餸燒飯，鄔小甘問道:「方姐姐，我們要不要把湯太的事告訴雷督察?」

「你認爲應該告訴他嗎?」方靈反問道。

鄔小甘凝神望着方靈，忽然笑道:「我知道了，你想親自去拿住單夫人?」

「咦!小甘，沒有必要時爲什麼要用『心靈感應』，你知這對你是大傷元氣精神的啊!」

「方姐姐，這是有關你的性命安全的，我豈可不用。」鄺小甘道。

「好吧，就算我想親自去抓住單夫人，那又怎樣？」方靈道：「只有這樣，我那十萬元奬金才領得心安理得啊！」

「可是你知道有多危險？」鄺小甘道：「單夫人一定會動員所有的手下，你功夫雖强，但雙拳難敵四手，還是讓警方來應付吧。」

方靈沉吟了一下，拿起電話，撥下雷冲辦公室的電話號碼。

× × ×

深夜兩點，電話「鈴鈴鈴」地响了起來。方靈拿起聽筒，對方立即傳來雷冲的聲音。

「方小姐，你的綫報絕對正確，我們奏了奇功，不但抓到了單夫人和她的四個手下，還起回那五卷錄音帶。」

「湯太呢？」

「她受了點傷，已送院救治去了。」雷冲喜孜孜地道：「這都是你的功勞！」

方靈仍然沒有歡樂的感覺，因爲還有一個「老大」，那才是眞正的罪魁禍首！

「方小姐，我一定稟報警務署長，請他頒發一枚奬章給你。」雷冲又道。

方靈淡淡一笑，她實在不忍潑雷冲一頭冷水，暗想還是翌日再把那「老大」仍然逍遙法外的事實告訴他吧！

翌日一早，鄺小甘首先醒來，經過一晚好睡之後，她的臉色好看了許多。

「方姐姐，咱們去喝早茶好不好？」鄺小甘道。

「你不怕昨天的意外重演？」

「不怕。」鄺小甘道：「有你陪着，便是坦克車向我撞來，我也不怕哩！」

方靈淡淡一笑，道：「好吧。」

兩人盥洗完畢，換了衣服正要出門，門鈴忽然响了起來。

方靈心頭一跳，往防盜眼望去，站在門口的，竟然是雷冲。

她打開大門，把雷冲迎了進來，見他神色黯然，問道：「發生了什麼事？」

「我——我剛才到唐律師的辦事處去，想請他回警署問話，可是，他竟然從二十餘樓跳下，自殺身死了！」

方靈心頭一震，道：「畏罪自殺？」

「是的。」雷冲點着頭，道：「其實以他的罪名，最多只不過吊銷律師資格，被判三五年監禁而已，何必去死？」

「雷督察，唐律師一死，那個非法組織的老大更可逍遙法外了。」方靈嘆了一口氣，道：「我本來還以爲可以從他的身上查到眞正主持者是誰，怎知——唉！」

「你……你說還有人未落網？」

「不錯！」方靈道：「而且是眞正的頭子，你抓到的單夫人，最多只不過是二號人物而已。」

雷冲驚訝地瞪大了雙眼，說不出半句話來。

「昨晚你抓到的四名手下是誰？」方靈問。

雷冲沉吟了一下，答道：「一個叫大隻森，一個叫小崔，另一個叫阿添，還有一個叫豆皮華！」

方靈緩緩地點着頭，却想不到本來只是藉通風報訊賺取數十元的「豆皮華」，也會加入這個組織，終於發財夢未成，便要身入囹圄。

「方小姐，那幕後主持人是誰？」雷冲問。

「這人十分狡猾，雖然控制着這個組織，但除了幾個得力助手外，其他人都不知道他的眞正身份，甚至連樣子也沒有見過。」

「我們可以從單夫人身上調查啊！」雷冲道。

方靈苦笑了一下，道：「她會招供嗎？只要『老大』一天不落網，他們即使被判入獄，也有人暗中照顧一切，如果連這靠山也落網，他們是連一點希望也沒有了，所以，我勸你還是不要白費心機吧！」

雷冲覺得方靈說的也是道理，道：「這人一定是犯罪集團的頭子，更可能是本市黑社會的大阿哥，我相信只要召集各部門幹探，偵騎四出，一定查得到他。」

「但願如此！」

雷冲袋中的袖珍無綫電呼喚器忽然「嗶嗶」地响了起來，他對方靈和鄺小甘說了聲「對不起」，過去打電話。

只見他臉色一變，道：「是，我立即趕到現場。」

他掛下電話，道：「方小姐，××大廈發生了命案，我要趕去看看。」

「咦？隔壁不是××大廈嗎？」鄺小甘道。

「所以張主任才希望我盡快趕去。」雷冲道：「據報案者說，死者的死狀十分恐怖，我們要在記者趕到之前，先行封鎖現場，你知道，最近本市的各大報館都設有無綫電突發機車，往往比我們警方早一點抵達兇案現場，把那些慘不忍睹的情形拍出來刋登報紙之上。」

雷冲一面說着，一面已向門口走去。

方靈忽然問道：「我可以跟去看看嗎？」

雷冲沉吟了一下，道：「好吧！」

鄺小甘連忙道：「我也去。」

三人來到「××大厦」時，見門口已被圍集了一大羣人在看熱鬧，雷冲表明身份後，叫路人離去，一個看更趨上前來，道：「阿SIR，死者在電梯中。」

雷冲，方靈和鄺小甘隨着那看更來到電梯口，看更打開電梯門，原來電梯已經失靈，吊在半空，黑黝黝的電梯下，似乎臥着一人。

雷冲自看更手中接過電筒，向下一照，赫然是個男屍！

那男屍臉孔朝上，渾身骨骼似已斷裂，臥在石壆上，已不成人形，死狀果然十分恐怖。

方靈只覺那男屍十分熟悉，一時間却想不起在什麼地方見過。

「何時發現的？」雷冲問。

「我們這裏的四部電梯，每逢星期四檢查和抹油。」看更道：「一個小時前，電梯公司的工作人員前來循例檢查，先從這部第一號開始，因此停止沒用，怎料忽聽一聲巨响，有人由上面摔了下來。」看更的臉上罩着恐懼驚詫的表情，說道：「至於他爲何會失足摔下來，我們便不知道了！」

就在這個時候，外面傳來「嗚嗚」的警車聲。

方靈望着那具男屍出怔，他雖然身子不似人形，但樣貌却仍淸楚，年紀大約只有十七八歲，驀地念頭一閃，驚呼道：「他是黃宗明！」

雷冲聞言一呆，側頭問道：「方小姐，你認識死者？」

方靈點着頭，道：「是的，他叫黃宗明，是小甘的義兄。」

「哦？」鄺小甘一呆，吶吶地道：「可是……可是我不認識他啊！」

「小甘！這個是尤先生的義子，」方靈道：「前幾天我才在餐廳見過他，你義父還替我們介紹哩！」

鄺小甘俏臉在刹那間轉爲蒼白，嚇得說不出話來，這時，兇殺組的探員已排衆而來，勸衆人離去。

方靈摟着鄺小甘的肩，慢慢退開了現場……

× × ×

方靈從防盜眼望出去，站在門口的是臉色慌張的尤連誠。

她把大門打開，道：「尤先生！」

「小甘呢？她不碍事吧？」尤連誠劈口便問。

「爸爸，我沒事！」鄺小甘自房中走了出來。

尤連誠大喜，上前摟住義女，道：「担心死我了！」

「尤先生，黃宗明遇害的事，你知道了？」方靈問道。

「我剛接到消息的，」尤連誠道：「看來那個非法集團還未完全破獲，他們正在對我們採取報復！」

「爲什麼這樣說？」方靈問。

尤連誠燃了一口烟，道：「可不是嗎？小甘接連兩次差點被人用車撞死，今天，黃宗明又遭遇了意外，他們都是我的兒女，這樣做，分明是來對付我的。」

方靈緩緩地點着頭，道：「這樣說來，他們有一天也會對付你的。」

「不錯，」尤連誠痛恨地道：「可是爲什麼要殺害黃宗明這個孩子？他是無辜的！」

方靈嘆了一口氣，沒有出聲。

「我一定要預防萬一，我一定要這樣做。」尤連誠喃喃地道。

「尤先生，你打算怎樣做？」方靈問道。

「我要請保鏢！」尤連誠道：「他們既然試過兩次要殺小甘，難保還會再試第三次的。」

「爸爸，不用了，」鄺小甘道：「有方姐姐陪着，我很安全。」

「怎可一直麻煩方小姐。」尤連誠的語氣很堅决，道：「我一定要請保鏢來保護你！」

說罷，站了起身，道：「方小姐，你有電話簿嗎？」

「有的，在茶几下面。」方靈答。

「小甘，替我查查本市私家安全服務社的電話。」尤連誠道。

鄺小甘道：「爸爸，那是很貴的，又何必爲我——」

「小甘，快查！」

鄺小甘無奈，只得拿起電話簿，揭開「黃頁分類」，查到「私家安全服務社」的電話，唸了出來。

「好，你撥電話去，叫他們的經理聽電話！」尤連誠說道：「我要請一個護衞員。」

鄺小甘接通了電話，尤連誠向對方道：「我是國際保險公司的尤經理，請問，我要請一個護衞員作私家保鏢，有什麼手續？同時費用若干？」

鄺小甘向方靈望去，只見她托着下頷，默默地不出聲。

鄺小甘向他望過去，低聲道：「方姐姐，你不要生氣，我爸爸並不是不信任你的功夫足以保護我，他……他大概是爲了預防萬一。」

「我怎會生氣，」方靈淺笑一下，道：「我只不過在想東西而已。」

不一會，尤連誠掛下電話，道：「我請了一個護衞員，工作八小時，由午夜十二時到早晨八時，這段時間內，你們便可放心睡覺了。」

他頓了一頓，向方靈道：「方小姐，白天有你陪着她，我很放心，現在只是預防歹徒晚上來偷襲而已。」

「謝謝你！」方靈道。

「私家安全服務社的護衞員都是經過特別訓練的好手，」尤連誠又道：「他們都有制服，有證件的，我請的那個編號一二九，今晚準十二時來報到，你們最好看看他的證件。」

「是，爸爸你自己也要小心。」

「我會的。」尤連誠憐愛地望着鄺小甘，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我這才放心了！」

× × ×

方靈和鄺小甘坐在客廳的沙發上，聚精滙神地看着電視，電話忽然响了起來。

方靈趨上前拿起電話，「喂」了一聲，然而，對方並無人聲。方靈接連又「喂」了幾聲，才有一個沙啞的男聲道：「方小姐嗎？」

「我就是，你是——」

「我知道你正在找單夫人的合夥人，」那男聲道：「我知道他是誰，如果你想找他的話，今天晚上十二點，到××俱樂部來，我在門口等你。」

方靈不由自主望了一下壁鐘，是晚上十時正，距離十二點還有兩個鐘頭時間。

「先生，你是誰？」方靈問。

「我是受害者之一。」說罷，對方掛上了電話。

方靈望着電話呆呆出怔，鄺小甘過來問道：「方姐姐，誰的電話？」

方靈把那電話的來意說了出來，鄺小甘道：「會不會是一個陷阱？」

「唔，我也是這樣想。」方靈兩道眉皺了起來。

「那你去不去？」

方靈沉吟了一下，道：「我去。」

「方姐姐，你……你怎能留下我獨自一人在家？」鄺小甘焦急地道。

「怕什麼？等一下有安全服務社的護衞員前來保護，不會有什麼事的，」方靈道：「我反倒担心這個打電話來的人，會不會是『老大』派來的？」

「方姐姐，那你就不要去嘛！」

方靈咬一咬唇，道：「所謂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那『老大』一日不除，仍將繼續爲害社會，無論如何我要去看看。」

她沉吟了一下，又道：「小甘，你打個電話到私家安全服務社去，看看他們是否眞的要派人來。」

鄔小甘沉吟了一下，才撥下電話。

方靈托着下頷，望住窗外黑漆的夜空，呆呆出怔。不一會，鄔小甘掛上電話，道：「方姐姐，他們的護衞員一二九號，準十二時來上班。」

「唔，這個我就放心了！」方靈坐到沙發上，道：「如果我兩個鐘頭後還不回來，你便打電話通知雷督察。」

「方姐姐，你——」

方靈揮手示意她不必說下去，閉起眼睛，仍在想着什麼事情，又像在養神。

十一時半，方靈彈跳起身道：「我走了。」說罷打開大門，叮囑道：「等一下護衞員來敲門時，記着看看他的證件。」

「是。」

方靈離去後，鄔小甘又坐到電視機前，正想繼續看電視，忽然好像想起一事，起身檢查房間，廚房和洗手間的門是否已經關好，這才放心。

十二時一過，門鈴便响了起來。

鄔小甘趨上前去，在防盜眼一望，門外站着一個魁梧男子，身上穿着護衞員的制服。

她拴上防盜鍊，打開大門，道：「請把你的證件給我看看。」

「好。」護衞員遞了證件進來。

當鄔小甘的手觸到證件時，那護衞員忽然手一翻，快若閃電地抓住了鄔小甘的手腕，使力一拉，鄔小甘登時被他拉上前去，「嘭」地一聲，撞在鐵閘之上。

「快開門！」護衞員沉聲道：「否則我扭斷了你的手。」

鄔小甘又驚又急，用力掙扎着。可是那人的手便如鋼箍一般，那裏掙扎得脫，痛得連眼淚也迸了出來。

「快開門！」

鄔小甘無可奈何，只得伸出左手把防盜鍊取下，跟着打開了鐵閘。

那護衞員大力一推，鄔小甘騰騰騰連連退後，他已闖進屋來，目露兇光。

「你……你不是護衞員！」鄔小甘顫聲道。

「不錯，眞的護衞員已經被我綁住了，丟在天台上，」那男子獰獰地笑着，道：「我是西貝貨！」

鄔小甘一雙驚詫的眸子，望定了那男子，道：「你……你就是一連兩次開車想撞死我的人！」

「不錯！」

「你……你想幹什麼？」

「我要帶你去見一個人！」男子一步一步地踏上前。

「誰……誰？」鄔小甘一步一步地退後。

「閻羅王！」男子說着，自腰際拔出了把鋒利的七首，道：「唔，近來很流行姦殺案，哈哈，你雖然又瘦又癟，總是個黃花閨女，大爺就委屈一下吧，哈哈！」

鄔小甘嚇得差點昏倒，可是她告訴自己：一定要鎭靜，一定要反抗，否則絕無倖理！

她一雙精光四射的眸子，四週掃射着，緩緩地退到砵櫃旁。

男子拿着七首，慢慢踏上前來，笑道：「還是從了我吧，免得等一下大吃苦頭，哈哈！」

說話時，一面伸手解開制服的鈕扣，簡直當鄔小甘是砧上之肉，絲毫沒有反抗和逃生的餘地了！

事實上男子足足高鄔小甘一個頭有餘，兩人比對之下，就如老鷹和小雞，也難怪他不把鄔小甘看在眼中了。

鄔小甘運用她的天賦異稟，凝神探測男子的心事，發覺對方果然不把自己看在眼裏，心理上毫無防範的準備。她心中一動，眼前露出一絲曙光，只要他沒有心理準備，自己便有機會了。

這時，鄔小甘已暗中抓住一個花瓶在手中，慢慢地移身貼到牆壁上。

男子一面除着制服，一面色迷迷地望住鄔小甘，不一會，他連汗衫也除下來。

「哈哈！你看，大爺多壯！」男子得意地笑道：「等一下有得你樂的了。」

說罷，把七首咬在口中，動手去脫褲子，鄔小甘等他脫到一半，見機不可失，倏地竄上前去，花瓶朝他腦際砸了下去。

「砰」地一聲，花瓶碎了，男子站立不穩，仆跌下地。

鄔小甘得勢不饒人，順手抓了張椅子，向他面部砸了過去。

男子伸手一擋，椅子彈飛出去，「嘭」地一聲，把電視機的螢光幕砸碎了，男子站直起身，怒吼一聲，向鄔小甘追去。

鄔小甘料不到他如此神勇，大吃一驚抽脚便逃：可是男子一個箭步已抓住她的足踝，哈哈笑道：「乖乖，你逃不了！」

鄔小甘暗叫一聲糟糕，身子失去重心，仆倒下地。

男子得意之極，向她身上撲去，鄔小甘翻了個身，手中已抓住了一件物事。

那男子一撲不中，哈哈一聲獰笑，又張臂撲去，這一次，鄔小甘沒有閃避，右手一伸，手中物事抵住男子胸口。

男子以爲把她壓在地上，便可爲所欲爲，怎料胸上一陣劇痛，下面的鄔小甘已連滾帶爬，脫離了他的懷抱。

他大吃一驚，在昏厥之前，原來胸口插着一塊電視玻璃螢光幕碎片，鮮血迸流，眼一瞪，立即昏了過去。

鄔小甘剛才抓住的物事，正是那塊玻璃碎片，尖突處約三四吋長，鋒利異常，男子毫無準備，這一撲便自動將胸部送上去被刺一般。

鄔小甘驚魂甫定，攤開手掌，掌心鮮血淋漓，原來她雖然以玻璃碎片重創男子，自己手捏碎片一迎一送時，也被兩邊的切口割傷！

望着倒臥在血泊中的男子，鄔小甘一顆心怦怦亂跳，良久，才拿起電話，撥下尤連誠家中的電話號碼。

接聽的正是尤連誠，鄔小甘惶急地道：「爸爸，那……那護衞員是僞的，他……他想殺我。」

「哦？」尤連誠大爲緊張，顫聲問道：「他現在呢？」

「被……被我刺傷了！」

「好，你別離開，我立即來！」尤連

誠說完掛斷了電話。

鄔小甘這才吁了一口氣，渾身再也沒有半分力氣，躺到沙發上，重重地喘着氣，任由掌心的鮮血下滴，向下滴……

半個小時後，尤連誠匆匆趕來，看見那男子倒在血泊中昏迷不醒，皺起眉頭。

「小甘，你不礙事吧？」尤連誠問。

「不……不礙事。」

「啊，你手掌受了傷，讓我替你包紮吧！」尤連誠道。

「唉！方姐姐不知道有沒有遭遇到意外。」鄔小甘担心地道：「她已經去了差不多兩個小時啦。」

「她不會有事的，你放心好了。」尤連誠替鄔小甘包紮好傷口，過去一探那男子鼻息，又皺起眉頭。

「爸爸，咱們快打電話報警吧，他……他再不止血，就會死的。」

「由他吧，」尤連誠道：「等方小姐來了再說。」

就在此時，大門打開，方靈出現了！

她看見廳中的情形，秀眉一皺，但隨即恢復原狀，問道：「小甘，我……我想通時立即趕回來，幸好你沒有事！」

「方小姐，這人是個僞護衞員，眞的聽他說是被綁在天台上，咱們去放了他吧？」尤連誠道。

「他叫什麼名？」方靈問。

「我怎知道？」尤連誠呆了一呆。

「咦？他是你派來的，你怎麼會不知道？」

尤連誠臉色一變，詫異地道：「方小姐，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尤先生，你裝得好像，差點連我也騙過了！」方靈道：「那『老大』就是你，你就是『老大』！」

「胡說！」

方靈向鄔小甘望去，道：「小甘，你養父一直不知道你會傳心術吧？」

鄔小甘搖着頭，臉上刹時沒有半絲血色。

「好！你留意着他，我要開始拆穿他的僞面具了。」方靈道：「尤先生，爲什麼柏家琪等人能這麼容易騙取保險公司的賠償金？因爲有你在保險公司中位居高職，許多意外賠償，都要由你批准的，尤其是在和事主庭外和解『講數』時，賠多賠少，都由你拿主意，是不是？

「你藉着這個關係，大歛其財，同時又以大慈善家的身份，收養大批孤兒院的孤兒，等他們長大後，購予巨額人壽保險，然後再造成種種意外，令他們或死或傷，由於你是他們唯一的『親人』，購保險時，又寫明你是受益人，這計劃好毒啊！

「我剛才去查過了，黃宗明買了三十萬人壽保險，如果他將來壽終正寢的話，你可以得到這筆賠欵，如果他被汽車撞傷，你可以得到兩倍，即是六十萬，假若被火燒死，你可以得到三倍。

「至於他若是坐飛機，或坐的士，電車，甚至坐電梯意外死亡的話，保險公司規例賠四倍，那是一百二十萬，尤先生，你是保險業老前輩，我可有說錯？」

尤連誠臉色蒼白，額角淌汗，方靈又道：「柏家琪自作主張錄用了我，而你又知道我是冒充的，所以，爲了懲罰他，你派人殺了他！

「剛才那個電話，是你叫這人打的，」方靈指一指地下的男子，道：「你是想調虎離山，咦！這個計劃眞聰明，黃宗明死後，我本來在懷疑你的，可是你又要替小甘請保鏢，而且聰明得叫她查電話和撥電話，表示是眞正到私家安全服務社請來的保鏢，於是，我對你的懷疑便取消了，不過，我還是想到你會派手下中途攔截正牌護衞員，由你的手下僞扮上來殺害小甘，你一連兩次下手都不成功，以爲這次拿定五十萬的賠欵了，是不是？」

方靈望了渾身激動得抖索不停的鄔小甘，道：「幸好小甘機警，傷了你的手下，否則，你雖然仍然難逃法網，却也賠了小甘無辜的性命！」

她頓了一頓，又道：「剛才我並沒有到××俱樂部去，我去孤兒院，原來你除了小甘和黃宗明之外，還收養了七個，哼！你倒是異想天開，想從這九個義子義女身上，騙它一千幾百萬，對不對？」

尤連誠臉色灰敗，呆若木鷄，方靈又道：「世間上騙財的騙徒太多了，你本來是在鮮血之中騙財，如今，竟然要人的性命來達到目的，尤連誠，你簡直是禽獸不如。」

「方姐姐，別說了！」鄔小甘忽然掩面號哭起來，道：「我全明白了！我全明白了！」

×　　×　　×

方靈搭着鄔小甘的肩膊，向病房走去，一眼便看到湯太。

湯太向兩人展顏一笑，道：「謝謝你們，又來看我。」

「今天你好多了！」方靈道：「相信再過幾天，便可以出院啦。」

湯太幽幽地嘆了一口氣，道：「唉！都是一時貪心，差點連命也賠了去！」

「他們是專吸人血的魔王，妳怎能從他們身上得到好處呢？」方靈安慰地道：「現在，他們的組織已無一漏網，你放心，將來出院後也不會有人來難爲你了。」

「謝謝，方小姐！」湯太由衷地說。

這時，程姑娘走了過來，親熱地拉住方靈的手走到一旁，面上喜形於色，道：「方小姐，我先生今天去過移民局了，原來他們眞的承認他的居留權，不再趕他回鄉下去了！」

「那麼，將來即使有第二個單夫人，你也不會被她要脅去告密了？」方靈笑着問。

程姑娘臉上一紅，道：「若不是你告訴我，我……我還以爲他將會一直是個黑市居民，見不得光的哩，我花了這麼多錢才弄他出來，怎能被別人再遣回去？」

方靈點着頭，道：「以後，你先生有了身份證，就可以出去工作，你的負担也輕了，不必整天提心吊胆，被護士長拿來出氣了！」

「方小姐，你……你怎知道在本市住上五年後，便可以成爲合法居民？」

「我當然知道，」方靈在她耳畔笑道：「因爲我以前也像你先生一樣，是個黑市居民！」

程姑娘一呆之下，方靈已拉着鄔小甘的手，向病房外走去了。（全文完）



小鎮起風波　大俠展身手

情況很簡單：晌午過後不久，來了三個陌生人，說是有要緊的事要見方天岳方老爺子；他老人家剛巧到「回春堂」藥舖找徐掌櫃聊天去了。

這三個人一混進大門，就翻臉動手，既未搜刮財物，也沒有殺人行兇。只是把方老爺子唯一小孫子方小龍帶走了。這孩子才七歲。

第二個情況是：在他們撤走的時候，一直在方家看莊護院的拐七爺掏槍放倒了一個，打傷了一個。他們是三個人來的，只回去了一個半；但是，他們帶走的方小龍却是方家的命根子。

第三個情況就是：由齊曉天所作的判斷：兩個人帶着一個孩子走，其中一個還受了傷，他們速度一定不會快，這對追緝的行動非常有利。

齊曉天在方鎮是外客，他無理由地來到這裏，無理由地留了下來；其實，不能說完全沒有理由，他就不止一次地向別人表示過，他喜歡這裏長晴的氣候，更喜歡這裏的人情味兒。

他大概三十還不到，單丁一個，沒家沒眷，怎會成爲天涯遊子？他總是笑而不答。一開始，方鎮的人多少對他有些疑懼，三年過後，情況完全不同了，因爲他爲地方上作了許多事：計擒悍匪啦，淸除鎭上的混混兒啦！……凡是危害地方，別人又不敢出頭的事，他都自告奮勇地挑起了大擔子，而且每回都辦得漂漂亮亮。

這一回，方老爺子家裏出了事，自然頭一個就找上了他；他當然也不會推拒。

被放倒的陌生漢子躺在一塊門板上，那是問不出什麼來了；留下一匹馬，馬背上的鞍袋中也沒有留有什麼可以追尋的綫索。幾塊大洋，一、兩件換洗衣服，一包菸草，一把鋒利的匕首，再也沒有別的了。

齊曉天當然也不會問方家的人，任何人一看都難免會想到這三個陌生人與方家必定有什麼過節。即使他們沒有，躲在他們背後的主使人也會有。

但是，遇上這種情況，當事人是不會說什麼的。

齊曉天這時正坐在方家的客廳裏，他既沒有立刻展開追緝行動，也沒有說話。而是在冷靜地考慮第四個情況。

第四個情況是：將方小龍帶走的目的也許在不詐財，因爲他們臨走時沒有說下半句話；正因爲如此，拐七爺才發急動了槍火。

齊曉天一直在靜靜地沉思，上了年紀的方老爺子倒還沉得住氣，拐七爺却蹩不住啦！他催促地說：「小兄弟！你趕緊想個主意呀！」

拐七爺是個好人，就是性子急了點。有人說，凡是身子骨有殘缺的人，性子多半急躁。他又不是天生殘缺，八、九歲那年從馬背上摔下來傷了腿，長大之後，左腿比右腿短了兩、三寸，走起路來一跛、一跛的。

他一說話，方老爺子立刻就以眼色制止了他。方老爺子似是非常了解齊曉天一直在沉思的原因。

齊曉天現在思索另一個情況：追得到嗎？追上了以後用什麼手段呢？對方手裏有一條命根子作要脅呀！

他們是朝東邊遁走的，那只有一條路，出盤龍狹谷，再奔東南，上黑風鎭，賊子帶傷，齊曉天有把握追得上，問題還在人命在賊子手裏。

齊曉天雖然還沒有說話，但他却已經站了起來，似乎要開始他的追緝行動了。

這時，方老爺子才開了口：「小兄弟！多帶幾個人去吧！」

「不！」齊曉天只說了一個字，很有力。

方老爺子猶豫了半晌，才遲疑地開了口：「小兄弟！千托萬托，小龍那孩子務要顧全，別的，我也不說什麼啦！」

齊曉天的神色一直是那樣沉着，好像對這個追緝行動很有把握，他緩緩站起，以極爲平靜的語氣說道：「方老爺子！蒙你看得起，將這副重擔交到我肩頭上，我那敢不全力以赴。有一件事，務必請您答應我。」

「你說！你說！不管是什麼事，我都答應你。」

「老爺子！也許會有親戚朋友、街坊隣居，過來探問。不管是事情的發生經過也好，還是事後的追緝行動也好，都請老爺子三緘其口，隻字不提。」

方天岳迷惑地望着他，顯然不明白他這個要求的用意何在。但是，方老爺子還是點頭答應了。

齊曉天眞個是靜如山，疾如風，一出方家大院，立即像旋風般趕到「高陞茶樓」，這是他每天必來的地方，剛才他就是在這兒被方老爺子請去的。

茶樓內高朋滿座，茶客們紛紛向他打招呼：「齊爺！坐會兒！」

他一一含笑回禮，逕往裏走。裏頭有三間雅座，其中一間幾乎是齊曉天包下的，他喜歡約三朋四友促膝談心，也喜歡獨坐沉思，垂簾一放下來，就是天坍下來，也不會有人來打擾他。

這時，雅座內還有兩個人在等着他，都是二十多歲年紀；一個名叫劉子星，是本地人，精馬術、會拳脚，對齊曉天非常崇拜，整日寸步不離，幸好他家開油坊，買賣大，不然，他準會餓死；另一個名叫樊正，以前是個馬賊，齊曉天救過他一命，從今以後改邪歸正，成了齊曉天得力的助手。

這兩個人在齊曉天去方家大院之前就已經接到指示，一起在茶樓裏候命，不要走開。

如今一見齊曉天急急趕回，連忙同聲問道：「方大哥！莫非又出了什麼事嗎？」

「方老爺子的獨孫方小龍被人逮走了！……」齊曉天簡略地將事情經過說了一遍。然後用手指蘸着茶水，在几上畫着附近的地形。「逃走的兩個帶着小龍那孩子直奔東南，過盤龍狹谷，去黑風鎭，這是唯一的途徑，你們計算一下，他們到黑風鎭，大概是什麼時候。」

樊正問道：「他們離開多久了？」

「他們到的時候，晌午剛過，用洋時間來計算，大概是下午一點鐘的光景。約莫躭擱了二十分鐘……」說到這兒，齊曉天掏出了他的銀鍊掛錶，看了一看。「這會兒他們已經走了個把鐘頭了。」

「那麼，他們已經快要出盤龍狹谷了，太陽將要落山之際，他們就會過黑風鎭。」這是劉子星所作的估計。

「不過，有一個情況你們忽略了，其中有一個人帶傷，這會減緩他們的速度。」

「人帶傷，馬沒有帶傷呀！」樊正表示了反對意見。

齊曉天很冷靜地作出分析：「帶傷的人一定感到口渴，他會忍不住找水喝，這會躭擱時間，所以我們可能還有機會。」

「去追他們？」二人同時發問。

齊曉天點點頭。

「來不及啦！」劉子星懊惱地頓着脚。「時間躭擱得太久，就是把水滸傳裏的神行太保戴宗找來也追不上啦！」

「子星，你聽我說，」齊曉天又開始以手指蘸着茶水畫地圖。「去七星塘，翻過鷄公山，再過大禹嶺，下面就是黑風鎭，這是一條捷徑。」

「齊大哥！路是一條近路，可不是最快的路，上回盤龍狹谷被落石封住，我走過一回，整整化了一天的時間，累得我半死。」劉子星說出了他的經驗。

「如果騎馬呢？」

「騎馬？」劉子星霍地站了起來。「大哥！你別逗啦！翻山越嶺，羊腸小徑，誰辦得到呀？」

「你辦得到，」齊曉天結實的手掌按在劉子星的肩頭上。「子星！你的騎術是第一流的，這一點你經常引以爲傲，爲什麼不試試？」

劉子星倒眞乾脆，猛地一點頭：「好！齊大哥！我就試一試，如果我不半途摔死，就一定能比他們早一步趕到黑風鎭。」

他說完之後，立刻就要走。

「子星！」齊曉天却攔住了他。「慢點！黑風鎭你很熟，想必聽說過趙鴻發老先生的大名。」

「趙鴻發？」劉子星想都沒有想一下，話就從他的嘴裏溜了出來：「當然知道呀！趙老先生是遠近知名的傷科大夫……」

「那兩個賊子想必也會知道趙大夫的名氣，我猜想他們一定會去找趙大夫。子星！你到了黑風鎭就埋伏在趙大夫藥舖子的門口，不管是否見到他們，在我跟樊正沒有趕到之前都不要離開。」

「我知道啦！」劉子星走了。他是一個行動快速的人；一經決定之後，就不願意躭擱。

「樊正！輪到我們啦！」

「齊大哥！咱們是不是隨後追了去。」

「當然，你快去備馬吧！」

在劉子星離去之後不久，齊曉天和樊正也上了路。這可不比平常出來溜圈兒，速度自然特別快，一口氣就來到了盤龍狹谷。

盤龍狹谷是一條彎彎曲曲的山道，寬度剛好可以通過一輛大車，在出谷口的時候，他們有了發現：兩堆馬糞，石頭上有不少血漬，還有一塊沾着血漬的破布。這證明賊子在這裏停留過，受傷的人到了這裏才開始包紮他的傷口，眞有耐力。

齊曉天對這一方面是有經驗的，馬在奔騰，人在顚簸，血一定流得很多，只怕捱不到黑風鎭，那個受傷的就會昏厥。

齊曉天暗暗嘀咕：那小子可不能死啊！如果他一死，另一個同伴就會毫無顧忌地放韁前奔了。

他揮揮手，兩匹馬又飛快奔馳了，一口氣，二十里地就過去了。馬兒正在全速前奔，齊曉天突然一勒韁繩，硬生生將坐騎兜住，跟在後面的樊正，差一點撞上。

「齊大哥！」樊正低聲嚷了起來：「怎麼啦？」

「瞧！」齊曉天抬手向前一指。

那兒有一匹馬，正在野地上轉圈子，野地上躺着一具屍首，毫無問題，是那匹馬兒的主人。

齊曉天下馬過去一看，那正是自己所要追趕的人，腿上帶傷，用一幅割下的衣襟包裹着，但是他的兩眉之間有一個槍洞，那才是他的致命傷。

槍洞四週的皮膚已經薰成黑色，這顯示開槍的人是將槍口抵在死者的腦門上發射子彈。

「齊大哥！好狠毒呀！這明明是自己人幹的嘛！」

「嗯！他一方面減輕同伴的痛苦，一方面滅了口。」

「齊大哥！」樊正那張四四方方的臉，這會兒也變了型。「這麼一來，剩下的一個也就不必去找趙大夫，更不會在路上躭擱啦！」

齊曉天沒有說什麼，但是可以看得出來，他的心情非常沉重。

他並沒有立卽趕路，却蹲下去翻檢死者的衣袋，什麼也沒有；他又扒開死者的衣服去檢查死者的胸膛及手臂，總算小有收穫，在死者的右臂處，發現了一塊刺青——一隻飛翔的燕子。

那又代表什麼呢？那又能爲齊曉天的追緝工作帶來多少帮助呢？實在很難說。

「齊大哥！」樊正着急地催促：「咱們快些往前追吧！不能再躭擱啦！」

「不！我們還要把他埋掉。」

樊正雖然是一萬二千個不情願，也只得遵命動手。將死者草草掩埋，儘管他累出了一身臭汗，而他對齊曉天又增加了幾分崇敬。

時間就這樣磨蹭了一個鐘頭。

當他們馬不停蹄地趕到黑風鎭，已經是夕陽西下，萬家燈火了。

齊曉天毫不費事地就找到了劉子星，一看神色，就知道對方是一無所獲。

「子星！你什麼時候到的？」

「早哩！來了一個多鐘頭才天黑。」

明知是白問，樊正還是問了：「發現踪跡沒有？」

「沒有。」

「當然沒有啦！那個帶傷的在盤龍狹谷谷口死了。」

「哦？」劉子星不禁一楞。「難怪沒見可疑的人來找趙大夫……齊大哥！這一趟豈不白跑了？」

「沒有白跑，子星！你證明了一件事——騎馬可以越過鷄公山和大禹嶺。」

「別提啦！提起來我就會淌冷汗，沒摔下深谷，算是我的命大。現在咱們該怎麼辦？」

「吃飯去。」齊曉天的態度很輕鬆，就好像他肩頭的重擔已經卸掉了。

其實，在他愈是表現得非常輕鬆的時候，他的心頭就相反地愈加沉重。劉子星明白，樊正也明白。他們也都知道追緝工作還沒有完。

隨便在附近找了一家小館子，叫了點吃的，喝的，在吃喝之前，第一件事情一定是抓筷子，而齊曉天一伸手却抓住了別人的一隻手。

那人坐在隣座，正好和齊曉天背靠背。

那人的第一個反應是想掙扎，發現掙不脫，就嚷了起來：「你這是幹什麼呀？」

齊曉天沒有理他的碴兒，只是向劉子星和樊正打了一個眼色。二人會意，立刻起來戒備

。店堂中雖有不少客人投過來驚異的目光，倒沒有人插手過問。看樣子，對方並沒有伙伴分散在別處。

其實，連劉子星和樊正對於齊曉天這一個動作也都感到突然，他們實在摸不透眞正的原因何在。

那人再度試圖掙脫，再度失敗，於是再度嚷叫：「你這個人是怎麼同事？抓住我幹什麼呀？」

齊曉天仍是沒有接碴兒，却略略撩起了那人的袖管。樊正現在明白了，原來那人的手臂上也有一處刺青——一隻飛翔的燕子。

那人的臉上掠過一絲驚懼之色。

齊曉天右臂一抖，就將那人提了過來。手一鬆，冷冷地說：「請坐！」

那人很馴服地坐下。

「那條道上的？」齊曉天這一問應該是很突然，而他的語氣却很自然。

「你……你是什麼意思？」

「那條道上的？」齊曉天重覆着同一個問題，他表現出不得答案誓不休的狠勁兒。

「我……我……」

「朋友！我名叫齊曉天，也許你聽說過，也許你沒聽說過。我有個追根究底的毛病，你若是不同答我的問題，你就休想過門。」

「我根本就不上道。」

「瞧你畏畏縮縮的模樣子，委實也不够闖道兒的資格，不過，也總算讓你混上了。說吧！那條道上的？」

「齊……齊老大！如果你跟江湖沾邊，你就應該和道有許多事情是不能亂說的。」

「但是迫於情勢，有時候又非說不可。」

「你是說現在？」

「不錯。」

「如果我不說……？」

齊曉天冷冷地說：「我就折斷你這隻刺着飛燕標記的手臂。」

那人深深吸了一口長氣，他絕不認爲齊曉天是在吹牛，他明白，只要齊曉天高興，甚至可以拆散他一身骨頭。

劉子星和樊正也回了座，他們仍以目光警戒着四週，都沒有插嘴過問；其實他們也不敢插嘴過問。

「原來是這隻飛燕惹的禍。」那人輕輕地說。

「朋友！我不過份爲難你，如果你一直不同答我的問題，那也不行。在道上，刺着這種飛燕標記的人，一共有幾個？」

那人猶豫了一陣，才回答：「十二個。」

「十二飛燕？」

「是的。」

「這一回你們來了幾個？」

「哦！」那人再度閃現驚愕的目光。「我明白你爲什麼找上我啦！可是……可是……你也許弄錯了，我們十二個人有很多年沒有來往啦！」

「如此說來，你是湊巧來到此地了？」

「湊巧？這是什麼意思？」

「你的朋友來了好幾個，你也來了，而你和他們並沒有聯繫，這不是湊巧是什麼？」

「你見到了誰？」

「別問我見到了誰，只要回答我，你到此地來幹什麼？你在此地等誰？」

突然，門口有人進來，老遠就向這邊打招呼：「老張！久等啦……咦！你跟朋友在一起呀？」

齊曉天很冷靜地坐着，沒有任何反應，劉子星和樊正也是一樣，他們行動的步調永遠是協同一致的。

當然，那人也沒有任何反應。

來人楞了一楞，又自顧自地說：「怎麼同事？莫非我來得不是時候，打斷了你們的話題嗎？」

他一邊說，一邊拉張椅子坐了下來。

與十二飛燕有來往的人不可能絲毫沒有警覺，向熟識老友打招呼，老友毫無反應，這不是很明顯地表示出已經發生變故了嗎？

齊曉天一念未已，對方已經坐下。這一坐下，他的臉色和語氣都同時一變：「朋友！識趣點！桌子下面有兩支槍對着你們，門口也有一支槍對着你們，你們若是動一動，槍子兒是不講情面的。」

劉子星和樊正立刻投出徵詢的目光，齊曉天示意他們不要妄動。他緩緩轉頭望向門口，那兒站着一個穿綠色衫褲的姑娘，雙手環抱胸前，在腋下露出了一截槍管。

齊曉天表現得很平靜，這都怪自己太過大意，當他聽說「十二飛燕」的名號時，就應該想到不會有任何一隻燕子落單，附近一定有呼應的同伴。

「老張！你先走。」後來的這個以命令式的語氣說。

先前的那個站了起來，大模大樣地走了出去。

「朋友！」那人還坐着不動，神情很穩定，顯示他是個老手。「能請教貴姓大名嗎？」

「齊曉天。」

「哦？盤石鎭的好手，跑到黑風鎭來幹什麼？」

「你老兄是多此一問，」齊曉天沒好聲說：「我是在追一個孩子，一個完全無辜的孩子。不管大人之間有什麼仇怨，有什麼過節，或者有什麼企圖，這都不干孩子的事呀！」

那人絲毫沒有激動，面上帶着笑，口氣異常平穩：「聽你的話，就知道你不明內情，我也就不說什麼了，奉勸一句不要再追下去。」

齊曉天也是笑容滿面，但是他的語氣却非常嚴厲：「我作事情從來不曾半途而廢。」

「那是說，你非要追到底不可？」

「不錯。」

「齊朋友！也許你在磐石鎭待得太久，少在外面走動，不太了解十二飛燕的行徑。我們以『不錯殺一人，不錯爲一事』爲自律信條。今天我們從磐石鎭帶走方小龍自然有原因，請不要苦苦相逼。」

「相逼又如何？」齊曉天的語氣絲毫沒有放鬆。

「爲求自保，只得動槍。」

「那不算錯殺嗎？」

「不算。任何人都有自保的權利。」

齊曉天不願意繼續向對方施以壓力，於是放鬆聲色，將話題掉開：「我剛才在盤龍狹谷的谷口還埋葬了一隻飛燕。」

「多謝。」詞句簡短，但是很能表達他的誠意。

「不必言謝，這是基於人道立場應該作的事。爲了彼此不起衝突，你應該讓我了解了解內情。」

「受當事人的囑托，不能隨便宣揚。」

「如此說來，當事人並非十二飛燕，換句話說，你們帶走那個七歲的小孩只是爲了管閑事？那麼，十二飛燕的行爲，豈不是太輕率了嗎？」

「齊兄！千言萬語總歸一句，請你不要再追，日後你一定會明白到底是怎麼同事。你是一條漢子，我們明白，十二飛燕也不是什麼邪惡之徒。」說到這兒，他站了起來，手裏果然拿着雙槍。「對不住！我要走了，爲了保持彼此的顏面，請暫坐不動。」

他倒着向外退，店堂裏的客人這時才發現

有人起了衝突，尤其當他們看到那兩支槍的時候，一個個紛紛走避。

一霎眼間，二男一女走得踪影不見。

樊正立刻嚷了起來：「齊大哥！咱們怎能聽他那一套？誰會說自己是壞人？想當年，我天天作壞事，我還口口聲聲說自己是天下第一大好人哩！」

劉子星也接着說：「齊大哥如果方才打個眼色，合我們三人之力，我就不相信對付不了他們。」

他們一言一語，略發牢騷，齊曉天却是靜靜地沉思，一語不發。

樊正又說話了：「齊大哥，咱們如今該怎麼辦？」

「追！」齊曉天簡短地說了一個字。

樊正的反應快得出奇，倏地站了起來：「那就快點行動呀！」

劉子星就不同了，他靜靜地坐在那兒，笑着說：「老樊，別那麼毛毛躁躁的，坐着，聽齊大哥把話說完呀！」

「我們不管遇到什麼阻碍都要追下去，但是目標稍有改變，我們現在追的不是方小龍，是眞象。」

「眞象？」樊正好像還不太明白這兩個字的意義。

「你們聽我說說，一個人的行爲必須要光明磊落，一定要辨善惡，明是非，在沒有絕對了解眞象之前，我們怎敢肯定我們的行爲是絕對正確的？」

樊正和劉子星不禁一怔，嗒然無語。

齊曉天並不是一個喜歡喋喋不休的人，重要的話說完，他再也不囉嗦，站起來一揮手：「子星去付賬，我們今晚暫且在這裏住下。」

兩個人誰也沒有提出問題，出了這家小館子，劉子星才問道：「齊大哥，我們爲什麼要住在這裏呢？」

「有兩點情況是可以肯定的，方小龍是被十二飛燕的人所刧持；十二飛燕的人暫時以黑風鎭爲根據地，並未離開。」

「齊大哥，」樊正表示了他的意見：「我看你第二個情況恐怕料錯了！他們沒有理由留下來。」

「有理由！」

「哦？」

「他們刧持方小龍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要經過與方老爺子談判之後才能達到，因此，他們有必要停留在黑風鎭。」

「齊大哥！」劉子星也提出了問題，「你有什麼證據支持你的說法呢？」

「如果他們不打算在這兒停留，方才我們就不可能在小館子裏遇上十二飛燕的人，他們剛才所表現的接應，掩護等等手法，都是經過演練的。而且，他們還分散成好幾個小股，顯然，下面還有好幾個行動要接着展開。」

「對！」劉子星附合了。「齊大哥這一點判斷是絕對正確的。走！我們找客棧去。」

黑風鎭距離磐石鎭八十里地，他們都經常來，立刻就找到了一家相當幽靜的客棧。要了三間房，齊曉天告訴他們兩個今晚只管睡覺。

在櫃上掛號留名，齊曉天拿筆寫了，三個字剛寫完，賬房立刻以驚異的目光望着他：「齊爺敢情是從磐石鎭來的？」

「是呀！」

「磐石鎭的方老爺子在各客棧都留了話，一有齊爺的消息，就請您趕緊跟他連繫。」

「什麼？方老爺子來了？」

「小的沒見着方老爺子，是拐七爺來傳的話……」

「他們住在那兒？」

「方家老店，那是方老爺子一個遠房侄子開的，就在東頭的橫街上。」

齊曉天沉吟着，一時沒有說話。

劉子星在一旁出主意：「齊大哥，咱們三個也住到方家老店去吧！」

「不！你們留在這兒。」不知何故，齊曉天突然下了這樣的一個決定。「待我先過去看看。」

黑風鎭的名氣很大，因爲這兒盛產黑風石，可以作圖章，也可以作擺飾，不過鎭子並不算大，所以齊曉天不費事地找到了方家老店。

方老爺子還是那副樣子，馬上奔馳了八十里地，絲毫不見倦態，臉上也沒有現出憂心忡忡之色。

拐七爺可不同了，急得額頭直冒油，一見齊曉天來到，就忙不洪地說：「嗨！總算把你給盼到了。老爺子料定你會在鎭上住一宿。」

「哦？」齊曉天以探詢的目光，望向老爺子。

「辛苦了！」方老爺子一擺手。「坐！」

齊曉天坐了下來。

拐七爺忙不迭地問道：「小兄弟！你追得怎麼樣了呀？」

齊曉天一向不喜歡別人用這種口氣對他說話，更不喜歡跟毛毛躁躁的人談事情，因此半個字也沒同答，只是聳了聳肩。

「怎麼？沒追着？」拐七爺又釘上一句。

方天岳看出了齊曉天的神色不對，連忙說：「拐七爺！你出去一下，我要跟曉天單獨談談。」

「是！」拐七爺對方天岳倒是必恭必敬，連忙退了出去。

方天岳笑道：「小兄弟！我就知道你會在這兒留下來。」

「爲什麼？」

「因爲你判斷對方不可能高飛遠走，他們的事兒還沒辦完哩！」

「我也這麼想，逮走孩子只不過是一種手段。」

「目的是什麼呢？」

「這目的……」齊曉天很含蓄地問：「老爺子！以你說呢？」

「還不是打抽豐，死要錢？」

「錢？」齊曉天搖一搖頭。「我看，不可能。」

「小兄弟！你怎麼能如此肯定？」

「因爲十二飛燕在江湖道上還薄有名聲，他們不至於爲錢而擄人。」

「小兄弟！那麼，你說，他們的目的，何在？」

「老爺子！這就需要您告訴我了。」

「哦？」方天岳瞪起了眼睛。「這話是什麼意思？」

「其中內情想必很複雜，老爺子也不必否認。」

「小兄弟！」方天岳不但否認，而且，還否認得乾乾淨淨。「內情想必很複雜！這是什麼意思？我的孫子，被歹徒逮住了，就這麼簡單！」

他不是在說話，而是在吼叫。

齊曉天很沉靜地望着方天岳，一話不發。

「小兄弟！很對不起，我不該向你吼的，你在幫我們方家的忙，我怎麼可以……唉！」方天岳搖頭喟嘆。「我的心情，實在太壞了。方家爲善積德，造福地方，不應該受這種懲罰呀！」

「老爺子！我在磐石鎭已經住了不少年，關於方家的事也聽了不少，老爺子！關於那些傳言，您是一點兒也沒有風聞嗎？」

「哦？」方天岳的身子彷彿打了一個抖。

「你所指的是些什麼傳言？」

「關於令郎……」

方天岳再度吼叫起來，而且聲音非常高，態度非常粗暴：「不要提他，不要再提他……他在五年前就已經死了。對一個死人，還有什麼好說的？嗯？還有什麼好批評的？」

齊曉天的態度始終是那樣沉靜，既未激怒，也沒有畏縮，他繼續堅持着他的主見：「老爺子！如果你當眞需要我帮您追囘小龍那孩子，您就必須心平氣和，您就必須囘答我一些問題。」

「好！」方天岳答應了；神情却顯得極爲勉强。

「老爺子！令郎沒有死，您必須承認。」

「最少他在我的心中已經死了。」

「可是他在別人的心中沒有死。請告訴我，他是怎麼離開您，離開他的孩子，離開磐石鎭的？」

「被我趕走的。」

「爲什麼？」

「因爲他不學好。」

「他作了什麼惹您生氣的事？」

「他娶了一個土匪婆。」

「當初您不知道？」

「小兄弟！您怎麼會提出這個問題？你想想看，如果我知道，我會讓那賊婆進門嗎？」

「後來又是怎麼知道的呢？」

「頭一年還很平靜，生下小龍之後，那個賊婆就不安份了。經常有些來歷不明的人在方家大院出入，明說找我兒子，實際上是找她，每一個都是來告帮借錢的，後來終於被我查明了她的來歷，原來她是江洋大盜梅鐵衣的女兒。小兄弟，你說說看！咱們方家在磐石鎭有頭有臉，怎麼能娶這樣一個女人作兒媳婦？」

「老爺子！木已成舟，而且又生下了小龍，您還有什麼法子呢？」

方天岳吹鬍子瞪眼地說：「什麼？我沒有法子？聽着：我抖出了她的底細，教她滾，我寧願給她一大筆錢，讓她這一輩子過得舒舒服服的……」

「她答應了嗎？」

方天岳嘆口氣，搖搖頭：「她不肯，甚至小龍的爹也帮着她說話，三天三夜，我們方家大院鬧得鷄犬不寧。唉！眞是作孽！眞是作孽啊！」

「後來呢？」

「後來他們兩個人都被我趕走了。」

「這事發生多久啦？」

「五年了。」

「怎麼沒有帶走小龍呢？」

「我不肯！因爲他是我們方家的骨血。」

「老爺子！有一個問題您可能忽略了，小龍同樣也是梅家的骨血啊！」

「怎麼？你認爲是……是……是……」方天岳幾番出口，都是一張嘴就停住了，他似是很不願意提到這一件，明明很可能，却又不願承認的事。

「方老爺子！」齊曉天盡量溫和地說：「我明白你愛面子，愛面子的人多半固執，事情明明發生了，甚至已經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還是要想法子去掩飾，去挽轉，方老爺子！這又何必呢？」

方天岳的臉色鐵青，氣吁吁地吼了起來：「小兄弟！你說話何必轉彎抹角？你就乾脆挑明，說小龍是被他父親帶走，不就結了嗎？」

「老爺子！並非沒有這種可能呀！」

「絕不可能。」

「爲什麼？」

「因爲他不敢。」

「老爺子！您所說的『他』是誰？」

「我兒子，那個愛上賊婆，就不管他爹的忤逆不孝的畜牲。」方天岳似乎已把他所能用上的罵人字眼全都用上去了。

「老爺子！令郎惹您生氣，您還承認他是您的兒子，令郎怎會不想小龍？他自己不方便出面，托人來帶走小龍，爲什麼不可能？」

方天岳楞在那裏，就好像說話的機能在這一瞬間全都喪失了。

「老爺子！就算是我的判斷正確，我還是要一步不鬆地追下去。」

「哦？」方天岳以企盼的目光望着他面前的年輕人。「你還要追下去？眞的？」

「當然。第一，我們的判斷未必絕對正確；第二，我們必須證實這件事。老爺子，有一個問題我倒先要請敎，萬一我的判斷屬實，該怎麼辦？」

「把小龍帶囘來。」

「如果令郎不肯呢？」

「殺他！」方天岳毫不容情地說。「小兄弟！我可以許你任何事，不管你要多少錢，我都答應，務必要替我找囘小龍。我們祖孫二人相依爲命，朝夕不離，我……我實在不能失去他……」

老淚縱橫，泣不成聲，一個孤獨的老人，一個倔强而好勝的人，如非感情激動異常，絕不可能悲傷如此。

齊曉天站了起來，很恭敬地說：「老爺子！您歇着吧！我還得連夜去追查一點綫索，不能再陪您聊天啦！」

方天岳乏力地揮着手：「小兄弟！你去吧！一切拜托了。」

齊曉天告辭出來，却被拐七爺在走廊上攔住：「老弟！方才你跟老爺子的談話我都聽到了。」

「哦！你有什麼意見？」

「我認爲你的判斷不可能。」

「爲什麼？」

「據我的猜想，方少爺早已不在人世。」

齊曉天沒有立卽接口，他將拐七爺拉出了二道門，才輕聲問道：「七爺！你這種猜想跟方老爺子提過嗎？」

「不敢提啊！老爺子雖然生少爺的氣，還是一天到晚惦着他，念着他哩！」

「七爺！你怎麼知道方少爺已經不在人世了哩？」

「唉！」拐七爺喟嘆一聲，才細說從頭：「當初老爺子要趕少爺跟少奶奶出門的時候，少爺非常傷心，曾經向我表示，如果老爺子堅持要拆散他們，要趕他們走，他們就雙雙投河自盡。後來我勸了一勸，少爺才答應暫時含怨活下去，等待老爺子囘心轉意。他和我約定，每年的中秋之夜，到磐石鎭東頭上的小河邊見面，探探消息。」

「他來了嗎？」

「第一年的中秋，少爺來了，那是被老爺子趕出去的三個月之後。當然，老爺子不可能在那麼短的時間內就囘心轉意……」

「那麼，第二年的中秋方少爺來了嗎？」

「也來了。唉！才一年之隔，少爺却像老了十歲，又憔悴，又消瘦，當他聽說老爺子還沒有囘心轉意時，少爺痛哭失聲，差一點暈了過去。」

齊曉天雖是鐵漢一個，却具菩薩心腸，聞之不禁鼻酸。

「當時少爺就說，他身子骨不好，恐怕挨不到明年，果然，第三年的中秋他就沒有來了。以後，我到時候還是會去等，可是，再也沒見到少爺的影子。」

「七爺！」齊曉天安慰地說：「這並不表示方少爺已經死了呀！」

「小兄弟！我知道你是在安慰我，其實，

我也不敢相信少爺已不在人世。少爺眞是好人，又孝順，又……」這位忠僕說到後來，竟然泣不成聲。

「七爺！你也別傷心了。我們來談點正格的，方少爺也許死了，可是，少奶奶該不會也跟着死吧！」

「我可不敢猜想。」

「如果方少爺當眞含恨而歿，那麼，少奶奶一定會恨透老爺子，她也很可能想盡法子奪回她的兒子。一方面奪去老爺子的命根；一方面……」

「不可能，不可能……」拐七爺連連地搖頭。「少奶奶爲人我太明白，少爺孝順老爺子，她也跟着孝順，絕不會作出這種事。」

「七爺！人是有劣根性的，有時候會不自覺地暴露出來，也許……」

「不！小兄弟！這一點我一定要跟你爭，少奶奶本性善良，若不是少爺哀求，她願意以死而挽留少爺在家。小少爺留在老爺子身邊，她也是高興得不得了。」

「這麼說，刦走小龍的完全是漠不相干的人了？」

拐七爺很肯定地說：「小兄弟！請相信我，帶走小龍的人一定是歹徒，目的在詐財，除此之外，絕對沒有其它緣故。」

齊曉天還想說什麼，突見有兩個人向二道門奔過來。因爲廊下有燈籠，齊曉天老遠就看見了，前面的人是店家後面跟着的是劉子星。

劉子星怎麼會來這兒呢？那一定是有了急事。

於是齊曉天連忙說：「七爺！我的弟兄來找我，一定是他們發現了什麼。我得走了。」

說完後，齊曉天就向劉子星迎過去，不等對方開口，他就揮手示意，然後一起快步走了出去。

出了客棧，來到大街，齊曉天才問道：「子星！是有什麼急事嗎？」

「齊大哥！有人要會你……」

「誰？」

「不認識。他找到客棧裏來，指名要會你，問他有什麼事，他非得見了你才肯說。」

「人在那兒？」

「在客棧裏等呀！」

「多大年紀？生個什麼模樣兒？」

「約莫三十出頭，至於他的模樣兒我可說不上來，他不是那種很惹眼的人物。」

他們走得很快，立刻就囘到了他們投宿的客棧，也立刻就見到了那個人。

那人先抱拳行禮，然後又自動報名：「小弟姓彭，草字立標，久仰齊兄大名，眞是如雷灌耳，今日得見，乃三生有幸。」

最俗氣的開場白，連一點新鮮辭兒也沒有。不過，却可以證明對方不是出身草莽，而是受過相當敎養的。

齊曉天打了一個手勢，劉子星和樊正立刻雙雙退了出去。待房門關好，他才問道：「彭兄駕到，不知有何見敎？」

「我想跟齊兄打聽一件事情。」

「如果我知，一定竭誠奉告。」

「聽說，齊兄路過盤龍狹谷時曾見到十二飛燕的一個兄弟橫屍荒野，有這囘事嗎？」

「有的。」

「那人是怎麼死的？」

「一彈穿過眉心，當場斃命。不過，在他死前，腿部已經受傷……」

「齊兄認爲他是死於何人之手呢？」

「十二飛燕的同夥弟兄。」

彭立標很吃驚地問道：「齊兄怎麼會有這種想法？」

「死者與飛燕弟兄同行，那位同伴眼見他血流不止，傷勢嚴重，因此補了他一槍。一方面解除他的痛苦；一方面防止他落入敵人之手而洩漏秘密，這是合乎常情的事。」

「可是，實際上却不是如此。」

「哦？難道你明白整個經過情形嗎？」

「齊兄！你到黑風鎭來幹什麼？」

「追兩個綁人兒童的盜賊。」

彭立標笑了：「不瞞齊兄說，我就是那夥盜賊的同伴。不過，我要否認『盜賊』那兩個字。什麼原因？暫且不必解釋。照說，我們是敵對的，但是照目前的情况看來，我們又非合作不可。」

「爲什麼？」

「因爲我們的目標相同。」

「什麼目標？」

「方小龍。」

「方小龍怎麼樣？」

彭立標的神色很凝重，語氣却很從容：「我們去了三個人，一個當場被放倒，一個掛紅；如今掛紅的也去了，三去一個囘。可是，我們不知道他在什麼地方，連同方小龍一起不見了。」

齊曉天兩道銳利的目光緊緊地盯在彭立標的臉上，許久許久才開始說話：「我希望你說的是眞話。」

「在齊兄面前說假話想必也矇不過去。」

「你們預定在黑風鎭碰頭？」

「是的。」

齊曉天道：「帶着方小龍的那隻飛燕，可能反叛嗎？」

「不可能，」他的語氣非常肯定，「十二飛燕，並非因利而結合，那位伙伴沒有理由反叛。」

「那麼，你認爲他目前……？」

「與方小龍那孩子的命運一樣，也遭到了刦持。」

「彭兄！」齊曉天緩緩地說：「你的判斷只怕未必正確。如果刦持者志在小龍，他們毋須帶走你的伙伴，一槍了賬，豈不乾脆？」

「齊兄！你這種說法未免太武斷，對方目的何在？手段如何？我們根本就無法想像。」

「好！」齊曉天鬆了口：「我們不必爲這件事爭執不休……彭兄今天的來意……？」

「得請齊兄跟咱們合作。」

「合作？合力去找回方小龍？」

「不錯。那是我們共同的目的。」

「怎麼會想到跟我合作呢？」

彭立標很坦白地囘答：「我們要藉助齊兄的力量和鍥而不捨的精神，齊兄也許會需要我們所掌握的綫索。」

「那一方面的綫索？」

「事關方小龍的去向。」

「彭兄！你的想法不錯，我會愼重考慮，不過，我想先了解一件事——你們刦持方小龍的動機何在？」

彭立標囘答得斬釘截鐵：「不便奉告。」

齊曉天顯得毫不吃驚，這種答案似乎早在他的預料之中，他輕吐一口氣，微笑着說：「當然，每個人都有保持秘密的權利。不過，有一個問題你是否想過？經我們雙方合力追查，方小龍找到了，那時，豈不是還要引起一場惡戰？」

彭立標反問道：「如方小龍那孩子中途沒有發生意外，現在還是免不了一場惡戰呀！」

對方很有機智，談鋒也很健，齊曉天猜測這姓彭的可能是十二飛燕的代表人物。現在，他只想着一個問題——這是不是一條移花接木之計。

彭立標催促着道：「齊兄！你還在想些什麼？」

「請問：十二飛燕，如今有幾個人在黑風鎭？」

「四個。」

「我剛才在飯館中碰到兩男一女……」

「不錯，他們都是我的伙伴。」

「有幾支槍？」

「三支，我跟一個姓張的兄弟，從來不用槍。」

「三對四，你們也佔不了多大優勢……彭兄！這一支七人組成的追緝隊伍歸誰指揮？」

彭立標毫不猶豫地說：「你！」

「什麼時候出動？」

「此刻。」

「彭兄！有一件事你可知道？方老爺子在黑風鎭。」

「我早就知道，咱們兄弟很有氣度，不是睚眦必報的小氣鬼。要不然，方老爺子和那位拐七爺還能好生生地活着嗎？」

「彭兄！」齊曉天笑着說：「有一個問題，你也忽略了，氣度與豪情有關，豪情又與年齡有關，年齡大的人就不見得有你彭兄這種氣度……」

「你是說，方老爺子可能不贊成……？」

「不是可能，而是絕對不贊成。」

彭立標並不氣餒，他很從容地說：「方老爺子贊成與否，與我們的行動毫無關係，我找的是你，而不是他。」

「彭兄！這件事情頗令我爲難。」

「爲什麼呢？」

「在做人的態度上，這件事我必須告訴方老爺子之後才能決定行動；而我告訴他之後，他是絕對不贊成，他一定……」

彭立標抱起膀子，很安詳地說：「齊兄！我了解你的難處，所以我不逼你，你可以仔細考慮清楚。」

齊曉天笑着說：「彭兄！你這樣說就未免欠厚道啦！你明明知道我會接受你的要求，採取聯合追緝的行動。」

「方老爺子那邊呢？」

「只要暫時瞞着他。」

「好吧！你將情況告訴你的同伴，我去把我的伙伴叫來，我們的行動要愈快愈好。」

彭立標離去後，齊曉天立刻喚來劉子星和樊正，把情況的突變說了一遍，最後，他只交代一點：「爲了防止不要中了對方的移花接木之計，我們一定要處處主動，時時警覺……其它的，也不用我說了，你們都是老手，應該知道如何應付。友善放在臉上，敵意存於心中，就絕對不會錯。」

這裏剛交代完畢，彭立標的人也都帶來了。見面彼此介紹一番，一個叫張亞奎，一個叫謝君武，女的名叫蕭貞。齊曉天難免對那位要雙槍的謝君武多看了兩眼。

謝君武很靈，立刻發話：「齊兄！剛才在小吃店多有冒犯，請恕罪。」

到了這種節骨眼兒上，齊曉天還有什麼好說的，只有在對方肩膊頭上拍了一下，故示磊落胸懷。

齊曉天立刻問到了主題：「彭兄！我想弄清楚一件事，你們怎麼能肯定，帶着方小龍的那隻飛燕是出了意外呢？」

彭立標的同答很簡單：「因爲他沒有按時間來到黑風鎭。」

「再沒有別的跡象？」

「他不見了。」這同是謝君武同答的。

齊曉天似乎在存心刁難，他慢吞吞地說：「他不見了，連他帶着的方小龍一起都不見了，這是你們的說法，如何才能使我相信這種說法是眞的呢？」

彭立標委婉地加以解釋：「齊兄！你根本就沒有什麼好懷疑的。人在我們手上，我們又何必要花樣來這一套？這不是自找麻煩嗎？」

齊曉天冷冷地說：「這仍然是你的說法，你一定要想個法子，要我相信你的說法都是眞的。」

他們四個人面面相覷，竟然一時答不上話來。

最後，蕭貞說了話：「這件意外，根本在事先就沒有想到，一旦發生了，就感到措手不及，起先，彭大哥決定要來找你時，我們就反對；反對的理由是：卽使我們挖心掏肺，你也未必相信。現在，證明我們方才的顧慮都成了事實。」

「蕭姑娘！」齊曉天緩緩地說：「妳要了解一個事實情況；我們是敵對的。卽使爲了現實需要而迫使我們結合在一起，我們還是敵對的。對於敵人，本來就應該懷疑多於信賴。」

仍然是由蕭貞代表發言：「我們要說的正好相反，彭大哥所以要找你合力追緝的原因，是因爲你可靠。」

這是淩厲的一擊，也是致命的一擊。當你懷疑你的朋友；而你的朋友却表示百分之百信賴你，你是否會覺得很難堪呢？

齊曉天只得苦笑着說：「蕭姑娘！妳太會說話啦！」

蕭貞扳着臉，一本正經地說：「我這個人一生只會作兩件事：一是放直槍；槍子兒是從來不拐彎兒的，一是說直話，十二飛燕不是什麼金字號，可也不是等閑之輩，我們查過，訪過，你在磐石鎭比方老爺子還罩得住。所以咱們老大才找你呀！」

劉子星揷嘴說：「這位姑娘眞是能言善道呀！放直槍倒是眞的；說直話就未必可靠。」

「你！劉大少！」蕭貞白了他一眼，冷冷地說：「還是少說兩句吧！看人，聽話，判斷事兒，你只怕還少得很哩！」

劉子星立刻就毛了臉，樊正了解他的脾氣，連忙將他拉住了。

齊曉天早在暗中盤算過，如今晚兒是非得跟對方走下去不可，於是也就不願再多說閑話，立刻和彭立標到一邊研究情況去了。

出了盤龍狹谷，只有兩條路：一條來黑風鎭；一條是繞子母河，過大凉山，奔玉川縣城。這條路不是一般客商所走，因爲沿途沒有集鎭，也就沒有可供打尖歇宿之處。當然，從十二飛燕手中再刦去方小龍的必然是走了那一條路。

「齊兄！」彭立標說：「雖然時間相隔了好幾個鐘頭，但是我們還是可以追得上。」

「爲什麼？」齊曉天很沉靜地問。

「他們最快也得這個時候到子母河，梢公夜不擺渡，他們一定要等到天亮；那個時候我們也到了。」

「如果有人出高價，梢公也不肯在夜間駛動渡船嗎？」

這個問題似乎將彭立標問住了。他想了好一陣，才同答說：「常言道得好，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如果他們出高價，也許有梢公肯接這趟買賣，問題是子母河一到夜晚，水勢就格外湍急，河中礁石又多，未必渡得過去呀！」

「彭兄！我們也不必站在這裏商量了，先追上去再說吧！代步的工具……」

「我們各有好馬一匹。」

「那就請你們四位先行，我們隨後就到，請在鎭西稍候，會齊了再走。」

蕭貞不解地問道：「你們爲什麼不一起去呢？」

齊曉天冷冷地說：「蕭姑娘！這裏黑風鎭還是方老爺子的天下，我們要是一起走，太惹眼，引起方老爺子的注意，可就麻煩了。」

彭立標發出一聲冷叱：「小貞！」

「大哥！」蕭貞表現得必恭必敬。

「現在，齊兄是指揮，他怎麼說，咱們怎能聽，不許問理由。」

「是，大哥！」

齊曉天很客氣地說：「蕭姑娘！你們彭大哥的話也過份客氣了，如有疑問，當然可以提出來。好了！你們先上路吧！」

彭立標一揮手，一行四人立刻先行離去。

劉子星站在房門口，確定四人已經遠去，這才同過身來說：「齊大哥！你能確定他們是『十二飛燕』嗎？」

齊曉天楞了一楞，才反問：「子星！難道他們還會是冒充的？」

「我總覺得那個姓謝的好面熟，好像在那裏見過。剛才在小吃店相遇之後，我就一直在想，却又始終想不起來。」

「劉老弟！」樊正揷嘴說：「你要是一上眼就覺得他很面熟，你就會認爲必定在那兒見過，其實呢？說不定你連作夢都沒見過他。」

「不！」劉子星很認眞地說：「我見過。不會錯，尤其是他的雙槍，給我的印象格外深……他好像跟十二飛燕完全沒有關係。」

「子星！」齊曉天似是不願他們老在這個問題上轉圈圈。「十二飛燕並非老是固定那十二個人，如果有人死了，一定會有新的伙伴加入，別老是想這個問題了……有件差事要交給你去辦。」

「哦！」劉子星精神立刻抖擻起來。

「我知道一條路；說起來實在不算一條路，沿途雜石蔓草，崎嶇不平，可走，比起咱們現在要走的路却近得多……」

「我知道，」劉子星是本地人，當然了解附近的地勢。「附近老百姓都叫那條路爲『九轉腸』，中間有道亂葬崗，弄不好就轉不出去的。」

「子星！對了，你比我還清楚。你一個人，從鎭北出去，搶先趕往子母河的渡口，盡量想法子打聽，有沒有人在天黑停渡之後出高價雇船過河。如果有，再想法子問問是什麼樣的人。」

「齊大哥！咱們怎麼連繫呢？」

「不連繫。如果有，你就在渡口處任何一根木樁上拴一根草繩；沒有，就不要作任何記號。」

「以後呢？」劉子星問得倒很仔細。

「子星！你是我的伏兵。記住！不管我們如何行動，你都暗暗跟着，不要露面。也許，到某一個時候你有很大的用處。」

「齊大哥！」樊正表示了意見：「這樣妥當嗎？萬一被他們發現了……？」

齊曉天很有把握地說：「小劉的馬術簡直沒得比，他在暗中跟隨，絕不會被人發現……子星！你說是不是？」

「放心！老樊！」劉子星拍拍樊正的肩膀，很自信地說：「穿不了帮。」

劉子星說完之後，立刻上路。經過數年的磨練，他已經能够獨當一面地處理任何艱辛、危機。如果有人將他看成花花大少，那將是一個天大的錯誤。

齊曉天爲了使劉子星能够盡量超前，他在客棧中又磨蹭了一刻鐘光景，才和樊正離開；而且還到方天岳那兒打了一個轉。

當他們來到西頭上，只見彭立標等人早在那裏等候了。不過，還沒有發出怨言。

彭立標免不了要問上一問：「咦！還有一位呢？」

解釋是早就想好了的，齊曉天脫口就說了出來：「爲了不使方老爺子犯疑，不得不留下一個人來時時跟他保持連繫，這……不會影响咱們的追緝行動吧！」

「當然不會，咱們這就往前趕吧！」

其實，對彭立標他們來說，心頭更輕鬆了，一旦對立，將是二對一的局面，他們佔盡了優勢。

當前進的順序排定之後，彭立標是更放心了；因爲齊曉天派樊正在前探路，他殿後，對方的四個人則在中間。如果他們兩人又分散了，說一句話的機會都沒有，還談什麼行動呢？

六個人很快地離開了黑風鎭，騎馬夜行，而且還要非常快迅，那必須要有豐富的經驗，從這裏就可以看出，一行六人都非泛泛之輩。

很快地，他們就到了盤龍狹谷的谷口，此處路面較寬，齊曉天一馬超前，舉手示意，馬隊立刻停了下來。

彭立標立刻就說話了：「齊兄！我們不能再躭擱啦！」

「彭兄！要不要到谷口去察看一下？」

「地方又大，夜色又黑，能够看見什麼呢？」彭立標表示反對，不過，他的語氣很溫和：「齊兄如果認爲有看一看的必要，我也不反對。」

「那我們就不必去了，」齊曉天倒不十分堅持。「不過，還是要請大家下馬，在馬蹄上綁上草條，避免發出聲音。」

這項措施是必要的，他們所追緝的對手有多少人？在途中有沒有埋伏？他們都一無所知，尤其是在接近子母河畔的時刻，隨時都有遭到伏擊的可能，因此，一定要盡量避免暴露行踪。

野草處處，就地取材，每個人都是老手。只躭擱了一會兒，六匹馬，二十四隻馬蹄都被包好了。

齊曉天走到彭立標面前，很虛心地說：「彭兄！咱們都沒走過這條路，你們之中有誰是舊地重遊嗎？」

蕭貞不問自答：「我去過。」

「渡口附近有村子嗎？」

「有一個漁村。」

「大概有多少人家？」

「二、三十戶。」

「佈散很廣？還是聚集在一起？」

「散佈很廣，都是各自擇地建屋而居的。嚴格地說，根本就不能算一個村子。」

齊曉天很緩慢地說：「各位都是道上老手，也不用我多說，大家都知道，這種地區如果有敵人潛伏的話，將是非常危險的。」

他沒有再說下去，似乎在等待彭立標的反應。

果然，彭立標立刻有了反應：「齊兄！不管你有任何決定，我們都絕對聽你的。」

「好！我們上馬之後，全速前進，快到子母河渡口的時候，先找一個地方拴馬，留一人後守，其餘的人步行接近渡口。各位如有意見，還可以表示出來。」

「我們沒有任何意見。」四個人是異口同聲的說。

上馬疾行，寂然無聲。在馬上，齊曉天不禁暗暗感到慚愧。自己處處在預防對方，而對方倒像是輸誠合作。

這一段路不算短，但是他們是一口氣趕完，人不累，馬却乏了。按照預定的計劃，他們在一個窪地下馬，將六匹馬兒集中拴在一起。

河水的奔騰聲清楚可聞，大地在黑暗中沉睡，這種時刻是絕對不利於追緝者的行動。

留下張亞奎在窪地看守着馬匹，其餘五人緩緩地向星羅棋佈的漁村挺進。

齊曉天和彭立標併肩走在一起，他輕輕地問：「彭兄！三更半夜，我們如何在這個漁村進行搜查工作。」

技擊叢談

中國技擊縱橫談

海雲

談到技擊方面，整個世界各地的拳脚都有特殊表現，中國的拳脚比較上値得重視的地方，就因爲它有幾千年的歷史。一般人提及功夫總是想到少林寺這方面去，而且覺得火燒少林寺是武林中一件大事，當時少林寺的高僧至善禪師因爲逃避清廷的追捕，逃到南方來，在戲船裏面暫時安身，一傳再傳，變成許多種門派，故此，對少林寺的印象特別深刻，差不多談到功夫就認爲是少林寺出身的人一定打得好。

事實上，近代的幾個武林高手方世玉，胡惠乾以及洪熙官等，都是少林寺出身的，無怪一般人覺得少林寺的英雄豪傑特別出色了，但在歷史方面加以觀察，却非如此簡單，中國功夫起源於少林寺，那是鐵一般的事實，不過，原始的少林寺並非近代那一座少林寺了，遠在公元後二百八十年，即是中國晉朝，已經有少林寺這一座建築物，亦即可以說，當時功夫就從少林寺產生出來，至於傳授武功的一個和尚，却非中國人，而是由古代稱做天竺國的僧人達摩禪師傳授。

古代的天竺國即是今日的印度，那時印度有些和尚到中國來講學，傳授佛法，最有威望的一個禪師就是達摩。

他說服了皇帝，不但學習佛法，而且准許他在中國任何一處找個地方建築一座宏偉的寺門，聚着和尚苦修，因此變成一個氣勢很大的門派。當時他在河南省登封縣西北方的一座高山叫做少室山之內建立少林寺，並且在寺內教授武功。

達摩禪師最原始的一種武功就是「易筋經」，它可以說是內功的始祖，一來使和尚的身體强健起來，百病不侵。一來那種功夫練習得够火候，就有特殊力量控制自己，不會心猿意馬，給世俗的誘惑所侵。故此「易筋經」除了健身兼學武之外，還有修練的作用，當時少林寺內的僧人還有法和拳法傳授，但却是練習性質，並非特別出色，只有易筋經和達摩拳這兩種武功爲世所知。

少林寺一直研究佛法，到了唐朝，即是公元後六百二十六年，稱做「貞觀之治」的時期，少林寺裏面的和尚仍然學習拳脚，然後正式給皇帝封爲「國術」，可以公開傳授給俗家子弟學習。不消說，那時的武功比較達摩禪師東來的時期更加發揚光大。到了北宋，有一個少林寺的僧人叫做「張三丰」，初練少林拳脚，後來改入道教，拜吳道子爲師，另創武當派，不久之後，在峨嵋山學道的師父，亦創峨嵋派，全盛時期，少林派，武當派，峨嵋派，三個門派的武功都很有威勢，學習拳脚的人，不出這三派之外。

後來由北宋到南宋，整個時代變化得很厲害，分出形意門，還有一個武林高手岳飛出生，有許多拳脚是從岳飛演變出來的，後來繼續發展下去，經過幾百年，到了一六四四年，然後由王朗創立另外一門派，稱做「螳螂門」。當時這個門派是由山東省青島的嶗山少林寺做發源地的，因爲日後這一個門派傳到南方來，略有改變，故此，最原始的螳螂派稱做北螳螂，後期的南螳螂派稱做南螳螂。

創立螳螂派的開山祖師姓王，單名一個朗字，照該派的拳師稱述，王朗沒有發明螳螂拳之前，已經是個拳師，跟惡霸作戰，不敵敗走，逃入古寺，在寺內看見一隻螳螂跟雀鳥打鬥，憑着兩把好像利刀似的螳螂爪把小鳥打傷，他忽有所悟，認爲螳螂的雙爪是秘密武器，如果人類的兩隻手臂苦練多年，跟螳螂同樣的堅强，加以特殊步法，便可取勝，由此苦練，三年後，他出山跟惡霸相鬥，重創對方，此後他就正式創立螳螂拳，而且教

「我們可以等。」

「等！等到什麼時候？」

「等到天亮。」

「彭兄認爲他們絕沒有渡河？」

「沒有。」彭立標的語氣很肯定。

齊曉天沒有繼續和對方爭執，據他觀察，彭立標不是一個固執的人；他所以如此有把握，必然有他的理由；而這種理由他又不會輕易出口的。

彭立標見他沉吟，輕輕問道：「我們五個人集中在一起行動嗎？」

「當然不。」齊曉天胸有成竹地說道：「請彭兄帶兩個人循左邊的山麓搜索，我跟蕭姑娘循右邊前進，咱們在渡口會合，彭兄意下如何？」

彭立標點點頭，又轉身向謝君武和樊正招招手；樊正似乎還想在齊曉天那兒得到一點暗示，但是齊曉天和蕭貞已經轉身走了。

兩個人走得都很快，也都很沉默，一口氣走了百來步，齊曉天才停了下來。

蕭貞冷冷地問：「你爲什麼選上我跟你在一起？」

「我總不能選我自己的伙伴同行。」

「你可以選老謝。」

「我怕他的雙槍。」

「言不由衷。」

「男人很少能在女人面前心口合一的。」

「爲什麼不向前走了？」蕭貞又轉變了話題。

「想跟妳談談。」

「談談？」蕭貞似乎很感意外。

「也可以說，想問妳幾個問題。」

「哼！」蕭貞打從鼻孔裏噴出一股冷氣。

「你以爲女人大都心軟，連哄帶騙，就會連心都挖出來，是不是？我可不是那種女人。」

授了幾個門徒，開枝散葉。

王朗活了很久，進入晚年，他忽患重病，垂危之際，他吩咐幾個弟子去林中找幾隻螳螂回來，準備從螳螂門分做幾派。有一隻螳螂身上有七點淡紅的，就叫做七星螳螂。另一隻有五點，顏色較深，定名梅花螳螂。還有一隻在身上有一個圓圈，定名太極螳螂。最後找到的螳螂，身上空無所有，亦給牠一個名稱，叫做「光板螳螂」。

由這事情可以看出當年螳螂門派之盛，如果不是門人太多，決不會分開四派的，目前在當地吃得開的老師傅趙竹溪，就是太極螳螂派的掌門人，不懂得此事的人，往往發生誤會，以爲有人把北方的太極與螳螂拳這兩種拳術混合爲一個整體，然後稱做太極螳螂，這種想法並非事實。

照趙竹溪師傅聲稱，最初的螳螂拳只有四套，即是：「崩步」，「八肘」，「攔接」以及「攔門刀」，後來到了第五代的太極螳螂門掌門人梁樹香，與六大高手閉門研究多時，才把它創立，稱爲「達摩八勢」，入門必習。

梁樹香從小就喜歡練習拳脚，家道中落，他迫於教拳度活。某天，他到孫家村找孫元昌，行至一個山坡，看見另一門徒江合龍，見他自遠而近，低聲對徒衆說：「窮老頭來了，我們暫時離開，免生麻煩。」

說完，各人紛紛走進樹林。

梁樹香看了怒火中燒，後來他抵達門人孫元昌的家裏，元昌聽到師傅所述，獲知江合龍這種忘本寡情的行徑，搖頭嘆息，說：「師傅年事漸高，不宜整天在外行走了，此後請長居舍下，吃的，穿的，用的，全部由徒弟供應。」

梁樹香認爲他十分誠意，便將生平絕藝全部傳授給孫元昌。後來孫元昌又傳給遲守進，再從遲守進傳給王智遠，張少武，李從釗以及趙竹溪等，到了趙竹溪做掌門人的時候，乃是太極螳螂的第八傳人了，由此可見這一個門派之盛。

單是螳螂門，開枝散葉，已經有那麼悠久的歷史，至於其他從北方來的，大聖劈掛門，白鶴，鷹爪等門派，都是很出色的，中國的武功確有深長的歷史，同時有許多門派，每一個朝代都有高手出現，絕非僞造。

至於中國功夫，各有各的特色，沒有一派功夫能够曲盡其妙，有些功夫不必朝夕打沙包，插沙插石，仍有特殊的絕招，出手就使對方受傷，因爲它向對方的要害發招，人體有些部位是很脆弱的，誰也沒法使它堅如鐵石，例如眼睛和咽喉，不消說，下體也是很脆弱的，眞眞正正下塲決鬥，不能够制止對方，不准向要害發招，便要施展一招破一招的方式把它化解，因此之故，中國功夫另有一套，精於此道的人，雖是婦人或孩子，仍有力量擊敗强敵。

歐美各國的拳術，盡量研究發拳快速，朝夕苦練，希望能够成名，因爲那邊的拳王當衆表演，鬥拳收入很高，可以把它看做終身事業，想做拳王的人，從小就戴拳術手套，故此一攻一守，自成一格，一旦脫下拳術手套，眞的打起來，拳王未必能够壓倒中國功夫，李小龍之所以使歐美拳擊界的大亨感到驚異，因爲他兩次奪取萬邦空手搏鬥的錦標，體型並非高大，而且不是靠鐵拳取勝，使他們對中國功夫刮目相看。

李小龍在銀幕上面出現，脚法靈活到極點，在任何一個角度，都可以踢起一條腿，而且可以連踢七脚，這些拳脚使人看了發生誤會，以爲他的成就僅止於此，實則不然，叫他祇用拳掌發招，不准起脚，他仍有把握取勝。

泰國拳師體型絕非高大，碰頭就踢脚，那種拳術跟李小龍相似，但却不同，李小龍並非必須起脚，因爲中國功夫有許多種脚法，打鬥之際，適宜起脚，他然後施展脚法，這一點却是跟泰國拳術有別的，一句話說，中國的功夫就是功夫，並非僅限於西洋拳的拳，或者泰國脚的脚。

「我知道。」

「既然知道，又何必白費心機？」

「蕭貞！」齊曉天完全沒有去理會她那一套。「回答我你們逮走方小龍的目的何在？」

「不知道。」

「蕭貞，妳不會不知道。」

「我爲什麼一定會不知道。」

「因爲我從許多跡象中看出，妳和彭立標比較接近，他會告訴妳許多心腹機密。」

「齊曉天！」蕭貞冷冷地說：「你省省精神吧，我卽使知道什麼，也不會告訴你的。」

「蕭姑娘」隱瞞只有增加誤會，尤其是我們正在全力追查方小龍的下落，擄人的動機對我們的行動將有很大的幫助。」

這一次蕭貞沒有立刻將他的話頂回來，冷冷地凝視着他，許久許久，才緩緩地問：「你不辭辛勞，不避艱險，爲了什麼？」

「妳想知道？」齊曉天安詳地反問。

「當然。」

「其實，妳多想一想就會知道答案。」

「我當然知道，」蕭貞尖酸刻薄地說道：「方老爹子在磐石鎭上，「有財有勢，你在鎭上落籍，不得不仰他的鼻息，看他的顏色，對不對？」

「妳在故意挖苦我嗎？」

「你是說，我說錯了？」

「不但錯，而且還錯得很離譜。」

「那麼，你就是爲報酬了？」

「這囘妳倒說對了。」

「方老爺子給你多少？」

「妳又錯了，」齊曉天一本正經地說：「錢，是用得完的，我不會看在眼裏。而且，這一次我全力要找囘方小龍，也不是爲方家，而是爲磐石鎭。」

「這話怎麼說呢？」 ①　（未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馮嘉·文
盧令·圖

英雄無價（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馬洛接獲史松山死前寄來錄音帶，告知他老虎帮首要古爾文可能隱藏養傷的幾處地方，司馬洛立趕往一處小城的賭場，以技術贏光一名老虎帮的爪牙符清的現錢和一張由羅坤山開出的支票，符清急於要得回那張支票，司馬洛就以此要脅他，要他往查狼山是否住着一個養傷的人。翌日，一啞吧持一字條來要司馬洛跟他前去，司馬洛隨之前往，跌進陷阱，險些送命，終於擊倒對方逃出陷阱，立即潛往符清所住酒店，發現符清仰藥，已半陷昏迷，司馬洛致電賬房，電話响了許久，才有人來接聽——

兇險的狩獵　謎樣的女人

「這裏是四〇一號房，」司馬洛說：「請派個人上來一趟好嗎？」

「什麼事？」那人還是追問，似乎要是他認為很重要的事情才值得派人上來的。

「沒有什麼重要的事。」司馬洛說：「祇是有人在這裏服毒自殺，去死不遠吧了！」

「什麼？」那人吃驚地叫起來。因為，即使是世界上設備最劣的酒店，也不願意出命案的，這不但會使營業大受影响，而且會給全酒店的人帶來許多麻煩！

「你沒有聽錯。」司馬洛冷冷地說，「所以，我也不用再說一次了。」

「好——好吧！」那人吶吶地說：「我馬上就上來。」

司馬洛放下電話，再看了符清一眼，符清的眼睛已經緊緊地閉上了，但人則是仍然能動的。他正在痛苦地掙扎着，顯然藥力大大發作了，司馬洛拍拍他的肩：「朋友，希望他們能把你救活！」然後他便打開房門，閃身出來了，再關上房門。慢條斯理地從後樓梯走下去，司馬洛一面在深思着。雖然符清沒有說過幾多句話，但符清却告訴了他很多事情。譬如，符清就證明了一個以前司馬洛並不相信的傳說，那就是：老虎帮的人都是盡忠的，簡直是一種愚昧的盡忠，他們寧死都不出賣他們的組織。他們都是「英雄好漢」！

史松山在留給他的那卷錄音帶之中曾對他聲明過這一點，但司馬洛還不信，他還以為每個人都是有價錢的，一如最硬的金屬也有熔點。現在符清的表現却使他驚異，符清很顯然已猜到了他要查的是什麼，因而就寧可犧牲自己的性命了，他派了人去殺司馬洛之後自己就服毒，因為明知自己的前途是已經完了的。

「好一個儍子！」司馬洛自言自語地冷笑着。不過他也不能不承認，在有些時候，儍子才是真正最難對付的人！

好在，符清雖然沒有替他作過調查，却等於給了他答案了。

狼山一定有一些重要人物在着——或是有些不可告人的事在進行着，那就是為什麼符清如此急於制止司馬洛了。

也許，古爾文是正在那上面養傷？

古爾文現在已是老虎帮最大的人物，也是各人盡忠的對象！

「好吧！」司馬洛踏出了酒店的後門，自言自語地說着，「我猜，也許去打打獵，渡幾天假了！」

×　×　×

兩天之後是一個晴朗的日子，天晴到使人懷疑世界上根本是否有雲的存在。很早，當太陽還未開始發揮那炎熱的威力之前，司馬洛就出現在山上了。他在一片密林的斜坡上走着，手上拿着沉重的獵槍，事實上身上也是全副狩獵的裝備，因為現在，他是正以一個獵人的姿態出現。已經很久沒有真正地打獵了。多年以來，他所作的祇是另一種打獵，場地是城市的森林，所獵的是人，男人或者女人，後者多數是善意的狩獵，獵到自己的床上去。不過很可惜，這一次雖然是穿上了獵裝，司馬洛却仍然不是真正地打獵。他獵的仍然是人，他所獵的人就是古爾文。因為他現在是正在狼山上。

司馬洛推開了一叢小樹，便到了一座小山崗的頂上。他放下槍，取出望遠鏡，湊到眼睛上。那是一副最強力的望遠鏡，另一座山頭上，肉眼幾乎看不見的一間屋子忽然一跳，就到了面前了。

那是一間兩層的別墅小洋房，牆壁奶白色，屋頂則是斜的，用紅色的瓦砌成。這座屋子就踞在一度懸崖的邊緣處，二樓的露台對着下臨千呎的懸崖。這露台眞是風景優美，不過却要很有膽量的人才懂得欣賞它。些微有點懼高症都不行。

這屋子所在的地方就是狼山的主峯，也就是老虎帮的其中一個總部了。一個可以讓古爾文躲藏的地方，而事實上古爾文也可能正是躲在那上面，符清的自殺露出了這個破綻。

但是是哪一間屋子呢？司馬洛知道這間空頂的白屋祇是其中一間屋子而已，那上面是另外還有不少屋子的。他用望遠鏡向這間屋子望了一個鐘頭，祇看到一個人出現過。那是一個很年輕的少女，似乎是一個女僕。她出現在二樓的露台上，拿着兩隻枕頭，用棍子去拍打，把枕頭上的塵打掉了。此外就再沒有人出現過。不過，即使這間屋子裏就躺着古爾文，古爾文也不會站出來給他看看的，祇有一個辦法，那就是自己進去看看。

司馬洛嘆口氣，放下望遠鏡。潛進去這件事是要等天黑了之後才能辦到。不過他也並不心急，他本來就不打算白天進去，白天的時間，他祇是打算來踏勘形勢而已。現在是第一個角度，這個角度已經看清楚了。他把望遠鏡一擺，望向右方的另一個山頭，現在，他要起程到右方那個山頭去了，他要在那上面看看狼山主峯；那是第二個角度！

司馬洛一共爬上了五個山頭，從五個不同的角度去瞭望那狼山的主峯。當他在第五個山頭放下望遠鏡時，黃昏已經降臨了，而四肢疲倦得就像快要掉下來似的。

但是他還算有成績，他已經把那山頂上的形勢看得相當清楚了。他已知道那山上現在是大約有多少人在，而假如古爾文是在的話，又可能是躲在那一間房裏。現在他只要等，等到過了午夜，同時利用這段時間休息一下。

他找到一個適合的地點，紮了營，生起一把火，燒一壺水，取出他帶來的乾粮，一面也取出一隻隨身帶備的小型無綫電機，扭開了，按按鈕。這無綫電，自然是用以與史勿夫通話的。

「司馬洛嗎？」史勿夫的聲音傳來，「事情辦得如何了？」史勿夫是已經知道司馬洛的進度的。司馬洛明白那座山頂上人多，並不是他一個人可以攻得下來的，所以老早就向史勿夫求助了。他已經和史勿夫約好，當他證明了古爾文是在那山頂上時，史勿夫的大隊人馬就可以出動，到來帮助他圍捕。由於那山頂的屋子是私人產業，如果沒有明確的把握，是不方便派人去搜索的。

「差不多了，」司馬洛說，「我已經肯定了十份之九古爾文是在那上面，祇等親眼看到他，就可以動手。」

「那你打算什麼時候去親眼看到他？」史勿夫急不及待地說。

「大約凌晨二時吧。」司馬洛回答。

「為什麼不早些？」

「因為我需要休息，」司馬洛回答，「我要休息到別人都休息的時候，那時，少點人抵抗，事情就好辦得多了！對嗎？」

「好吧，」史勿夫無可奈何地道：「反正這件事是你做主的。」

「我再和你聯絡吧！」司馬洛放下了無綫電，看見水已沸了，便自己冲了一壺咖啡，望着那些乾粮，一面覺得啼笑皆非。如果他是真來打獵的，他現在是應該吃着野味，而不是吃着乾粮那麼慘了。

「我從來沒有見過這麼吝嗇的獵人！」一個女人的聲音在說。

司馬洛慢慢地回過頭，看見右邊的樹林邊已經站着一個穿紅色衣服的女人。很年輕，頭髮很長，在頭頂盤成一個髻，五官的分佈清秀而美麗，臉皮很嫩，是一個城市中人，不是屬於這樹林的。但她身上那套紅色的衣服是一套獵裝，這大概解釋了一個城市人為什麼會在森林裏了——她也是來打獵的。

這也不出奇，這一帶是行獵區，在這裏行獵的人一定不止司馬洛一個人，不然，司馬洛也不會扮演獵人了。

祇有一件事使到司馬洛不放心的，那就是：怎麼他不知道這個女人來？他並沒有聽見她接近，她祇是忽然就出現在他的面前的。

「為什麼這樣問呢？」司馬洛瞥她一眼，相當欣賞她的美麗。司馬洛是個風流人物，對女人很感興趣，而且他是那種工作不忘娛樂的人。他很高興有這樣一位女伴，假如她不是另有可怕的目的的話。

「我的意思是，」她在他身旁蹲下來，「為什麼你自己獵到的獵物不吃，要吃乾粮？」

司馬洛尷尬地乾咳起來。小姐，那是因為我什麼都沒有獵到！呃，小姐，請坐下來喝一杯咖啡吧！恐怕除了咖啡和乾粮之外，我是沒有什麼可以招待你的了。」

「謝謝你，讓我來吧，」她老實不客氣地拿起了杯子，自己動手倒咖啡，而且拿起乾粮吃起來，「坦白說，我是一個和你同樣糟的獵人！也許更糟的是我並不相信自己會一無所獲，我連乾粮也不帶。」

「於是你就成為需要救濟的難民了！」司馬洛笑起來。

「幸而我找到了一個救濟機關！」她也笑，舉起杯子來，和司馬洛碰杯，就像他們是正在喝酒似的。

接着他們就沉默下來了。司馬洛一面吃，一面細細打量着她。她給他看得有點不安了，移動一下姿勢，說：「我叫李茵！」

「我叫司馬洛！」

「呃——你這樣看我，司馬洛先生，你是認為我有什麼不對嗎？」

「是的，李茵小姐，不錯你是一個很美麗的女人！但我不相信這樣一個美麗的女人會單身來這裏打獵，不帶乾粮而闖到一個男人的帳幕去揩油！所以，讓我們坦白一點吧，你究竟想要什麼？」

她的笑容也收斂了，嚴肅地看着他。「我也不相信像這樣一個人也會一隻小獸都獵不到！所以，你究竟是來幹什麼呢？」

「這是我的營地，」司馬洛小心地說：「問題又是我先提出的，所以，我覺得應該你先

同答我。」

「也許，」李茵又微笑了，「你和我是同一個目的，你和我都不是來獵野獸，而是來獵人。」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司馬洛裝痴地說。

李茵吃吃笑。「別騙我吧，司馬洛先生，我看着你的。你並沒有開過一槍，整天祇是在用望遠鏡望那山上。」

司馬洛覺得背上冷汗橫流了，怎麼她一直在監視着他，而他也會不知情的呢？也許他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那山頂上了，所以不及其他吧？

「你以爲我們要獵取的又是什麼人呢？」司馬洛小心地看着她，問道。

「古爾文！」她很輕易地，若無其事似地就說了出來。

司馬洛呷了一口咖啡。「你對古爾文又知道一些什麼呢，小姐？」

「和你一樣多，」李茵說，「古爾文是現存老虎帮的最高層人物，對嗎？」

「也許吧，」司馬洛吶吶地說：「但——但——」

「你剛才不是叫我說話要坦白點嗎？」她咬着咀唇瞪着他，「我剛剛已經坦白過了，現在你也應該坦白一點，有什麼就說出來。」

「妳是誰？」司馬洛只好坦白地問。

「我已經告訴你了，」她說，「我叫李茵，這名字也許像舞廳裏的小姐，但是却是一個眞的名字，你可以託你那位好朋友史勿夫先生查一查的，雖然我相信你也不會查到什麼，我的紀錄是很淸白的。」

「史勿夫？你好像什麼都知道的。」司馬洛奇異地看着她，「怎會的呢？」

「你這個人的一切並不難查，」李茵說：「因爲你很出名，也許太出名了，而且我們又是抱着相同的目的。」

「古爾文？」司馬洛說：「你也是來找古爾文的？」

「對了，」李茵說：「我也是來找古爾文的。別問我爲什麼，總之，古爾文的仇家不會少！」

「如果你是爲了錢而來的，那麼你變成是我的競爭者了。」司馬洛斜着眼睛看着她。

「我不是爲錢而來的。」她受了侮辱似地說。

「如果你是爲了報仇而來，」司馬洛說：「那麼你現在就可以放心同去了，因爲仇我是一定會替你報成功的。」

「我不要你爲我報仇。」李茵搖頭，「我要親手報仇！」

「那麼你對我的工作會有妨碍了，」司馬洛說，「我在工作的時候不高興受到騷擾的，也許我會想辦法先把你解決掉！」

「我不想你這樣，」她凝視着他，「所以我決定和你合作。還有一個理由我要來找你的，司馬洛，那就是，我要活捉古爾文！不要殺死他，要活捉。」

「爲什麼？」司馬洛問。

李茵的聲音激動起來。「因爲我要他活着受罪！這樣一個人，如果讓他就此死掉，不太過便宜一點了嗎？應該把他關進監牢裏，讓他等待，等待行刑的日子。」

司馬洛看着李茵微笑。「你這算盤倒打得很如意，但，假如他不被判死刑呢？」

李茵的眼睛圓睜起來，用兩手叉着腰，瞪着司馬洛。「不被判死刑？他殺過這麼多人，他也不需要死？」

「文明人的法律是很古怪的，」司馬洛說：「古爾文會有錢請律師，而律師知道賴不掉，一定會强調古爾文是一個精神病人，現代的法律是不殺一個精神病人的。」

「豈有此理，」李茵叫道：「他們不能這樣。」

「事實上，講起來，」司馬洛慢理斯理地說：「古爾文也的確像是一個精神病的人，對嗎？正常人不會做他所做的那種事情。」

李茵咬緊牙齒，揮舞着握緊了的拳頭。「不，我不相信。法律也不會放過他的。祇要活捉他，試一試就可知道了。」

「這也正是我打算做的事情，」司馬洛說：「我也是從來不喜歡殺人的！可以活捉的話，我就會活捉。」

「很好！」李茵說：「我加一萬元，保證你會活捉他吧！如果古爾文是活着捉到，我會給你一萬元。」

「多謝，」司馬洛微笑，「你眞有一萬元嗎？」

「我可以先給你五千，」李茵說着，眞的從身上取出支票簿來，開了一張五千元的支票遞給司馬洛，司馬洛却沒有去接。「你不能要我先把那一萬元全給你的。」她豈有此理地叫，「事情還沒有做好。」

「不是這個問題，」司馬洛說：「我是在想，我最不喜歡的就是和女人合作！」

「女人有什麼不好？」李茵不服氣地瞪着他。

「女人毛手毛脚，專門在不對的時候做不對的事情，」司馬洛說：「我唯一喜歡與女人合作的時候是在床上。」

李茵的臉脹紅起來了。「司馬洛，你再這樣對我說話，我要走了。」

司馬洛聳聳肩：「我似乎根本沒有請過妳來。」

李茵的手發抖着，支票收同去，又遞過來。「這裏是五千元，司馬洛先生，你究竟要不要？」

司馬洛狡猾地看着她：「支票留下來，你同去吧！我會活捉古爾文的。」

「不！」李茵搖着頭，「不！我要和你一起，除了出一萬元之外，我並且還熟識那上面形勢，我甚至知道古爾文在那一間房間裏。」

「那很好，」司馬洛吃吃笑，「你可以在紙上爲我繪下了那些屋子的形勢圖，然後才離開這裏。」

「我不離開這裏，」李茵嬌嗔地說，「我已經說過了，我要和你一起去——假如你對我那一萬元感興趣的話，你就得依我的條件。」

「我也已經說過了，」司馬洛也毫不讓步，同樣强硬地說，「我不高興和女人合作！假如你對我的工作感興趣，你就也得依照我的條件！」

李茵狡猾地看着他。「司馬洛先生，」她說，「你的意思不過祇是，女人會妨碍你做事，是嗎？那麼，假如帮助你的是一個本事的女人呢？」

「例如怎樣本事？」司馬洛望着她。

「例如這樣，」她忽然把杯子裏的咖啡向司馬洛的臉上一潑。幸而那咖啡是已經斟了一段時間的，並不熱，祇是微暖而已，所以潑在司馬洛的臉上，對他並沒有什麼大傷害，祇是封了他的眼睛，使他一時看不見什麼而已。

「唏！」司馬洛叫起來，「你怎麼了？」隨着就不斷地用手去抹眼睛。但他抹眼睛的手却被李茵執住了。他覺得身子忽然給拖得失去了平衡，然後便淩空而起，打了一個觔斗，重重地落在地上，跌了一個仰面朝天，跟着，李茵的一隻膝蓋就重重地跪在他的胸膛上。司馬洛勉强睜開眼睛，發覺一隻刀尖已抵住他的鼻尖。

拿刀子的自然就是李茵，她已經跪在司馬洛的胸上，使他不能起來，而手上拿着的那一把是刀鋒有七吋長的鋒利的獵刀。在火光之下，刀身上的寒光耀着他的眼睛。李茵得意地微笑：「你覺得，這個女人的本事又如何了？」

「不壞！」司馬洛苦笑，「眞不壞。」

「看來，你也許是名過於實的，」李茵說，「如果我也能制服你，那你憑什麼本事去捉古爾文呢？」

「但我並沒有輸！」司馬洛說。

「你沒有輸？」李茵不屑地冷笑，「我祇要一動手指，就可以把你的鼻子給削下來。」

「我知道，」司馬洛說，「但我呢，我祇要一動手指，就可以把你的心臟轟掉！」

李茵皺眉，慢慢地扭頭向左，低下來望，就看見了司馬洛手中的槍。原來司馬洛的右手中早已拿着一把手槍了，槍咀就對着她的脅下，差一點沒有觸到她，所以她才不知道。其實她是完全沒有機會贏的，槍比刀快，而且槍的威力也比刀大。她的臉紅起來了。

「現在你可以起來了嗎，小姑娘，」司馬洛吃吃笑，「你的身體雖然不算重，但壓着我還是不大舒服的！」

李茵的刀子仍然停留在原位兩秒鐘，一時，她眞像要一不做二不休把司馬洛的鼻尖削下來似的。但終於，她還是嘆一口氣，把刀子拉後，而離開了司馬洛的身上。司馬洛慢慢地爬起身來，槍咀仍然指着李茵。「好了，小姐，」他說，「你還是先把刀子丟下吧！」

李茵祇好放手，讓刀子掉在地上，一面囁嚅着：「我——並不是有意殺你的，司馬洛，我祇不過是想證明一下——」

「我知道，」司馬洛點頭說，「如果你是想殺我的話，我會不見了鼻子，而你也會死掉了！」

「你——仍然不打算和我一起去？」李茵皺眉看着司馬洛。

司馬洛微笑：「你總算證明你有不壞的身手，李茵，不是人人都能把刀尖拿着這麼近我的。」

「你的意思是——」

「我們一起去吧，」司馬洛說，「不過現在時間似乎還早一點，我要小睡一會兒才去，精神充足，辦起事來效率是高得多的。」

「你睡吧！」李茵色然而喜，「我去收拾我的行李拿過來，我們可以住在一起。」

「住在一起？」司馬洛奇異地看着她。

「祇是這樣說說吧了，」李茵的臉有點紅，「我的意思是，我們的東西可以在這裏放在一起。反正，看來我們是用不着再呆在這裏的了！一是我們捉到古爾文，一是古爾文的手下把我們殺掉，對嗎？」

「對的，」司馬洛點頭：「很好，李茵小姐，現在，你先同去吧，三個鐘頭之後再叫醒我。」

李茵把那張五千元的支票拾同，遞給司馬洛：「這裏是你的五千元酬勞，你還是先把它收下來看看吧。」

司馬洛却沒有去接那張支票，他祇是搖搖頭。「你還是拿着吧，李茵，如果我們此去成功了的話，你當然不會不給我的，對不對？」

「當然，」她說，「我是一個從不賴帳的人。」

× × ×

四個鐘頭之後，夜正深沉，人人都睡着了之後，兩個黑影便出現在狼山主峯的那些屋子的旁邊。他們現在身上已經換上了黑色貼身衣服，似乎不是爲了好看，而是較方便於他們鬼鬼祟祟地走來走去而已！

這兩個人自然就是司馬洛和李茵了。他們的身上現在已經不是那套獵裝，而是全身黑色的緊身衣服，換句話說，他們是穿着夜行衣的。這並不出奇，雖然普通的獵人並不會帶備夜行衣去行獵，但他們並不是普通的獵人，而他們的本來目的也並不是行獵。

他們繞過了第一間屋子的屋角，躲進了那濃黑的陰影裏。由於他們身上的衣服也是那麼黑，所以他們簡直和那陰影溶成一片，分不開來了。如果有人在二十呎之外走過，也不會看見他們的。

李茵用手一指，低聲說：「古爾文就在那間屋子裏。」

她所指的是一間模樣比較奇特的屋子，是一座兩層的屋子，但是面積很大，似乎屋裏有許多房間的，因爲單是屋子的一邊，開着的窗口便有十個以上，而那屋頂的邊緣則豎起了有刺鐵絲網，似乎要禁止任何人爬上那屋頂去。

「這屋子這麼大，」司馬洛皺着眉，「他在哪一間房裏呢？」

「找找看好了，」李茵說，「我知道他是就在這間屋子裏。」

司馬洛搔着後腦。他並不是不相信李茵的話，但是也不敢完全相信。因此在未親眼看到古爾文是在這屋裏之前，他不敢把史勿夫預備着的援軍召來。

「你又知道這裏有多少有能力抵抗的人嗎？」司馬洛又問。

「大約三十個，」李茵說。「都是好手！人太多，你一個人是敵不過他們的。」

「也許我不會與他們正面衝突，」司馬洛說着，細細地打量着屋子，「屋頂那鐵絲網又是幹什麼的呢？」

「這些鐵絲網攔着的是屋頂機場，」李茵說，「這屋頂是給直升機升降的。」

「哦，」司馬洛點頭，「原來如此！」

「讓我把情形向你解釋淸楚吧，」李茵說，「古爾文正在這屋子的某一間房間裏養傷，隨侍在他身邊的就是郭佳。」

「郭佳？」司馬洛皺眉。

「郭佳在老虎帮的地位是僅次於古爾文的，」李茵說，「不過，每一個人都知道，郭佳是一個比古爾文更精明能幹得多的人！郭佳做的事並不少過古爾文，但是他從來不正式露臉的。」

「唔，一個老奸巨滑，」司馬洛點頭，「而除了郭佳之外，這屋裏還有槍手廿名嗎？」

「二十名，」李茵說，「其餘十名是在外面巡夜的。」

「防守得眞密，」司馬洛說，「假如你說的是眞話，但，你怎麼知道這許多？」

「總之我知道，」李茵說，「你別問吧！我不是說過你別問我的了嗎？」

他們伏在那裏，看着那間屋子，沉默了一會。「你有什麼辦法可以進去呢？」李茵終於又低聲問，「神通廣大的司馬洛！」

司馬洛聳聳肩。「我猜如果我能設法爬上那屋頂，由屋頂下去會好一些。」

「不行！」李茵搖搖頭，「那刺鐵絲網是通了電的。」

「唔，」司馬洛撫着下頷，「似乎眞的是無懈可擊了，也許我應該把救兵召來才行。」

「你有救兵？」李茵詫異地看着他。

「我有救兵，」司馬洛點頭，「我隨時可以召一隊軍隊來攻打這裏！那是說，假如我證實了古爾文是的確在這裏的話。」

「我告訴你他是在這裏。」李茵說。

「我也相信他是在這裏，」司馬洛說，「但我還是要親眼看見。如果不是有眞憑實據，我的救兵是不肯來的。」

「噢，」李茵聳聳肩，「你對人眞缺乏信

心！」

「這正是我能活到如今的原因。」司馬洛說。

「那麼，讓我們想個辦法潛進屋裏去看看吧！」李茵說。

「可以嗎？」司馬洛奇怪地看着她。

「可以的，」李茵說，「不過，你是祇能看看，而沒有希望把他刦出去的。你帶着他一個人，沒有可能逃得過三十人的追捕。」

「祇要看過就行了！」司馬洛說。

「等一等，」李茵忽然嚴重地說，「有人來了，是一個守夜的人，我們得先解決他。」

果然，有一個人正在走過來，他們可以聽到那皮鞋的脚步聲。那人直向他們的藏身之處走來，手上拿着一挺輕機槍。當他走到的時候，已經祇剩下李茵站在那裏，用背對着他。

「唏，你！」那人喝一聲，就加快脚步上前。

李茵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因此他就完全沒有注意到旁邊黑暗中的司馬洛了。好像一支火箭一樣，司馬洛向他直飛過來，雙脚先行。這雙脚一撐，撐中了那人的頸後，那人便不由自主向前仆去。李茵一把抱住他，抱得很技巧，一隻手是掩住他的嘴巴的，以免他叫出聲來。但那人原來是不會叫的了。

司馬洛在他的頸背上的那一撐使他的神經受到了很大的震盪，因此他已經暈了過去，暫時是不會麻煩他們的。

「我們把他收拾起來吧，」李茵說。

「收到那裏去？」司馬洛問。

「這裏。」李茵對那地方的形勢果然是很熟，她拉着司馬洛轉過屋角，來到了屋脚的另一個部份，那裏是有一度矮矮的鐵門的，門內是泵房之類。「我們可以把他放進去。」李茵指出，「你弄得開那鎖嗎？」

司馬洛點點頭，在那門的前面蹲下來。那門是用一隻相當大而且相當結實的大鎖鎖着的，不過由於裏面的並非寶貴之物，所以這並不是一隻複雜的鎖。司馬洛祇花了三分鐘就把它弄開了。裏面果然是一個水泵的泵房，除了那些抽水的機器之外是還有一點空位的；他們就把那個受制的倒霉打手塞了進去。

「現在這一部份的防守是暫時空虛了，」司馬洛把門再鎖好了之後李茵對他說，「你可以有機會潛入屋中。」

「而屋中是有二十人在守衞着的？」司馬洛皺眉。

「是的！」李茵點頭，「所以進去了之後，你最好不要輕舉妄動！」

「我會的了，」司馬洛點點頭，「你在外面等我吧！」

「不，」李茵低聲說，「我們一起進去，我可以給你領路，那邊第一個窗口，我相信我們可以從那裏進屋。」

他們沿着那牆脚的陰影，小心地前進着，到了一扇關着的窗子。李茵一直跟在他的後面十呎掩護着他。不過他們再也沒有碰到巡夜的人了，由於巡察這一部份的那個守衞已給他們解決掉。那窗子是關着的；司馬洛小心地向內窺視一下，發覺那是一間很簡單的睡房，裏面是空無一人的。沒有人是正好了。「我們可以從這裏進去，」李茵說。

司馬洛帶來的開鎖工具，用以開窗也是一樣有效的。這一次，他祇花了幾秒鐘就把那窗弄開了。李茵首先跳進去，司馬洛也跟着進去，然後把窗再關上了。

「如果到古爾文的房間的窗外去窺一窺，不是簡單得多了嗎？」司馬洛有點近乎埋怨地說。

「我知道，」李茵說，「不過很可惜，古爾文的房間却是沒有窗的。」

「怎會沒有窗呢？」司馬洛大惑不解地皺着眉頭。

「你一會兒就會看到，來吧！」李茵拉着他的手拉他走向房門口。

李茵的手是柔軟而溫暖的，一個美麗的女人，一隻可愛的手。

司馬洛好色的老毛病又發作了。他輕輕搓揉那隻手，食指又在掌心輕輕揩過。李茵輕輕抖了一抖，霍的轉過身來，手掌甩開了，就向司馬洛的臉上摑過來。司馬洛一手接住了她的手腕。她怒得發抖着，恨恨地瞪着司馬洛。「別這樣對我！」她咬着牙低聲說，「你的名譽我知道的！我不是你那些妓女！」

司馬洛微笑：「你一定聽到失實的傳聞了，我從來不會玩妓女的。和我一起的都是女朋友！」

「不論是什麼，」她把手拔回，「總之別把我算在內。」

她深吸了一口氣，向他招招手，便轉身走向房門口。司馬洛跟在她的背後，心裏感到納罕。想不到她對於男人的碰觸竟會發生如此強烈的反感！她是一個這麼美麗的女人，她不應該有這種老處女脾氣！不過，世事有時很難講的，從一個人的外表不容易看出一個人的心。

他們出了那間房間，進了一條空無一人的走廊。急步跑完了那條走廊，經過了兩度關着的房門，李茵都沒有去理會。到了走廊盡頭，那裏也有兩度房門。李茵在左邊的房門前面蹲下來，就着門上的匙孔窺望一下，然後揮手示意司馬洛也來窺一窺。

司馬洛也照辦了。通過匙孔，他窺見裏面是一間極大的大廳，廳中分佈着起碼二十個打手，有幾個正在無聊地聚玩紙牌，有幾個祇是在吸烟，另外有幾個則在沙發上睡覺。這座廳子最奇怪的地方就是四壁完全沒有窗子的。這二十個人守衞的顯然就是廳子盡頭那一度緊閉着的房門。

司馬洛站直，皺眉看着李茵。「這究竟是個什麼地方？爲什麼會有一間沒有窗的廳子？」他低聲問。

「我遲一些再告訴你吧，」李茵低聲回答，「現在來。」她轉身走到另一度門的前面，把門一扭就進去了，似乎她對這裏面的情形熟到無可再熟，似是早就已經肯定了門內是沒有人的。

司馬洛跟了她進去，發覺那裏面是另一間廳子，也是沒有窗的。從他們走過的路來推斷，他們現在是在這座巨大的屋子的中央！現在不是通過匙孔，他就可以看清楚了；原來這廳子的天花板是活動的，可以張開來，放下陽光。現在這廳子的天花板就是張開了一半。廳子的一壁有一度鐵梯可通上屋頂。這廳子的中央擺着一張大大的長桌子，繞桌放着十二張椅子。很像是一所會議室。

李茵走到那鐵梯，揮手示意司馬洛跟着，她便沿梯而上。司馬洛也跟着她上去。他們沿着那鐵梯上了屋頂。那上面就是司馬洛在屋外所見，被鐵絲網圍着的那座天台了。天台的中央，有一座突出來的玻璃圓頂。

司馬洛根據距離及角度推量一下，就知道在這圓頂下面的正是那間由二十個打手守衞着的房間。原來這房間是玻璃頂的，怪不得不必用窗了。這玻璃頂就可以容許最充足的陽光透下來。

司馬洛和李茵兩個蹲低身子，半爬半行地到達了那玻璃圓頂的旁邊，向下張望。

那下面是一間很寬大的房間，現在雖然佈置成睡房的模樣，但司馬洛懷疑他以前並非作睡房的用途，那形格一點也不像。現在，房中

那床上就躺着一個老人，胸部紮了繃帶，眼睛是閉着的。他的臉色是那麼蒼白，顏容是那麼憔悴，一時間，司馬洛也認不出他是誰。

「現在你看見了，」李茵低聲說，「那就是古爾文。」

「他一定失了很多血！」司馬洛皺眉；祇有失血太多的人才會萎縮得這麼快，連樣子也認不出來的。

「總之他是仍然活着，」李茵狠狠地微笑，「可以讓我們把他活捉！現在，你可以把你的援兵召來了。」

司馬洛皺着眉頭望着房中的另一個人。那是一個身體非常粗壯的人，頭禿如鏡，而上唇蓄着兩撇濃鬚。現在他正交抱着兩臂在對床上的古爾文說話，臉上隱隱現着笑容，似乎非常得意。可惜那玻璃圓頂隔着聲音，聽不到他在說什麼。

「那就是郭佳！」李茵指出。

司馬洛點點頭。他也認得這是郭佳；事實上，他對郭佳並且知道得相當多。郭佳並不是一個平庸的人，他幹的事情很多，然而相反地，他在警方那裏並沒有案底。許多地方的警方對他祇是懷疑，却從不能證明什麼。他其實比古爾文更值得坐老虎帮的第一把交椅！祇是他的年紀及資歷稍遜吧了。「他是一個好手！」司馬洛說。

「是的，」李茵點頭，「有他在保護着，我們要捉住古爾文是比較難的。」

司馬洛仍然很不放心地打量着周圍的形勢。「這究竟是一個什麼地方呢？這樣古怪的房間。」

「以前老虎帮有一位科學家，」李茵解釋，「他要做一些生物研究，便建了這樣一座屋子，你明白的，需要陽光時可以有充足的陽光，不需要時祇要把屋頂一關就是絕對黑暗！」

「唔，」司馬洛點着頭，很滿意這解釋，因爲事實上這也是頗合理的解釋。

「現在你可把大軍召來了吧？」李茵問。

司馬洛再打量一下周圍的形勢。「似乎沒有辦法可以進入那間房間的。」

李茵搖頭。「不是沒有辦法，但單憑你我兩個人之力，要這樣做可不容易！」

司馬洛再看了一會，便從腰間摸出他那隻小型無綫電通話機，又與史勿夫聯絡起來。「好了，」他說，「你們可以進來了，古爾文果然就是在這裏面。」

「很好，」史勿夫興奮地說，「我們馬上就來。在那裏和你們見面呢？」

「我們現在已經進來了，」司馬洛說着，並且告訴了史勿夫屋內的情形是如何的。「你們從外面攻進來吧，最好來得靜一點，攻他一個措手不及，我們就在這裏面做內應，我會用無綫電指導你如何進攻。」

「好主意！」史勿夫說，「給我們一個鐘頭時間吧！當我們到達時再和你聯絡。」

「還有一點，」司馬洛說，「叫你的人盡可能別殺人，我想活捉古爾文，知道嗎？我想活捉他！」司馬洛的眼睛看着李茵，李茵對他微笑。

「我也是這樣想！」史勿夫說。

無綫電聯絡截斷了，司馬洛仍然看着李茵。「他們有一百個人，會扮成獵人接近這裏的。雖然，天這麼黑，什麼裝扮都沒有很大關係了！」這時，他們的注意力又被房中的二個人的動作所吸引了。床上那憔悴的古爾文已經醒了過來，而郭佳正在他的面前揮舞着兩手在說話，說得頭筋暴現的，似乎情緒十分激動。

「我奇怪他們究竟是正在爭論什麼。」司馬洛皺眉，「有什麼事難道不可以等古爾文醒了再說嗎？」

看着時，古爾文的嘴巴動起來，說了兩句不知道什麼話，郭佳就似乎更加暴怒了。他一跳上前，手指指着古爾文的鼻子下，面目是猙獰可怖的；很可惜聽不到他們是在說些什麼。

「他對他的長輩似乎不再尊敬！」司馬洛說。

李茵沒有做聲。他們繼續看着。後來，郭佳的火氣似乎平了一點，從床邊退開，踱起方步來。

「我們有一個鐘頭的空閒時間。」司馬洛看着李茵，溫柔地說：「讓我們談談吧，例如談談你，你究竟是什麼人呢？」

李茵的唇皮不屑地捲起。「對不起，我並沒有興趣談我自己，事實上我根本就沒有興趣跟你談！」

「對不起，」司馬洛諷刺地吃吃笑，「我一時忘記了自己的身份！我不過是你的傭員，我和你是有階級之分的，是嗎？我祇是一時忘形，你知道，我是一向都對美麗的女人感興趣的，而你又是那麼美麗！」

「阿諛奉承也沒有用的，」李茵冷冷地說，「我決不會加錢給你！」但雖然是這樣說，她的臉頰上還是隱隱浮現着一絲笑意。沒有一個女人會眞正不高興男人稱讚她美麗的。

「但我預先告訴你，」司馬洛說，「對一個和我有感情的女人我的服務是特別好的。」

「我不需要特別好的服務，」李茵又回復了先前的冰冷了，「我給你一萬元，祇要值一萬元的服務就够了！」

司馬洛對她微笑，她却沒有再看他了，祇是在望着那玻璃罩的下面。司馬洛聳聳肩。和這樣一個美麗的女人在一起，一個鐘頭時間本來是相當容易過的，然而，她採取如此冷冰冰的態度，却就變得很難過了。

他們沉默地伏在那裏，等待着。過了半小時，司馬洛終於又忍不住。「我猜你一定學過舞蹈，李茵。」他說，「你身裁是那麼好！」

李茵連睬也不睬他，就像根本沒有聽見似的。司馬洛聳聳肩。這時，下面的郭佳和古爾文的情形也是差不多的，郭佳對古爾文說了很多話，但是古爾文却祇有很少的反應。終於，郭佳轉身離開了那房間。

「這樣也好，」李茵冷笑，「起碼古爾文可以睡得安寧一點！有些人就是不知道自己是嚕嗦得多麼討厭！」

「希望你不是在諷刺我！」司馬洛說。

李茵又不睬他。其餘的半個鐘頭在沉默中過完，跟着，史勿夫的援兵就到了。果然來得很準時。

不過似乎來得不够秘密。史勿夫剛剛用無綫電通知了司馬洛，屋中人就已經發覺了。屋外巡邏的打手叫喊着通知各人，於是屋內又衝出了十名打手，與外頭的打手會合，佈好陣勢，向對方迎擊。

史勿夫的人開始出現了，第一响槍聲爆發，以後槍聲就差不多不停了。

「我看我們也該出點力！」司馬洛說着跑向天台的邊緣，到刺鐵絲網的前面，手中已拿着他那隻射小箭的圓筒。下面就有一個打手正躲在障碍物的後面，拿着槍。司馬洛一扭射箭筒，一支金屬小箭便射進了那人的大腿後面。

那人的身子一搐，接着箭上的痲醉藥生效了，他的膝蓋一軟，便仆倒在地上，不動了。他祇是暫時暈去了而已，那小箭並沒有射死他。旁邊的人是看不見他中箭的，祇會以爲他是中了對方的槍彈吧了。

另一個人匆匆跑過來，把這個中箭的人拖回障碍物的後面，並且檢驗他傷在何處。這樣做着時，他的臀部便聳起來，正正對着司馬洛了。司馬洛吃吃笑，又舉起射箭筒，向這個最

多肉的部份射了一箭。那人整個跳起，再跌同地上，再想爬起，巳經支持不住而仆倒了。

「幹得很好！」李茵在旁邊冷冷地說，「如果每一個你都給他們這樣一箭，我們的問題便完全解决了！」

司馬洛聳聳肩。「這是不可能的，他們有三十人，我這裏的箭祇有十支。」

接着一顆子彈忽然擊中鐵絲網，「錚」的一聲，火星四射，那放槍的人就在下面的另一邊，一槍不中，他便伸手指着司馬洛，叫着：「唏！」司馬洛的舉動一定巳給他看到了。

在伏低之前，司馬洛也給了他一箭。

那人沒有再做聲，而槍彈也沒有再射過來。司馬洛小心地把頭冒出去看看。原來那人巳經伏在地上睡着了。顯然司馬洛那一箭是並沒有浪費的。李茵呼出一口氣。「司馬洛，你最好小心一點！如果他們發現我們在這上面，就會上來捉我們，而我們是寡不敵衆的。」

「好吧，」司馬洛說，「反正他們是一定敗陣的，不過是時間問題吧了！古爾文給困在這中間，就是會飛也飛不掉。」

但是他這句話却說錯了。因爲就在此時，他聽見了直升機的引擎聲。一架直升機正從遠遠飛來。而這屋頂就是一座直升機場。

「他們要飛走了！」李茵低聲叫道：「爲什麼你那邊會沒有派來直升機呢？」

「我——還以爲這裏沒有停着直升機就不怕了，」司馬洛說，「但，好在我們守在這裏，直升機降落了就不容易再起飛的。」他向圓頂內的房間窺了一眼，看見郭佳又巳經走進來了，正在指手劃脚地不知道對古爾文說些什麼。他碰碰李茵的肩。「我們找個地方，躲起來吧！」

司馬洛和李茵一起，彎低着身子，跑到一角落裏的一座三合土水箱，躲在後面。這時，他們就聽見一陣嗡嗡之聲，覺得地面微微震動，然後那圓頂便在中間裂開成兩半邊，而這兩半邊慢慢地向兩旁移去，讓出一個大缺口來。

「這又是什麼玩意？」司馬洛瞪目地道。

那兩個半邊開盡了，成爲一個很大的入口。大到可以讓直升機進去，事實上，下面那房間也的確是很大的，大到本身也可以作爲一座直升機機場。現在，直升機就向這個開口降下來。

「直升機要直接飛進那裏面去了，」李茵在司馬洛的身邊叫道，「不必停在外面，我們是沒有辦法制止它的，除非把它打下來。」

司馬洛皺眉。「怎能把它打下來呢？如果這樣做，連我們的屋子也會給炸掉的。」

「豈有此理！」李茵叫道：「他們怎能這樣？你們的直升機呢？難道你們就沒有直升機的嗎？」

司馬洛慚愧地搖頭。「我們——暫時沒有！但我試試召一部來吧。」他又取出他那隻無綫電聯絡器，跟史勿夫聯絡。史勿夫的聲音從裏面傳過來：「唏，怎會這樣吵？那是什麼聲音？」

「直升機！」司馬洛叫道：「古爾文就要乘直升機逃脫了。而我在這裏不能制止他，你有什麼辦法可想嗎？能不能派一架來？」

「我們手頭沒有。」史勿夫惋惜地同答，「但，我試試吧，我試試吧！」

司馬洛關了無綫電。這時，那架直升機巳經降進了圓頂之內，司馬洛和李茵便不約而同地從那水箱後面奔出來，奔過去向房中窺望。他們仍然是隔着一部份的玻璃罩望下去的，這玻璃是那麼厚，司馬洛相信子彈也不容易射穿，因此他們祇能隔着玻璃看，却不能做什麼了。而他們所看到的也是一種奇景。

那飛機巳經降在床邊，引擎仍在轉着，聲音極其吵鬧，引擎轉出來的風把床上的被褥吹得紛紛飛走，而人們的頭髮都給吹得散亂了。看樣子，就像那張床也快要給吹走了似的。有兩個打手正在郭佳的指揮之下把古爾文抬離那張床，而抬到直升機上去。

「我以爲你知道得那麼多，你也會知道有這一着的。」司馬洛埋怨地叫。由於飛機聲太吵，他得放盡喉嚨，李茵才能聽到。

「即使沒有我，他們一樣會有此一着的，」李茵說，「而你也同樣不能阻止，所以，怪什麼我呢？」

這樣說着時，古爾文巳經成功地給運上了直升機，而那部直升機又起飛了。

「我得把它打下來。」司馬洛咬牙切齒地舉起手槍。

「不要！」李茵叫着，忙執住司馬洛的手，以柔道架式要把司馬洛摔開，但司馬洛却以同樣的架式避過了。對於柔道，司馬洛本人是個大行家，李茵是難他不倒的。兩個人爭持着，終於倒下來，在地上滾動着。

「不要！」李茵仍然叫着，死命執住司馬洛的槍，「我要他活着！」

司馬洛也軟下來了。他也是很希望把古爾文生擒的，要把直升機射下來，那是比較殘忍的行爲，而且事實上，偌大的直升機是否會被他區區一顆子彈擊落，也是一個疑問呢！因此他沒有再用力了。李茵却一定以爲她是佔了上風，而跨到司馬洛的身上，騎着他。飛機通過那玻璃圓頂的缺口升起，升進了空中。

李茵這才鬆了一口氣，放手。司馬洛却一手把她攬住，拉低她的頭，吻着她的唇。她的嘴唇受制，一時說不出話，但是喉嚨裏却發出了一聲强暴的怒吼。她拚命一扯就把嘴巴扯脫了，然後左右開弓要摑司馬洛。司馬洛的兩手牢牢地執住了她的兩隻手腕。

「我要殺你！」她極其生氣地叫着，向旁一滾，然後雙手用力一舉，竟把司馬洛整個舉起，向旁邊摔開。司馬洛跌在十呎之外的地上，滾了幾滾，定住了，眼睛却是看着那正在遠去的直升機。李茵一跳就跳到了他的身邊，警告地瞪着他，說：「你再這樣做一次，我就殺你了！」

司馬洛聳聳肩，又把無綫電取出來與史勿夫通話。「你看見了沒有，史勿夫先生，他逃了！」

「逃了？」史勿夫錯愕地問，「怎樣逃的？」顯然史勿夫的手下們是還未有機會把這件事向史勿夫報告。

「飛走了，」司馬洛告訴他，「如果你不能截擊他，我希望你也能有辦法跟踪他。」

「我——來不及！」史勿夫可憐地說，「他飛那一個方向走了？」

「哪，算了吧！」司馬洛沒好氣地把無綫電關掉了。這實在也不能全怪史勿夫的，有一部份是司馬洛的責任，司馬洛告訴史勿夫這裏沒有飛機，因此也用不着作天空方面的準備的。「我們還是快點努力把這裏的人捉住，希望能問出一些綫索吧！」

這倒不是難事，在郭佳和古爾文走了之後，這裏的人沒有人指揮，陣脚亂起來了，而且也鬥志盪然，當史勿夫那邊用擴音機勸諭他們投降時，他們便把槍丟下，舉着手出來了。到這時，他們之中又巳有三個中了司馬洛的痳醉藥小箭而倒下的。

跟着，史勿夫也來到了。

到了這個時候，司馬洛和李茵巳經分散了，每人各走一個方向去找尋那些餘下的老虎帮人。因此司馬洛還不知道李茵是巳經失踪了。當他和史勿夫會合的時候，史勿夫說：「你這位美麗的女同道呢？」

司馬洛四面望望。「她會同來的，我想你替我查一查她的底細，好嗎？一個來歷不明的人，我總是放心不下的。」

「你是一個多疑的人，」史勿夫說，「不過在這種情形之下，多疑却是一種好習慣！尤其是，我很高與你的多疑也發展到女人的身上去了。一向，你對女人都是太放心的，尤其是對美麗的女人。」

「人是會進步的，」司馬洛苦笑，「我巳經進步了，改變了這種壞習慣。」

「好了，」史勿夫說，「我們得快點向這些人問話一番，然後就離開這裏，因爲古爾文巳經走了，沒有任何證據，我們留在這裏是不合法的。」

於是他們把捋到的人集中在屋內的一所大房間裏，加以盤問。盤問的主題當然就是：郭佳會帶着古爾文逃到何處去。對於這個問題，其實司馬洛心目中早巳有答案；史松山那卷錄音帶是給他提供了幾個古爾文可能躲藏的地方的，狼山就是其中一個。古爾文既然離開了狼山，他知道他可能去的另一個地方是什麼了。但是讓史勿夫盤問一下也是好的，總好過一言不發就離開。

結果一如司馬洛所料，那些人每一個都是守口如瓶，甚麼都不肯承認，也什麼綫索都不肯提供。這是老虎帮的一貫作風，司馬洛在符淸的身上巳經領教過了。事實上，司馬洛相信這些人也可能根本不知道古爾文會給送到什麼地方去的。這是一個重要的秘密，雖然老虎帮人是那麼善於守秘密，郭佳也不會輕易公開這個秘密的。

最後，史勿夫嘆了一口氣。「我看我們還是離開這裏吧……」他說。

這時，司馬洛才醒起李茵還沒有同來。他連忙到外面去找，而且叫了好幾個史勿夫的打手帮着找找，但是找不到。李茵巳不在這山上了。

「我們祇好不理她了，」司馬洛喃喃地說，「反正，我巳經白賺了她五千元，如果她走掉，那更好了！」

於是他們收隊離開。司馬洛同到自己的酒店房間，開了門踏進去，却發現李茵就坐在他房中的沙發上，對他微笑。「唏，」司馬洛錯愕地看着她，「你究竟到那裏去了？」

李茵繼續微笑。「我祇是提早同來吧了！我沒有興趣和你那位上司見面。」

「他不是我的上司。」司馬洛否認。

「總之我不喜歡見他就是了，」李茵說。

司馬洛聳聳肩。「我還以爲你不告而別，不會同來了，我才剛剛鬆了一口氣呢！」

「不同來？」李茵冷笑，「難道我會就此放棄我那五千元嗎？我才不會呢！而且，我正要對你說，如果你想賺到那餘下的五千元，你就得繼續工作。」

司馬洛在她的對面的沙發上坐下來。「有什麼提議嗎？你以爲古爾文會給運到那裏去了呢？」

李茵臉上的表情是嚴肅的。「給我兩天時間，我就可以告訴你了。」

「好吧！」司馬洛聳聳肩，「你住在那裏？我怎樣和你聯絡呢？」

「你用不着和我聯絡，」李茵說，「需要找你的時候，我自然會找你的。」

司馬洛嘆一口氣。「而在你未找到我之前，我就祇好呆在這酒店裏等你嗎？」他搖搖頭，「不，李茵小姐，你不能這樣對我，因爲我並不是你的僱員，你祇不過是給我一萬元，叫我順便帮你一個小忙吧了！如果我自己找到綫索，我是不會在這裏等你的，需要離開的話，我就會先離開了。」

李茵負氣地看了他好一會。「我們果然是不大能够相處的，」她嘆了一口氣，「不過，好吧，司馬洛，你給我兩天時間，兩天之內我會同來的。如果你離開，你在樓下的櫃面留下一封信，告訴我你到哪裏去了好嗎？」

「好吧，」司馬洛聳聳肩，「這麼麻煩。我倒有點後悔要你的錢了！你知道，我答應替你工作，一半是因爲你是那麼美麗，我以爲我可以佔到一些便宜，但——」搖搖頭。

「就這樣決定好了！」李茵冷冰冰地說，「再見！」她站起來，走向門口，逕自開門出去了。

司馬洛拿起聽筒，叫樓下的掌櫃替他接史勿夫，因爲史勿夫也是住在同一間酒店的。接通了之後，他說：「史勿夫，那女人剛剛離開了，我要你派人跟踪着她，查出她的一切，她現在身上穿的是……」

× × ×

李茵在那條黑暗的街上踽踽獨行，走了一段，停下來，從手袋裏取出一隻小小的粉盒，打開了，看看鏡子。但她看的並不是鏡中她自己的臉，而是要藉着鏡子的倒映，看看那在後面跟踪着她的人。

那是一個穿着殘舊西服的男人，五短身裁，貌不驚人的。

不過這人却有着一種相當驚人的本領，就是擅於跟踪。李茵很早就巳經發覺這人在跟踪她，而且她巳用盡了她所知道的每一種方法去加以擺脫，都沒有成功，所以現在，她就祇好採取最後一個方法了。那就是暴力的方法。她就在這條小巷的巷口等着。

那人急急地趕過來，因爲李茵轉入了這條小巷便失踪了，而這條小巷裏面很可能是四通八達的。他必須快點趕到，以免給李茵逃脫。

那人到了巷口，衝進來，不提防李茵就守在小巷口的轉角，因此一衝就衝過了李茵的身邊，要停止巳經太遲了。李茵手起掌落，在他的頸背上劈了一記。那人兩眼祇是輕輕一翻，便軟軟地倒在地上，暈了過去。李茵輕蔑地冷笑一聲，蹲下來搜搜那人的身。那人身上懷着一把手槍，有一些零錢和幾張證件。李茵把那些證件檢視一下，就知道這人是史勿夫派來的人。正如她所料。

李茵再發出一聲冷笑，把槍和證件都放同了那人的身上，然後把那人拖到小巷的最深處，丟下去。當她再出來的時候，她却是從小巷的另一頭出來的。她繞同了大路上，四面望望沒有人注意她，便截住了一部經過的的士，上了車，對司機說了一個地址。的士開動，把她載走了。李茵在車上仍然同頭張望了好幾次，看不見有車子跟踪她，才放下心來。

半小時之後，李茵巳經到達了另一個地區。也是一個很僻靜的地區；一座小山的山脚之下。的士就在山脚停住，她付了車錢，叫的士走了，然後便沿着那條小路步行上山。那山上祇有一間小小的石屋，這當然就是李茵的目的地了。

李茵到了那間屋子的門前，敲敲門，沒有人應，覺得奇怪了，因爲屋內是亮着燈的。她繞到屋旁，從窗子向裏面窺望一下，却發覺裏面原來是空無一人的。她不禁懷疑地皺起了眉頭。屋中的人哪裏去了呢？也許出去了買東西，或者去吃宵夜之類？

李茵再繞到門口，扭扭門球，門却應手而開了。

就在這時，她右邊的牆壁上响了「錚」的一聲，一些灰泥碎裂濺開，削得她的臉也隱隱作痛了！李茵呆了一呆，接着就忽然像跳水一般撲進了門內，在地上伏下來。因爲她剛醒覺到，那「錚」一聲是一顆子彈造成的。一顆出

自長距離步槍的子彈，一把有滅音器的長距離步槍，因此祇是子彈來了，槍聲却沒有來。

又一顆子彈來了，這一次通過打開了的門口，砰一聲擊碎了玻璃窗。

李茵咬着牙齒，低低地咒罵了一聲，便一手抓起地上的一張小木櫈，向頭上擲去。乒！懸在屋頂中央那隻光禿無罩的燈泡破了，屋子便頓時陷入了黑暗中。

李茵拿着自己的槍，蛇行着爬到了門口，向外面窺望。槍彈又來了，這一次是打中了門邊的牆壁，在那石塊上彈開，發出淒厲的聲音。李茵小心地向那黑暗中注視着。

對方一定是在相當遠的地方，連槍聲都聽不見，她手上祇有一把短槍，她是無法還擊的，因此她也不採用硬碰硬的方法了，她祇是伏在那裏，注視着黑暗中。她這樣做的理由就是一個人放槍，即使槍聲聽不見，槍咀也會有火光閃在哪裏，她就可知道放槍的人是在哪裏了。白天不能用這個方法，但晚上則是可以的。

李茵等了大約三分鐘，便看見了。槍咀的火光是來自對面的山坡上，一間木屋的側面。那人一定以爲隔遠放槍很安全，她完全沒有還擊的能力。李茵一咬牙！哼，如果他是這樣想，那麼他是大錯特錯了！

毫不考慮地，李茵又轉身爬囘屋裏，匆匆地爬到屋子的後部，把後窗推開了，就縱身而上，敏捷地躍出窗外，到了屋後。乒乓！又有二顆子彈從門口穿進來，擊中這後窗。幾塊玻璃瑲瑯地跌下來了。

屋後有一條山脊，彎彎曲曲地伸展到對面山頭，山脊上長着不少小樹可以護身。李茵就握着槍，彎低着腰身，沿着這山脊向對面跑去，預算十分鐘可以到達。

果然，她花了十分鐘時間，便繞到了那木屋的後面了。現在，她相當清楚地看見有一個人正坐在那木屋的旁邊，身子挨着屋牆，舉着一把長距離步槍，眼睛湊到望遠瞄準鏡上，正在全神貫注於對面那間石屋，一點也不發覺危機已在後面降臨了。他的身邊放着一隻方形的小皮箱，那當然就是用以裝載他那把槍的。

李茵看着時，那人又放了二槍。在這樣近距離之下，不但可以看到槍咀的火光，而且也可以聽到那經過了滅音器的深沉的「匍匐」聲了。

「好了，朋友，」李茵從樹後跳出來，槍指着那人，「放下槍吧！我要跟你談談。」

那人忽然伸直了背脊，一時僵住了在那裏了。

「我說放下槍！」李茵把手槍的撞針扳後，發出「格」一聲。這一聲果然特別具有威脅性的。那人把槍放下來了。

「你是誰？」李茵問，「現在，慢慢轉過身來讓我看看。」

那人遲疑着，一動也不動。

「我說轉身！」李茵喝令着又上前一步。

那人忽然動了，却動得很快。他的手忽然垂下來，一手把那把長槍再抓起了，便轉過身來，槍咀擺向李茵。他的動作是那麼快速，李茵也來不及喝止他了；她唯一能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扳動槍機。

一聲槍响，那人就像給重重地擊了一拳似的，整個飛離地面，翻了一個身，仆倒在地上。槍已離開了手，他伏在那裏，痛苦地顫轉着。李茵一脚把他的槍踢開了，然後把他拉轉身來。那人的胸部一灘鮮血正在很快地擴大。在那暗光之下，李茵看清楚了他的臉，忽然吃驚地深吸了一口氣。「是你？」

那人沒有什麼反應，祇是搐了一搐，便死去了。

李茵祇是跪在那裏，呆呆地看着他。也不知道過了多久，大概是五分鐘之後吧，身後不遠之處，一些細碎的脚步聲驚動了李茵。李茵忽然就地一滾，滾到了那木屋的屋角後面，手中的手槍提起來，戒備着。

她小心地窺過屋角，向樹林的方面望望，却看不見有人。但她肯定是有人來了的。剛才那些細碎的聲音就是人的脚步聲，她決不會聽錯。

「誰在那裏？」李茵叫着問，「出來，不然我要開槍了。」

「是我，」司馬洛的聲音叫着回答，「是司馬洛！不要開槍，我出來了。」

李茵狐疑地皺着眉頭。「出來吧！」

於是司馬洛便從樹林裏踏出來。他現在身上是穿着一套筆挺的暗色西服，裏面是潔白的襯衣，還結着名貴的領帶。這打扮和這個環境不大配合，但，他本來就是一個很講究衣着的人。他的兩隻手都舉起着。「不要開槍。」

「司馬洛！」李茵錯愕地看着他，「你來這裏幹什麼？」

「我是來保護你的，」司馬洛說，「你看，我們一直都跟踪着你，你以爲你已經擺脫了跟踪，其實並不，因爲還有我在最後。」

李茵咬着下唇，恨恨地瞪了他一眼，然後又看着地上那屍體。「我不需要你保護！」她沉鬱地說。

「你剛才幹得不錯，」司馬洛走上前，「如果你不解決他，我也會來動手的。這個人企圖殺你，你可知道嗎？」

「我知道。」李茵點點頭。

司馬洛也蹲下來，從袋裏掏出一隻小電筒，照照那死者的臉。「什麼？」他忽然深吸了一口氣。

李茵抬頭看着他，沒有做聲，但是眼睛却在問他究竟有什麼不對。

「你認識這個人嗎？」司馬洛問。

李茵的眼睛又垂低了，看着那人兩秒鐘，然後搖搖頭。

「不，我——不認識他。」

「百步穿楊李海就是他了，」司馬洛說，「你快點多謝上帝吧，李茵！」

「爲——什麼？」李茵的臉又抬起來，眼睛閃了一閃地向他一瞥，「爲——什麼呢？」

「因爲，」司馬洛說，「百步穿楊李海是從不會浪費子彈的。但是他剛才一連對你開了許多槍，竟沒有打中一槍。而且他讓你繞到他後面也不知道。這都不像他的水準，老天爺，李茵，如果你不是會弄法術，就是有神靈保佑着你了！」

李茵祇是呆呆地看着李海的屍體。

「這也好，」司馬洛聳聳肩，「起碼老虎幫又少了一個難以對付的人！你可知道，李海是老虎幫的一級殺手嗎？這個人，連我也不願意和他碰頭呢！」接着好奇地看着李茵，「唏，你究竟是來這裏幹什麼的？」

李茵又抬起臉來看着他，司馬洛發現她的眼中淚光瑩然，然後，李茵就撲進了他的懷中，大聲地哭起來了。司馬洛輕輕地抱着她，撫着她的背，讓她去哭，知道一個女人要哭時，你就祇能讓她哭個够，等她哭完了之後再和她說話。一面，司馬洛的眼睛就機警地四面張望着，以防再遭到暗算，雖然來的時候他早已看清楚，知道附近並沒有埋伏的了。不過，難保不會再來一些的。

終於，李茵的哭泣漸漸緩和下來了。

「你在哭什麼？」司馬洛輕輕拍拍她的背，「有什麼不對了？」

「我——殺了一個人！」李茵哽咽地說。

「怎樣？」司馬洛低頭看着她，好像很感意外似的，「你從來沒有殺過人嗎？」

「當然沒有！」李茵叫着推開他，「你以為我是什麼？我不像你，我不是一個兇手！」

司馬洛站起來：「我們還是走吧，我在山下有一部車子，我可以送你一程！」他領先下山走去。李茵站在那裏，躊躇了一陣，結果還是跟他下去了。

她上了司馬洛的車子，司馬洛把車開動了，說：「要送你到哪裏去呢？」

「可以請我喝一杯酒嗎？」李茵有點畏縮地問。

（未完）

其人其事

鷹爪門沈亮揚威

希華

從北方流傳到南方的三大門派，鷹爪，白鶴，螳螂，學習螳螂的人比較多，次爲白鶴，再其次然後是鷹爪，這種情況，反映出學習鷹爪比較辛苦，不容易一學就打得出來，因此這一派門人，雖然開枝散葉，却非家喩戶曉，但以美國來說，却在紐約方面有人設館授徒，這個身型粗壯的拳師姓沈，單名一個亮字，他在紐約設館授徒，有許多美國人學習。至於鷹爪的來龍去脈，照沈亮師傅稱述，它的流傳非常古老，遠在宋朝，已經有鷹爪這一個門派出現，把它發揚光大的人，正是岳武穆，亦稱岳飛。

從歷史上看來，岳飛創立岳家拳，又有岳家槍，他的官將，必須苦練多時，武功精湛，然後能够在陣上耀武揚威，岳飛多次挫敗金兵，後來給奸人秦檜所害，飲恨風波亭，這是另一回事，至於岳飛的拳法，由他創立一百零八手貼身抓，打，擒拿，分筋挫骨，即是現時鷹爪拳的拳路。

鷹爪拳本來是岳家拳，因爲岳飛已死，後人担心學習這一路拳脚，引起風波，於是，把它化爲鷹爪拳，在俗家方面苦練成功的人較少，在山林之間隱居禪院的人比較出色得多，到了明朝，鷹爪拳就變成少林寺的一流功夫，當時少林僧厲金和尚苦練鷹爪拳，後來傳給道濟和尚及法成和尚兩人，至於法成和尚，在河北省的保定縣雲遊，看見一個俗家弟子劉士進，學拳極爲艱苦，而且有俠義心腸，可是，拳法並非特別出色，法成和尚認爲他可以把鷹爪拳開枝散葉，便將此路拳法教授給他，劉士進憑着鷹爪番子門的武功，多次擊敗王爺所養的鏢師，聲名大震，譽滿京都，當時在京都護軍營內有武師劉德光，紀三和紀四三個人學習這一派拳脚，影响所及，軍營裏懂得擒拿手的人非常之多。

劉士進晚年，將鷹爪絕技傳給他的侄兒劉成有，劉成有再傳陳子正，在清末民初，談到鷹爪門，陳子正最爲出色，後來北京成立一個拳術研究會，陳子正任該會的總教練，後來陳子正南下，在精武體育會任教，把鷹爪傳給梁子明，張俊庭，李佩强等，至於鷹爪派的名手劉法孟，也是陳子正的高足，當時劉法孟年少力强，喜歡武功，離鄉赴滬，專心學習這一派的拳脚，香港精武體育會成立，便由陳子正與劉法孟兩人留港主教，後來，陳子正因離家日久，返鄉探親，便讓劉法孟主理，教授鷹爪，鷹爪派的拳套，有鷹爪連拳五十路，功力拳，截拳，一零八拳，太祖拳，羅漢拳，八步捶，大綿掌和小綿掌等，另有擒拿術一百零八手，此外，還有梅花刀，連環劍等，沈亮師傅是該門派的一個高手，在美國教授，他曾經用鷹爪門的擒拿手多次擊倒當地惡霸，名氣漸响，然後設館授徒，其中有許多種擒拿手的招式給當地警官欣賞，列入警探打鬥課程之內。照沈亮師傅稱述，學習鷹爪拳，先要懂得鷹爪這個爪字，大鷹從高處俯衝而下，能够把一隻綿羊抓住拉起來，可見牠的爪勁厲害，學習鷹爪門，不管用打沙包，或者鐵砂掌之類的練功，又或抓住一缸水往上提，練習陰勁，必須五指堅强有力，彷如老鷹的爪，然後能够隨心所欲，把這一門派的絕技發拳。認眞功夫精湛的人，對方發拳打來，伸手即擋即抓，抓住使勁一扼，對方就筋骨發生劇痛，無力再鬥。有這樣厲害的抓勁，貼身打鬥，當然是非常出色。倘若苦練多年，雖有抓勁，却非常登峯造極，便可借着擒拿術使對方筋骨受到控制，不能再鬥，故此，鷹爪門先要苦練抓勁，指掌沒有勁，休想把這一門的絕技發揮出來。

沈亮師傅多次當衆表演，把三個合桃放在左手的掌心之內，五指緊閉，把合桃握住，使勁搓它幾下，合桃就變成木屑似的一片片跌下來，這是他經常施展的抓勁之一，至於他平時練勁，當然不是用合桃，而是用極硬橡木製成三個圓球，代表合桃，由單手把它搓搓揑揑，練習既久，故此，合桃一經用力搓動，就變成碎屑，要是有人給他一手抓住手踭，很難擺脫，如果他使勁一抓，就用力壓下去，對方可能手踭也弄到脫臼，鷹爪門擅於使用鐵門閂，對方發右拳打來，左右手同時出擊，右手抓住對方的拳或腕，左手向上兜起來，左手向上，右手向下，兩手用力，對方的手踭就會折斷，這一招稱做鐵門閂，令對方難以繼續打鬥，沈亮師傅曾經用這一招擊倒若干登門踢盤的拳師，因此聲譽大震。鷹爪門的武功，大部份集中在指掌之間，練習既久，筋骨如鐵，隨意發力，都有內勁透出來，故此，這一派的拳師到老不衰，隨時可以應戰，那是該門派另外一種特色。

新穎俠情中篇／高　皋・文　盧　令・圖

斷劍殘鈎（四）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商泓洋與衞小萍失陷天蠶谷，商泓洋與谷主毒姑司馬湘蓮拚搏，商泓洋身中司馬湘蓮發出毒散，司馬湘蓮也爲商泓洋點了穴道，結果雙方同意互相療治，商泓洋與衞小萍被帶往薰洗，昏睡過去，待商泓洋甦醒過來，發覺處身鐵衣莊，衞小萍不告而別，詢諸司馬湘蓮，方知三皇教主要處死他們，司馬湘蓮迫得叛教帶他們逃離天蠶谷，衞小萍則因不欲商泓洋給人私娶仇人之女之譏誚而悄然而去，司馬湘蓮取出一件天蠶絲所裁短衣，並說她與衞小萍，也藉商泓洋的福份，各人分得一件天蠶絲所裁的背心——

妙計除雙煞　神勇闖龍潭

商泓洋道：「原來如此，不過我還有一點不太明白，妳眞力無法運轉，怎能將我與衞姑娘帶出絕谷？」

司馬湘蓮微微一笑道：「你忘了我叫毒姑了？」

商泓洋啊了一聲，道：「不錯，妳還能使毒。」

司馬湘蓮道：「我先毒倒全谷之人，再叫左右雙嬌毀掉毒花毒草，並分給身受痲瘋病毒之人每人一粒解藥……」

商泓洋激動的握着她的玉手道：「妳眞的這麼做了？」

司馬湘蓮黯然一嘆道：「天蠶谷雖是被毀，並不能眞的解決問題。」

商泓洋道：「不要緊，邪不勝正，我相信三皇教總有一天被咱們毀滅的。左右雙嬌呢？她們是否也在此地？」

司馬湘蓮道：「我叫她們引開幾個可疑之人，大概快回來了。」

商泓洋忽然凝神一聽道：「來了兩個輕功頗高之人，也許就是她們。」

他猜的不錯，來人果然是雙嬌姐妹。

她們瞧不出易容後的主人，如非司馬湘蓮出聲招呼，幾乎發生誤會。

司馬湘蓮向她們打量一陣，道：「動過手了？」

左嬌道：「是的，小婢將兩名大漢引至江邊，想逼問他們的來歷，誰知這兩人十分狡滑，他們反想擒着小婢……」

司馬湘蓮道：「最後妳將他們殺了？」

左嬌道：「是的。」

司馬湘蓮道：「很好，右嬌妳呢？」

右嬌道：「小婢十分慚愧，被他們逃脫一人。」

司馬湘蓮道：「這不能怪妳，三皇教派來追查咱們的必非等閒之輩。」

商泓洋道：「爲了避免拖累別人，咱們還是儘早離開才是。」

司馬湘蓮道：「不錯，待我替她們改扮一下，咱們立刻就走。」

× × ×

「他娘的，這黃鶴樓可也眞高，我仰酸了脖子，就沒有瞧到它的頂端在那裏。」

「別費事了，老二，如果你能瞧到頂端，

它就不叫黃鶴樓了。」

「這話怎麼說？」

「怎麼說？難道你沒有聽人說過？」

「說什麼？」

「湖北有個黃鶴樓，半截插在天裏頭，你縱然是千里眼，也無法瞧到天裏頭去！」

吹牛不要本錢。

黃鶴樓五方雜處，也正是一個適宜吹牛的地方。

吹牛並不犯法，任何人都可以在此地大吹特吹。

只是這兩個吹牛的長像裝扮全都異於常人，再加上一副尖嗓門，特別容易引起別人的注意。

他們一個是尖咀猴腮，一個是青面獠牙，單憑這副長像，已經令人一目難忘。

何況他們還大紅大綠，穿得像兩個娘們似的。

吹牛的正是那位身着紅衫，尖咀猴腮的矮小子。

另一個青面獠牙的大塊頭在一旁替他打邊鼓。

而且他們雖是吹得口沫橫飛，目光却時時向一側瞧着。顯然，他們必是別有用心，爲某種目的而演這項雙簧。

不錯，他們的確另有目的，因爲他們是在引誘一個美艷如花的年輕少女。

原來他們是一對色狼，在打一個少女的主意。

只不過他們的手段似乎太幼稚了，他們是想以炫耀財富來打動那名少女的芳心。

此時矮個子掏出一袋明珠，解開袋口，向桌上一掀，一陣耀眼的珠光，立卽緊緊的吸住每一雙眼神。

矮個子得意的哈哈一笑道：「老二，你說，這些珠子能不能買一座武昌城？」

大塊頭道：「咱們每一顆明珠，都是價值連城的異寶，不要說武昌城了，買一千座武昌城也不爲過。」

矮個子道：「你說的對，只可惜咱們兩個光桿，到現在還沒有一個老婆。」

大塊頭道：「老大！你是說誰要是嫁給咱們兄弟，就將這袋珠子給誰？」

矮個子道：「不錯，我正是這個意思。」

大塊頭道：「我也贊成你這個意見，可惜有福氣的人究竟不多。」

矮個子道：「那也並不盡然，我看這位姑娘就生得一臉福相。」

人們原以爲這雙色狼只不過手段幼稚，行爲低級而已，想不到他們如此大胆，竟然話鋒一轉，直接指明那位獨坐進食的姑娘。

不僅如此，大塊頭居然衝着那名少女道：「聽到了麼？姑娘，嫁給咱們兄弟，妳就可以享盡人間的富貴榮華，妳願是不是？」

那名少女身着白衣，肩負長劍，面色雖是畧顯蒼白，仍可瞧出她風華不俗。

而且她舉止沉穩，神情穆肅，縱然不是名家閨秀，也必然是一個守身如玉的江湖俠女。

江湖俠女怎能忍受這兩人的言語輕薄？懲戒色狼，不正是江湖俠女行道的一項目標？

於是她向這兩人流目一瞥，眉梢眼角突然湧出一片殺機。

「兩位身懷巨寶，當衆炫耀好光彩啊。」

「區區之數，算不得什麼，只要咱們兄弟想要，天下任何財富，敢說伸手可得。」

「哦，兩位必然是大大有名之人了。」

「胡天胡帝就是咱們兄弟，姑娘如果年歲大一點也許有個耳聞。」

「啊，兩位是紅綠雙煞？」

「嗯，還不致辱沒姑娘吧。」

紅綠雙煞四字，如同一記晴天霹靂，雖然它是由白衣姑娘的櫻唇吐出，她的嬌軀仍爲之輕輕一震。

因爲紅綠雙煞是當代黑道的老祖宗，連鐵環莊主衞桓武也比他們晚了一輩。

但紅綠雙煞久已不出江湖。

據傳說這兩名人見人怕的魔頭，早已不在人世。

然而他們不僅仍在人間，而且由外表瞧看，他們似乎正當中年。

× × ×

黃鶴樓沒有變。

它依然挺立江邊，雄峙江漢。

黃鶴樓中的遊客也沒有改變，只是每一個人都成了鋸掉咀的葫蘆，連大氣也不敢喘出一聲。

這是由於紅綠雙煞的名頭太過驚人了，誰不想多活幾年命呢？

相傳紅綠雙煞動輒殺人。

相傳紅綠雙煞的怪僻十分之多，你縱然是無意中觸犯，也只有死路一條。

相傳紅綠雙煞的武功高得令人難以想像，任何一個傑出高手，也無法能接下他們三招。

相傳江湖之中有不少正義之士，他們都不信邪。

而這般不信邪的正義之士，全是黃土一坯，被紅綠雙煞送交了死神。

紅綠雙煞的確發生了震駭作用。

紅綠雙煞因而予取予携。

但，這位白衣姑娘還是不信邪，因爲她不相信紅綠雙煞會如此年輕。

於是她的櫻唇輕輕撇了一下，以一股冷肅的聲調淡淡道：「兩位名滿寰宇，的確是一雙高人，不過……」

素手急揚，晶芒如電，六點寒光旋轉着直奔紅煞。

能夠旋轉的暗器，可以說武林罕見，它不只是閃避不易，也無法用手去接。

當代武林使用此等暗器的只有一家，那就是名震江湖的衞家鐵環。

無論紅煞胡天的功力如何高深，見到衞家鐵環他仍然神色一呆。

不過他還是接下了，只見大袖飛舞，晶芒盡斂，六隻名震江湖的鐵環，被他一起捲入大袖之內。

白衣姑娘嬌靨一變道：「好功力。」

紅煞胡天道：「姑娘原來是鐵環莊的，衞桓武與妳怎樣稱呼？」

白衣姑娘道：「是家父，我叫衞小苹。」

紅煞胡天道：「衞姑娘，很好，咱們兄弟總算不虛此行，第二件呢？」

白衣姑娘的確是衞小苹，她留書離開商泓洋之後，就一逕奔往鐵環莊。

她沒有見到她的父兄，也不知道他們的行跡，只得單身隻劍，到江湖上來尋找他們。

估不到她的時運如此不濟，小遊黃鶴樓，竟碰到這雙人見人怕的煞星。

現在鐵環傷不了紅煞，鐵環莊的威名也無法挽救她的厄運，看來未來的命運只怕要凶多吉少了。

於是，她牙齦一咬道：「第二件麼，請你們殺掉三皇。」

紅煞愕然道：「殺掉三皇？什麼三皇？」

衞小苹道：「三皇敎的三皇，難道你們連這個也不知道？」

紅綠雙煞同時面色一變，並且呼的一聲站了起來。

衞小苹道：「怎麼啦？你們害怕了？」

綠煞冷酷的一哼道：「妳好大胆，竟敢侮辱咱們兄弟的主人！」

衞小苹一呆道：「你們的主人？」

紅煞胡天道：「妳居然知道三皇敎，由天靈谷逃出的那名少女必然就是妳了，老二，快抓人。」

綠煞長臂一伸，便向衞小苹的肩頭抓去，出手之快，宛如電光石火一般。

衞小苹早已防到他們會突然出手，面對絕世兇人，她怎敢絲毫大意。

及綠煞伸臂一抓，她的長劍也同時出手，一片耀眼的晶芒，反削綠煞的長臂。

綠煞的功力極高，只是他的臂膀仍是血肉之軀。

血肉無法與精鋼相比，他不得不將臂膀縮了回去。

這一招以肉臂鬥長劍，衞小苹是佔上風。

只不過佔上風並不是勝利，而且往往因小勝的疏忽導致重大的挫敗。

衞小苹並未疏忽，因為她深知紅綠雙煞的功力極深，她雖有一柄精鋼長劍，不見得準能鬥得過對方的一條肉臂。

因此，她也收回長劍，目光盯着綠煞，暗中作嚴密的戒備。

她如此小心謹愼，應該是不會出了什麼差錯。

只是紅綠雙煞的武功造詣，連衞桓武都差了一截，她無論怎樣小心，還是防不勝防。

結果，一縷指風悄悄的點上她的肩井大穴，長劍噹的一聲丟了，她也被綠煞抓了過去。

「老大！怎麼辦？」

「走，咱們找個地方，哈哈……」

人影連閃，紅綠雙煞走了，黃鶴樓的遊客此時才喘出一口大氣。

× × ×

一片荒涼的山坡之上，聳立着三楹破舊的房屋。

房門虛掩着，正飄出陣陣爭吵之聲。

只要適才到過黃鶴樓的，就能聽出他們正是紅綠雙煞，因爲他們的尖嗓門已給人留下深刻的記憶。

此時紅煞胡天正在理直氣壯的大聲吼叫。

「老二，別忘了我是老大……」

「我沒有忘記，我知道你是老大。」

「那你就不必爭了，應該讓老大先拔個頭籌。」

「話不能這麼說，不能因爲你是老大，一切你都要佔先，這樣太不公平了。」

「哦，怎樣才算公平？」

「人是我抓來，這自然應該由我先來。」

「可是主意是我出的，你出點力又算得了什麼？」

「這個……」

「好啦，老二，你先出去涼快一下，兩個時辰之後你再來。」

爭執結束了，顯然是紅煞胡天獲得勝利。

不管勝利誰屬，倒霉的總是衞小苹，眼看一個冰清玉潔的好女子，就要面臨一項生不如死的噩運。

但茅屋之外忽然揚起一股長笑，笑聲鏗鏘，宛如龍吟一般。

紅綠雙煞神色一呆，丟下被制住穴道的衞小苹，雙雙衝出茅屋。

茅屋之外立着一對中年男女，男的虬髯滿腮，長像十分粗獷，女的徐娘半老，眉目間猶有一股迷人的風韻。

紅煞胡天向這雙陌生的男女瞥了一眼道：「你們做什麼，是要找死？」

虬髯大漢哼了一聲道：「胡天，你敢對我如此說話？」

紅煞胡天一怔，道：「你認識老夫？你是誰？」

虬髯大漢右臂一抖，將一枝鮮艷奪目，上面綉着三個連環金圈的三角小旂迎風一展道：「你可認識這個？」

紅綠雙煞身形一震，立即躬身一禮道：「胡天胡帝參見令旂使者。」

虬髯大漢收起紅旂，冷冷道：「主人叫你們作什麼來的？」

紅煞胡天道：「愚兄弟奉命協助鄱陽大豪，完成東南半壁的大一統。」

虬髯大漢冷哼一聲，道：「你們完成了沒有？」

紅煞胡天道：「愚兄弟正要前往鄱陽，因慕黃鶴樓的盛名，所以……」

虬髯大漢道：「所以才忽視主人之命，强刼良家婦女！」

紅綠雙煞心頭一凜道：「屬下不敢……」

虬髯大漢趁紅綠雙煞不敢仰視之際，向身旁的半老徐娘使了一下眼色。

半老徐娘微微一笑，纖掌陡的一翻，兩蓬細如牛毛的毒針，已悄無聲息的向紅綠雙煞射去。

紅綠雙煞不愧爲黑道中的第一高手，他們雖然不敢仰視，但當毒針逼近之時，還是有了驚覺。

可惜事出意外，他們無法想到令旂使者會猝下毒手。

因此，兩蓬見血封喉的毒針全部中在他們的面目之上，這雙滿手血腥的惡人，終於一起了賬。

半老徐娘向虬髯大漢嫣然一笑道：「兄弟！如何？」

虬髯大漢道：「姊姊果然算無遺策，小弟却揑了一把冷汗。」

半老徐娘道：「他們如果不是做賊心虛，

決不會這麼容易上當。好啦，事不宜遲，兄弟，快剝下他們的衣衫吧。」

虬髯大漢立即剝下紅綠雙煞的衣衫，並在屋後挖了一個坑將他們埋了起來。

然後他們走進一間空的茅屋。

然後另一對紅綠雙煞在屋前出現。

他們彼此打量一陣，再同時相視一笑。

「姊姊……」

「你是怎麼？老二，這種稱呼可不行。」

「是，老大。」

「哈哈……」

綠煞胡帝居然稱紅煞胡天爲姊姊，豈不令人笑掉大牙！好在此地別無他人，倒也不會露出破綻。

原來他們是商泓洋及司馬湘蓮所改扮，黃鶴樓巧遇衞小苹，爲她解除了一次凶險厄難。

這也虧了司馬湘蓮，如非她見過三皇敎的紅旂令，如非她想出冒充令旂使者而預置一枝紅旂，那麼營救衞小苹就不會如此輕易了。

現在旂開得勝，一舉而毀掉三皇敎的兩名煞星，實在是一樁意想不到的收穫。

最大的收穫自然是得知鄱陽大豪的底細。

今後撲滅三皇敎，鄱陽大豪是他們的第一個目標。

不過這是一樁十分艱巨的任務，可以說是危機四伏，禍福難知，因此，他們在一笑之後，馬上又將笑容收歛起來。

良久，商泓洋才長長一吁道：「姊姊！妳快去救衞姑娘吧，咱們還得與梅氏姊妹儘早會合。」

司馬湘蓮道：「好的。」

她放走了衞小苹，然後與商泓洋直撲江邊，在一艘漁舟之上，見到了左右雙嬌。

這雙姊妹是改扮成一對捕魚的夫婦，由於她們善於駛舟，司馬湘蓮才叫她們藉魚舟隱藏身份。

當左嬌梅娟迎到司馬湘蓮之時，她幾乎已認不出她們朝夕相隨的主人，最後是滿面疑惑道：「姑娘！你們爲什麼要扮得怪模怪樣？」

司馬湘蓮道：「咱們殺了三皇敎的一對怪物，所以才扮成他們的模樣。」

左嬌道：「原來如此。」

商泓洋道：「姊姊！咱們研究一下……」

司馬湘蓮道：「不要急，兄弟，咱們先塡飽了肚皮再說。」

飯後他們開始研究，第一個問題是從紅綠雙煞說起。

紅綠雙煞是黑道中的前輩高人，他們已有數十年不入江湖。

數十年不入江湖的前輩高人，年歲爲何只在中年？

也許他們練有某種特殊的武功，所以能夠駐顏不老。

就算是這樣吧，商泓洋與司馬湘蓮既然改扮紅綠雙煞，就得明瞭紅綠雙煞的武功。

明瞭不是難事，因爲商泓洋已由紅煞胡天的身上搜出一本名叫「石燕」的武功秘笈。

只是問題不會如此簡單，只說不練，將不能應付未來的局面。

因此，他們作了一項決定，從現在開始，研習石燕秘笈的武功。

其次是鄱陽大豪的問題。

鄱陽大豪金介岳俠名遠播，在中原武林，素有仁義孟嘗之稱。

孟嘗再加上仁義二字，足見江湖朋友對他是如何的推崇。

像鄱陽大豪金介岳這樣一個名滿武林的一代霸主，竟然爲虎作倀，受命於三皇邪敎，如非紅綠雙煞親口所言，實在令人難以相信。

無人相信金介岳爲惡，要除去此人就十分不易。

何況他能夠雄霸武林，必然不是一個簡單的人物，商泓洋與司馬湘蓮前往鄱陽，無異置身虎口，稍有不愼，後果就不堪設想。

那麼他們除了研習石燕秘笈，還得使音容笑貌與紅綠雙煞維妙維肖。

這些，只要再加一份小心，大致當不會發生什麼問題。

於是，他們就開始研習起來。

× × ×

鄱陽湖的北岸，距都昌縣城約莫一箭之地，聳立着一片龐大的建築。

它是五個巨大的院落組成的，由上空鳥瞰，宛如一朵梅花。

它的正門向東，右臨名湖，左接原野，風物之美，令人有一種心曠神怡的感覺。

正門上方掛着一塊「鄱陽世家」的橫匾，門前站着四名漢子，正在笑容可掬迎向來人。

原來他們是負責迎接來賓，以及答復詢問的。

正門之內，是一片廣大的空地，可以通往每一個院落。

不過來賓要往任何一個院落，都必須先在登記處登記。

登記處有五張長桌，書有東南西北中的標記，東南西北中，也就是五所院落的院名。

只不過來賓登記之時，先要估量自己的身份，因爲鄱陽五院是分有等級的。

中院是第一級，各派掌門，以及名重一時的武林前輩，可以由中院接待。

其次是東院，凡是具有特殊成就，名滿江湖武林高人，都由東院接待。

至於南西北三院就等而下之了。

自然，也有一些不知自量的狂妄之人，分明他只能居住北院，偏偏他要到西院甚或南院去風光風光。

鄱陽世家一視同仁，無論來賓登記何處，他們一律竭誠歡迎。

不過鄱陽五院却有一項不成文的規定，那就是如果有人認爲某人身份不合，可以公開挑戰。

因而鄱陽五院之中，時常發生兇殺尋仇之事。

但一登龍門，則聲價十倍，武林之中，幾乎每人都以能作客鄱陽五院爲榮。

於是，鄱陽世家羣英薈萃。

鄱陽世家也成爲武林中揚名立萬的最佳捷徑。

× × ×

暮色罩着大地。

鄱陽世家响起一陣悠揚的鐘聲。

是晚餐時間了，鐘鳴鼎食之家發出了晚餐的訊號。

鐘聲剛剛停歇，兩條人影忽然向院門急馳而來。

他們在門前停下脚步，兩人互相瞧了一眼，便舉步往門裏走去。

「前輩請留步！」

呼叫他們的是一名身着藍衫的中年文士，他立在中院登記長桌之後，正目光炯炯的打量這兩名客人。

有人叫他們留步，他們自然不便再走，其中一名身着紅衫，尖咀猴腮的怪人道：「什麼事？」

藍衫文士道：「請兩位前輩登記。」

紅衫怪人道：「你不認識咱們？」

藍衫文士道：「紅綠雙仙名震江湖，晚輩豈能不識。」

紅衫怪人道：「這就是了，你認爲咱們兄弟應該前往何院？」

藍衫文士道：「兩位前輩名滿武林，應該是中院的貴賓。」

紅衫怪人道：「那你還嚕嗦什麼？難道你不會寫字？」

在藍衫文士聞言一呆之際，紅衫怪人已扭頭而去。

× × ×

天下之大，不講理的人自然是十分之多。

紅絲雙煞正是最不講理的一對。

他們不理會藍衫文士，逕向中院直闖。

但他們走出未及十丈，一名頭生紅髮，身材矮胖的老者迎着他們，道：「兩位請隨在下來。」

紅絲雙煞微微一怔，他們不明白這位頭生紅髮的矮胖子要他們去做什麼。

紅髮老者伸手指着東院道：「東院已為兩位準備住處，在下為兩位帶路。」

紅煞道：「什麼，你要咱們住東院？」

紅髮老者道：「按兩位的身份，應該是中院的貴賓，不過這是三教主的命令，兩位只得抱點委屈。」

紅煞胡天愕然道：「三教主來了？」

紅髮老者面色一沉道：「兩位似乎忘了本教的規定，教主的行踪，兩位最好還是不要過問。」

紅煞胡天啊了一聲道：「是，是，這是在下的疏忽。」

紅髮老者不再言語，身形一轉，逕行奔向東院。

東院距正門不過一箭之地，建築得極為堂皇。

進門是一個大廳，有不少人在裏面品茗，下棋，或聊天。

有的向紅髮老者打個招呼，稱他一聲嚴管事。

有的相應不理，仍繼續談笑着。

紅髮老者將紅絲雙煞帶到一個小巧的偏院，說道：「兩位暫時住在這裏，需要什麼找小姹就是。」

不待他們表示什麼，這位鄱陽世家的管事逕自返身而去。

既來之則安之，紅絲雙煞目送嚴管事的身形消失，他們才向院中跨去。

院庭不大，但有花木，有亭台，環境總算强差人意。

此時兩名身着白色衣裙的少女由屋裏快步趨出，她們向紅絲雙煞檢衽一禮道：「婢子小姹小芸參見兩位大俠！」

紅煞胡天擺擺手道：「不必多禮，帶咱們瞧瞧住處。」

小姹道：「是，婢子為兩位大俠帶路。」

他們的住處是一明兩暗，也就是兩間臥室，一間客廳。

不過小姹小芸住了一個房間，紅絲雙煞就只能同住一個房間了。

兩個大男人同住一個房間並不稀罕，稀罕的是紅絲雙煞的一臉尷尬之色。

小姹妙目流轉，向紅絲雙煞瞥了一眼道：「此地雖然不大，但環境却十分清幽……」

紅煞胡天道：「姑娘說的是，只是房間少了一點。」

小姹道：「嚴管事說兩位習慣是兄弟同眠，所以才替兩位選擇這爿精舍。」

紅煞胡天道：「這個……是，是。」

小姹道：「兩位可以到客廳後面淨一下臉，婢子馬上替兩位準備飲食。」

紅煞胡天道：「多謝！」

小姹小芸是兩個美麗大方的姑娘。

而且眉目傳情，秋波頻送，似乎除了伺候客人的起居。還可以作特別服務。

但紅絲雙煞不欣賞這些，他們匆匆飯罷，便以旅途勞頓為詞而進房安歇。

紅煞胡天向房中僅有的一張床榻瞥了一眼，他那醜陋的面頰，竟無端端的印上了一抹紅暈。

「那兩個死東西為什麼如此缺德……」

「你罵誰？老大。」

「罵你！」

「哦，我犯着你了？」

「哼，你給我睡地下，要不你找小姹。」

「睡地下太難受，找小姹麼我不反對，不過那時候小芸可得前來找妳。」

「你敢……」

「這可是你說的，怎麼又怪起我來了？」

紅煞胡天噗哧一笑，接着白了綠煞胡帝一眼道：「別放刁，兄弟，咱們應該怎麼辦？」

原來這對紅絲雙煞是商泓洋及司馬湘蓮所改扮，估不到初到鄱陽世家，他們就碰到了難題。

紅絲雙煞的習慣是兄弟同榻，他們沒有理由改變別人數十年不變的習慣。

這種習慣並不算壞，它却害苦司馬湘蓮。

還有，紅絲雙煞喜歡女色，有時候他們會兩人共妻。

就以眼前的小姹小芸來說，她們分明已經受到指示，準備為紅絲雙煞作特別服務。

今晚司馬湘蓮可以說旅途勞頓，但明晚又如何才能過關？

這些困難都是紅絲雙煞的個性所造成的，勿怪司馬湘蓮會罵他們是缺德的死東西。

罵，並不能解決問題，她那雙水汪汪的妙目，忍不住向商泓洋瞧去。

商泓洋嘆了一口氣，伸手取過一條被褥，身形一轉，逕向房間的一角走去。

司馬湘蓮忽然幽幽地道：「兄弟！這樣不行。」

商泓洋道：「哦，要怎樣才行？」

司馬湘蓮道：「咱們身在虎穴，還有很多事需要研究……」

商泓洋道：「這個……」

司馬湘蓮一嘆道：「兄弟！你非浪子，我非淫娃，咱們何須作那世俗之見！」

商泓洋畧作遲疑，終於走了回來，道：「好吧，妳說咱們要研究什麼？」

司馬湘蓮道：「紅絲雙煞是名震江湖的前輩高人，他們居然會是三皇教主的僕人，又居然派住在鄱陽世家的二級院落，你知道這是為了什麼？」

商泓洋道：「第一個問題我想過……」

司馬湘蓮道：「哦，說說你的高見。」

商泓洋道：「紅絲雙煞，多年不出江湖，一出江湖，就已經是三皇教的奴僕，這說明了一點……」

司馬湘蓮道：「說明他隱跡之際，已為三皇教所羅致。」

商泓洋道：「不是羅致，是收服。」

司馬湘蓮道：「不錯，是收服，否則以這兩名煞星的身份，怎能甘為奴僕，不過三皇教能夠收服他們，而且使他們甘心為奴，此人能力之高，豈不是駭人聽聞！」

商泓洋道：「那也不見得，紅絲雙煞功力雖高，仍有不少予人可乘的弱點，譬如他們好色，貪財，夜郎自大，思想幼稚，對付此等之人，只要稍使手段，就不難將他們玩弄於掌股之上。」

司馬湘蓮道：「不錯，還有麼？」

商泓洋道：「至於三教主要咱們居住東院，必然別有用心，此事不必着急，我想會另有下文的。」

司馬湘蓮道：「我真後悔，讓他們死得太快……」

商泓洋道：「妳說誰呀？」

司馬湘蓮道：「自然是紅絲雙煞了，他們死得慢一點，咱們至少可以對他們多作一點瞭解。」

商泓洋道：「現在說還有什麼用，咱們只好走一步算一步。」

司馬湘蓮道：「走一步算一步？我正不知道下一步該如何走法。」

商泓洋道：「哦，下一步是什麼？」

司馬湘蓮撇撇咀道：「你在裝蒜？」

商泓洋道：「妳別誤會，我是真的沒有想到。」

司馬湘蓮畧作沉吟道：「你有沒有瞧出小姹小芸的神態？」

商泓洋道：「我覺得她們……咳，好像大方得很。」

司馬湘蓮道：「不錯，她們的確美麗大方，但如果嗜色如命的紅絲雙煞，不敢碰她們一下……」

商泓洋道：「這有什麼要緊，難道咱們非碰她不可？」

司馬湘蓮說道：「正是，咱們非碰她們不可。」

商泓洋一怔道：「妳是說……」

司馬湘蓮道：「我只是如此猜想，並不能完全作準，不過如果她們當眞經過授意，咱們不碰她們豈不露出了馬脚？」

商泓洋眉峯一皺道：「這是一項麻煩！」

司馬湘蓮櫻唇一撇道：「佔便宜的是你，你會有什麼麻煩？」

商泓洋道：「商某並非浪子，這種便宜不佔也罷。」

司馬湘蓮幽幽道：「我知道你不是浪子，可是事到如今已由你不得！」

商泓洋道：「就算這樣吧，妳別忘了紅絲雙煞兄弟不止是老二好色。」

司馬湘蓮說道：「所以我才想跟你打個商議。」

商泓洋道：「商議？妳是說……」

司馬湘蓮道：「明晚你去應付她們！」

商泓洋一怔道：「我？不，我從未接觸過女人，如何能夠同時應付兩個！」

司馬湘蓮噗哧一笑道：「不必担心，這種事兒簡單得很，你只要臉皮厚一點，一切都可順利解決。」

商泓洋搖搖頭道：「不行，我不幹。」

司馬湘蓮撇撇咀道：「事到頭，不自由，你不幹行麼？」

商泓洋道：「怎麼，妳要用强？」

司馬湘蓮微微一笑道：「這又不關我的事，何須我來用强。」

商泓洋道：「怎麼不關妳的事？」

司馬湘蓮道：「是你要悲天憫人，立意毀掉三皇教為江湖除害，我只不過是你所用一顆棋子而已，自然與我無關。」

商泓洋道：「說得好，妳既是我所用的棋子，我就要用妳這顆棋子去將他們的軍。」

司馬湘蓮道：「可惜我這顆棋子不能過河，要將軍還是你自己去吧。」

商泓洋無可奈何，只得打躬作揖的哀求道：「姊姊！妳不要逼我，我實在不行。」

司馬湘蓮幽幽一嘆道：「兄弟！不是姊姊逼你，如果不如此咱們可能引起別人的懷疑。再說，作大事者不拘小節，這點小事你都不肯去犧牲，今後怎能夠担當撲滅三皇教責任？」

商泓洋錯愕半晌道：「姊姊適才罵紅絲雙煞缺德，實在罵的不錯。」

司馬湘蓮見他那窘迫之狀，心中有點不忍，可惜愛莫能助，無力代他解決困難。

× × ×

夜色逐漸深沉，燭淚已經成堆，他們還在默默的相對着。

最後，司馬湘蓮長長一吁道：「睡吧，兄弟，明天可能有事，咱們必須養足精神。」

商泓洋道：「好的。」

他們睡了，雖是同榻而眠却是各擁一被。

翌晨，小姹小芸仍慇懃的為他們服務，只是偶然之間會拋給他們一記白眼吧了。

早餐後小姹取出一個密柬交給司馬湘蓮，道：「這是今早嚴管事派人送來的，請大俠過目。」

司馬湘蓮拆開密柬瞧了一眼，然後交給商泓洋。

密柬十分簡單，只有三個字。

「殺岳槐」。

岳槐自然是一個人的姓名，而且他必然正在鄱陽世家。

但誰是岳槐？為什麼殺他？

商泓洋將目光投向司馬湘蓮，是一片詢問之色。

司馬湘蓮雖是久走江湖，也不知道這個岳槐是何等人物，不過三皇教要殺的人，決不是等閒之輩，這一點倒是不必懷疑的。

小姹見他們神色遲疑，遂微微一笑道：「兩位不認識姓岳的？」

商泓洋及司馬湘蓮沒有回答，兩雙目光却一起向小姹瞧去。

因為他們奉到的是密柬，密柬自然屬於機密範圍。

小姹是一個婢女，她何以知道密柬內容？

商泓洋記得司馬湘蓮拆開密柬之前，密柬是牢牢封着的，他相信小姹沒有拆開過。

不拆開而知道密柬的內容，這個婢女必然不太簡單。

於是，商泓洋道：「姓岳的也許是一位武林高人，只是咱們兄弟已多年不入江湖，所以感到頗為陌生。」

小姹道：「胡二俠說的是，這個姓岳的的確是一位武林高人，只是他行走江湖還不到三年。」

商泓洋道：「哦，他是那一門派的？」

小姹道：「他是金沙門的，金沙門是新近崛起的一個門派。」

商泓洋道：「咱們為什麼要殺他？」

小姹道：「這個婢子就不知道了，只有嚴管事明白其中的原因。」

商泓洋哼了一聲道：「要殺姓岳的嚴管事不會去殺麼？他竟敢差遣咱們兄弟！」

小姹道：「這個……咳，紅絲雙煞果然是兩個絕世高人，只不過兩位既已投入三皇教，就不得不委屈一點。」

商泓洋估不到小姹的口舌如此犀利，竟為之神色一呆。

他暗忖：「聽這位姑娘的語氣，她絕對不是一個伺候別人的婢女，如果她當眞只是一個婢女，那麼這個婢女也必然負有特殊使命。」

這是商泓洋的猜忖，不過此種猜忖不會離譜，因為小姹沒有隱瞞，她似乎在故意表明她特殊的身份。

這樣商泓洋的處境就難了，他與司馬湘蓮豈不是處處受制於人，時時被人監視！

最後商泓洋忽然哈哈一笑道：「這很簡單，在咱們兄弟來說，殺人比吐口水還要方便，不過老夫對小姹姑娘有一點要求，不知道妳肯不肯賞臉。」

小姹道：「胡二俠太客氣了，有事吩咐就是。」

商泓洋道：「咱們兄弟有點壞習慣……」

小姹一怔道：「胡二俠！你……」

商泓洋道：「昨晚老夫在長途跋涉之後，渡過了一晚的大好時光，現在，嘿嘿，美色當前，老夫怎能再輕輕的放過。」

× × ×

司馬湘蓮不傻，商泓洋想到的她自然也能够想到。

商泓洋此時的做法，是直接進攻，反客爲主。司馬湘蓮也認爲是一記妙着。

可是她對小芸如何呢？

紅綠雙煞從不放棄任何一個機會，如果對手只有一個，他們可以共用，現在是一對一，紅綠雙煞正好一人一個。

其實司馬湘蓮不必担心，商泓洋早已有了萬全的打算。

「對不起，老大，你輸了，說過的話可得算數。」

司馬湘蓮雖然不知道商泓洋這段話的下文是什麼，但也能猜到必是對小芸有所安排，因而嗯了一聲道：「廢話，咱們兄弟言出如山，我說過的話自然算數。」

商泓洋道：「我知道老大說的話會算數，不過要你一年之內不得接觸女人，小弟實在於心不忍。」

司馬湘蓮道：「這算不了什麼，一年光陰彈指即過，不過一年之後我還是要跟你賭上一賭。」

商泓洋道：「那就等一年之後再說吧，小芸請妳陪咱們老大聊聊，小姹，咱們走吧。」

小姹面色一紅，吶吶道：「胡二俠！那姓岳的……」

商泓洋道：「姓岳的怎樣？老夫只要一根指頭就會叫他了賬，妳担個什麼心？」

小姹道：「可是……現在是大白天……」

商泓洋面色一沉道：「怎麼，大白天不能辦事？這是誰規定的？」

沒有誰規定，大白天能生人，也能死人，誰敢說大白天不能辦事？

不過這項發展大出小姹的意料之外，她完全沒有料到商泓洋在此時會提出要求。她之所以表露自己特殊身份，就是爲了想使紅綠雙煞知難而退，估不到適得其反，綠煞胡帝偏偏不信這個邪。

小姹頗具姿色，在鄱陽世家的婢女中是一個拔尖的人物。

就因爲她姿色出衆，她的目光自然也高人一等。

目光高就得選擇，像紅綠雙煞這樣的醜八怪，糟老頭子，她自然不會願意。

可是她受有暗示，不能拒絕紅綠雙煞的要求，商泓洋此時面色一沉，她怎能不面紅耳赤，冷汗披體！

司馬湘蓮知道差不多了，經這麼一逼，小姹必然不敢玩什麼花樣。

於是，她微微一笑道：「老二就是這麼猴急，從來不知道什麼叫憐香惜玉，別人是一個大姑娘嘛，大白天總有點不够意思。」

商泓洋道：「這個……好吧，可是咱們現在大眼瞪小眼的呆着不也閒得難受？」

司馬湘蓮道：「這好辦，小姹姑娘，咱們初到這裏什麼也不知道，妳何不跟咱們介紹一下以打發時光。」

小姹道：「胡大俠說的是，入鄉隨俗，有些事婢子的確應該替兩位介紹介紹。」

司馬湘蓮道：「好，妳說。」

小姹道：「先說咱們的主人吧，仁義孟嘗金介岳，兩位大概不會不知。」

司馬湘蓮道：「這還用說，不知道仁義孟嘗怎能在江湖上混。」

小姹道：「可是咱們主人的夫人，兩位知道的只怕不多。」

司馬湘蓮道：「妳認爲咱們有知道的必要嗎？」

小姹道：「有，因爲兩位有可能被二夫人召見。」

司馬湘蓮道：「哦，她爲什麼要召見咱們兄弟？」

小姹道：「因爲二夫人藍琪才是鄱陽世家掌握實權之人。」

司馬湘蓮道：「有這等事？」

小姹道：「大夫人伍瑛終日禮佛，不問外事，二夫人自然要多管一點了，再說二夫人是三教主的義姊，不僅人長得美，武功機智也件件超人，咱們主人怎能不千依百順。」

司馬湘蓮道：「這就是二夫人召見咱們兄弟的理由？」

小姹道：「據婢子所知，金沙門的岳大俠好像是來找二夫人的，他們之間有什麼過節，無人得知，但二夫人却决心除去姓岳的，兩位如立了這件大功，二夫人怎能不召見你們。」

司馬湘蓮道：「原來如此！」

小姹道：「兩位也該去了，姓岳的此時必在大廳之中，兩位隨便找個藉口，就可以收拾下來。」

司馬湘蓮道：「姑娘說的是。」

商泓洋道：「小姹姑娘對金沙門知道得多少？」

小姹道：「婢子曾聽二夫人說過，金沙門在貴州一帶安窰立寨，他們那裏出產金沙，所以稱做金沙門。」

商泓洋道：「就只這些？」

小姹道：「婢子所知有限。」

商泓洋道：「好，老大，咱們出去大廳瞧瞧。」

司馬湘蓮道：「好吧，咱們走。」

× × ×

鄱陽世家是武林中人嚮往之地，所謂一登龍門，便聲價十倍，希望揚名立萬的，自然不會放過遊遊鄱陽的機會。

所以造成此等現象，仁義孟嘗的威望是原因之一，其次是鄱陽世家每月必公佈各院來客的姓名，好事者便以此爲依據，用以評定每一個人的品級。

但世人往往將自己估量過高，好名好勝又是一般人的通病，因而除了中院及北院，東南西三院會時常發生因資格不合所引起的爭端。

商泓洋與司馬湘蓮自然不必顧慮這些，因爲他們是名震黑白兩道的紅綠雙煞。

× × ×

「老二！去瞧瞧，看那兒來一羣瘋狗？」

「不，老大，他們不是瘋狗。」

「那是什麼？」

「猴子！」

「猴子？他們分明穿着衣衫。」

「咳，老大，難道，你就不知道沐猴而冠麼？」

× × ×

大廳的門口來了一雙兄弟，別看他們長像不怎麼樣，但却嬉笑怒罵，旁若無人，好像天底下只有他們兄弟似的。

他們實在太狂了，竟然對大廳中的高手如此輕視！

在鄱陽世家，東院屬於第二級。

但東院中的客人，沒有一個不是名噪江湖，具有特殊成就的當代高手，這雙兄弟如此狂傲，怎能不引起別人的反感？

第一個不服的是蒲昌，相傳此人是蜀漢蒲元的後人。

蒲元當年在斜谷爲諸葛武侯鑄神刀三千口，凌空虛划，可斷鐵球。

其實蒲元所鑄的神刀爲三千零一口，稱爲

子母神刀，他將母刀留下，三千子刀則交給武侯。

那口留下的母刀，遂成爲蒲氏傳家之寶。後人稱那口母刀爲「漢元神刀」，鋒芒之利，許爲刀中第一。

蒲昌繼承了漢元神刀，也繼承了名震西南的蒲氏刀法。

當代名家的刀法，七絕刀爲陰柔之極，奔雷刀屬剛陽之最，蒲氏刀法雖爲一絕，仍無法與上述兩種刀法一爭長短。

因此，蒲氏子弟從未踏入中原，只在西川稱王稱霸。

但他們不甘雌伏，嚥不下這口窩囊氣。

於是，他們閉門苦練，意圖雄飛。

終於，在蒲昌的這一代，他們自認爲學究千古，藝臻大成，正是蒲氏揚威武林，躍馬中原之大好時機。

於是，蒲昌携着漢元神刀，踏進了鄱陽世家的東院。

現在他聽到有人罵廳中的人是瘋狗，是猴子，別人怎樣他不管，他必須教訓教訓這兩名狂徒。

揚名立萬，殺人立威，這不正是他所期待的？

× × ×

「狂徒，拔出你的兵刃，蒲大爺今天要教訓教訓你們。」

他躍出門外，手撫刀柄，雙目殺機暴射，注定一雙紅綠怪人。

這雙怪人自然是紅綠雙煞了，他們正是商泓洋及司馬湘蓮所改扮。

商泓洋向蒲昌瞥了一眼，回顧司馬湘蓮道：「這是怎麼啦？老大。」

司馬湘蓮道：「怎麼啦？狗急跳牆，這個你都不懂？」

商泓洋道：「狗急跳牆不要緊，如果是瘋狗咬人那就糟了。」

司馬湘蓮道：「不錯，咱們連一根打狗棒都沒有，怎能對付咬人的瘋狗？」

蒲昌怒叱道：「你們如此侮辱蒲某，休怪我姓蒲的手辣心狠。」

商泓洋見此人目蘊精光，滿身殺氣，就知道他一身功力必然不凡。

再瞧他腰際佩的那把刀，由那古樸的刀鞘推想，必然不是凡物。

因此，他雖在嬉笑怒罵之中，却不敢心存大意。蒲昌語音一落，他忽然面色一整道：「你姓蒲？」

蒲昌道：「不錯，西川蒲昌就是在下。」

商泓洋道：「哦，那麼閣下的那把刀必然就是漢元神刀了。」

蒲昌冷冷道：「算你有點見識，你的兵刃呢？蒲某不想佔你的便宜。」

商泓洋哈哈一笑道：「你知老夫是誰？」

蒲昌道：「正要請教！」

商泓洋道：「別人稱咱們紅綠雙煞，咱們自封爲紅綠雙仙，現在你應該知道，你用刀並不算佔咱們便宜。」

蒲昌微微一呆，現在他才知道自己竟惹上了兩個人見人怕的煞星。

不過既已惹上了就不能不算，人爭一口氣，佛爭一爐香，擠到如此地步，只能放手一拚了。

再說，他不是想揚名立萬麼？如果能鬥倒紅綠雙煞，神刀蒲昌大名，還怕不轟傳江湖？

於是，他斜跨數步，站好塲地，然後嗆的一聲，將他那口家傳的神刀拔了出來。

漢元神刀細長如劍，刀鋒離鞘，立即湧起一股寒光，神兵利器，氣勢果然不凡。

司馬湘蓮眉峯一皺，傳音對商泓洋道：「兄弟！此人不可輕敵，讓我來對付。」

商泓洋道：「姊姊不必担憂，我可以應付的。」

他們都是以傳音入密的上乘武功交談，蒲昌自然不會明白他們談話的內容。

不過他瞧到他們閃動的咀唇，知道他們在作某種商議。因而冷哼一聲道：「兩位如果害怕，不妨一道上，蒲某照樣一起接着。」

商泓洋哈哈一陣狂笑道：「好勇氣，可惜閣下的骨頭不够重，老夫只要一根手指就可以將你打發。」

蒲昌道：「很好，你如果打發不了在下，蒲某的神刀就要割下你的人頭。」

商泓洋道：「那你還等什麼？出招吧。」

蒲昌大喝一聲道：「接招。」

語音未落，神刀急揮，一片寒光，罩向商泓洋全身的要害。

蒲氏刀法沒有商家奔雷刀法的雄霸之氣，也缺乏諸葛家七絕刀法的陰柔詭異。

但它得了一個「快」字，佔盡了搏鬥的先機。

而且它招招相連，捷如閃電，只要一刀揮出，便如長江大河一般而毫無間歇及空隙，對方還沒有使完一招，它已連攻對方五處要害。

如此綿密快捷的刀法，武林中的確少見，勿怪蒲昌敢於進軍中原，要到鄱陽世家來揚名立萬了。

如果商泓洋沒有研習紅綠雙煞的石燕秘笈，此時徒手與搏，必定當塲掛彩。

好在他研習了石燕秘笈，對其中幾項絕世武學，已奠立了十分深厚的基礎。

捲龍身法，就是其中之一。

此種身法一經展開，不僅神奧莫測，令人難以捉摸，而且還帶起一股急風，使對手無法立足。

對付蒲昌快刀，捲龍身法實在再好不過。

因此，蒲昌一連揮出數十刀，連商泓洋的衣角也無法沾到一下。

此時商泓洋只要點出一指，要蒲昌死他必然不會活命。

只是商泓洋並非嗜殺的紅綠雙煞，他不願隨隨便便的就傷害一個人的生命。

他希望蒲昌就此罷手，否則，以紅綠雙煞的性格，將無法叫對方全身而退，那時他縱然不想傷人也不行了。

其實蒲昌在一股強勁的旋風帶動之下，早已失去攻敵的能力，只是羞刀難入鞘，還在硬撐吧了。

司馬湘蓮明白商泓洋不想傷人，遂咳了一聲道：「算了吧，老二，何必跟一個後生晚輩一般見識。」

商泓洋一聲長笑，身形忽然猛的一旋，蒲昌竟被他震出五步，他不再理會這位神刀的傳人，逕與司馬湘蓮併肩向大廳走去。

他們適才牛刀小試，已經產生了殺鷄儆猴的作用。廳裏高手如雲，却沒有一個敢對紅綠雙煞翻翻白眼。

管理大廳的兩名壯漢此時一起奔上前來，他們迎向紅綠雙煞哈着腰道：「兩位前輩請坐，要什麼儘管吩咐。」

司馬湘蓮道：「找兩個姑娘跟咱們聊聊，有麼？」

兩名大漢估不到紅綠雙煞會如此胡來，不由神色一呆。

此時大廳的一角忽然响起一陣嬌笑道：「鄱陽大豪以孟嘗自居，這一回只怕是砸定了招牌。」

語聲輕快，嬌美有如銀鈴，這位說話的必然是一名女人了。女人能擠身東院，來歷一定不凡。

（未完）

春秋筆

新派武俠連載

臥龍生・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歐陽嵩向池天化迫供，不知是池天化所知不多，抑是不敢直說，歐陽嵩雖施辣手，仍不得要領，正欲再施酷刑，陳長青突然來到，歐陽嵩不敢與敵，急忙逃去，未幾，楚小楓也趕回布莊，此時歐陽嵩得楚小楓的勸告，與喬飛娘言歸於好，商量要如何避開丐帮耳目以逃出襄陽，楚小楓自願効勞為他們出外勘查情勢和安排一切。當楚小楓由布莊出來，立為丐帮中人釘上，楚小楓隨他們返回丐帮，白梅命他參加一位丐帮長老皇甫度，楚小楓忙向他大禮參拜，白梅沒有阻止，皇甫度只好揮手叫他起來——

玄功解奇穴　釋兇找魔頭

楚小楓站起身子，不待陳長青等問話，就把歐陽嵩和喬飛娘的計劃說了一遍。

陳長青道：「這麼說來，重要人物，還是池天化了。」

楚小楓道：「歐陽嵩和喬飛娘不似裝作，看來，他們都是被池天化所玩弄，這個人年紀不大，但却是個很厲害的脚色。」

陳長青回顧了皇甫度一眼，道：「皇甫兄，你看這件事應該如何？」

皇甫度沉吟了一陣，道：「歐陽嵩和喬飛娘，既然沒有再留下來的價值，乾脆，去把他們抓來算了。」

陳長青道：「說的也是，可笑兩個老江湖竟然被個名不見經傳的年輕小伙子給耍了。」

楚小楓道：「老前輩，晚輩覺着池天化的啞謎，必須要揭穿不可。」

陳長青道：「事情發展到今天，所有的綫索，都巳經集中在池天化這小子的身上，咱們必須要從他的口中挖出內情……」

語聲一頓，接道：「但這小子不好應付，老叫化子自覺對付不了，幸好咱們丐帮中來了一位專門對付奸狡之徒的高手，老叫化子只好交給他了。」

楚小楓道：「那位老人家，是不是任老前輩？」

皇甫度道：「你聽誰說的？」

楚小楓道：「歐陽嵩和喬飛娘談過，他們說任前輩一直跟在帮主身側，帮主到了，任前輩一定會跟來。」

皇甫度緩緩站起身子，道：「老陳，歐陽嵩和喬飛娘這兩個人似乎是不用再留下了，我去收拾了他們。」

對皇甫度，陳長青似乎是保持一份相當的敬重，笑一笑，道：「皇甫兄，這兩個人，雖然不是什麼好人，但他們却是參與夜襲迎月山莊的兇手，留下他們的活口，說不定，日後還有用處。」

皇甫度笑一笑，道：「我跟老海一塊兒去，只要他們不太不識相，我留下兩個活口就是，我去了。」

說走就走，話落口，人巳不見。

楚小楓一直很留心看皇甫度，他却是沒有看清楚他怎麼走的，只見身子一動，人巳經走的不見了影兒。

這等卓絕的輕功，只看得楚小楓瞪目結舌，一時講不出話來。

陳長青笑一笑，說道：「小楓，你發什麼楞？」

楚小楓說道：「這位老前輩，好高明的輕功？」

陳長青道：「皇甫老叫化子的輕功，不但在我們丐帮是首屈一指，就是放眼當今武林之中，也是排名一二的高手。」

楚小楓道：「好快，好快，快的人目不暇接。」

陳長青道：「那是遁形八步，絕佳輕功，再加上一種奇奧絕倫的身法，就會給人一種突然而逝的感覺。」

白梅道：「這老叫化子好像有十幾年沒有在江湖上走動了吧？」

陳長青道：「不錯，他坐關五年，失踪五年，剛回到丐帮總壇，還不過一個月，這十幾年來，我也是第一次見他。」

白梅道：「和過去有什麼不同？」

陳長青道：「他好像比過去更瘦一些，輕功也更高一些，遁形八步，似乎是也神奇了一些。」

白梅道：「老叫化不是喜歡賣弄的人，今日這一手，却是叫我們開了眼界。」

陳長青笑一笑，道：「他的脾氣很怪，身在丐帮，却沒有收過一個丐帮弟子……」

言似未盡意，但却突然打住。

白梅也未再多問，一轉話題道：「陳兄，歐陽嵩和喬飛娘會不會逃出皇甫兄的手下。」

陳長青道：「機會不大，我擔心的是，怕他殺了兩個人。」

他言下之意，對皇甫度的武功，充滿着信心。

楚小楓心神靜了下來，緩緩說道：「陳前輩，五毒玉女的傷勢如何？」

陳長青道：「池天化的點穴手法，確很特殊，我和老海費了半天心思，仍是無法解開穴道，只好還利用池天化了，兩個人仍然在僵持之中。」

楚小楓道：「為了五毒玉女的生死之事，咱們也沒嚴刑逼問池天化。」

陳長青道：「丐帮雖然不怕五毒門，但也不願結下這個仇恨。」

白梅道：「貴帮主，博學多才，浩瀚如海，陳兄沒有問問他麼？」

陳長青道：「這是唯一的希望了，不過，我和老海談過，這件事不宜正面去問帮主，因為池天化那手法特別怪異……」

白梅接道：「說的也是，萬一貴帮主也無法解得……」

陳長青歎口氣，接道：「帮主年事過高，有些事，我們都不願太麻煩他，所以，敝帮中幾位長老，近來，都常集總壇，替他分擔一些事務。」

白梅道：「論目下武林，貴帮主應是聲譽最隆的一位……」

只聽一個低沉聲音，接道：「老了，老了，白老弟，太過獎老朽了。」

楚小楓轉頭看去，只見一個身着灰布長衫，身上打着十個補定，鬚眉皆白老者，手執竹杖，緩步行了進來。

不用白梅和陳長青引見，楚小楓巳知道這老者是丐帮帮主，當下一躬身，道：「無極門待罪弟子楚小楓叩見帮主。」

撩衣跪倒，拜了下去。

灰衣老者伸出左手，扶起了楚小楓，道：「孩子，快起來，對令師含冤泉下，老朽心中有着無比的歉疚，這件事，敝帮一定要盡全力，查個水落石出。」

楚小楓道：「小楓萬分感激帮主。」

這時，陳長青，白梅都站了起來，躬身作禮。

灰衣老者一掌當胸，道：「白老弟，請坐吧……」

緩步行到一張木椅前面，坐了下去，道：「長青，你剛才說。什麼點穴手法？」

陳長青一躬身，道：「是一種很奇怪的點穴手法，我和老海，都解它不了。」

灰衣老者道：「好吧……帶我去看看，武功一道，博大如海，我就是解不了也不算什麼丟人的事。」

這是丐帮自創帮以來，任期最久一代帮主，年近九旬，連任帮主五十六年。

也是最受帮中弟子愛戴的一位人物，所以，丐帮中弟子，都不讓他退休，又怕他太過勞累，把帮中長老，都集中於總壇，代他分勞。

對這位老帮主，陳長青也執禮極恭。

所以，目睹老帮主站起身子之後，立刻站了起來，道：「弟子給老帮主帶路。」

楚小楓低聲對白梅說道：「老前輩，我可不可以跟去？」

白梅點一點頭，說道：「走，咱們也去看看。」

五毒玉女和池天化，都被關在一個密室之中。

室外面，由四個丐帮弟子守着。

四個中年叫化子，一見老帮主，立刻躬身行禮。

陳長青搶前一步，道：「打開室門。」

四個丐帮弟子應了一聲，打開木門。

楚小楓緊隨老帮主身後而入。

抬頭看去，只見五毒玉女仰臥在一張木榻之上。

池天化却坐在一張太師椅上。

老帮主行到了池天化的身前，笑一笑，道：「年輕人，認識老叫化子麼？」

池天化目光轉顧了老者一眼，道：「我沒有見過你，但我知道你是什麼人。」

老帮主道：「哦！」

池天化道：「你是丐帮的黃老帮主？」

點點頭，黃老帮主道：「不錯，老叫化正是丐帮帮主。」

池天化道：「你找我，有什麼事？」

黃老帮主笑一笑道：「聽說你會一種很特殊的點穴手法？」

池天化點頭道：「不錯，那是武林中獨步手法？」

黃帮主說道：「能不能讓老叫化子，開開眼界？」

池天化道：「你自己去看吧！五毒玉女的穴道，就是被我獨門手法所點。」

黃老帮主緩步行了過去，走到了五毒玉女身側。

陳長青轉首冷冷的望了池天化一眼，欲言又止。

五毒玉女目光轉動，打量了黃老帮主一眼道：「你是黃老帮主？」

黃老帮主點點頭，道：「孩子，妳也知道我。」

五毒玉女道：「我娘說，你是天下最值得敬重的人。」

黃老帮主笑道：「那是妳娘太過獎老叫化了。」

語聲一頓，接道：「孩子，你那一處穴道被點了？」

五毒玉女道：「好像是在『神封』『鳳府』兩處穴道之上。」

黃老帮主點點頭，道：「孩子，妳現在，有些什麼感覺？」

五毒玉女道：「一半身子，麻木難動，好像巳經不是我所有了。」

黃老帮主點點頭，道：「對！兩處穴道，制住了你身上一半經脈，使你感覺到，只餘下了一半的身軀，對麼？」

五毒玉女道：「對！」

黃老帮主道：「孩子，傷穴快要發作之時，又是個什麼樣子？」

五毒玉女道：「經脈隱隱作痛，有如蟻行內體。」

黃老帮主道：「哦，孩子，現在距離傷穴發作的時間，還有多久？」

五毒玉女道：「大約兩個時辰。」

黃老帮主道：「我明白了，要不要我試試解你穴道？」

五毒玉女道：「老帮主，你老人家，可是叫黃天斗。」

黃老帮主點點頭，道：「不錯，你娘可是常常提我的名字？」

五毒玉女道：「是！我娘常提的人名，只有五個，你老人家是其中一人，也是我娘最敬佩的人。」

黃天斗道：「昔年，老叫化子和妳娘見過幾次面，有一次，天下大雨，我們在一座小廟中避雨，說了一夜……」

笑一笑，接着道：「老了，我一扯的沒完了，妳娘另外常提的三個名字，能不能够告訴我。」

五毒玉女道：「我娘說，你是武林中的泰山，北斗，絕對可以信賴，如是我有機會見着你，千萬不能騙你。」

黃天斗手拂長髯，連連點頭，道：「妳娘果然是很瞧得起老叫化子。」

五毒玉女道：「我娘常提的另外四人，其中一個也姓黃，叫作楞仙黃桐，我這一次，遠來襄陽，就是赴他之約。」

黃天斗道：「他已經很多年未在江湖上出現了，連敝帮也不知道他藏身何處，你怎麼會到襄陽城中找他呢？」

五毒玉女道：「很多年前，他定下了和我娘在這裏見面之約，我是代娘趕約而來。」

她沒有說出爲何赴約，黃天斗也未多問，話題已轉，道：「孩子，另外兩個人，又是什麼人呢？」

五毒玉女道：「一個是無極門的掌門人，宗領剛，我娘本來要我先去見見他的，可惜，我路上貪玩山水，到襄陽城，已經到了約會之期，沒有時間去拜望他了。」

白梅，楚小楓心頭都震動了一下，但却沒有接口，黃天斗點點頭，道：「還有兩個是什麼人？」

五毒玉女道：「一個是歐陽有方，還有一個名字很奇怪，不像是名字，倒像是一個人外號一樣，他叫獨無影。」

黃天斗道：「歐陽有方，這個人，老叫化倒是聽過，只可惜，一時間，想他不起了。」

五毒玉女道：「獨無影呢？老帮主是否聽人說過。」

黃天斗道：「沒有……」回顧了陳長青一眼，道：「長青，你見過這個人沒有？」

陳長青道：「回帮主的話，屬下沒有聽過江湖上有這麼號人物。」

五毒玉女道：「你們聽說過池天化麼？」

陳長青回顧了池天化一眼，道：「沒有，咱們這一次才見到他。」

黃天斗道：「孩子，我想了，你可是被封穴所傷，那是比點穴更進一步的手法，老叫化試試看，如能解了你的穴道，咱們可以好好的談談了。」

五毒玉女一閉雙目，道：「老前輩，請下手吧！」

黃天斗笑一笑，正要出手，池天化突然大聲叫道：「不要動她。」

陳長青冷哼一聲，道：「姓池的，咱們對閣下已經够客氣，不過，很快就有你的罪受，宗夫人，就要來了，我們要把你交給無極門，你骨頭有多硬，很快就可以證明了。」

池天化呆了一呆，道：「你們……」

陳長青接道：「冤有頭，債有主，無極門會向你身上，討回一些血債。」

黃天斗却轉頭來，道：「池少兄，爲什麼不要老叫化出手。」

池天化道：「爲她好，也爲你好，她不是傷在封穴手法之下」

黃天斗道：「那你能不能說說看，她是傷在什麼手法之下？」

池天化說道：「一種很特殊的點穴手法之下。」

陳長青道：「哼……帮主，這小子陰的很，不要信他的話。」

池天化道：「你們用錯手法，那就會要她的命，她如不幸而逝，我也會有得罪受了。」

陳長老道：「你小子說了半天，說來說去，還是爲自己。」

池天化道：「在下如網中之魚，坫上之肉能有一綫保護自己的方法，我就不會放棄。」

黃天斗笑道：「池少兄，就算你拖着這個姑娘，也是一樣無法保護你自己，無極門那一筆血債……」

池天化接道：「我明白自己的處境，所以，我才把生命和解姑娘連在一起，你們處死了我，也就等於處死了她。」

黃天斗點點頭道：「如是我們能够解開了這位姑娘的穴道，你就沒有挾持了，對麼？」

池天化道：「可是，沒有人能解開我這獨門點穴手法。」

黃天斗道：「點穴手法，雖然各家不同，但也不會差的太遠，老叫化子也許不能解你獨門的點穴手法，不過，我可以試試……」

池天化接道：「你可知道，用錯了手法，那會替解姑娘帶來了無比的痛苦。」

五毒玉女突然接口說道：「我不怕，黃老帮主盡管出手。」

池天化道：「不行，解姑娘，逆血上行，那是一個很難忍受的痛苦。」

五毒玉女道：「哼！池天化，我現在才明白，你還是在利用我。」

池天化道：「我一直有殺死妳的機會，但我却一直忍耐着沒有出手。」

五毒玉女道：「只要你存心奪我身上的解藥，你就會見識到五毒門立刻要人死亡的奇毒藥物。」

池天化道：「姑娘眞的收有這種藥物？」

五毒玉女道：「你不相信，我沒有對你施用，那是因爲我娘再三交代我，不許妄用這種藥物。」

黃天斗歎息一聲道：「解姑娘，如若老叫化子無法解開妳的穴道，妳必會身受痛苦，所以，你可以拒絕，老叫化子決不勉强。」

五毒玉女道：「我不怕，這種不死不活的日子，我早已過的不耐煩了，死亡對我早已構不成威脅，黃帮主，請出手吧。」

黃天斗歎一口氣，道：「好，姑娘的勇氣，實叫在下敬佩。」

突然，手一揮，拍出兩掌。

緊接着左手也開始揮動，一刹那間，連用了五種解穴手法。

但見五毒玉女緊皺着眉頭，似乎是有些不能忍受模樣。

她臉上流現出的神色，痛苦無比，但她却咬着牙，沒有出聲。

黃天斗臉上也見了汗水。

池天化說的不錯，這是一種極爲奇奧的獨門點穴手法，以黃天斗見識之博，竟然無法解得。

黃天斗輕輕吁了一口氣，說道：「孩子，妳……」

五毒玉女黯然接道：「老前輩，我很痛苦，你老人家就成全我吧！」

陳長青，白梅，都看的變了臉色，他們江湖上閱歷豐富，心中明白，一種獨門點穴手法，如是用錯了解法，對人是一種莫可抗拒的痛苦，五毒玉女却無法抗拒這種痛苦。

五毒玉女雖然盡了最大的忍耐之力，但仍然無法忍住那種行血迴聚內腑的痛苦，哀聲說道：「老帮主，成全我吧！」

楚小楓望着五毒玉女臉上的痛苦之色，心中突然想到了看馬老陸給自己的那本書上，雖然是以幾招劍法爲主，但却提到了一種怪異的解穴手法，那書上字字句句，都已深印在楚小楓的心中，一旦想到，立刻浮現腦際。

那只是一種解穴的手法，却沒說清楚出處來歷。

也不知道是否能解得五毒玉女的穴道。

但看她强忍耐的無比痛苦，楚小楓不由動了出手一試的念頭。

他本是極有決斷的人，心中想到，立時伸手在五毒玉女傷穴上撫摸了一下。

衣袖掩住了他的手指，其實他已在衣袖掩遮下點出了三指，推拏了兩把。口中却說道：「老帮主，何不再試一種手法。」

白梅冷冷的看看楚小楓，心中不悅，形諸神色，暗道：「這孩子一向很穩重，今天怎麼竟然如此放肆。」

好在黃天斗是個很慈和的人，老來更是已到了無物不容的境界，輕歎口氣，又拍出了兩掌。

這兩掌落下，五毒玉女忽然挺身坐了起來，舉起衣袖，拭去了臉上的汗水，目光一掠楚小楓，轉注到黃天斗的臉上，道：「多謝老前輩，晚輩傷穴已解了。」

黃天斗點點頭，道：「姑娘好好休息一會吧！」

陳長青皺皺眉頭，低聲道：「姑娘，眞的穴道解了麼？」

五毒玉女道：「眞的，我只是被人點了穴道，如今穴道已解，人也覺着完好如初了。」

陳長青輕輕吁一口氣，道：「姑娘，穴道已解，不便再委屈於此，快些請到靜室中休息去吧。」

五毒玉女道：「多謝老前輩。」

陳長青道：「姑娘的女婢，也被本帮中人救來，姑娘請隨老叫化子來吧！」

五毒玉女回顧了楚小楓一眼，只覺此人面目陌生，素不相識，口齒啓動，欲言又止，隨在陳長青身後行去。

陳長青回到了大門口處，突然回過頭來，道：「白梅兄，你可以問問這姓池的了。」

白梅點頭道：「多謝陳兄。」緩步行到池天化的身側，冷冷說道：「小子，你認識老夫麼？」

池天化道：「不認識。」

白梅道：「不認識，老夫可以告訴你，我叫白梅，你帶人夜襲迎月山莊，擄走的宗一志，就是老夫的外孫。現在，你知道了吧？」

池天化道：「在下聽過！」

白梅道：「好！現在，你知道老夫的身份了，該老夫問你的話了。」

池天化失去了五毒玉女這個要挾敵人的條件，人也變得和氣了很多，緩緩說道：「你要問什麼？」

白梅道：「宗一志，現在何處？」

池天化道：「我不知道。」

白梅道：「好！你可以不回答老夫的問話，但你必須要能忍受老夫的整人手法。」

緩步行近池天化的身側，冷冷說道：「你試試老夫手段如何？」

落指如風，點了池天化兩處穴道。

池天化身上既中了五毒玉女之毒，又被人點了腿上兩處穴道，對白梅的落指點穴，完全沒有防禦的機會。

白梅冷冷說道：「池天化，我不信你是鐵打金剛，眞能忍受行血迴集的痛苦。」

池天化道：「我不是鐵打金剛，我也忍受不了這種痛苦，不過，我眞的不知道宗一志現在何處。」

白梅道：「你總應該知道些什麼？」

池天化道：「是！我知道很多事，但那些事，却已經成爲過去了。」

白梅道：「溫故知新，你能說說過去的事情也好。」

楚小楓就站在池天化的身側，他默然而立，一語不發。

池天化道：「好！你先解開逼我行血逆集的穴道。」

白梅點點頭道：「你聽着，姓池的，你如敢耍什麼花招，我會叫你吃到加倍的苦頭。」

池天化輕輕吁一口氣，道：「那晚上夜襲迎月山莊，我也參與其事，但我並非主謀。」

白梅接道：「說下去，不用解釋。」

池天化道：「除了我之外，還有很多的人，歐陽嵩，喬飛娘，和十八個黑豹劍士……」

白梅接道：「黑豹劍士，來自何處？」

池天化說道：「我只知道，他們來自黑豹谷。」

白梅道：「黑豹谷，老夫走了大半輩子江湖，怎麼沒有聽說過這個地方。」

池天化道：「那地方當然很隱密，我是他們口中的朋友，一樣不知道黑豹谷在何處？」

白梅道：「什麼人殺死了迎月山莊中無極門下弟子。」

池天化道：「他們大部份死於黑豹劍士之手，自然，歐陽嵩和我都有一份。」

白梅道：「宗一志呢？」

池天化道：「被黑豹劍士帶走了。」

白梅道：「帶回到黑豹谷中。」

池天化道：「是！」

白梅道：「好！再說下去。」

池天化道：「只有這些了。」

白梅冷笑一聲，道：「黑豹劍士和你之間，有些什麼關係？」

池天化道：「我是他們派來襄陽的耳目，專門偵察無極門的動靜而來。」

白梅道：「他們爲什麼要夜襲無極門？」

池天化道：「不知道。」

白梅沉吟了一陣，道：「好！咱們今天就談到這裏爲止。」

回顧了楚小楓一眼，接口說道：「咱們走啦！」

楚小楓緊隨在白梅的身後，行入了一間小室之中。

白梅輕輕吁一口氣，道：「小楓，我一向都很看重你，想不到，你今天，竟然做出了一件很叫我失望的事。」

楚小楓仍然是易過容的形貌，易容術，不但掩去了他的俊秀之氣，同時，也掩去了他的那股與生俱來雅麗可愛。

外形的改變，却無法改變他的沉靜氣質，笑一笑道：「老前輩是說……」

白梅道：「五毒玉女是一個姑娘家，你在人家的身上亂摸些什麼？」

楚小楓道：「老前輩，你想，晚輩會是這

樣的人麼？」

白梅道：「哦！你是不是把手按在了人家姑娘的身上，衣袖掩遮住手指，難道老夫就瞧不出來了麼！」

楚小楓道：「老前輩，如若我不說實話，只怕很難使老前輩諒解了。」

白梅道：「唉！孩子，你知道，黃老帮主修養巳到了爐火純青之境，他心中縱有不悅，也不會形諸於色，陳長青雖然忍下去了，沒有說話，但我巳經看出他臉上的怒意。」

楚小楓道：「晚輩不忍心看到她身受的痛苦，所以，想幫助黃帮主，解了她的穴道。」

白梅怔了一怔，道：「你說什麼，你要幫黃帮主解她穴道？」

他太瞭解楚小楓，這等獨門點穴手法，楚小楓絕對無法解得。

楚小楓點頭道：「是！晚輩是在帮她解開穴道。」

白梅道：「獨門點穴手法，以黃老帮主的淵博，就化了很大的氣力才解開她的穴道，你又怎麼知道？」

楚小楓自然不能夠說出看馬老陸贈書的事，只好說道：「晚進有些奇遇，老前輩又並非不知。」

白梅道：「難道是拐仙傳你的……」

只見白髯飄動，黃天斗緩步行了進來，道：「白老弟，是他，解開五毒玉女的穴道。」

白梅一抱拳，道：「黃帮主……」

黃天斗笑一笑，道：「英雄出少年，孩子，你就是楚小楓。」

楚小楓一個長揖，道：「正是晚輩，放肆之處，還望前輩海涵。」

黃天斗道：「你臉上有易容藥物？」

楚小楓道：「是！」

白鳳向池天化保證如說出隱秘，可先放他離去。

白梅一轉話題道：「小楓，你還要去見歐陽嵩麼？」

楚小楓道：「不用去了。」

白梅道：「那就快去洗個臉，恢復本來面目，這樣子，看着好彆扭。」

楚小楓應了一聲，出門而去。

洗去了臉上的易容藥物之後，完全變了一個人。

黃天斗很仔細的打量了楚小楓一陣，點點頭，道：「孩子，好自爲之，老朽希望能盡快找出殺害你們無極門的仇人，辦完了這檔子事，老叫化子也該退休了。」

楚小楓道：「多謝老幫主，無極門存歿均感。」

黃天斗笑一笑，道：「白老弟，池天化招出一些內情麼？」

白梅輕嘆一聲，道：「說了也等於沒有說，他提到黑豹劍士，黑豹谷，小弟從來沒有聽過這個地方。」

黃天斗一皺眉頭，道：「這個可惡的很，等一會交給無極門時，不妨逼問他幾句。」

白梅道：「是！」

黃天斗點點頭，緩步出室而去。

目睹黃老帮主的背影消失之後，白梅低聲說道：「小楓，老夫也不能不服你了，你肚子裏究竟記下了多少東西，好像是有無窮無盡的潛力。」

楚小楓微微一笑，道：「老前輩，我不過是碰巧罷了……」語聲一頓，接道：「我想同去看看師娘。」

白梅道：「不錯，該去看看你的師母了，她一直很想念你。」

楚小楓道：「師母慈愛，待小楓一向恩情深重。」

白梅道：「丐帮出動了不少高手，歐陽嵩，喬飛娘都逃不掉，你放心同去吧！」

楚小楓道：「黃帮主，陳長老那裏，請老前輩代我致意一聲，晚輩不去辭行了。」

回到了白鳳住處，才發覺這座宅院中，仍然有着不少丐帮中人，但只戒備前後院，第二進院子中，都是無極門中的人。

白鳳，成中岳，董川，正坐在廳中，研商什麼？目睹楚小楓歸來，三人都有些意外的驚喜。

楚小楓快步行了過去，拜伏於地，道：「小楓見過師母。」

白鳳扶起了楚小楓，雙目中滿蘊淚水，嘴角間却泛起微微的笑意，道：「孩子，你沒有受苦麼？」

楚小楓道：「小楓沒有受苦，這兩天反而長了不少見識。」

回頭又對成中岳，董川二人，各自躬身行了一禮。

不論在如何情形之下，楚小楓總是保持了相當的禮貌。

不待白鳳等問話，楚小楓就說明了經過的情形。

董川道：「如若丐帮眞肯把池天化交給咱們，必得問他個清清楚楚才行。」

就在幾人談話之間，丐帮已派人送來了池天化。

池天化仍有四處穴道被點，白鳳强忍心中的激動，要董川把池天化放在廳中一張木椅，送走了丐帮押送之人，才冷冷的回顧了池天化一眼，道：「我是宗夫人，身上擔負着滅門，擄子之恨。」

似乎是，池天化也早知道這是一場很難應付關口，黯然一歎，道：「我知道的，都已經告訴了白梅，事實上，我也只是一個受人利用的人，我知道的有限的很，你們如若用嚴刑逼

供，那只是迫的胡說八道罷了。」

成中岳冷冷說道：「池天化，你聽着，我們不是用刑逼供，而是不會計較你的生死，我們也許會失手把你殺掉了。」

池天化道：「我知道，你們心中充滿着仇恨。」

成中岳道：「不錯，一直刻骨銘心，無法忘記的仇恨。」

董川巳大步行了過去，一掌按在池天化的肩頭之上，道：「先說出你知道的事情。」

眼看幾支仇恨的眼睛，池天化心頭震動不巳，果然說出了自己知道的內情。

楚小楓靜靜的聽着，果然，說的和丐帮聽到的一樣。

白鳳冷聲問道：「你如再能和他們取上連絡……」

池天化接道：「怎麼樣？」

白鳳道：「那你就有了活命的機會。」

池天化道：「妳如何保證？」

白鳳道：「你要什麼保證？」

池天化道：「使我相信，你們眞的會放了我。」

白鳳道：「好！你提個條件，不過，你要明白，我是宗領剛的妻子，宗領剛一生一世，從沒有說過一句謊言，只要他答應的事情，那就一言如山，決不更改，我雖然不是宗領剛，但我和他作了幾十年的夫妻，我不能使我死去的丈夫，盛名玷污。」

一番話充滿着感情，也充滿着嚴正。

池天化輕輕吁一口氣，道：「夫人的意思，可是要我信任你。」

白鳳冷哼一聲，道：「你是毀去無極門兇手之一，不但擄去了我的兒子，而且也殺死了數十個無辜的人命，我心中恨透了你，激怒我，我會把你碎屍萬段，所以，你最好打消要花樣準備。」

池天化道：「夫人，我是在問你，你還沒有回答，如何保證我的安全。」

白鳳道：「你如是眞心合作，我答應放了你？」

池天化道：「不廢我武功，不在我身上動手脚？」

白鳳道：「完完整整的放了你。」

池天化道：「好！我願意試試，現在，我要先解去身中之毒，這毒性可能使我在兩個時辰之內死去。」

白鳳點點頭，道：「還有什麼？」

池天化道：「解去身上之毒，我說出連絡的方法，你們跟着我。」

白鳳回顧了董川一眼，道：「去！找丐帮向五毒玉女討取解藥。」

董川轉身而去。

成中岳輕輕咳了一聲，道：「池天化，你和無極門有仇？」

池天化道：「沒有。」

成中岳道：「既然沒有仇恨，爲什麼要帮助他們對付無極門。」

池天化淡淡一笑，道：「你們問的太多了，我可不可以不回答。」

成中岳道：「可以，不過，你要記着，無法和你們的人取上連繫時，你會嚐試到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痛苦。」

廳中，突然間靜了下來，沒有人再問池天化。

楚小楓一直沒有開過口，只靜靜的站在一側。

但他兩道目光，却不停在池天化的臉上掃射，似是要看透池天化的肺腑。

冷肅沉默中，董川取來了解藥。

那是一粒白色的丹丸。

（未完）

新派俠情故事

黃鷹·文
盧令·圖

毒連環（五）



美人多薄命　豪傑素風流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水觀音飲下自小婢小欣送來，說是金滿樓送給她的美人酒後，不旋踵即毒發身亡，揚州捕頭石球據報，立偕兩助手北彪、林雄趕往美人樓查看。揚州城中唯一女鏢師胡香，送鏢回來，單騎獨劍前往瘦西湖畔的一幢莊院，謁見委託護鏢的仇夫人，胡香把收貨人的回信交予仇夫人過目後，順口向仇夫人詢問，第四次要她護送的珠寶，大約在何時可以交運，仇夫人答稱約在五六天之後，胡香以為她還沒將珠寶整理好，仇夫人却說東西早已整理妥當，只不過她還有事待辦，胡香問她可是準備同去——

仇夫人道：「我不去，那裏棲身？」

胡香道：「這座莊院……」

仇夫人道：「我已經賣了，不過買主這三四天之內才送錢來。」

胡香道：「原來是這樣。」

她沉吟接道：「我替夫人你奔走，前後已差不多兩個月，雖然說好了四次，不過如果可以快，最好快一點。」

仇夫人道：「我知道胡鏢師鏢局裏的生意非常好，這樣替我奔走，實在是天大的情面……」

胡香揮手截住，說道：「話不是這樣說。」

仇夫人立即轉口，道：「這好了，三天之內我先將一切打點妥當，只等買主他將錢送來，我們就上路。」

胡香道：「好，我在鏢局等夫人的消息。」

她欠身欲起，忽又道：「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放在心上……」

仇夫人道：「胡鏢師無妨說出來。」

胡香道：「仇夫人休怪，我是想問清楚那些珠寶的來歷。」

仇夫人一怔，道：「胡鏢師懷疑我那些珠寶是賊贓？」

胡香道：「言重，只是尋常人家不可能有那麼多珠寶我難免覺得有些奇怪。」

仇夫人點頭，道：「我明白。」

她倏的一笑，一字字的道：「亡夫就是仇子野。」

胡香脫口說道：「月華軒的老闆仇子野。」

仇夫人道：「正是這一個仇子野。」

胡香道：「這個人我認識。」

仇夫人道：「是麼？」

胡香道：「我曾經替他保過幾次珠寶，却已是兩年之前的事情。」

仇夫人一聲歎息，說道：「這就兩年了。」

胡香說道：「他死了只怕也已有兩年了。」

仇夫人點頭。

胡香道：「聽說他是病死的。」

仇夫人道：「這是事實。」

胡香道：「之後不久，月華軒亦結束了。」

仇夫人道：「兩個月也不到。」

胡香道：「月華軒的生意不是一向都很好？」

仇夫人道：「只可惜亡夫對別人的疑心比我還要重，事無大小，一切都親力親為，從來不假手別人，他一死，月華軒亦無法再做下去。」

胡香道：「我也聽人如此說過，難道連自己的兄弟他也不置信？」

仇夫人說道：「亡夫是獨子，沒有兄弟。」

胡香點頭道：「沒有兄弟的人性格難免是比較孤僻。」

一頓她又問：「然則他所有的財產都是由夫人繼承的了。」

仇夫人頷首。

胡香道：「難怪夫人有那麼多的珠寶了。」

仇夫人道：「胡鏢師對於我的身份如果還有懷疑，我可以拿出證據……」

胡香道：「有夫人這句說話，已經足够。」

她一笑接道：「我本來沒有資格過問這件事情，不過我這個人的好奇心向來都大得很……」

仇夫人截口道：「不明白的事情我以為是問明白的好，否則發生了誤會，可就不好了。」

胡香道：「我也是這個意思。」

仇夫人道：「胡鏢師要是還有什麼不明白的地方，只管問。」

胡香道：「沒有了。」

她站起身子，才接道：「夫人決定了何時起行，就讓人來通知我一聲。」

仇夫人點頭。

胡香道：「沒有其他事，告辭了。」

仇夫人忙道：「胡鏢師慢走一步。」

胡香道：「還有什麼事？」

仇夫人道：「我這兒有些東西，尚未給你。」

胡香道：「這一次的費用，夫人已付清。」

仇夫人說道：「我是要送給你一件禮物。」

胡香道：「夫人不用客氣。」

仇夫人道：「只是一件小禮物，胡鏢師千萬要收下。」

她連隨又輕呼一聲：「小菊！」

× × ×

小菊將一個錦盒送上。

胡香並沒有伸手去接，道：「到底是什麼東西？」

仇夫人道：「不過是一瓶酒。」

胡香一怔道：「一瓶酒？」

仇夫人笑道：「我見你這幾次到來，茶也不喝一杯，早想到你一定不喜歡喝茶，不喜歡喝茶的人，大都是喜歡喝酒，所以我先買來一瓶酒。」

胡香正想說什麼，仇夫人的說話已接上，道：「一瓶酒無疑太少，可是我這裏又沒有人喜歡喝酒，萬一我推測錯誤，如何是好？所以我才沒有多買，胡鏢師莫怪我吝嗇。」

胡香道：「夫人怎麼這樣說，胡香不是那種人。」

仇夫人道：「如此胡鏢師何以還不將錦盒收下。」

胡香道：「恭敬不如從命，我不客氣了。」

她從小菊手上接過了錦盒，道：「不過酒有很多種……」

仇夫人截道：「這種酒胡鏢師一定喜歡。」

胡香道：「哦？」

仇夫人道：「這種酒原就是應該胡鏢師這種人喝的。」

胡香不由的問道：「我是那種人？」

仇夫人道：「美人。」

胡香一怔。

仇夫人笑接道：「這錦盒之中放的其實就是一瓶美人酒。」

胡香道：「美人樓的美人酒？」

仇夫人道：「正是。」

她一笑又道：「美人酒豈非就應該由美人來嚐！」

胡香失笑道：「我也算一個美人。」

仇夫人道：「誰敢說不算。」

胡香道：「我認識的人之中，就已有一個。」

她仍然在笑，笑得却已有些凄涼。

仇夫人道：「這個人，莫非是一個瞎子。」

胡香道：「他開弓射箭，能够百步穿楊，你說他是不是一個瞎子？」

仇夫人道：「這我就不明白了。」

胡香道：「其實並不難明白。」

她微喟接道：「因為在他的心目中，我還不够美。」

仇夫人沒有作聲。

胡香又道：「這是事實，我的確比不上他心目中的那一個美人。」

仇夫人仍然沒有作聲。

胡香突然又笑了起來，道：「幸好他不在這裏，否則聽到了夫人方才那番說話，只怕要捧腹大笑，這瓶酒我也就喝不下去了。」

仇夫人道：「現在……」

胡香道：「現在我當然喝得下。」

仇夫人歎息道：「我原是要胡鏢師高興一下，想不到這一瓶美人酒，反令到胡鏢師悶悶不樂，實在過意不去。」

胡香道：「夫人怎麼這樣說，我正在高興，何嘗有悶悶不樂？」

仇夫人展顏道：「是麼？」

胡香道：「我原就喜歡喝這種美人酒，只是不常喝。」

她笑接道：「因為這種酒雖然好，價錢未免太貴。」

仇夫人道：「不貴，早知道胡鏢師喜歡喝這種酒，我多買幾瓶。」

胡香道：「一瓶已受不起，多幾瓶，我如何敢收下。」

她連隨一聲「多謝」，轉身舉步。

這一次仇夫人沒有叫住她，也沒有起身相送。

× × ×

胡香也沒有回頭。

她脚步不停，直走出院子。

那個老僕人連忙替她牽來坐騎。

她接過韁繩，牽着坐騎往門外走去。

老僕人送出門外。

胡香一聲「請回」，翻身上馬。

× × ×

門外馬嘶聲響，馬蹄聲亦相繼傳來。

馬蹄聲由近而遠。

仇夫人都聽在耳裏。

她面上的笑容相應由濃而淡，終於消失。

馬蹄聲這時候亦巳消失。

她這才站起身子，喃喃自語道：「只怕你不喝下那瓶美人酒。」

昨夜她在美人樓買那瓶美人酒的時候，她只想殺一個人，所以她只需買一瓶美人酒。

這如果不是氣話，這如果都是事實，她要殺的人豈非就是胡香？

爲什麼她要殺胡香？

美人酒並非毒酒，她又如何利用那瓶美人酒來殺人？

是不是又是在酒中下毒？

下的又是不是火蜈蚣的毒血？

即使毒藥並不是一樣，這件事與金滿樓的以美人酒毒殺水觀音巳經够巧合的。

這兩件事莫非有什麼關係？

× × ×

雨終於停下，天色却仍未開朗。

美人樓更就是籠罩在一片愁雲慘霧之中。

石球趕到美人樓之際，水觀音七孔早已不再出血。

她全身的血液都經已凝結，一張臉亦經巳因爲膿脹而變形，但仍然可以認得出是誰的臉。

石球却幾乎懷疑自己的眼睛，有了問題。

他實在難以相信中毒倒斃在地上的這個人就是水觀音。

因爲此前他所見到的那個水觀音是一個美人之中的美人，現在躺在地上的這個水觀音，只怕地獄中出來的惡鬼，也沒有她那麼難看。

他却又不能不相信。

同來的除了林雄北彪與及他手下二十四個捕快之外，還有衙門的兩個仵工。

那兩個仵工都是那一行的斲輪老手。

他們的年紀巳接近六十，最少也巳有超過三十年的經驗。

近年來他們却很少出動。

因爲他們都巳收了好幾個徒弟。

他們所收的徒弟都巳有相當經驗，一般驗屍工作，早巳用不着勞動他們出手。

所以石球這一次一開始就將他們叫來，他們實在不大高興。

可是到他們看見水觀音的屍體，却又不能不佩服石球的先見之明。

他們當然不知道這並非石球的先見之明，石球之所以一開始就將他們叫來，只因他一直當水觀音是他的好朋友。

一個人對自己的朋友，尤其是好朋友的事情，自然是特別着重，特別賣力。

驗屍工作一開始，他的調查亦展開。

他調查的第一個對象仍然是小欣

小欣並不是兇手，這一點他巳可以肯定。

原因一，小欣本就是他的隣居，對於小欣的出身，他早就巳清楚。

小欣的本性善良，平日很少與人爭執，打人都不會，更不會殺人，尤其是殺水觀音。

水觀音一死，對小欣並沒有任何的好處，反而沒有了一份工作。

這是第二個原因。

原因三，金滿樓昨夜來美人樓買酒，並不是只得小欣一個人在場，另外還有三個女孩子，她們都看見金滿樓寫下了那一張美人箋。

他巳經從那三個女孩子的口中，證實了這件事。

這三個原因，足以證明小欣的清白。

但是他仍然一再盤問小欣。

因爲與兇手接觸得最多的人是小欣，替兇手將毒酒拿給水觀音的人是小欣，目睹水觀音毒發身亡的人也是小欣！

他雖然巳否定小欣是兇手，却實在担心小欣疏忽了一些重要的細節，沒有說出來，而破案的綫索就在其中。

× × ×

小欣並沒有補充什麼。

她前後兩次所作的口供，簡直就完全相同。

事實她所知道的事情在衙門中巳說得很詳細。

北彪林雄也聽出來了。

林雄連隨就上前一步，附耳道：「頭兒，這個女孩子相信並沒有問題。」

石球瞪眼道：「誰說她有問題了？」

林雄道：「我看頭兒這樣反覆查問她，還以爲……」

石球截口道：「還以爲什麼？這件案知道得最多的人就是她，不問清楚她，如何能够徹底了解整件案。」

林雄連聲：「是。」忙退過一旁。

北彪接上口，道：「由那位小姑娘的說話來判斷，兇手應該就是金滿樓。」

石球搖頭道：「不是他。」

北彪奇怪道：「頭兒，何以這樣的肯定？」

石球反問道：「你知道金滿樓幹的是那一行？」

北彪道：「開賭。」

石球道：「你當然也知道他就是快活堂的老闆。」

北彪點頭。

石球接道：「快活堂是本城所有賭場之中生意最好的一間，一個人能够開賭場，巳經不簡單，再能够將賭場弄得這樣出色，毫無疑問就是一個聰明人，好像這樣的一個聰明人，如果要殺人，一定會想出一個非常完善的辦法。」

北彪道：「現在這個殺人辦法巳經够完善的了。」

石球冷笑道：「一個完善的殺人辦法必需具備兩個條件，第一必須達到殺人的目的。」

北彪道：「他巳經達到目的。」

石球沒有理會他，繼續道：「第二必須能够令自己逍遙法外，這也就是說，必須完全避免他人懷疑到自己頭上，現在這件案怎樣？兇手如果是金滿樓，簡直就公然殺人！」

北彪沒有作聲。

林雄那邊又接口道：「也許他的腦袋有問題。」

石球道：「也許，否則這件事未免就太奇怪，殺人計劃與殺人兇手根本就不調和，計劃非常巧妙，兇手的行動却非常粗率，所以我懷疑兇手是另有其人。」

北彪林雄望着他，等他說下去。

小欣也是。

石球目光一轉，落在小欣面上，接道：「我這樣懷疑，並不是全無理由，那個錦衣人雖然自認是『鐵面無私』金滿樓，始終都沒有展露他的面目，是以他是否金滿樓，根本沒有人能够確定。」

小欣道：「我也不能够確定。」

石球又道：「如果他眞的是金滿樓，既然巳承認，何須再遮遮掩掩，不肯在小欣她們面前拿下竹笠？由此可見其中必然有古怪。」

各人不由都點頭。

林雄連隨問道：「如果他不是金滿樓，又是誰？」

石球道：「這個問題現在只有他才能够回答。」

林雄道：「我們如何將他找出來？」

石球瞪了他一眼，道：「現在我們才開始調查這件案。」

他沉吟接道：「不過就現在來說，我們巳經掌握他不少資料。」

林雄道：「是什麼資料？」

石球微嗔道：「你這個人跟着我巳經不少年的了，怎麼到現在還是這樣粗心，如果你小心一下，應該巳有所發現。」

林雄笑笑道：「屬下那顆心就是小不來。」

石球轉問道：「北彪又如何？」

北彪道：「兇手顯然是水觀音的好朋友。」

石球點頭道：「如果不是水觀音的好朋友，又怎會知道今天是她的生日！」

北彪接道：「兇手也一定是美人樓的常客。」

石球道：「如果不是美人樓的常客，也不會那麼容易偸進來美人樓的院子，還有呢？」

北彪沉吟再三，道：「頭兒請說。」

石球道：「兇手只怕亦是金滿樓的好朋友，否則他如何知道金滿樓與水觀音之間那一重兩輕的敲門暗號？」

兆彪連連點頭道：「有這些資料，我們巳可以將調查的範圍縮小很多了……」

石球道：「何況還有那隻玉指環！」

他的目光又落在小欣面上，道：「那隻玉指環是否還在你那裏？」

小欣道：「是。」

石球道：「拿來。」

小欣道：「我沒有帶在身上，否則早巳還給那個金滿樓。」

石球立即道：「幸好你沒有帶在身上，放在什麼地方？」

小欣道：「在我的房間。」

石球問道：「那個金滿樓，知道不知道？」

小欣道：「我曾經在他面前提過 」

石球道：「糟！」

小欣道：「不過他未必知道我的房間所在。」

石球道：「最好就是不知道。」

小欣道：「就算他知道我的房間所在，也不會知道我將那隻玉指環收藏在什麼地方。」

石球點頭。

小欣接道：「那隻玉指環如果損壞或者遺失，我根本無法償還，所以我收藏的很小心，很秘密。」

石球道：「你立即回房間去，看那隻玉指環，是否仍然在，如果仍然在，快拿來！」

小欣應聲：「是！」忙退了出去。

石球連隨吩咐道：「北彪你陪小欣走一趟。」

北彪應命緊跟在小欣身後。

× × ×

玉指環仍然在小欣的房中，並沒有失去。

小欣將玉指環，交給北彪，才鬆一口氣。

北彪却緊張了起來。

他一路雙手捧着那隻玉指環，實在害怕一個不小心，摔碎在地上。

那麼大的玉指環他從來都沒有見過。

他雖然並不是珠寶商人，亦看出那隻玉指環同樣不是他能够賠得起。

何況那隻玉指環還關係一件命案。

× × ×

石球也是很謹愼的接下那隻玉指環。

他見識到底多廣，立即道：「這隻玉指環可是用上好的透水綠玉琢磨出來。」

北彪道：「頭兒看它的價值怎樣？」

石球道：「我不是珠寶商人，而且玉器的價錢一向沒有準則，不過我可以肯定，這不是我能够買得起的東西。」

北彪道：「頭兒買不起，我們更就不用說的了。」

石球盯着那隻玉指環，沉吟道：「兇手顯然是故意將這隻玉指環留下來，到底有什麼作用？」

爲了方便仵工的驗屍，石球巳經吩咐燃起了燈火。

燈光映照下，那隻玉指環又幻起了一團奇異的碧輝。

石球的臉龐也給那一團碧輝照碧了。

好一會，他才將那隻玉指環放下來，道：「這樣的指環我相信並不多，要查出它原來的主人，相信並不是一件難事。」

語聲一頓，他轉顧那兩個仵工。

那兩個仵工巳停下手，先後站起來。

他們的表情巳很奇怪。

石球看在眼內，道：「驗完了。」

兩個仵工一齊點頭。

石球道：「驗出了什麼？」

年紀較大的那個仵工道：「死因是中毒。」

石球道：「七孔流血，面龐紫黑，死因當然是中毒。」

仵工接道：「死者的身上並沒有其他傷痕。」

石球道：「還有什麼？」

仵工道：「毒是下在酒中，我們巳經用銀針檢驗清楚，水觀音所中的毒正是酒中的毒。」

石球道：「什麼毒？」

件工道：「不清楚。」

另一個件工亦道：「我們從來都沒有見過這麼厲害的毒藥。」

石球道：「水觀音臨死之前，曾經說出她中了火蜈蚣的血毒，你們有沒有聽過這種毒藥？」

兩個件工相望一眼，異口同聲道：「沒有。」

石球沒有再問下去，轉顧小欣道：「水觀音發覺中毒之後曾經一再叫你替她打開床頭的暗格？」

小欣道：「是。」

石球目光再轉道：「她有沒有說爲了什麼？」

小欣道：「沒有。」

石球道：「你又有沒有替她打開那個暗格？」

小欣搖頭道：「我不知道那暗格在床頭那裏。」

石球道：「她沒有說清楚。」

小欣道：「我看她是想說清楚的，可是她一連說了幾個『在』字，還沒有說出那裏，人就好像已經瘋狂，完全忘記了那回事。」

石球又問道：「之後你有沒有再找尋那個暗格？」

小欣搖頭道：「我見她倒地不起，面龐紫黑，七孔流血，嚇都嚇死了，那裏還記得去找尋那個暗格。」

石球立即戟指那邊床頭道：「搜！」

北彪林雄應聲一個箭步標前去。

× × ×

床頭果然有暗格。

三個暗格。

一個大，兩個小。

大的那一個暗格，放着一大疊銀票，還有好幾份契據。

小的那兩個，一個放着兩個瓷瓶，一個却放着兩個琉璃瓶子。

兩個瓷瓶之內都是載着白色的藥丸，藥氣濃重。

石球連隨吩咐那兩個件工道：「看這些藥丸到底是毒藥還是什麼東西？」

其中的一個件工立時面露難色，道：「對於藥物方面我所知不多，只怕會判斷錯誤。」

石球道：「老杜呢？」

那個件工道：「老杜是大夫出身，在藥物方面一向甚有研究。」

石球道：「那麼這件事交給老杜。」

老杜也就是年紀較大的那個件工，他應命從那兩個瓷瓶中各自倒了一顆藥丸。

他跟着拿出了幾件小工具，將藥丸敲碎研磨，仔細研究了一會，終於作出了結論，道：「這兩瓶所載的藥丸都是解毒藥物。」

石球道：「你沒有弄錯？」

老杜答道：「沒有，這種藥丸，不妨吃。」

他再從瓷瓶中倒出了一顆藥丸，拍入口中。

石球如何來得及阻止，他眼都大了。

× × ×

老杜的判斷的確沒有錯誤，他吞下了那顆藥丸，一些事情也沒有。

石球捏了一把汗，道：「你再看那兩個琉璃瓶子之內載的是什麼東西？」

老杜應聲拿起其中的一個琉璃瓶子。瓶子白色，透明，內裏半載着碧綠的液體。

老杜將瓶子移近燈光一看，道：「只怕不是好東西。」

石球道：「哦？」

老杜又道：「這個瓶子已經被打開過好幾次的了。」

石球道：「你從那裏看出來。」

老杜道：「瓶塞周圍本來以蠟密封，那些蠟却已換過了好幾次。」

他只怕石球不明白，接着解釋道：「舊蠟新蠟的色澤並不一樣，塞子上的蠟色澤有好幾種，有的舊，有的却很新，這證明最近也有人打開過這個瓶子。」

石球探頭去一看，道：「果然是。」

老杜於是將封蠟挖掉，將瓶塞拔開。

他立時嗅到了一股淡淡的香氣。

那種香氣很奇怪，他從來沒有嗅過。

他湊近瓶口再嗅。

那種香氣仍是淡淡的，並沒有因爲他湊近就變得濃郁。

這口氣吸入，他忽然有一種天旋地轉的感覺。

他大叫一聲：「不好！」一偏身，竟將放在這邊的其中一個瓷瓶拿在手中。

他連隨倒出了幾顆白色的藥丸，一顆顆先後放進口內。

吞到第四顆，那種天旋地轉的感覺才消失。

他扶着桌子，脫口一聲驚嘆道：「厲害！」

石球瞪着他，道：「什麼厲害？」

老杜道：「琉璃瓶內的毒藥。」

石球道：「眞的是毒藥。」

老杜道：「錯不了。」

他隨即拿起一支銀針，插入那琉璃瓶內。

銀針一接觸瓶中碧綠色的液體，立時變成了黑色！

紫黑色！

老杜大吃一驚，說道：「好厲害的毒藥。」

石球也爲之色變。

老杜將針取出，再看清楚，一張臉就白了。

石球連忙向他問道：「你到底發現了什麼？」

老杜顫聲說道：「這只怕就是那瓶美人酒之內所下的毒，亦即是水觀音所中的毒！」

「什麼？」石球這才眞是變了面色。

老杜再三仔細檢查，另一個件工亦過來協助。

到他們兩人將頭抬起來，臉色都變得很難看。

石球鑑貌辨色，盯着老杜道：「你方才的說話莫非是眞的？」

老杜點頭道：「我認爲就是了。」

另一個件工亦自說道：「我也是這意思。」

石球脫口道：「這難道就是火蜈蚣的毒血？」

沒有人作聲。

好一會，北彪忽然道：「那兩個瓷瓶

之內所載的白色藥丸是不是就是解藥。」

老杜道：「也許是。」

北彪道：「試試看。」

老杜道：「如何試？」

北彪道：「先服毒藥，再服解藥。」

老杜道：「誰來試？」

北彪閉上嘴巴。

老杜嘆了一口氣，接道：「那些雖然是解藥，功效只怕並不大，方才我不過只吸了一口毒氣，先後也要五顆那種白色的藥丸才沒有事，若是毒藥入喉，要多少顆藥丸才可以保住性命？」

北彪道：「這個問題相信水觀音能够回答，她當時一定是已知道自己中的是什麼毒，所以才叫小欣去替她打開床頭的暗格，她其實是叫小欣去替她拿來那些白色的藥丸，可是她還未把話說清楚，就已經毒發身亡。」

林雄道：「那麼厲害的毒藥，她到底從那裏得來？」

北彪道：「還有兇手又那裏得來那種毒藥？」

林雄道：「那種毒藥，未必只得她才有。」

石球突然道：「就算只得她才有，兇手也不難將那種毒藥弄到手。」

林雄道：「頭兒是說兇手所用的毒藥可能是由她那裏得來？」

石球點頭道：「兇手如果是她的好朋友，不難就知道她藏有那種毒藥，亦不難知道她將毒藥藏在什麼地方。」

林雄道：「是極是極。」

北彪道：「如果是這樣，事情就更加奇怪了。」

石球苦笑道：「以美人樓賣的美人酒毒殺美人樓的老闆，所用的毒藥也就是美人樓的老闆所藏的毒藥，你們聽過這樣奇怪的事情沒有？」

所有人一齊搖頭。

石球的目光忽然又落在小欣的面上，道：「聽你說，昨夜金滿樓走後不久，又有一個很奇怪的女人走來買美人酒。」

小欣點頭道：「那個女人就像是一個鬼。」

石球道：「她也是金滿樓那樣只買一瓶美人酒送人，而且又一樣跟着借用文房四寶寫下了一張字條？」

小欣道：「他們兩個人簡直就像是預先約好了。」

石球道：「她面龐外露，却沒有說出姓名。」

小欣道：「這恰好與金滿樓相反。」

石球道：「她無意之中曾經透露，之所以只買一瓶美人酒，就因爲她只想殺一個人。」

小欣道：「她眞的這樣說過。」

石球道：「這麼巧，那個金滿樓也許與她眞的有什麼關係。」

他歎了一口氣，接道：「只希望她說的並不是事實，否則第二件人命案子相信很快就來了。」

所有人聳然動容。

石球回顧北彪道：「你出去吩咐隨來的兄弟，分散趕去通知一聲其他的兄弟，如果遇上一個打紅傘，穿白衣，相貌姣好，面色蒼白，手拿着一瓶美人酒，或者一個盒子甚麼的女人，先將她帶返衙門。」

北彪應命急奔了出去。

林雄忙問道：「我們又怎樣？」

石球說道：「先去找這件案的嫌疑兇手。」

林雄道：「金滿樓？」

石球道：「嗯！」

林雄道：「這時候，不知道他是在西城那間大宅內，還是在快活堂那間賭場之中？」

石球道：「快活堂離這裏比較近，我們先走一趟快活堂再說！」

× × ×

金滿樓並不在快活堂，也不在西城那間大宅。

石球一行找到金滿樓西城那間大宅，才從管家的口中知道，昨天一早金滿樓便與兩個朋友，各自帶了一個歌女，去了平山堂，臨行前留言，今天午後才回來。

這也就是說，由昨天到今天的中午，金滿樓都不在揚州城中。

昨夜在美人樓買酒的那個金滿樓莫非並不是眞的金滿樓？

石球不由的滿腹疑團。

金滿樓午後便回來。

石球却等不及了，他立即與北彪林雄找來了三匹快馬，趕往平山堂。

× × ×

出天寧門，過五亭橋，小金山，才到平山堂。

平山堂在瘦西湖深處，却是瘦西湖一帶最大的名勝。

宋朝那個大文豪歐陽修做揚州太守的時候，據講就常在這個平山堂遊宴，每一次總是召妓傳花，被傳爲風流韻話。

後人爲了紀念他，甚至在平山堂下建了一座「六一先生祠」。

「六一先生」是後人的稱呼，他本來自號「六一居士」，他還著了一本「六一詞」。

在他的自傳上也有這樣幾句話：「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以吾一志於其間，是爲六一。」

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這兩句只怕大有問題。

不過以前的讀書人喜歡來這一套，他硬要弄够六一，也並無不可。

其實一個人六句之中有四句是眞實話，已經很難得的了。

平山堂之所以叫做平山堂，亦不是沒有原因。

堂原是建在一座高岡之上，坐在堂前平台，遠望江南山色，恰好與人同樣高矮，所以才叫做「平山」。

堂內佈置整潔，奇花異草，雜植庭院，雨後尤覺鮮妍。

庭院中現在却一個人也沒有。

人都在堂前平台上。

一桌酒菜正在平台上擺開。

酒菜是平山堂宋老闆僱用的廚師弄出來的。

好像平山台這種名勝，正是一個做生意的好地方。沒有人打它的主意才奇怪。

宋老闆現在正站在酒席旁邊。

他所有負責招呼客人的伙計也都集中

在左右。

平山堂現在就只有這一桌客人。

招呼的伙計無疑已足够有餘，可是宋老闆仍然親自走來招呼。

因爲這一桌之中的一個客人傳言就是揚州的第一大財主。

一桌一共六個人，三個男，三個女。

女的很年輕，打扮的花枝招展，男的年紀也不大，最大的一個看來也不過三十來歲，其他的兩個，更就三十歲也不到，三個人的衣飾都極其華麗。

兩個年輕的男的各擁一女分坐左右，年紀最大的那個男的亦擁一女，面山而坐在正中。

年輕的兩個都長的很英俊，可是兩人的誘惑，顯然還不如年紀最大的那個。

他們擁着的那兩個女孩子，一雙眼幾乎沒有離開過年紀最大的那個男人，簡直就像是沒有他們存在。

他們似乎並沒有發覺。

那個中年男人也似乎沒有在意。

他實在英俊。

× × ×

最後的一道菜也已端上來。

筷子却還未落下，那邊突然傳來了人聲。

脚步聲陡停，三個人在那邊入口一字兒排開。

正中石球，左右北彪林雄。

宋老闆一眼瞥見，不由奇怪道：「怎麼揚州城的三個捕頭都來了？」

他却沒有親自過去招呼，在他的眼中，石球他們這三個捕頭當然沒有他面前那三個有錢人的重要。

他的兩個伙記已迎了上去。

那兩個伙記還未走近，林雄已一聲高呼，道：「金滿樓可在？」

宋老闆當場一怔。

那三個捕頭竟是來找他面前這一桌的客人，實在是大出他意料之外。

那一桌六個人也同時一怔。

坐在正中的那個中年男人連隨站起來，道：「金滿樓在這裏。」

聲音響亮而溫柔。

他原來就是快活堂的老闆，揚州城女孩子心目中的偶像，一直被傳爲富甲揚州的金滿樓！

× × ×

石球北彪林雄立時就奔馬一樣走了過去。

金滿樓目光一掃，道：「我道是何人，原來是揚州城三位大捕頭。」

石球上下打量了金滿樓一眼，道：「你果然在這裏。」

金滿樓道：「昨天我已經在這裏。」

石球道：「你那位管家，已經告訴過我。」

金滿樓一愕，問道：「你們曾到我家中？」

石球道：「之前還到過快活堂。」

金滿樓詫聲道：「找我？」

石球道：「不錯，但都找不到，後來從你那位管家口中知道，你來了這裏。」

金滿樓說道：「所以，你們就找來這裏。」

石球道：「不錯。」

金滿樓很奇怪的望着石球，道：「找我何事？」

石球道：「問你幾句話。」

金滿樓道：「石總捕頭的態度說話似乎不大友善。」

石球道：「對嫌疑犯人，我向來都是如此。」

金滿樓又是一怔，道：「你說我是嫌疑犯？」

石球道：「正是。」

金滿樓連隨追問道：「我犯了什麼嫌疑？」

石球盯着他，一字字的道：「殺人嫌疑！」

金滿樓怔在當場。

那兩個年輕人與三個女孩子不由都紛紛站起了身子。

五個人都是一臉詫異之色。

最詫異的顯然還是金滿樓，好一會，他才說得出話來道：「你說我殺了人？」

石球道：「難道說錯了？」

金滿樓不答，反問道：「我……我殺了誰？」

石球道：「水觀音！」

所有人聽說都大驚失色。

金滿樓更脫口驚呼道：「水觀音？美人樓的水觀音？」

石球冷笑道：「揚州城只有這一個水觀音！」

金滿樓道：「她眞的死了？」

石球道：「你不能肯定，怎麼不等證實了她已經死亡才離開。」

金滿樓道：「我……」

石球截口道：「你不要以爲儘快趕回來這裏，就可以置身事外？」

金滿樓搖頭道：「我實在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石球道：「不知道？你倒推的一乾二淨。」

金滿樓一再搖頭，道：「石總捕頭，你最好先將事情說清楚。」

石球道：「我說的還不够清楚？」

金滿樓點頭。

石球道：「這我再說一次，你留心聽清楚了。」

金滿樓道：「我已留心。」

石球冷笑道：「水觀音被人殺死，殺人兇手就是你，我們現在來捕你歸案。」

金滿樓苦笑。

石球冷笑着接道：「够清楚沒有。」

金滿樓又是搖頭，苦笑道：「我要清楚的是整件事。」

石球道：「如何整件事？」

金滿樓道：「就是水觀音甚麼時候被人殺死？如何被人殺死？你們爲什麼懷疑到我頭上？」

石球道：「你倒裝的若無其事。」

金滿樓微微一喟，道：「我實在全不知情。」

石球忽然問道：「昨夜，你在什麼地方？」

金滿樓道：「不就在這裏？」

石球道：「沒有回城？」

金滿樓道：「沒有。」

石球道：「眞的沒有？」

金滿樓轉顧那兩個年輕人，道：「徐

老闆，張老闆可以證明我的說話。」

石球道：「我認識他們。」

一個年輕人應聲上前一步，道：「我們在衙門見過幾次的了。」

石球道：「我記得徐老闆是曹太守曹大人的外甥，張老闆亦是曹大人的一個遠房親戚。」

金滿樓道：「他們兩人的說話，總捕頭大概可以放心相信。」

石球目注那兩個年輕人，道：「事關重大，兩位無論說什麼，都必須負責。」

徐老闆道：「這個當然。」

張老闆連隨問道：「總捕頭，到底是怎樣一回事？」

石球反問道：「你們昨夜，一直在一起？」

徐老闆搖頭道：「我們昨夜原準備月下暢飲，一直至深夜方休，可是却來了風雨，所以草草用過了晚飯，便各自回房休息。」

石球道：「當時是什麼時候？」

徐老闆道：「黃昏後不久。」

石球道：「這是說，黃昏後不久，你們全都是獨自一個人在房中的了。」

徐老闆又搖頭，道：「兩個人。」

張老闆道：「我們各自帶了一個歌女到來。」

石球問道：「之後，你們之間沒有往來？」

張老闆道：「沒有，因爲我們知道大家在房中都很忙，都不想騷擾對方，事實也沒有時間抽身出來。」

石球知道他們在房中忙什麼，轉問那三個女孩子道：「昨夜是你們那一位侍候金滿樓？」

金滿樓身旁的那個女孩子應聲道：「是我。」

她並無顯露羞態，反而一副沾沾自喜的表情，竟似是引以爲榮。

石球道：「你叫做什麼名字。」

那個女孩子道：「錦香，是百香院的人。」

石球道：「你昨夜一直在金滿樓的身旁。」

錦香道：「是。」

石球道：「什麼時候入睡？」

錦香道：「不清楚。」

石球道：「何以不清楚？」

錦香道：「這附近並沒有人敲更，就算有，我也未必聽到，因爲昨夜我實在睡得太舒服了。」

其他兩個女孩子不由的投以羡慕的目光。

石球都看在眼內，又問道：「今天早上你們醒來的時候，天亮了沒有。」

錦香道：「已亮了。」

石球道：「雨停了沒有。」

錦香說道：「還在下，下的好像還很大。」

石球又問道：「金滿樓當時在什麼地方？」

錦香道：「在床上，我是睡在他的懷中。」

石球道：「是他喚醒你？」

錦香臉一紅，道：「是我弄醒他。」

石球道：「你沒有說謊。」

錦香道：「爲什麼我要說謊？」

石球又問道：「其他人，當時醒來沒有？」

錦香道：「還沒有，是我們挨戶叫他們出來。」

石球道：「爲什麼這樣？」

錦香的臉又一紅，道：「是我出的主意，想叫他們狼狽一下。」

石球目光一轉，道：「徐老闆，張老闆，還有這位宋老闆，錦香姑娘的說話你們認爲怎樣？」

徐老闆道：「我們的確是他們喚起來的。」

宋老闆道：「我也聽見他們在大笑拍門。」

石球目光轉回金滿樓面上，道：「你們如何來這裏？」

金滿樓道：「乘轎出天寧門，泛舟瘦西湖，過五亭橋，小金山，下舟後，步行上來。」

石球道：「不是騎馬？」

金滿樓一笑道：「這附近沒有馬，就算有，百香院的姑娘也不依。」

石球沉默了下來。

金滿樓忍不住反問道：「水觀音莫非昨夜被人殺死？」

石球道：「是今天早上！」

金滿樓道：「死在那裏？」

石球道：「美人樓她的房間之內。」

金滿樓道：「怎樣死的？」

石球道：「中毒。」

金滿樓道：「是誰下毒殺她？」

石球盯着他，道：「你！」

金滿樓詫異的道：「怎麼會是我？」

石球道：「你可知道今天是水觀音的什麼日子。」

金滿樓沉吟再三，反問道：「今天是她的什麼日子？」

石球道：「你眞的忘記了今天是她的生日？」

金滿樓一怔，道：「哦？」

石球道：「據我們所知你們以前是好朋友。」

金滿樓道：「可以這樣說。」

石球道：「她難道沒有告訴你，她的生日是那一天？」

金滿樓道：「就算她曾經對我說過，現在也記不得了。」

石球道：「你不像善忘的人。」

金滿樓道：「縱然我的記性怎樣好，可是像她這樣的好朋友我實在太多，如果每一個都記着她的生日，我還用記其他的東西。」

他的確是揚州的一個風流人物。

石球並不懷疑他那些說話，轉問道：「你們最近還有沒有往來。」

金滿樓道：「我最後的一次見她，恐怕已經是一年前的事情。」

石球道：「這是說，你們分手了已經一年有多。」

金滿樓道：「不錯，之後一直都沒有再來往。」

石球道：「既然是好朋友，何以會變成這樣？」

金滿樓道：「我是否可以不回答你這個問題？」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古龍・文
盧令・圖

白玉老虎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趙無忌夜探唐家堡秘區，洩露行藏，雖得司空曉風派往唐家堡埋伏的手下爲趙無忌解了圍，倖獲脫險，事後唐缺也沒懷疑到他，但唐家堡來了奸細，唐缺當然要盡力追查。翌日，唐缺帶無忌往客棧找那些行商遊客，二十九人中，無忌赫然發現曲平在座，而唐缺也不知憑什麼竟然會懷疑曲平是無忌的化身，叫一名鏢師牛貴來問，那牛貴雖不知曲平姓名，却指認曲平曾跟司空曉風在一起，素來沉得住氣的曲平也不禁臉色大變，這時，唐缺忽又暫時放過了他，只吩咐家丁，派人去找客棧主人唐三貴來——

倖逃生死劫 險渡安危關

——▲是拔劍？還是不拔▼——

（一）

唐三貴是唐家旁系子弟中很出色的一個人，和死在「非人間」的唐力是叔伯兄弟。他今年三十九歲，精明能幹，做人圓滑，對於飲食穿着都很考究，看來就像是個買賣做得很成功的生意人。

事實上，他也的確將這家客棧經營得很成功，而且做得很規矩。

唐家堡裏這條街上一共有三十多家店舖，每一家都是在規規矩矩做生意，和任何一個市鎮裏任何一家店舖都沒有什麼不同。因爲唐家的規矩是：

「你幹什麼，就得像幹什麼的，你賣什麼，就得吆喝什麼。」

這也正是唐家的成功之處。

× × ×

唐缺已經開始在問，指着曲平問：「你見過這個人。」

「見過。」

唐三貴的回答也和牛標同樣肯定：「這位公子已經不是第一次住在這裏了。」

「他以前來過。」

「來過四次。」

唐三貴說得明確詳細：「他第一次來是在去年年底十一月十九，以後每隔一兩個月他就會來一次，每次停留兩三天。」

唐缺道：「你有沒有問過他，在那裏高就？到這裏來有何公幹？」

唐三貴道：「我問過。」

唐缺道：「他怎麼說？」

唐三貴道：「他說他是做綢布生意的，他的店開在縣城裏．店號叫「翔泰」，他到這裏來是爲了要賣貨。」

唐缺道：「他是不是帶了貨來？」

唐三貴道：「每次他都有貨帶來，每次都能賣光。」

他微笑：「因爲他賣得實在太便宜了，比大盤批發的價錢還要便宜三成。」

唐缺也笑了：「殺頭的生意有人做，賠本的生意沒人做，他爲什麼要做賠本生意？」

唐三貴道：「所以我也奇怪，他第二次來的時候，我就去調查過。」

唐缺道：「調查的結果如何？」

唐三貴道：「縣城裏的確有家叫『翔泰』的綢布莊，老闆却不是他。」

他又道：「可是老闆却知道有他這麼樣一個人，因爲他每隔兩個月就要去買一批貨，再虧本賣給我們。」

唐缺道：「你還調查到什麼？」

唐三貴道：「我在翔泰那裏留下了幾個人，扮成那裏的伙計，那幾個弟兄本來就是在德哥那裏的，學的本來就是綢布生意。」

「德哥」叫唐德，正是唐家堡綢布莊裏的大管事。

唐三貴道：「所以他再到翔泰去買貨的時候，送貨到他家去的就是我們的兄弟了。」

唐缺笑道：「你這件事辦得很好。」

唐三貴道：「根據送貨到他家去的那些兄弟說，他也住在縣城裏，住的是王老參的房子，花了二十三兩銀子的頂費，每年十两租金。」

唐缺道：「看來那房子還不小。」

唐三貴道：「是不小。」

唐缺道：「他一個人，住那麼大的房子？」

唐三貴道：「他不是一個人，還有個女人跟他住在一起。」

唐缺道：「是個什麼樣的女人？」

唐三貴道：「是個很年青，很漂亮的女人，說的是北方話。」

他又道：「他們還託王老參替他們買了個叫『桂枝』的丫頭，今年已經十八歲了，人長得胖胖的，而且還有點傻。」

唐缺道：「十七八歲的大姑娘，再傻也應該懂事了。」

他瞇起眼笑道：「就算別的事不懂，有件事總應該懂的。」

那件事是什麼事？就算他沒有說出來，別人也能想得到的。

唐三貴道：「所以我就叫小九去了，小九對付女人一向最有本事。」

唐缺笑道：「你倒眞會選人。」

唐三貴道：「不到半個月那丫頭就已對小九死心塌地，什麼說都說了出來。」

唐缺道：「她怎麼說？」

唐三貴道：「她說那位姑娘的脾氣大得要命，這位公子怕她怕得要命。」

他慢慢的接着又道：「她還告訴小九，這位公子平時稱呼那位姑娘的名字是千千。」

千千！

× × ×

無忌的心沉了下去。

千千果然也在附近，果然還是跟曲平在一起。

唐缺又瞇起眼笑道：「千千，這名字眞不錯，這名字實在好極了。」

唐三貴道：「可是叫這名字的女人却不多，我一共只聽說過兩個。」

唐缺道：「那兩個？」

唐三貴道：「我老婆姨媽的女兒就叫千千。」

唐缺道：「還有一個呢？」

唐三貴道：「我聽說大風堂趙二爺的千金，趙無忌的妹妹也叫千千。」

唐缺道：「你知不知道，我也有個妹妹？」

唐三貴道：「我當然知道。」

唐缺道：「你知不知道我也很怕她，也怕得要命。」

唐三貴道：「哥哥怕妹妹並不出奇，有很多做哥哥的人都怕妹妹的。」

唐缺吐出口氣，微笑道：「這麼樣看來，這件事已經應該很明白了。」

（二）

曲平的臉上已經連一點血色都看不見了。現在他也知道自己犯了個不可原諒的，致命的錯誤。

他低估了他的對手，低估了唐三貴。

他更低估了唐缺。

唐缺道：「現在你還有什麼話說？」

曲平說道：「我不姓趙，我不是趙無忌。」

唐缺嘆了口氣，道：「這麼樣看來，我好像只有去把那位千千小姐請來了。」

他轉向唐三貴：「我想你一定已經派人去請。」

唐三貴答道：「我已經派人去過，可是……」

唐缺道：「可是怎麼樣？」

唐三貴道：「我派去的人身體好像都不大好，忽然都生了急病。」

唐缺道：「你派去的是什麼人？」

唐三貴說道：「是阿力以前的那批兄弟。」

阿力就是唐力。

他本來也是直接歸唐缺統轄的管事之一，他們那一組人負責的是行動。

在唐家的旁系子弟中，只有他們那一組人可以領得到暗器。

他們每一個都是經驗豐富，反應靈敏的好手，而且身體也好得很。

唐缺道：「他們怎麼會忽然生病的？生的是什麼病？」

唐三貴道：「生的是種很奇怪的病，有的人脖子忽然斷了，有的人咽喉上忽然多出個洞來，就好像被人刺穿的一樣。」

唐缺道：「那當然不會是被人刺穿的，千千小姐當然不會無緣無故刺穿他們的咽喉，擰斷他們的脖子。」

唐三貴道：「所以我說他們是生了急病，一種很奇怪的病。」

唐缺道：「一定是的。」

唐三貴道：「一定。」

唐缺道：「現在他們的人呢？」

唐三貴道：「得了這種病的人，當然都是必死無救的。」

唐缺道：「他們已死在這位不是趙無忌的趙公子家裏？」

唐三貴道：「昨晚上他們就死了。」

唐缺道：「那位千千小姐呢？」

唐三貴道：「家裏忽然死了那麼多人，她當然沒法子再住下去。」

唐缺道：「所以她只好走。」

唐三貴道：「她非走不可。」

唐缺道：「她當然沒有留話告訴你們，是到什麼地方去了。」

唐三貴道：「她沒有。」

唐缺嘆了口氣，道：「這實在很不巧，他們病得實在太不是時候。」

他搖着頭，喃喃的說道：「我只希望千千小姐莫要也被他們傳染上那種怪病才好，一個那麼漂亮的大姑娘，脖子如果忽然斷了，豈非難看得很。」

唐三貴嘆了口氣，道：「那一定難看極了。」

× × ×

兩個人不但都很有演戲的天才，而且配合得也非常好。

無忌和曲平總算都鬆了口氣，千千總算還沒有落在他們手裏。

她本來雖然不該出手傷人的，但在那種情況下，她也許已經沒有選擇的餘地。

現在她的行藏雖然已暴露，至少總比落在他們手裏好。

唐缺背負着雙手，慢慢的踱着方步，忽然停在無忌面前，道：「你還記不記得我說過的那句話。」

無忌道：「什麼話？」

唐缺道：「寧可殺錯，不可放錯。」

無忌道：「我記得。」

唐缺道：「你懂不懂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無忌道：「我懂。」

唐缺道：「那麼你就替我殺了這個趙無忌吧。」

（三）

這句話他說得輕描淡寫，連一點火氣都沒有。

但是無論誰都知道，唐大爺如果要殺一個人，這個人就已死定了。

對他來說，殺人絕不是件很嚴重的事，不管是不是殺錯都沒關係。

無忌忽然也問他：「你還記不記得我說過的一句話？」

唐缺道：「什麼話？」

無忌道：「我從不免費殺人的。」

唐缺道：「我記得。」

無忌道：「我想你一定也懂得這句話的意思。」

唐缺道：「所以我並不想要你免費殺人。」

他在笑，笑得非常愉快。

他已經從身上拿出了一叠銀票：「兩百九十萬兩雖然太多了些，十萬兩我還有的。」

× × ×

很少有人會把十萬兩銀子隨時帶在身上的，可是他居然帶了。

看來他好像隨時都在準備着要無忌替他殺人。

這是山西三大錢莊裏發出來的銀票，這種銀票一向最硬，無論在什麼地方，都絕對可以十足十當現金使用。

這叠銀票正好是十萬兩。

無忌已經接過來，慢慢的數了一遍。

他的臉色沒有變，手也沒有抖。

他的手穩定而有力，正是一雙非常適於殺人的手，殺人的時候也絕不會抖的。

但是他怎麼能殺這個人。

× × ×

這個人是大風堂的忠實子弟，也是和他妹妹千千非常接近的一個人。

這個人到唐家堡來，無疑是爲了要尋訪他的行踪。

這個人並不是趙無忌，他自己才眞正是唐缺要殺的人。

他怎麼能對這個人下手？

× × ×

但是現在他扮演的這個角色，是個爲了十萬兩銀子就能殺人的人。

現在十萬兩銀子已經在他手裏。

如果他還不肯出手，唐缺一定會對他懷疑，他的身份也難免要暴露。

如果他的身份暴露了，非但救不了曲平，他自己也必死非疑。

上官刄還活着，他怎麼能死？

他怎麼能不殺這個人？

× × ×

曲平蒼白的臉上已有了冷汗。

他從來沒有正視着無忌，是不是因爲他已猜出了無忌的身份。

他當然也不想死。

就算他不願出賣無忌，可是等到無忌要殺他的時候，他會不會改變主意？

× × ×

無忌沒有佩劍。

但是唐缺並沒有疏忽這一點，已經示意唐三貴，送了一柄劍給無忌。

一柄三尺六寸長的青鋼劍，雖然不是寶劍利器，却鑄造得完全合於規格。

這柄劍是絕對可以殺得死人的。

現在劍已到了無忌手裏，他的手已握住了劍柄，他的手還是同樣穩定。

唐缺正在盯着他這隻握劍的手，曲平也在盯着他的手。

每個人都在盯着他的手。

他應該怎麼辦，是拔劍？還是不拔？

（本章終）

——▲還有誰來送死？▼——

（一）

無忌拔劍！

「嗆」的一聲，劍已出鞘。

無忌拔劍，只因爲他已別無選擇，就算他不惜暴露身份，也同樣救不了曲平。

但他却可以殺了唐缺，和曲平一起衝出去。

這樣做雖然冒險，却值得一試。

他是不是應該這麼樣做，還是應該犧牲曲平？爲了顧全大局，又何妨犧牲一個人！

可是他自己又怎麼能問心無愧？

他只有冒險。

只要他今天能衝出去，以後就一定還有機會。

他這一劍絕不能失手！

× × ×

劍鋒薄而利，劍鍔，劍柄，輕重，長短，都鑄造得完全合於規格，絕不是普通的鐵匠可以鑄造得出來的。

他相信這一定是唐家堡裏鑄造暗器的工匠所鑄成的劍，用的一定是他們鑄造暗器時所剩下的精鐵。

用唐家的劍，殺唐家的人，豈非也是人生的一大快事！

他已準備出手。

曲平忽然道：「等一等。」

唐缺道：「你還想說什麼？」

曲平道：「我已經沒有什麼好說了，我只不過想替你省下十萬兩銀子而已。」

唐缺道：「哦！」

曲平道：「我也會殺人，而且是免費

的，要殺人又何必找他？」

唐缺道：「你難道要我找你？」

曲平道：「殺別人我也許還沒有把握，要殺我自己，我保證絕沒有任何人比我殺得快。」

他是不是已經看出了無忌的痛苦？所以決心犧牲自己？

唐缺大笑，道：「好，好極了。」

他忽然出手，用兩根又白又胖又短的手指，揑住了無忌手裏的劍尖。

他的出手快而準確。

這個看來比河馬還笨的人，身手竟遠比任何人想像中都高得多。

無忌剛才那一劍若是出手，如果想一劍刺中他的咽喉，幾乎是絕不可能的。

現在無忌已不能出手了，這是他的幸運，還是他的不幸？

唐缺正在用那雙尖針般的笑眼看着他，悠然道：「我想你一定不會跟一個快要死的人搶生意的。」

無忌只有鬆開手。

唐缺倒提起這柄劍，將劍柄慢慢的遞給了曲平。

曲平慢慢的伸出了手。

他還是連看都沒有去看無忌一眼，他的神色已變得很平靜。

因爲他已下定了決心。

他確信自己的決定絕對正確，確信自己的犧牲是值得的。

× × ×

曲平的指尖，已觸及了劍柄。

無忌沒有阻攔，也不能阻攔，他求仁得仁，死已無憾。

想不到唐缺却又不讓他死了。

× × ×

唐缺的手輕輕一抖，一柄三尺二寸長的青鋼劍，忽然就從中間斷成了兩截。

他用的是陰勁！

他的陰勁練得遠比唐玉高得多。

曲平吃了一驚，道：「你幹什麼？」

唐缺道：「我忽然發覺這柄劍可以斷，你這個人却不能死。」

曲平道：「你爲什麼忽然間改變了主意？」

唐缺笑了，瞇着眼笑道：「我這個人的主意本來就隨時會改變的，變得比誰都快。」

曲平道：「我爲什麼不能死？」

唐缺道：「因你活着對我更有用。」

曲平道：「有什麼用？」

唐缺道：「我至少可用你來釣魚。」

× × ×

曲平的反應並不慢，立刻就明白了他的意思。

他要釣的魚當然是千千，如果用曲平做餌，千千無疑會上鉤的。

曲平的人已飛撲而起，向唐缺撲了過去。

然後他就發現了一件事——

他忽然發現自己的武功遠比自己想像中還要差得多。

他一直認爲一個人並不一定要靠武功才能成功，機智，鎭定，人緣，都比武功重要。

現在他才知道他錯了。

因爲他幹的是這一行，在他生存的這個環境裏，武功不但是極重要的一環，而且是一個人的根。

如果你是一個商人，你就絕不會放下你的算盤，如果你是個文人，就絕不能放下你的筆。

因爲那是你的根。

如果你忽略了這一點，不管你有多聰明，不管你的人緣多好都一定會失敗的。

× × ×

現在曲平終於明白這一點了，他已經從痛苦的經驗中獲得了敎訓。

他的身子剛撲起，唐缺那雙又白又胖的小手已經到了他的穴道上。

他倒下去時，正又聽見唐缺在說：

「如果我不讓你死，你想死只怕還不太容易。」

（二）

院裏很陰涼，因爲院裏有很多樹。

唐缺就站在一棵枝葉很濃密的樹下，也不知是槐？是榕？還是銀杏？

對於樹，無忌知道的並不多，對於人，他知道的却已不少。

雖然他不知道這棵樹是什麼樹，却已知道這個人是個什麼樣的一個人了。

這個人無疑是他平生所見到過的人之中，最可怕的一個人。

他從未想到這個人有這麼高的武功，這麼快的身手。

這還不是唐缺可怕的地方。

最可怕的，是他的變化。

他的主意隨時隨地都在變，讓別人永遠猜不透他心裏眞正的想法是什麼。

他這個人也隨時隨地都在變，有時聰明，有時幼稚，有時仁慈，有時殘酷。

有時候他做出來的事比白痴還可笑，有時候做的事讓人連哭都哭不出。

現在曲平已經落入他的手裏，以千千的脾氣，如果知道曲平的消息，一定會不顧一切，冒險到唐家堡來救人的。

到了唐家堡之後，她唯一能做的事，恐怕就是等着別人把繩子套上她的脖子。

她能救得了誰？

無忌只希望能在她還沒有聽到這消息之前，就把曲平救出來。

如果他是個三頭六臂的隱形人，說不定能够做到的。

只可惜他不是。

× × ×

銀票都是嶄新的。

雖然大多數胖子都比較髒，比較懶，唐缺却是例外。

他有潔癖。

不喜歡女人的男人好像都有潔癖，他們都認爲男女間的那件事是件很髒的事。

無忌慢慢走過去，把銀票還給唐缺。

唐缺道：「你不必還給我。」

無忌道：「我從不免費殺人，也從不無故收費。」

唐缺道：「我要殺的人並不是只有那位趙公子一個。」

無忌道：「你還要我替你殺誰？」

唐缺笑了笑，道：「我要你去殺的這個人，你應該只收半價才對。」

無忌道：「爲什麼？」

唐缺道：「因爲你討厭他，他也討厭你，你不殺他，他就要殺你。」

無忌道：「你說的是小寶。」

唐缺道：「除了他還有誰？」

× × ×

這實在是件很意外的事，誰也想不到唐缺居然會要人去殺小寶的，但是誰也不會反對，小寶並不是個很討人喜歡的人。

這麼樣一個人如果死了，誰也不會為他掉一滴眼淚。

無忌更不會。

如果唐缺昨天就要他殺小寶，他絕不會覺得有一點為難。

現在情況却不同了。

他已經知道小寶就是「西施」，也是他唯一一個可以完全信任的人。

他忽然發現唐缺每次要他去殺的人，都是他絕對不能殺的。

可惜他又偏偏不能拒絕。

唐缺道：「你想不到，我會要你去殺他？」

無忌道：「我想不到，我以為你們是朋友，很好的朋友。」

唐缺道：「好酒會變酸，好朋友也會變壞的。」

無忌道：「為什麼？」

唐缺道：「因為我不喜歡一個沒有鼻子的朋友。」

他瞇着笑眼，悠悠的問道：「你是不是認為這理由還不够好。」

無忌道：「好像還不够。」

唐缺道：「對我來說却已足够了。」

無忌道：「為什麼？」

唐缺道：「以前我喜歡他，只不過因為他有一張長得很好看的臉。」

他說得已經很露骨。

無論多好看的一張臉上，如果沒有鼻子，也不會好看的。

他當然不願再看到這麼樣一個人，更不願再被這個人糾纏。

這理由已足够。

唐缺忽笑道：「我記得你殺人好像只問有沒有十萬兩可拿，並不問理由的。」

無忌淡淡道：「我只不過想知道你是不是眞的想殺他而已。」

唐缺道：「如果我是眞的要殺他，你怎麼樣？」

無忌道：「有錢可賺的事，我當然不會拒絕。」

唐缺微笑，道：「那麼這筆錢你就已賺定了，而且賺得很容易。」

無忌也不能不承認：「要殺他的確不難。」

唐缺道：「三天够不够？」

無忌道：「你想要他什麼時候死？」

唐缺道：「最好不要過三天。」

無忌冷冷道：「那麼他就絕對活不到第四天早上。」

唐缺笑道：「我就知道你絕不會讓我失望的。」

無忌道：「但是我還有件條。」

唐缺道：「什麼件條？」

無忌道：「我總不能坐在房裏等着他送上門來讓我宰。」

唐缺道：「你要怎麼樣？」

無忌道：「你至少應該通知附近的暗卡警衛，讓我可以自由行動。」

唐缺說道：「這一點，我當然會做到的。」

他笑得更愉快：「現在，好像又到了吃晚飯的時候，我們是不是已經可以吃飯去？」

無忌道：「現在我的胃口雖然不好，多少總可以陪你吃一點。」

唐缺道：「那就好極了。」

（三）

夜。夜涼如水。

這一天就這麼糊裏糊塗的過了，除了肚子裏塞滿了用各式各樣方法燒成的鷄鴨魚肉外，無忌簡直連一點收穫都沒有。

非但沒有收穫，而且多了難題，曲平，小寶，却是他的難題。

現在他的行動雖然已比較自由了些，

却更不敢大意。他提出了那個條件後，唐缺一定會更注意他的。

唐缺絕不會眞的讓一個身份還沒確定的陌生人，在他們的禁區中隨意來去。

他答應無忌這條件，很可能也是種試探。他做的每一件事好像都有用意，無忌不能不特別小心。

現在限期已經只剩下四天了，無忌却只能躺在床上，瞪着房頂發呆。

他很想好好睡一覺，睡眠不但能補充體力，也能使人鬆弛。

可惜他偏偏睡不着，越想睡，就越睡不着。世上有很多事都是這樣子的。

× × ×

這裏一向很安靜，到了晚上，很少還能聽到什麼聲音。

可是現在窗外却忽然有聲音響了起來，有人在呼喝，有人在奔跑。就在無忌已經準備放棄睡眠，準備不睡了，却又偏偏快睡着的時候，這些聲音就響了起來。

他覺得很可笑。一個人在無可奈何的時候，除了笑一笑，還能怎麼樣？

他也覺得很奇怪！

聲音是從窗外那片樹林裏發出來的，好像又有了奸細出現，驚動了暗卡埋伏。

這次他明明還睡在床上，難道唐家堡眞的還有別人是奸細？

他忍不住披衣而起，推開窗戶看出去，樹林中果然有人影火光閃動。

除了他之外，還有誰會是奸細？還有誰冒險到唐家堡的禁區裏來？

不管是誰來了，都是來送死的！

（本章終）

練功要訣

打太極拳益壽延年

慧心·文

一般而論，太極拳是屬於養生的健身運動，多過屬於拳術的，以前名震一時的太極名手，俱是練習武功多年，然後特別有成就的，後來有些名拳師把太極拳的手法變成自衛散手，能够落場跟任何一個硬派的拳師較量，稱做「外太極」，表示那種太極屬於外家的拳脚。

另一方面，有些太極拳只需極細的面積，就能够練習，在房間裏面早晚打太極，等於健身操。最近還有簡化太極，把它正式看做健身了，如果從健身方面去研究太極拳，就發覺到這種拳術的確是對身體有利的，有一姓馬的拳師懂得中國醫術，同時學習過西醫，明白人體生理構造，他發表了一項頗為重要的談話，指出這一點，太極拳確是影响到整體健康和心理的，不止是普通的健身運動那麼簡單。最重要的，就是打太極拳那個人的呼吸自然而然的拉長，等於强迫吸進較多的氧氣。

馬醫生先從人體方面分析太極拳對呼吸的影响，他這樣說：「我們的呼吸系統，包括了咽喉，氣管，支氣管，以及分支出去的樹枝形細氣管，另有肺細胞，另一方面，透到外邊去，還要經過鼻，咽喉，口腔這三個部份結集成的「氣道」，至於肺部，有左右兩部份，右肺分做三個肺葉，左肺分兩塊肺葉，因為，左邊要容納心臟，故此少了一個肺葉，肺胞之內的氣體，必須不斷換過新鮮的空氣，呼吸中斷，只有三五分鐘，便卽發生危險，昏迷不醒，甚至喪生，故此，人體的呼吸，是非常重要的，每一次呼吸的厚薄，當然會影响到身體的健康。

「呼吸之際，一定要靠腹部的骨骼和肋骨之間的肌肉帮忙，它忽然收縮或擴張，就影响到一種壓力，使空氣由外邊進入肺部，這是吸氣，反之，橫隔膜和肋骨的肌肉放鬆，空氣由肺部流出，同時腹腔縮細，遮住呼氣，亦卽把肺內的污濁空氣吐出去。

「通常而論，一個體重一百四十磅左右的男子，在普通休息或隨意走動的情況下，每次吸進肺部的氣量約為五百CC，通過氣管綫，就有三百五十個CC，留在管內只有一百五十個CC的空氣進入肺內，原因是我們的氣管沒有這樣强大的壓力使所有空氣全部入肺，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普通人每次呼吸，如果吸入的氣量正常，有五百個CC，實際上僅有三折入肺，卽是還有一百五十個CC的氣體進入肺內，那些氣體並非全部含有氧氣，其中是百份之八十是屬於氮氣，既然不能吸入，也不能呼出，剩餘的百份之二十氧氣中，必有百份之四是碳氣或其他雜質。

卽是說，剩餘下來的一百五十個CC空氣中，僅有百份之十四是純潔氧氣，如果那個地方的氧氣不足，僅有的百份之十六的氧氣也打了一個折扣，或者僅得五折，甚至僅得三折，那就影响到整體的機能，無緣無故，非常怠倦，或者頭昏腦脹，碰着這種情形，走到街上去活動一下，然後回來，整個人舒服得多，就可以證明吸入氧氣太少，就影响到身體的健康。從這方面看，如果居住的環境欠佳，空氣不足，便該借重健身運動，能够吸入較多的空氣，亦卽經常有更多的氧氣可以吸進身體之內。」

太極拳用腹式呼吸，那種呼吸必然比較普通人深長，愈練愈精，深呼吸的深度愈大，原因是普通人的肺部吸滿了氣只有向上擴張，不會向下擴展，練習腹式呼吸就能够使肺葉向下擴展，故此容量較多，普通人一次吸氣五百CC，氣體徘徊在氣道以及氣管之間，跟隨另外一次呼吸吐出去，如果呼吸深長，而且腹部有力把每次吸進的氣體自動吸入，那就有更多的空氣吸進了，練習太極拳的人，不過兩年，就可以達到這個目的，每次呼吸留在氣管的只是吸進氣體的一部份，能够吸入肺部的氣體達到三百五十個CC，單是這一點，就可以反映出太極拳是養生的妙法，最重要的就是能够使呼吸拉長，吸氣較多。

至於氣管末端的微細氣管，一邊伸入左肺，另一邊伸入右肺，每一條氣管不分大細，管壁必有黏膜，黏膜之內有很密的細毛，叫做織毛，黏膜能够分泌黏液，覺得不舒服的時候，織毛就會自動發生抵抗力，用黏液混和着那些雜質，把它吐出去，那就是痰，如果肺部的呼吸較慢，從鼻腔到支氣管，再到最微細的氣管，時間相當長，經過雙重的濾過，那種呼吸就清潔得多，而且比較溫暖，就算寒冷的空氣透入，也不會傷肺，很少因此弄到咳嗽的，那是太極拳促進健康的另一種因素。

由於練習太極拳，必須把整體保持平衡，重心穩定，不會左傾右側，那種情況就影响到大腦的神經中樞，不但對身體的活動加以平衡，同時對情緒上的變化，也使它平衡，不會受到七情六慾的刺激，那是很重要的，任何一個人經常都不會緊張，故此，對於患了高血壓的中年人微微發胖，血管逐漸硬化，一套太極拳就能够把他醫治，比較看醫吃藥更加有效。

練習太極拳的人，在體型方面也跟普通人不同，並非體育家那種型，挺胸縮肚，看來好像赳赳武夫，而是整體結實，腹部微微脹起，有穩定之感的一種體型，由於它使用腹式呼吸，每次吸氣，腹部並非縮入，而是向前，所以練習太極拳的人，肚子必然稍為突出，那是必須的，因為這樣做，可以保持整個身體的重心，不會搖搖幌幌。

上述這種情況，表示從醫學方面觀察，馬醫生還在另一方面加以解釋，他所說的就是那個「勁」字，照他稱述，普通人一拳打出去，只能够使用一個力字，沒有勁字，就因為他那一拳，不過是在肌肉本身的表現，如果練習太極拳多年，內勁發生，那一拳就能够把全身的力量集中在拳頭上面，壓力加强，衝力也多了幾倍，故此很有威勢，任何一派拳術，練習既久，都能够把腰勁提出，放在手上或脚上，但却不一定在慢動作當中仍有威力，太極拳則不然，除了衝刺有强大的勁，就算用手來擋撥，一拉一拍，亦有很强的勁，對方一手打來，太極拳的名手能够輕輕把它撥開，那個人就整體向前仆倒，這是內勁的表現，練習太極拳的人，必須找個體型和功夫相同級數的朋友練習推手，你推我撥，我撥你推，每天練習半小時之久，那就不但血液循環加强，而且使體內的勁隨時發作，就算完全沒有準備的時候，給人從背後一拳打來，接觸到背肌，那一條肌肉也會自行收縮，去抵抗它，本人並不知情，這是最高級的內勁，不妨一知。

因為太極拳有級數之分，初學的使呼吸增强，吸進氧氣較多，自然健康增進，繼而有內勁發生，能够自衛，這是另外一種境界。再進一步，練習太極拳，覺得渾身發燙，由頭至脚，都有一股熱力，那是內勁的最高表現，到了那個階段，便無傷風感冒之類的病態發生，便會益壽延年。

世界拳擊近事／勞力士・譯

巴黎之虎——華雷諾

今年沒有萬國空手道的比賽，明年也沒有，後年才有這種比賽，總之，三年一度，到時有幾十個國家派人參加，雖然目前跟一九七八年有兩年那麼長的時間，已經分別備戰，全世界的空手道搏擊專家都希望奪取這一份榮耀，擊倒日本的冠軍，奪取錦標，特別是法國那邊的空手道高手林立，而且體型特別粗壯，綽號巴黎之虎的現時法國空手道冠軍「華雷諾」公開表示，歐洲的空手道應該取勝，歷屆空手道冠軍都落在日本人之手，對歐洲的戰士來說，那是一種恥辱，他必須想辦法擊退日本空手道的武林高手。

話雖這樣說，事實上是不容易做得到的，雖然華雷諾的腕骨特別粗壯，發拳準確有力，化拳為掌，快如閃電，給他拉住起脚一踢，幾乎沒有人能抵擋得住，根本上他的體型粗壯，超過一百八十磅，而且沒有學習空手道之前苦練西洋拳，就算戴上很薄的拳套，發拳仍是十分沉重的，此外，他的一雙脚，非常靈活，橫踢直踢，轉身飛踢，都極為出色，一般歐洲的拳師都看好他，認為他在一九七八年萬邦空手道比賽，是個熱門的人物，看來他有資格奪取錦標。

現時保持萬國空手道冠軍的錦標是日本人米沙，以及德基士，第三個高手才是英國合堅士。

至於團體比賽，冠軍仍是日本人，亞軍西德，季軍是意大利，總之，日本選手參加空手道比賽的並非彪形大漢，但却憑着身手靈活以及特殊的招取勝，這一屆的空手道冠軍，多次使用空手道與柔道混合的招擊敗對方，那是華雷諾不服氣的一個原因，華雷諾認為自由搏擊用西洋拳與日本空手道混合出擊，比較佔上風，但在真正的拳鬥圈裏面，却剛剛相反，往往輸給日本的空手道與柔道混合出擊那些絕招，目前各國空手道的高手林立，分別備戰，看來下一屆的自由搏擊，一定會展開更大的而且更為劇烈的龍虎鬥。

圈子裏面的人推測，不久的將來，空手道會變成一個十分惹人注目的運動競賽，它包括了健身，自衞，以及生死之間的決鬥，同時從各國前往加州的長島參加萬邦空手搏鬥的團體也多起來，大概三幾年之後，就會跟世運會同樣的熱門。

說到加州空手道搏擊的大會場，非常的壯觀，因為各地選手雲集，而且空手道必須個別打鬥。

故此，分上下兩個拳鬥場，同時出擊，採用淘汰式，打輸過一次就無法再度參加，幾乎想做冠軍的人要一層層打上去，除了本身的技術之外，還要講究一點運氣，原因是每種招式都有它的特徵，而且有它的剋星。運氣特別好的人，才有資格進入最後十人的總決賽。

由於本屆的萬國空手道搏鬥的冠軍和亞軍都落在日本人之手，同時日本人又十分崇拜李小龍。事實上李小龍所擅長的中國功夫跟空手道同出一源。

故此，體型特別粗壯的歐洲人和美國人，都覺得驚奇，他們至今仍是不服氣，認為單靠拳掌和絕招，或者飛躍而起的脚法，實在只是取巧，始終體型高大的人佔上風，由於這兩種觀念的影响，於是，空手道就愈來愈加惹人注意了。

本來稱做日本空手道的一個名稱，因為有中國功夫加入，便把日本這兩個字除去，只是標榜空手道，認為不拿武器，任意搏鬥的一種打鬥方式就叫空手道。

卽使如此，目前世界公認的空手道競賽，仍然跟中國功夫所採取的競技方式頗有不同之處。

他們是穿了手套然後打鬥的，那種手套是特別薄的一種，至於打鬥的方式，有若干地方屬於人體的要害，不准出擊，違反這個原則，公證人有權卽時停止他們比賽，並把施展毒招的人判做輸掉，請他離場，故此，撩陰腿或二龍爭珠之類的絕招，絕對不准施展出來，那就跟中國功夫有多少距離，現時得到世界承認的萬邦空手搏鬥方式，可以說是另創一格的，因為有手套封住了手，無法施用擒拿手的絕招，又不能使用日本最擅長的掌刀，因此，那種空手道的戰鬥，可以說是另外一種方式，跟日本空手道或中國功夫都是不同的，這種搏鬥很難一拳把對方打傷。

由於拳鬥場相當闊大，想連環飛脚出擊，把對方踢傷亦不容易，但却很容易兩人打到貼身，纏在一起，但有這種情形發生，日本的柔道就佔盡上風。

故此，歷屆參加萬邦空手搏擊的日本選手，俱是兼練空手道和柔道的，最後的一場戰鬥，本屆的日本選手吃了對方一拳，但却沒有退縮，反而衝前，用柔道方式絆倒對方，然後出擊，那就是他們懂得利用新的空手道所有的限制，加以研究，才有這種輝煌的成就。因此，日本人佔盡上風。

現時在大會把長達三十六頁的新型空手道搏鬥的規則分發各國訓練營的首長閱讀，同時叫他們在訓練時把那些限制逐項解釋，使每個選手都有深刻的認識，然後不會弄錯。

參加萬國比賽的人太多了，超過二百個選手，難保其中不會有些人在搏鬥時倒地喪生，故此，萬邦空手道的負責人必須加以特殊限制，如果蓄意用兩隻指頭揷盲對方一雙眼的，不但判輸，而且會判終身監禁，作為蓄意謀殺論罪。

單是這一點，可以看出大會的主持人，除了競技之外，還保護各國選手的安全，預防選手與選手之間平時有了仇恨，打鬥時蓄意使對方殘廢，故此有極嚴厲的限制，不止是驅逐出場那麼簡單。

此外，還有醫生在場隨時急救，選手在事前要作極嚴厲的檢查，不准在比賽之前，預服特殊興奮的藥物，盡可能的保護所有選手的安全。

回說上述的巴黎之虎華雷諾，他在法國比賽奪取空手道搏擊冠軍之外，還以輪迴挑戰的方式到其他國家挑戰，俱是獲勝的，他在法國境內設立五個空手道學校，擁有學生五千人，單是學費的收入，已經使他變成富翁，由他本人的成就所刺激，有許多自命不凡的青年想走這一條路，認為確實有力量挑戰的一個武士，不論遲早，總會名利雙收。

空手道盛行之後，使許多人對它覺得有特殊興趣。

一個法國醫生奧加利說：「練習中國功夫或練習空手道，握拳踢脚，把肌肉抽緊，可以刺激血液循環，兼且避免風濕，除了中年以上的人不宜練習得太過辛苦之外，所有剛剛成熟的青年，或者三十五歲以下的男人，都可以按時練習它，作為新型的健身操，那種健身操除了增加體力，保持健康之外，還增加他的自信心，因為它可以達到自衞的目的。」

從這番話看來，空手道已經逐漸發展到世界每一角落，除日本外，現時對它覺得最興奮的是法國，其次是美國。

↑這是綽號巴黎之虎華雷諾的體型，看看他的腕骨，特別粗壯。

←巴黎之虎擊敗對手，奪取法國空手道自由搏擊冠軍。

新派武俠長篇

蕭逸·文
盧令·圖

鐵骨冰心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目空一切、自視甚高的黑道盟主二十四令總令主鐵海棠，最近又更參透一部失傳武林的火海眞經，使他更有天下英雄捨我其誰之感，但却有兩個人目前使得他很是頭痛，一個是寇英傑，另一個就是在二十四令總壇外挫敗厲鐵衫、秦漁和歐陽不平的朱空翼，這晚，鐵海棠召集四堂堂主和沈傲霜在堡壘廳共議應付朱空翼的辦法，鐵海棠首先命令用火炮向坐在大江對岸的朱空翼轟擊，跟着又命令新任總提調的呼延雷，要他率領水戰、游擊二令的人馬，在江心埋伏，以防炮擊不中，能在江心截擊，呼延雷領命率二令主離去……

一場雙龍拚　三招兩敗傷

不久，即聽見底層大開水閘的轆轆之聲，六艘金甲戰船，已緩緩馳出備戰。

這類金甲戰船，無論其外狀與操作性能，均較一般不同，而係「宇內二十四令」獨具匠心，自行製造！

在操作的手法上，捨棄一般的篙槳，而係設計運用靈活的「輪槳」，其設計為在船艙內側兩舷近底部位，各設騎座四處，左右各二，發動時分由四人就座互踏輪槳，有如農家排水灌漑時之「水車」一般模樣，性能亦差堪比擬，稱得上名符其實的「輪船」。

當然這種設計，絕非是「宇內二十四令」的新發明，按照「宋」朝兵制史册記載，彼時即已有類似此等的發明，那時稱之為「車輪舸」，即是這般設計。一經行駛水上，速度極快，轉動靈活，用以水戰，自是較諸一般帆槳要方便得多，原因是一般帆槳長篙，皆暴露舟上，交戰時苟有死傷，即行廢置，而這種「輪船」，由於操行者皆在舟身之內部，免於暴露，專心操舟，自無交戰時弓矢來往死傷之可虞。

閑話少說——高踞堡壘廳的鐵氏夫婦與四位堂主，眼看着六艘戰船馳出，在遼闊的水面上施行佈防工作，他們俱知道「水戰」一令，在本壇攻守四令之中，實力最稱雄厚。

事實上這「水戰令」除了擁有「金甲戰船」三十六艘之外，另有專供接應調遣的其它船隻數十艘之多，除此之外，更有近兩百名勇卒，聽使効命！這兩百名勇士非但是百中選一，精於技擊的能者，更經過嚴格的水底訓練，每一個人都有極為傑出的水功，並配備有專司水戰的各類兵刃，稱得上一支頑强、無懈可擊的勁旅！

鐵氏夫婦等眼看着這等佈署，俱不禁寬心大放。

遙望着對岸漫天霧色裏，那一點皎皎燈光，若隱若現，依然如故。

是時，各人身中已清楚的聽見置於頂樓的重火器移動聲音，悉知齊飛猛必然正在修正炮位，以期一擊而中。

偌大的堡壘廳裏，顯示着一片安靜，鐵氏夫婦既然保持沉默，即不見別人再妄置一言。

忽然，樓頂光華大盛，置於頂樓四週的十二盞特製孔明巨燈，幾乎在同一個時間裏光華大顯。十數道白光，矯若游龍，匹練一般的直向江面對岸上照射過去——

恰於此時，火炮聲起，只聽得「轟」然一

聲大响，整個堡壘廳都為之震動了一下。

眼看着對岸爆發起一聲巨响，火光强烈的閃了一閃——這一炮無疑直接命中。

在一片光火石屑飛濺裏，眼看着那一點星星之火，頓時為之消滅！

任何人都不會懷疑這一炮的準確性，的確是直接命中，其準確程度，幾幾乎那枚鉛丸炮彈，直接落墮在黃衣人用以照明的那盞燈上。

是以，各人目睹之下，俱都禁不住發出了讚賞之聲，盛讚那位齊令主的不負重望！

「地」堂堂主「風雷手」秦漁，看到這裏由不住拍了一下手，高聲道：「好！」緊接着他冷冷一笑，想起舊恨道：「這一來，就算那人是銅人鐵羅漢，也不愁他不肢離破碎，腦袋搬家！」

即使你是極等武功，也難望在火炮直接命中轟擊之下，尚還能保全性命！

是以，包括總令主鐵海棠在內，每個人臉上，情不自禁的都帶出了一片笑容！

似乎高興得太早了一點。

——也不知是火炮的餘威，抑或是各人的眼睛看花了？在無數道孔明燈光照射之下，眼看着一道白烟，直由炮擊附近不遠處倏地直起，足足拔起來有五六丈高下，然後在衆目睽睽之下，呈弧狀的直向着江面上墮落下來，其狀速直如飛星天墜，顯然快到了極點。

等到各人發覺那是一條顯明的人影時，那人顯然已墜身在水面之上。

這一個突然的發現，頓時使得身列堡壘廳各人為之大吃一驚！

鐵海棠手拍椅把：「好狡猾的東西！」

由那人縱起的跡象顯示，似乎黃衣人早已料到了對方有此一手，很可能那點燈光也是用以「故佈疑陣」，是以一俟炮彈墜地之後，才迅速向水上縱落。

那眞是驚人的一剎！

眼看着那人在十數道强光交熾之下，一襲黃衣，翩翩如海鳥掠波，極其瀟洒的已落向水面——

令人驚異的是，黃衣人並非是落足在江面凸出的礁岩之上，亦非着足於任何飄浮在水面上的東西，——顯然他的一雙脚，竟是不曾借助任何浮物，而是實實踏在水面上。

隨着波浪的起伏，他身子不時的揚起來又落下去，竟然未沉落下去。

看到這裏，這幾個武林中自詡為强人一等的傑出高手，也都不禁直了眼睛！

「天馬行空」晏三多一向都很能沉得住氣，看到這裏竟然忍不住霍地站了起來——

「總座可曾看見了？」他滿臉緊張模樣的道：「這人足下莫非沒有踩着什麼東西麼？」

鐵海棠一雙眸子收縮成了一道綫，却是瞬也不瞬的向着那人注視着。

「不錯！」鐵氏由鼻子裏冷冷的哼了一聲：「沒有什麼東西。」

晏三多神色猝然變了一下，吶吶道：「這麼說，此人功力莫非已達到了『御風駕波』之境界了？」

鐵海棠徐徐點了一下頭：「雖不至於亦相去不遠，且慢高估了他，看下去——」

晏三多一聲不吭的又坐了下來。

其他三位堂主，無不瞠目結舌，他等雖然高居內四堂堂主之尊，武功俱都稱得上一流之輩，各有所長，然而老實說的確還不曾目睹過這般怪異的功力，無不觸目驚心！有些兒驚慌失措！

× × ×

一片浪花反捲而起，站立在船頭上的「總提調」呼延雷，手執紅色令旗乘風破浪來到了眼前。

一道燈光，直由他座舟船頭上照射而出，不偏不倚，正好照射着水面上佇立的那個黃衣人——朱空翼！

呼延雷目光方及，不禁猝吃一驚，手上三角令旗舉了一舉，足下快舟登時停住。

——是時另兩艘快舟呈弧度，極為快速的由左右馳來，船上人目睹着呼延雷手中令旗之後，兩艘快舟同時停住，連同呼延雷的那一艘，三艘快船，遠遠的呈「品」字形的停在水面上。

同時在另一個方向，由「水戰令」令主所率領的另三艘金甲快船，却由朱空翼身後方向逼近過來，約莫與這三艘快船同一個時候，也都一齊停了下來。

六艘金甲戰船，這般前後左右的停下來，形成六個不同的角度，在距離三丈見圓的水面上，緊緊的把站立在水面上的黃衣人朱空翼包圍中央。

「水戰令」令主，此人姓索名雲彤，有個外號叫「分水犀牛」，一身水功最是見長，其人中等身材，一身肌膚黑光淨亮——

這時他穿着一襲緊身油綢子水衣，靠背插「分水刀」，却在兩肋部位各配有兩口短刃，燈光下閃爍出刺目耀眼的兩道寒光！——

就在他的指令之下，兩側快船上，一連縱起了四條人影，在空中略一挺躍，蒼龍入海般的先後縱身入水，水花不驚，只炸開了四條紋路，以此而觀，這四個人一身精湛水技，實足驚人！

站立在水面上的朱空翼，已有足够的時間把各處來敵以及附近形勢觀察清楚——

他雖然幾已功參造化，却也不能這般絲毫不移動，太長時間的站立在水面上，尤其是面臨着狠惡的一羣頑敵，勢將有一場鏖戰，却須要先把自己立於不敗之地才可不變而應萬變。

朱空翼原具有一顆菩薩慈心，設非是遇見十惡不赦的極兇之人，他絕不輕易取人性命，只是却也不禁被鐵海棠眼前這番伎倆所激怒，決計放手一搏，要對方嚐些厲害——

心念一轉，足下微踏，黃衣振處已拔身平竄而起，落身於丈許以外的一方八尺見長的凸出礁石之上。

他身子方自落下來，水花翻處，一名「水戰」勁卒已揚波而出。

這名勁卒手中持着一對「分水蛾眉刺」，一經現形，右手揮處，那根蛾眉刺由下而上，直向着朱空翼小腹上扎了過去。

朱空翼霍地向後退開一步，目的是留下空隙讓這人竄身躍起——果然這名水戰勁卒一刺落空之下，緊跟着身子一個轉動，嘩啦！水响中，已躍身而起，隨着他翻起的動作，另一隻手上的分水蛾眉刺，由上而下，直循着朱空翼肩上斜揮下來。

這一下仍然是落了空，妙在是如何落的空，這個人竟然是莫明其妙，似乎對方那個黃衣人，只是隨便的轉動了一下，他那隻全力下揮的蛾眉刺，竟然走了空招。

非但如此，一招落空之下，即使他再想抽招換式，已是不及，眼睛裏那個黃衣人，單手向下一沉，一股軒然巨大力道，重如山岳般，已直逼向他前胸而至——

這名勁卒只覺得當胸一陣巨疼，宛如着了一鐵鎚似的，禁不住「哇！」地一聲猝咳，嗆出了一口鮮血！

朱空翼目睹及此心中一軟，陡地將擊出的內勁收回，五指改擊而抓，「噗！」一把，已抓住了這人前胸上。

像是抓起了個玩具人兒似的，只一掄，已把這個人摔起當空，直向身後落去。

雖是隨便的一摔，却也並非「無的放矢」

，被摔出去的這名勁卒，無巧不巧的正好和另一名剛剛由水中冒起的勁卒撞在了一塊，噗通！一聲，水花四濺，兩個人俱都暈死了過去。

「分水犀牛」索雲彤乍見此情，忙即指令專人搶救，一時六七條人影，相繼縱身入水。

是時，早先入水的另外二卒，眼看着同伴方一出手，簡直連對方身邊都不曾摸着，已相繼負傷，不禁大爲驚心！那裏還敢造次出手？

彼此打了個招呼，只是圍繞着朱空翼所站立的那塊礁石泅着。

這時四面八方燈光如同蛛網般的岔集過來，把站立在礁石的那個黃衣人朱空翼照射得纖毫畢現！

六艘金甲船在總提調「龍虎拐」呼延雷的旗令之下，又向前前進了一些——

雙方之間距離，約在三丈左右。

這個距離實是說已經相當近了，六艘船頭上都懸掛着一盞孔明燈，燈光岔集的焦點，正是朱空翼站立之處！——他却是顧盼從容，目不交睫，顯然不曾把這般陣勢看在眼睛裏。

水裏泅行的兩個人，彼此作了一個手式，驀地潛身入水，水面上由於燈光的照射，交熾出萬條金蛇，江風時起，水波頻興，氣氛眞是說不出的肅殺！

忽然水花一揚，潛水的兩個人同時揚波而起。

兩個人早已有了默契，身軀一經翻起，同時揚手擲出一口飛刀，兩口刀一前一後，活像是竄波躍起的兩條飛魚，直循着朱空翼前心後背上擲來！

朱空翼雙手猝分，在同一個時間裏已拿住了飛來的一對七首——

兩個人飛刀一經出手，更不怠慢，同時由水裏躍身而出，只聽見「嘩啦！」一聲水響，一前一後同時向朱空翼撲上來。

他二人一個手執魚鱗刀，一個是三股鋼叉，不待分說，一前一後，照着對方黃衣人身上就扎。

在動手過招上來說，他們顯然慢了一步——却忘了方才出手的一對飛刀，如今還在對方手上。

却只見對方那個黃衣人雙手倏分，銀芒乍閃，兩口飛刀已閃電般的擲了出去。

他果然心存仁厚，對下手之人，都不忍喪其性命——雙刀倏出，血光迸現！雙雙擲中二人肩窩，由於力道勁猛，差一點刺了個透穿。

二卒負痛之下，俱都禁不住叫了一聲，來的快，退的更快，「噗通！」連聲，雙雙遁入水中逃命去了。

這些情形毫無遺漏的都看在了六條金甲船上各人眼中，自然也不曾逃過對岸堡壘廳內各人銳利的目光。

站在金甲船首的「龍虎拐」呼延雷，目睹着這一切，始知來人簡直功參造化，一時冷了半邊身子！然而他面承總令主當面交待，豈能就此干休？說不得硬着頭皮也得拚他一拚！況乎手下還有衆家兄弟，至不濟身後還有總令主與四堂主押陣，又懼他何來？

這麼一想，頓時他的膽子又大了。

手指着黃衣人，他怒喝一聲道：「呔！黃衣小輩，你眞想找死不成？瞎了你的狗眼，也不仔細瞧瞧眼前這是什麼地方？豈能容你撒野麼？」

話聲一落，只見燈光照射下的黃衣人一派儼然自若，那雙烱烱的瞳子只是注定着自己，不發一語。

呼延雷大聲道：「小輩，你報上名來。」

朱空翼仍然不吭一聲——

呼延雷驀地記起兩位堂主方才似乎說過；很可能對方這人是個啞巴，自己叫嚷了半天，等於「對牛彈琴」，心中一火，低罵了一聲，一反手把背後一面雙背竹胎彎弓取到手裏——

原來這呼延雷素有神箭之稱，能够一弦雙箭，各取其的，的確是前無古人。

雙方距離不遠，他張弓搭箭，怒聲道：「看箭！」

弓弦響處，一雙白羽颼然作響，直向對方黃衣人一雙瞳子上射來。

這裏弓弦響，那裏雙箭，已落在了對方手上。

呼延雷再發雙箭，情形亦是一般無二，禁不住心裏有些發毛，眼看着對方雙手翻處，四支箭矢原封退還，較去勢，並無不及。

呼延雷心中一驚，正待出手迎撥，身後一陣子驚亂，已有多人倒翻了下去。

敢情對面敵人並不曾朝他發箭，而是選中他身後各人，那些人既無準備，更無接箭功力，一時紛紛負傷中箭跌倒。

呼延雷怒火中燒，決計與對方一拚，當下乃向着隔船的水戰令主「分水犀牛」索雲彤怒叱道：「索令主只管下手對付這厮，有我給你押陣。」

「分水犀牛」索雲彤自信一身水功無人能及，滿打算好歹把對方誆到水裏，再行出手給他一個厲害，却未曾料到對方却是守着足下陣脚不曾移動，呼延雷既有令下，自己也只得捨出一死，與對方一拚了。

心裏想着，索雲彤高應了一聲：「卑職遵命！」

雙手作勢略一揮動，三艘快舟上的二十名水戰勁卒，全部都躍入水中。

索雲彤本人身形遂即如同海鳥一般的掠起，直向對方黃衣人立身之處撲擊了過去。

身子起在空中的一刹，他已反手把背後一口分水刀取到手裏，隨着他下落的身子，這口刀「長虹貫日」一般，直向着黃衣人朱空翼當頭砍了下來。

索雲彤當然知道對方的厲害，豈敢如此輕敵？是以根本就不曾打算與對方戀戰，只想將對方逼入水裏，以便羣起而攻之！再者呼延雷既然有令，他不得不虛與應付，確實是「色厲內荏」！

當時只見他身子甫一落下，配合着出手的刀勢，左手聚結着凌人內力，陡地一掌擊出。

這一刀一掌，當得上有十分威力，換在一般武林高手，即使是不能取勝，最起碼將對方逼迫退後幾步，却是一定可以辦得到的。

那裏想到他的這番用心却是落空了。

憑着他刀掌猛厲的出擊勢子，對方站立的身子竟然是穩若山嶽，看起來較諸先前並無二致，似乎根本就沒有想到退身之意。

索雲彤只覺得推出的手掌，不像是在擊打一個人，倒像是在擊一座山——自然山是絕對推不倒的。

眼睛接觸到黃衣人那雙閃亮的眼睛，耳朵裏似乎聽見了對方出自鼻咽間的一聲冷哼！

——索雲彤只覺得一陣說不出的膽怯，下意識裏感覺到自己只怕要糟！

一念方興，對方黃衣人已適時的揚起了一隻肥大的衣袖——「嗆啷！」一聲，捲向了空中的分水刀。

索雲彤只覺得手腕子一陣發麻，那隻手由不住非得鬆開不可，五指一鬆，掌中刀奔雷駭電般的已劃起當空，足足拋起了十來丈高，向着遠方墮落下來。

朱空翼這隻揚起的袖子，其作用猶不止此，一經將對方鋼刀捲起半空，遂即袖鋒輕廻，那一下下揮的袖沿，不啻是一口鋒利鋼刀——「唰！」地由索雲彤左胸前擦身滑過。

雖說是「擦身而過」，情形也够慘的！

隨着朱空翼落下的袖鋒，却在索雲彤結實的胸脯上劃開了尺把長的一道大血口子！後者先是一陣子發涼，吃眼前夜風一襲，由不住機伶伶打了一個寒噤，一時間怒血上湧，自破處狂噴而出。

索雲彤「吭！」了一聲，忍着痛剛待翻身向水中縱去，眼前情形已由不了他——

只見面前黃衣人第二次袖鋒再起，肥大的袖角掃落之處，左脯「日月穴」上微微一麻，已吃對方透過袖角所傳出的一股罡氣，點中了穴道。

「分水犀牛」索雲彤登時木頭人般地愣在了當場，絲毫也動彈不得。

這一手功夫，堪稱微妙之至！

覩諸黃衣人朱空翼站立之處，只不過丈許長短，站一個人尚有轉動餘地，現在加上一個索雲彤，看過去已沒有多少空隙！

再者，宇內二十四令這一方面，由於自己這邊有了個人落在對方手上，無形中可就成了人質，不得不大生警惕，一時却也不敢輕舉妄動！

二十名水戰勁卒，也只敢在水裏繞着圈子，來勢洶洶的局面，一時反倒成了僵局。

由於這番舉止，來得過於突然，使得原本胸有城府的呼延雷登時爲之瞠然！換在手下別人，他或許根本不予理會他的死活，可是索雲彤却是他得力愛將，又是總令主所甚爲器重之人，自不能還有所顧忌！

這麼一來，却使得他原來預備埋伏下來的一個連環箭陣，成了空無所用。

「唉！」呼延雷重重的跌足嘆道：「這一下子可糟透了！索令主這是怎麼同事……？」

身後一人道：「總提調，咱們用飛網擒他，大不了連索令主一塊網着，却也不致於送了性命！」

呼延雷咬了一陣子牙，道：「也只有這樣了。」

身後人立刻傳下話去，四個擅施飛網的漢子悄悄的持網潛入到水裏。

呼延雷揮動令旗，原先在水面上打轉的二十名勁卒，遂即退後消失。

朱空翼決計予對方幾分顏色，却也不急於求去，面上神色更是一片自然，彷彿眼前這番勞師動衆，根本就與他沒有關係。

四名擅施飛網的勁卒，由四個角落裏，向着正中集中，但聽得水聲一响，四個人分別由四個角落裏，同時躍身而出，四面網子先後由手上飛拋而出，形成了大片雲障；霍地向着站立石上二人當頭罩落下來。

幾乎與他們同時行動，第一面飛網方自出手的一刹，佇立當地的朱空翼倏地雙袖向後面霍地一揮，身形如箭矢般的，已飛射而出。

無數燈光所交熾的強烈光網之下，只見他直挺挺的高大身軀，霍地往水面上一沾，有如蜻蜓點水般的再次騰身飛躍而起——

這一次却不是落向水面，而是直循着呼延雷所站立的那艘金甲船上落去。

「龍虎拐」呼延雷心中乍吃一驚，他畢竟一身武功不容欺凌，嘴裏叱了聲：「大膽！」迎着朱空翼直襲而來的軀體，他身子霍地向下一矮，掌中一隻三角令旗權作兵刃，陡地向外掄出，呼嚕嚕一股極大的風力，反向朱空翼身上捲到，那閃爍着銀光，鋒利如刃的一截三角形菱形尖子，有如穿心之劍，更是無情的直循着朱空翼心窩上就扎。

朱空翼顯然並不曾少緩其勢，眼看着他碩大如鵬的身軀，夾附着兩袖之間巨大的風力，猛地向下一落，一手奪旗，一手出襲——看起來是那麼輕而易舉，竟然雙雙奏功！

呼延雷只覺得眼前強風壓體，其勢有如排山倒海，如果膽敢不退後，絕無倖免之理，值此同時，手中那桿三角令旗在一陣巨力擰絞之下，却也到了對方手上。

朱空翼一手奪旗，一手却敵，用的仍是同樣方法，右手鐵袖直向着呼延雷臉上拂到。

呼延雷在令旗失手的一刹間，早已點足而退，他能够職掌「宇內二十四令」總提調之職，當然功力不弱，較之索雲彤，自是不可同日而語。

此刻面臨着朱空翼強大攻勢之下，呼延雷足下一個疾翻，身軀轉動之下，已把身子旋出了五尺之外，雖說是萬幸沒有被對方的鐵袖拂在臉上，只是發自對方袖上的那陣子罡風，却也逼得他發出了一聲嗆咳！

借着此一綫空隙，呼延雷雙手後翻，已把交插在背後的一對「龍虎雙枴」撤到手中。

所謂「龍虎」雙枴，顧名思義，當知是在枴身分別雕鑄有「龍」「虎」二獸圖樣的一雙鐵枴，其實構成威脅的絕非是枴身圖案的本身，而是以此二獸頭部所仿製而成的枴首，一爲龍形一爲虎形，龍口之鬚，虎口之齒，分別滋生唇外數寸長短，一經沾身自然非見血不可。

呼延雷雙枴在手，交叉着「噹！」的在身前一合，緊接着足下向前一搶步，雙枴同時遞出，雙雙向朱空翼身上招呼下來。

朱空翼鼻子哼了一聲，不見他身子移動，却已退出三尺以外，值此同時，呼延雷的一雙龍虎枴雙雙落空，「砰砰！」兩聲大响，雙雙砸落在包有鐵皮的船板之上，整個快舟都爲之大大搖動起來。

呼延雷一招落空後，就知道不妙，匆忙中似見對方黃衣人臉上帶有一絲輕睨的冷笑，眼看着他巨大的身軀，其勢若風般的，猛襲了過來！

他只覺得眼前風力疾蕩，由不住通！通！一連後退了三步——也就在第三步的時候，只覺得當胸「鳩尾穴」上一陣發麻，登時呆若木鷄，敢情也同索雲彤一般模樣，吃對方給點了穴了。

這艘快舟上除了呼延雷以外，尚有多人，眼看着主將受制於人，俱不禁大爲驚慌！

在一片驚慌之中，首先是三口鋼刀，直向朱空翼身上招呼下來，却被朱空翼手上三角令旗向外一掃，叮噹聲裏，三口鋼刀被捲上了半天。

三個人大驚之下，那裏還敢上前找死，一聲吆喝之下，紛紛棄船投落水中。

朱空翼長嘯一聲，霍地拔起身子，起落間已縱出數丈，不偏不倚的，却正好落身在另一艘金甲戰船之上，一片喧嘩聲中，只見他身過之處，這艘船上一干勁卒，有如滿天飛人般地，俱都被拋落水中。

一時間，只聽見噗通噗通水响聲此起彼落，朱空翼長嘯中的身子，却已又落到了另一艘金甲戰船之上，情景同前一般無二，當眞是驚心動魄的一刻！

× × ×

把這一切看在眼中，堡壘廳內鐵海棠以次的一干首要，無不神色大變！

四堂堂主俱都不禁站了起來——倒只有那位職掌「宇內二十四令」上萬人生殺大權的總令主鐵海棠，却仍然還能沉得住氣——

他仍然端坐在那把金交椅上不曾移動，臉上神色却是極其陰沉！

是時各方燈光岔集，照射着眼前這片江水有如白晝一般，由是水面上所發生的一切，各人一覽無遺。

眼看着朱空翼那般神威，身過處如入無人之境，不旋踵間六艘金甲船上一干勁勇，幾乎全數都被他摔落江心，其中苟或有不畏死的敢

死之士，也無不紛紛都為他點了穴道，一個個成了活死人，一動也不動的佇立在艙面甲板之上。

看到這裏，鐵海棠身邊的愛妾沈傲霜，忍不住冷笑一聲道：「這人竟是這般神勇，簡直是不可思議！」

「瀟湘俠隱」歐陽不平急道：「總座請下令，容屬下急速召集本帮『七殺勇士』與這廝一拚生死！」

鐵海棠微微一搖頭，冷聲說道：「何必小題大作——？」

頓了一下他接道：「再說也來不及了！」

沈傲霜道：「那麼我們眼前又該怎麼應付他？」

鐵海棠冷笑道：「不必緊張，如果我猜想得不錯，此人志在示威，不過是想給我們幾分顏色瞧瞧而已！」

歐陽不平心裏一鬆，他素來敬重鐵氏，心知他一向斷事如神，既然這麼說，必然可信。

可是，他仍然忍不住問道：「總座的意思是——？」

鐵海棠道：「他就會來的，我們在這裏等他。」

一面說時，他那一隻留有長長指甲的右手，緩緩的探進袖子裏，細長的一雙眸子，慢慢的收攏下來，瞇成了一條綫——

凡是他屬下的人，俱都知道，每當這位總令主現出這般神思姿態，必然也就是在盛怒之中，是以現場每一個人心裏都情不自禁的存下了仔細，誰也不敢冒失出口，以免觸犯了他的虎威！

誰也不知道是什麼時候開始的，外面忽然變得出奇的安靜，各人乍驚之下，居高下看，但見江面上一片平靜，六艘金甲戰船平平擺在水面上，船上的人一個個宛似「木乃伊」般的佇立着，顯然全數已為對方點了穴道，落在水裏的人顯然也不在少數，却是不敢冒然登岸上船，只在水裏面不停的繞着圈子。

數十道燈光，四面八方蛛網似的交射江上，頻頻搜索着，奇怪的是：被搜索的黃衣人却顯然失去了踪影。

「風雷手」秦漁一驚道：「這廝莫非跑了不成？」

「瀟湘俠隱」歐陽不平獰笑道：「好狡猾的東西！」

座中各人或多或少俱都面上出現了驚忿之容，却惟獨總綰大局的鐵海棠與他麾下首堂之主「天馬行空」晏三多，尚能保持着原有的鎮定。

鐵海棠倏地長眉一挑道：「這廝已經來了，晏堂主，你代我迎他進來。」

「天馬行空」晏三多倏地站起來道：「遵命！」

大袖一揮，「呼！」的騰身而起，宛若一隻巨大蒼鷹，直向「堡壘廳」外衝出。

要知「天馬行空」晏三多為「宇內二十四令」首堂堂主，一身內外功力，不過僅次於總令主鐵氏少許，確已臻「登峯造極」地步！「風雷堡」高手如雲，晏三多位高權重，平素簡直沒有他出手對敵的機會。

是以，眼前各職司乍見這位晏堂主親自領命出迎來敵，俱不禁大為希罕，由此也可見鐵氏對於來敵黃衣人該是何等重視了。

「天馬行空」晏三多一身輕功極是了得，是以才會博得「天馬行空」這麼一個外號，他位尊職高，平素事無大小，根本就煩不着他老人家，這時面承總令主關照，要他親自出迎强敵，可見事態之嚴重，確是不可輕視！

晏三多騰起的身軀，勢若脫弦之箭，「颼！」一聲已竄至廳外，——身子方一落地，即發覺到眼前形勢大是不妙！——原來通向「堡壘廳」外的一條迂迴廊道，早已由「封鎖令」派由二十四名紅衣殺手，嚴密防守。

二十四名紅衣殺手，每人一口薄刄雪花刀，更配備有一面籐盾，作戰時一手持刀一手持盾，攻守咸宜，確是厲害至極！——眼前，也就是「天馬行空」晏三多方自現身的一刹，站立在樓廊石階最前面的四名殺手顯然已與那個黃衣怪人有了遭遇——一片喊殺聲中，四名紅衣殺手各人掄動手中雪花鋼刀，正自狙殺黃衣人欲圖攀登梯階的來勢。

强烈的孔明燈光照射之下，黃衣人偉岸的身軀極具英雄氣概——他意態從容，面色不驚，那裏像是方才經過一場大戰模樣！

四名紅衣殺手早已奉有嚴令，黃衣人如果膽敢侵犯堡壘廳，當予格殺勿論——

因此之故，黃衣人一經現身，站立在最前哨的四名紅衣殺手，立刻不待招呼一擁而上，四口雪花刀由四個不同方向，一併向着黃衣人猛厲揮砍下來。

「天馬行空」晏三多一眼看見，待要出聲喝止，其勢已是不及！——

只聽得嗆啷啷一陣子金鐵交鳴之聲，四口鋼刀看上去無異全都是砍在黃衣人身上——意料着，那將是如何慘厲的一刹？黃衣人必將濺血當場，然而事實的發展，竟然是大出冷門！

武林中固然早已有「金鐘罩，鐵布衫」這類傑出渾練功夫的傳說，可是到底見者不多，像眼前黃衣人這般肉體迎架四口鋼刀的情形，各人不要說是親自目睹，簡直連聽也不曾聽過——一時俱都看直了眼！

在那陣子金鐵交鳴聲裏，四口雪花鋼刀一齊反彈了起來。其勢絕猛，反彈的力道端視各人下手輕重而各有不同，四個人隨着揚震而起的刀身，俱都摔了出去，其中二人甚至於連手上的刀也都摔出了手！反觀對方那個身材偉岸的黃衣怪客，却像是沒事人兒一般，繼續踏階直上。

第二撥四名紅衣殺手，儘管是驚心萬狀，却不能有忽職守。

為首二人一聲斷喝，兩口雪花刀平揮而出，逕向黃衣人攔腰猛斬了過去。

閃亮的刀光交映着，眼看着已將挨在了他的兩處腰側，猛然間就只見黃衣人雙腕乍分，肥大的衣袖隨着他抬起的雙腕，只一下，已纏在了二人遞出的刀身之上。

緊接着，他雙腕乍分，兩口雪花刀雙龍出海般的已射空而起，在空中劃出了匹鍊似的兩道白光。

妙在黃衣人這雙揚起的衣袖並未因此而中止，袖邊前拂，雙雙掃中二人身上穴道，兩名紅衣殺手，就在兵刄出手的同時，驀地「呆若木鷄」的愣在了當場。

原來眼前二十四名紅衣殺手，每四人成為一組，共分六個戰鬥單位，一出手即是四刀，聯手而攻，不死不休。

黃衣人以傑出之「流雲飛袖」手法，在一出手之間鎮住了來犯的二人，倏見面前人影閃動，另兩名紅衣殺手，捷若飄風般的又已來到了近前——兩口雪花刀上下翻飛，一奔頂門，一扎心窩，幾乎同時動作，向着黃衣人身上招呼了過來。

如就出手動作而論，他二人確實無懈可擊，雙刀聯手，威力無匹，奈何面前的這個黃衣人，一身功力高不可測，却又非他等所能臆測想像——

兩名紅衣殺手雙刀方自遞出，就覺得自黃衣人身上陡地襲出了一股罡風，其勢絕猛，大有排山倒海之勢，可笑二人雖是全力進襲，奈何當此巨風凌身的情況下，却連對方的身邊也

難以接近，砰然聲中，就像是撞在了一堵高山上，雙雙反跌而出，一時棄刀滾階而下，當場昏死了過去！

黃衣人一經現身，來勢之快出人想像，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法，先後鎮服了八名紅衣殺手，這等聲勢，休說使得在場其他十六名紅衣殺手大為驚心，一個個瞠目憂色，就連那位身負奇技，「風雷堡」首堂堂主晏三多看在眼中，亦不禁「心驚肉跳」，情知當前大敵之不可侵犯，一個處置不當，身敗名裂還是小事，只怕這條老命就許喪送在眼前——

「成名不易」，尤其是晏三多這麼一大把子年歲的人，更懂得「明哲保身」之理，以他浸淫武功數十年之經驗，什麼樣的角色一看即知。

——以此而判，眼前黃衣人這等身手，簡直是他畢生所僅見，萬萬不可力敵——

是以，就在下餘各人奮身再上，猶圖與對方一拚之際，他遂即出聲喝止——

「住手！」

話聲一落，「天馬行空」晏三多突地拔身而起——施展的正是他仗以成名的「天馬行空」身法，瘦削的身軀一經凌空，彷彿御風而行，長橋架波也似的，已落身在廊道正中，不偏不倚的擋在了黃衣人的正前方丈許左右。

黃衣人光華閃爍的瞳子裏，微微現出了一些驚訝，原本前進的身子，陡地停住不動。

晏三多近看對方這個黃衣人，更不禁心中生出一番震驚。只覺對方偉大魁梧身軀，宛若一座奇峯聳立面前，强烈燈光交織下，更見他英挺極具神采的五官——不知道是一種什麼心理作祟，晏三多忽然發覺得自己已站立在他面前，一下子變得十分渺小，渺小的微不足道。

黃衣人更似有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氣質，即使到目前為止，他還不曾開口說過一句話，然而却能讓人深深領略到他的英雄氣概，大氣磅礴，這種無形的威儀，竟能先發制人，使照面的强敵，在對他出手之前，先已喪失了自信，倒了內在的「心裏長城」！

晏三多雖然一向恃技自傲，目無餘子，可是這一刹在他目睹着黃衣人的天人氣概，却也由不住心中一陣情虛，連連打了幾個寒噤！

黃衣人如炬的雙瞳，瞬也不瞬的牢牢注視着他！——

晏三多雖然與他距離一丈，却也能清晳的覺出；透過對方偉岸的身軀所逼射出的凌人氣機，從而使他體認到一個所謂的「强者」，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容人輕視！

即使是「敵人」，也情不由己的令他「肅然起敬」！

「天馬行空」晏三多不由自主的後退一步，雙手抱拳道：「壯士神威蓋世，敝堡有眼不識泰山，冒犯之處，尚請海涵！」

微微一頓，他遂即接道：「老夫晏三多，職掌一堂之主，謹奉敝壇總令主鐵氏面諭，恭迎大駕，請壯士將來意賜示，看看是否有能為壯士効勞之處，老夫謹慎從命，敢不遵照！」

這番語確是語意至謙，極盡謙卑能事，出自晏三多之口，更為不易。

奈何對方黃衣人，設非是個「聾子」就是太也不通人情世故，在他諦聽過晏三多一番話後，居然無動於衷，只把一雙滾圓的瞳子，上上下下在對方身上轉動不已，繼而鼻子輕哼一聲，舉步繼續向前踏進。

「天馬行空」晏三多面承總令主告諭，要他迎擊對方一陣，但他見對方如此神勇才臨時改了主意，以禮相待，原意是想先摸清了對方的來意之後，才能「對症下藥」！想不到對方竟然不予置答，大有「長驅直入」之勢。

晏三多職責所在，自忖着事態之嚴重，不能不予攔阻，身軀微挺，向前逼進一步——

雙掌一沉，他冷叱一聲，喝道：「壯士止步——」

話聲出口，遂即運施眞力——「五行罡氣」，霍地逼出體外，直向對方身上襲去。

不意對方在舉步之初，先已有一股凌人力道襲了過來，兩種無形潛力乍然在空中甫一交接，「天馬行空」晏三多只覺得身上一陣子發冷，宛若置身冰窖，前進的身子還像撞在了一座冰山之上，登時禁不住後退了一步。

話雖如此，晏三多到底不是一般平凡之輩，所練「五行罡氣」有三十年眞純功夫，雖然較之黃衣人的冰魄之功，大是不及，却也有其威力，竟能使得黃衣人前進的身子，陡然為之中止。

十六名紅衣殺手，眼看着晏堂主單身對敵，一時不敢疏忽，分為兩則，左右併進，鉗形將黃衣人箝制居中，十六口雪花鋼刀，迎着孔明燈光，交熾出一片爍目刀光，這等陣勢，却也不可輕視！

黃衣人臉上忽然現出了兩道怒紋，晏三多就覺得透過他身軀所傳出的那種無形潛力驀然為之大增，形成了一道攻擊力極强的無形障碍，隨着黃衣人邁動的一雙脚步，一步步向前踏進。

晏三多情知眼前已不能倖免，說不得只好與對方放手一搏，當下一沉丹田之力，用「千金墜」身法，先行穩住了一雙脚步。只覺得當前罡風沐體將身上一襲長衣颷然飄向身後，値此同時，站立在晏三多身側左右四名紅衣殺手，俱都當受不住，紛紛被逼得節節後退。

晏三多一面運用「五行罡氣」與對方這陣子冰寒力道對抗，一面向身後紅衣殺手道：「你等不得失禮，還不與我退下去。」

十六名紅衣殺手，眼看着八名同夥，與對方這個黃衣人一照面的當兒俱都吃了大虧，早已心膽俱寒，聆聽之下，不啻皇恩大赦，那裏還敢在此逗留片刻？轟然答應一聲，紛紛撤離現場！

一剎時之間，眼前只剩下了晏三多獨自一人！

黃衣人對於晏三多反常的措施，微微有些出乎意外，一雙眼睛視向晏三多，目光深湛，更不知他腦子裏在想些什麼，忽然冷笑一聲，再次踏步前進。

晏三多身子大大的搖動了一下，却將提運的五行罡氣全數逼出，一時間，他那看來瘦削的軀體，忽然間為之漲大了不少。

黃衣人前進的身子，一連踏進了四五步之後，忽然被迫得中止，但只覺兩股强大的氣流，在二人之間猛力對抗迂迴着——晏三多忽然身軀彎屈了一下，被迫得向後面退了一步——

黃衣人相對的向前面踏進一步，進退之間却聚合着常人萬難當受的巨大力道！——晏三多後退一步之後即再次運施眞力，將身子穩住，只是由他臉上表情看來，顯然已極感吃力！

黃衣人忽然抱起一雙胳膊，改換了一副看來輕鬆的姿態，打量着對方，意思像是在審閱對方到底有幾分能耐，能够支持多久？

晏三多在對方强大潛力沐體之下，足足把持了一段時候——

他顯然不能再持續下去了，修髮長髯有如風吹馬尾般的甩向腦後，挺立的長軀不時的搖動一下，看上去隨時都可能敗退不支！

相形之下，黃衣人的神態却是極是從容，甚至於他身上的一襲長衣，也看來不沾微風，連衣角也不曾揚動一下——他只是抱着一雙胳膊，不緩不急的向晏三多注視着，——忽然他比了一個手式，示意晏三多，他將要再向前繼續前進，後者頓時面色一驚！

緊跟着黃衣人遂卽輕鬆的舉起一條腿來，緩緩又向前進了一步。

晏三多頓時身子大大的搖幌一下，足下通通通一連後退了三步，方自拿樁站定。

然而黃衣人却已不再予他緩和之機，緊跟着足下再次向前踏進，晏三多頓時又再退後。

黃衣人於是得寸進尺，一步步繼續前進，晏三多也就一步步繼續退後——雖然他極不甘心情願，却是無能爲力阻遏住黃衣人的前進。

一進一退，轉瞬之間已前進了三五丈，堡壘廳正門已在眼前不遠。

晏三多顯然已施出了全力，只見他每退一步，卽由不住發出喘哮之聲，身子更搖動的厲害，那張漲紅的臉，更像是隨時都可能會炸出血來！

忽然他挺了一下身子，堅守着最後一步崗位，不再退後，黃衣人倒也不急急進逼——他遂卽站住了脚步，眼睛裏交織出一片惘然，似乎有點想不明白：晏三多明明不是自己對手，何以還要堅持硬撐下去？

晏三多喘哮益烈，輕輕的咳了一聲，敗像「昭然若揭」，他抱了一下拳，現出了冷森森的悲憤氣概——

「閣下不發一言，敢莫是個啞巴？抑或是別有隱衷？」頓了一下，他遂卽又道：「還是認爲不屑置答？總之，還要請閣下將來意賜告，老夫才能有所遵循。」

黃衣人意態軒昂的臉上，忽然綻開了凌厲冷笑，却又有幾分苦澀莫名的意味混夾其中。

鼻子裏怪音調的長哼了一聲，他向前拂了一下袖子，示意晏三多趕緊讓路。

晏三多嘿嘿苦笑道：「壯士堅不吐言，却令老夫莫測高深虛實，老夫職掌所在，雖不是閣下對手，却不得不加阻攔——開罪了！」

三字出口，晏三多陡然側過身子，快速向前踏進一步，就勢右掌乍提，用「斜單鞭，劈掛掌」式，猝然向黃衣人當胸劈了過去。

一股疾勁的掌風，聲若裂帛般的直劈過來——晏三多所以拖延到現在才行出手，是有多重原因，一則忍無可忍，再則已臨「堡壘廳」正門，已無退路，三則總令主夫婦以及一干同僚俱在廳內，萬無坐視之理，有了這三重因素，他才下定決心，不計後果向對方全力出手。

這一掌凝具了他全身功力，眞有「一掌開碑」之威勢，掌風過處，眼看着黃衣人身子滴溜溜打了個轉兒，晏三多只覺得掌勢一鬆，整個身子由不住向前一衝——當此同時，黃衣人大袖拂處，一股極大的力道撲面而至，其勢有如排山倒海，簡直無與倫比！

晏三多前栽的身子情不自禁的向後一仰——猛可裏，他覺出前心部位一陣奇痛，彷彿爲一物刺擊所中，忽見黃衣人一隻彎曲着五根手指的手掌由大袖子裏抖出，直奔向自己前心而來，那陣劇烈的疼痛，正是隨帶發自黃衣人手掌上的風力所致。

能够把掌風聚結爲「風柱」，自然絕不是一般所謂「內家高手」者能達到的境界。

晏三多心中固然驚心萬狀，觀諸眼前却也無能閃躱，當時只得硬下心，霍然力聚右腕，施展「大鷹爪功」一掌迎接上去。

兩隻手掌甫一交接之下，晏三多只覺得身上一陣子大震，彷彿五腑六臟俱都被這股子猛力震得離了位置，尤其駭人的；隨着對方手掌上如同電流般的，傳過來一股冰寒氣息！——晏三多禁不住機伶伶打了個冷戰，却又似整個血液都將爲之凝固！

畢竟晏三多功力精湛，大非尋常，就在他一經覺出不妙的當兒，立刻自丹田提昇起一股暖流，才使得他未能在此一刹間，爲對方凍結當場。

黃衣人一聲朗笑，倏地濃眉一挑，那隻緊抓住對方的手掌，猛然向上一抖——

晏三多幼習「馬步」，及長更習過「大力千斤墜」的內家沉實功力，饒是這樣，竟然無能招架住黃衣人的拔山之威，只覺得足下一幌，整個身子隨着對方抬起的手臂，驀地被拋了起來。

忽悠悠急風之中，晏三多起在半空中的身子，足足翻出丈許以外，直向石階左側方墜落下來。

「天馬行空」晏三多畢竟不是泛泛者流，只見他在空中的身子，一陣子疾滾猛翻，遂卽輕飄飄的落了下來——

雖然這樣，却也無法掩飾於他的醜態敗露，落下的身子已無能選擇適當的位置，直向堡壘廳外飄落下去。

黃衣人把握住此一刻良機，只見他大袖輕拂，脫弦之箭似的射向大廳。

「堡壘廳」外和內張，早已在嚴謹戒備之中。

黃衣人這一突然闖進來，頓時引發起一陣騷動！

「風雷手」秦漁，「墨羽」吳琪，一左一右，同時飛身而進，二人一左一右，各以勾摟掌式，直向黃衣人左右兩肋上揷過來。

秦、吳二人，各爲一堂之主，身手自非等閑，二人聯手更是極具功力，掌勢未到先有兩股尖銳風力，陡然襲進，雙方對掌相迎，形成鉗形的攻擊力道，黃衣人昂偉長軀正在他們兩者夾擊之間！

衆目睽睽之下，黃衣人却是從容不驚！就見他大袖一分，有如蝴蝶展翼似的已分開了一雙手腕。

秦、吳二人頓時爲他發自袖上的充沛力道擊得盪了開去，——黃衣人身形再挺，大步切進——

迎面人影一閃，身領「乾」堂堂主的「瀟湘俠隱」歐陽不平當身而前。

他雖是黃衣人手下敗將，但是現在情勢不同，主座鐵氏夫婦在場，那一個敢怠忽職守？

是以「瀟湘俠隱」歐陽不平身子一經切進，嘴裏低叱一聲，雙掌乍合，陡然以「童子拜佛」之勢，暗聚開山巨力，直向黃衣人前額上力劈直下。

黃衣人哼了一聲，抬臂而起，碰！一聲了個正着。

歐陽不平身子一陣子搖動，俊臉上驀的一紅，收腕旋身，呼——轉開一旁，頓時噤若寒蟬！

在場俱是武林中難得一見的傑出高手，自然一看卽知，判斷出這位平素身尊位高，技藝通天的堂主，必然在黃衣人單腕一架之間吃了大虧！

是時，負責「陸戰」一令的「鐵筆」夏侯三，手持雙筆，會合着八名紅衣殺手，猛可裏由堡壘廳側門襲了進來，乍見之下，不待分說一湧而上。

這人赤紅臉色，五短身材，身法至爲靈活，所隨身後的八名紅衣殺手，更是一個個如狼似虎！

夏侯三職掌「陸戰令」令主，這個職位雖不若四堂堂主那般尊高，若是論職責却是極爲重要，他奉令外出支援晏三多拒敵不遇，才臨時折回來，發覺到敵人竟然已經闖入堡壘大廳，自是嚇得魂不附體，二話不說，率領手下一擁而上。

黃衣人淩笑一聲，駢指一點，夏侯三尙還距離甚遠，卽不覺打了個冷戰登時動彈不得！

八名紅衣殺手見狀一驚，驚囂聲中，還待撲身上前，却聽見發自總令主鐵海棠嘴裏的一

聲喝斷「——住手！」

八名紅衣殺手聞聲而驚，登時退立不動。

包括黃衣人在內，所有人的目光俱都向着主座上的鐵氏集中。

儘管是大敵當前，這位總管「宇內二十四令」數萬手下生殺大權的黑道盟主，却並不現出絲毫驚慌神態！

冷峻的目光在八名紅衣殺手身上轉了轉，遂道：「這裏用不着你們，先退下去。」

八名紅衣殺手，各自躬身抱拳，稱了聲：「是！」匆匆退下。

大廳內頓時呈現出一片肅靜！

黃衣人那雙光華內斂的眸子，自一入堡壘廳，就是注定在鐵氏身上，這時更不少瞬，冷冷一笑，繼續踏進。

「墨羽」吳琪身子一轉，颼然聲中，已攔在了黃衣人正面當前——

「大膽狂夫！」吳琪手指向黃衣人大聲叱着：「宇內二十四令總壇『風雷堡』所在，豈是你這狂徒逞能撒野的地方，主座當前，竟敢失禮，當眞想死不成？」

話聲一落，雙手內探，已把暗藏身上的一對奇形兵刃「護手輪」撤到手上。

倒是武林中罕見的一雙玩藝兒——每一把都呈半圓形，那弧度的一面，全是打磨得極爲鋒利的刃口，平直的一面留有握把，用以貼身攻防，確是極稱鋒利威猛！

吳琪兵刃到手，正待向黃衣人身前襲進，正面主座上的鐵海棠忽然一聲冷笑！

「吳賢弟——你還嫌出醜不够麼？」冷冷一笑。

他吶吶的又道：「收起了你的傢伙，請一邊坐下來歇歇吧！」

「墨羽」吳琪不覺面上一紅，訕訕的應道：「卑職遵命——」收輪退身一隅。

黃衣人烱烱有神的一雙瞳子，無視於滿座豪傑，却只注定着座上的鐵海棠一人，表情憤恚但却不激動，脚下繼續前進，一直到距離丈許左右才突然站住不動。

是時廳外人影一閃，「天馬行空」晏三多已現身而入，他顯然已爲黃衣人激起了無比怒火，大有與對方「存心一拚」的心意，只是當他目睹着眼前情形，却也不敢妄圖發作——

遂見座上的鐵海棠面綻笑容道：「鐵某人行遍天下，還不曾見過閣下這等奇特人物——請閣下報上一個萬兒，也叫我姓鐵的，長長見識！」

黃衣人鼻子裏哼了一聲，淡然一笑，微微搖了一下頭。

鐵海棠長眉一皺：「請恕鐵某人愚蠢，閣下既然不肯吐示姓名，倒要請聽一下閣下來意爲何了？」

黃衣人凌厲的目光，在他身上一轉，伸出一隻手指了鐵海棠一下，又同指一下自己，遂卽斷然揮下一掌。

舉座各人無不面現駭然；這種表情至爲顯然，意思分明是要與鐵海棠決一高下，使大家更爲驚奇的是對方這個貌相堂然，直似有帝王之尊儀的堂堂漢子原來竟是一個口不能言的啞巴，這一點實在令人心中大存迷惑而興喟嘆！

鐵海棠輕輕哼了一聲道：「閣下之意，鐵某人明白，敢是要與鐵某人較量一陣武功？」

黃衣人果然點了一下頭，怒視不語。

「原來如此！」鐵海棠臉上現出了一絲微笑：「這件事實在是再簡單不過，閣下大可放心，只要你劃出了道兒，鐵海棠就是明知不是你的對手，却也必然奉陪，決計不會令你失望就是。」

黃衣人原本含有怒氣的臉上，頓時大見緩和，他後退一步，伸手在原地指了一下，示意鐵海棠就在現場與他決一勝負。

鐵海棠白皙的臉上，現出了兩道深深的笑紋——

「且慢！」他緩緩的道：「這位壯士你既要與我動手分上一個高低，本座一定不會讓你失望，只是請恕鐵海棠狂妄自大，絕不願與無名無姓的人動手，却也不願與莫明其妙的人動手，這一點尙要請尊駕開口說明才好。」

「總座說的是——」一旁的「風雷手」秦漁陡然滑身而進道：「要他說個明白，想裝啞巴幪事可是不行。」

鐵海棠微微冷笑道：「你放心，他當然會有個交待。」

是時，晏三多、歐陽不平、吳琪、秦漁…等各位堂主也都緩緩偎了上來，四位堂主像是早已有了默契一般，身子一經站定，却暗含着一門極具威力的「四極陣」！遙遙將黃衣人困居心中。

以晏等四位堂主之尊，平常對付外敵，出動一個已是難能可貴，像眼前這般四人聯手應敵，簡直還是破天荒第一遭——如果再算上總令主鐵氏夫婦在裏面，以六敵一的局面，更是難以想像的聲勢隆重！

鐵海棠緩緩的由位子上站了起來，那張看來極其斯文的白皙臉上，忍不住現出了一絲戾容——

「尊駕昂藏七尺之軀，何以裝聾作啞？未免令人不齒——」鐵海棠冷冷的道：「鐵某愚昧，實在想不通這一層道理——」

話聲方歇，就見黃衣人臉上霍然罩起一絲怒容，那雙炬亮瞳子倏地睜得又大又圓。

各人下意識的俱不禁吃了一驚，以爲他被鐵海棠一番話激起了怒火，眼前卽將要尋人出手，一時情不自禁的都心中一動，那裏知道是錯會了意。

衆目睽睽裏，卽見黃衣人閃爍的一雙眼瞳子在環視衆人一週之後，臉上竟然興起了一番猶豫，就在各人心存納悶的當兒，驀見黃衣人張大了嘴。

各人心存不解，却不知一看之下，俱都情不自禁的打了一個寒噤——

倒不是黃衣人嘴裏多了些什麼，却是少了點東西——少了那根婉轉多柔的舌頭。

那根舌頭顯然自齊根處，爲利刃所切斷，雖然這件事絕非眼前發生，可能事隔多年，但是那斷傷之處却是鮮紅染目，觸目者無不驚心動魄！

鐵海棠雖然也曾想到他可能眞是一個啞巴，但是必屬於先天性的「天啞」，却是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他竟然是屬於後天人爲所致的傷殘，一看之下，由不住爲之怦然心動！那雙長眉禁不住皺了一皺——

一個傷殘者最不能忍受之處，卽在於人前暴露其短，黃衣人雖然有極好修養，却也由不住在吐露斷舌之後，現出了一片悻悻之色！

他冷峻的目光，逼向鐵海棠，其悲憤大是不能自已！

「鐵某人冒失了！失禮之處，務請壯士海涵！」

——一面說着，他轉向身邊的「乾」堂堂主「瀟湘俠隱」歐陽不平道：「煩請歐陽堂主，呈上紙墨，請這位壯士賜告大名，並請明示來意！」

歐陽不平恭應道：「遵命！」轉身自案頭上取來文房四寶，用一托盤托在左掌，轉向黃衣人身邊站定。

整個「堡壘廳」靜悄悄的沒有一點聲音，各人目睹黃衣人諸多異狀，無不對他心生好奇，極欲知道此人的姓名以及出身來歷。

歐陽不平手托文房四寶在黃衣人身前站定

之後，向着後者冷冷一笑道：「壯士用墨！」

黃衣人伸手拔出狼毫，飽蘸墨汁，舉筆待下時，微作猶豫，微微頓了一下，終於落紙雲烟——

每個人的眼睛都睜得極大，然而當他們看淸了出自黃衣壯士筆下五個大字狂草時，俱不禁大吃一驚，一顆心幾乎由嘴裏跳了出來。

就連坐在金漆寶座上的鐵氏夫婦，亦都情不自禁的站了起來——

書寫在鵝黃宣紙上的五個大字，竟然是「寧王朱空翼」——大廳裏，頓時興起了一絲亂囂！

這陣子亂囂私語之聲，在鐵氏冷峻的目光掃視之下，立刻又歸於寂靜！

鐵海棠徐徐步下座位，仔細打量了一下這五個大草，面色肅然起敬。

向着那個自稱「寧王朱空翼」的黃衣人深深一揖，抱拳道：「寧王大駕，蓬蓽生輝，鐵某失敬之至！」

朱空翼倏地閃開一步，未當他「一揖之禮」，鼻子裏「哼」了一聲，信手持筆，繼續書寫着：「野鶴之身，不當王者之位久矣！尊駕不必多禮！」

鐵海棠在對方持筆狂書時，注意到對方中指上的一枚碧玉板指，顯然極其名貴，斷非世俗之物。

他目光鋒犀，更不曾放過刻書在碧玉板指正面凸出的幾個陽文小篆，經其辨認之下，赫然是「寧王手印」，由對方之神威氣概，顧盼雄姿上判來，鐵海棠原已有七分相信對方所言不虛，這時無意中發現了他隨身信璽，更確定了他「王者之尊」的身份！

鐵海棠固然一世梟雄，爲統率數萬黑道人物之一方霸王，兼以平素作威作福，目無餘子，然而此刻，當他面對着對方這個「皇裔親王」眞身，感其不可一世之神威氣概之下，亦不禁大爲「相形見絀」！

在對方神光內歛的目神之下，他更不禁顯現出一絲怯情，下意識的向後面退了一步。

四堂堂主目光不勝驚異，大廳內每一個人臉上，俱都顯現着驚惶不安——

鐵海棠無意中發覺到在場各人的神采，不禁心中大大的震撼了一下——

「不好！」他心裏自然的暗中忖道：「且莫要被這人攻破了心裏長城，我方就大爲不妙矣！」

他不愧爲黑道盟主，一世梟雄，一念觸及，登時如「醍醐灌頂」，大生警惕振作。

冷森森的發出了一串笑聲，鐵海棠頓時沉下臉色道：「風雷堡江湖下處，何當貴人光臨，鐵某無限惶恐，尚請賜示來意才好！」

朱空翼看着他冷笑一聲，振筆疾飛道：「宇內二十四令爲惡江湖，自取滅亡，尊駕爲禍之首，特來告誡，倘能心生悔過，自卽日起解散此一組織，改過遷善，尚不爲遲，否則，天怒人怨，覆亡在頃，忠言逆耳，尚請尊駕好生思量！」

鐵海棠白皙的臉上，陡然興起了一番怒容，硬生生將一腔怒氣，呑進肚裏。

緊接着，他爆發出一聲朗笑：「閣下好意，鐵某着實感激，奈何中惡已深，非閣下三言兩語就能打動，閣下神威蓋世，武技驚人，爲鐵某生平所僅見，既有賜招之意，不才願意捨身就教，也叫我這個偏野之人長長見識！」

朱空翼粗獷英挺的臉上，忽然現出了兩條怒容！鼻子裏輕哼一聲，落筆寫道：「正合余意！」

四個字忽然改爲隸書，筆力萬鈞，力透紙背。

一剎間，他那粗獷的臉上，却又興起了輕鬆的笑意——鐵海棠低叱了一聲：「好！」

他霍地後退一步，面色微沉道：「閣下此來是客，卽請劃下道兒來吧。」

朱空翼看着他微微一笑，落筆道：「你我可要賭個輸贏？」

鐵海棠面色一沉道：「悉聽尊便！」

朱空翼濃眉一挑，厲哼一聲，下筆道：「徒手三招以分勝負，余如落敗，任憑發落，尊駕如敗，又當如何？」

鐵海棠木訥的臉上，顯現出一片怒容，沉聲道：「悉聽尊便！」

朱空翼神色一凝，落筆道：「好！」

鐵腕一振，手上狼毫箭矢般擲向地面，只聽得「篤！」的一聲深入地面三寸有餘。

在場各人耳聞目睹，俱不禁大吃一驚——

職掌「天」堂堂主的「天馬行空」晏三多，上前一步，向着鐵海棠抱拳道：「總座尙請三思，千萬不要着了此人道兒！」

「墨羽」吳琪亦附和着道：「主座萬請三思！」

在場各人紛紛上前躬身附合，却只有坐在主座之一的沈傲霜，面色甚是沉着，甚至於冷俏的秀容上，尙還淺淺的帶出了一絲笑容。

鐵海棠面對衆議，竟然無動於衷，冷笑道：「我意已決，你們不必多說，三招決勝負，就請朱壯士掌下超生吧！」

各人實在是目睹這個朱空翼神武蓋世，雖然心知總令主亦是「深藏不露」之人，只是俗謂「二虎相爭，必有一傷」，以鐵海棠如今之總綰大局身份，實在犯不上與對方爭此意氣，想不到平日極稱謹愼的總令主，竟然一反常態，獨排衆意的堅持己見，勢將與對方一分勝負！——各人一經念及，想到此番勝負所牽聯之事態嚴重性，無不大大的生出隱憂！

朱空翼轉身步向大廳正中，站定之後，緩緩掉過身來——他身材魁梧，氣宇昂然，自有一番神聖不可侵犯氣概，凡是目光注視向他之人，無不震懾於他凌人的正氣，禁不住心旌搖蕩不已！

鐵海棠神采飛揚的自另一邊踏進過來——這個方向，使得他與愛妾沈傲霜有意無意的點了一下頭，人不知鬼不覺的彼此已取得了默契。

朱空翼衣黃，鐵海棠衣白，同樣的寬袍大袖——此二人同具有當世不可思議身手，雖說是「徒手三招」，亦可以想見對搏時之雷厲風雲！四道目光對看時，整個堡壘廳裏，簡直沒有一些兒異聲，卽使掉下一根針，也必能淸楚入耳。

雙方既已言明「徒手相搏」，自是不包括「兵刄」與「暗器」在內。

緊張的氣氛就在主客雙方一經站定之後，無疑昇華到了一個新的「頂點」！

鐵海棠爲示公平，遂卽吩咐身側的晏三多與歐陽不平兩位堂主道：「三多、不平二兄，請按規監招，三招一到卽行喝止，不得有所偏袒！」

二位堂主對看一眼，抱拳領命，各自分立左右，所有在場各人，俱都向後面退開，空出了正中五丈見方的一塊寬闊場地——這麼寬大的地方，足可展開身手了。

在場各人也都知道總令主鐵海棠自今春習透火海眞經之後，功力更上層樓，幾乎已成不死之身，劍術却也達到了一個嶄新的水平——這裏的人，無疑視其如神明，私下裏付予極大的信任！

黃衣人朱空翼更不待說，他傑出的神技，一上來已給在場所有人當頭一聲棒喝，驚爲天神下降！

這樣的兩個人，在卽將交手的一剎，誰勝誰敗，實在是費人猜測，每個人的心裏，都像是重重的壓着一塊鉛，緊張得透不過氣來！

但只見高懸在空的八盞六角琉璃吊燈，明幌耀眼，發射出一片青白光華，霞光所及映照得每個人毫毛畢現。

朱空翼直挺挺的站着，宛若泥塑木雕，紋絲不動。

鐵海棠却身子半蹲，一雙手半握半張，亦是一動也不動。

高明如四堂堂主，俱都心裏有數，情知雙方二人已經別上了苗頭——

朱空翼身軀昂然，所施展必係內家眞純之功，卽所謂「陽罡」之功，鐵海棠眸光半眇，身軀半矮，却像是別闢途徑，謂之「陰柔」之功！

大廳裏忽然起了一陣子疾轉狂奔的急流氣漩，初起時其勢頗是可觀，强大的氣流，非但揭起了每個人的長衣下擺，繼而廻旋上走，一陣琤琮聲裏，但只見八盞琉璃吊燈滴滴溜溜的打起轉來，飛光流彩，頓呈奇觀！

眼看着八盞吊燈轉動劇烈，促其使然的氣機漩渦也就更形猛烈——

朱空翼木然如老僧入定，臉上不沾喜怒。

鐵海棠却臉沉如鷹鷲，他像是胸有成竹，平薄的兩腮上微微揚起輕微的笑紋！

整個保壘廳裏，充斥着向外擴張的氣機！目睹着朱、鐵二人的陰森；眩目於流瑩四射的空中琉璃吊燈，似乎已經感覺到那種「一觸卽發」的雷霆萬鈞之勢！——

漸漸的，這種迫人之勢，越形疾烈。

强大的氣機，非但使得空中吊燈轉動更爲猛烈，更予現場各人直接的形成一種「被迫後退」的凌厲感受！

晏三多以次四堂堂主，無不驚心動魄！

忽然間，疾旋打轉的吊燈，驀地停住不動——充斥在大廳內的凌人氣機，就在吊燈猝停的一剎，突然消失無跡，空氣頓時呈現出無比的安寧——

場子裏的兩個「强者」，就在這一剎間施展出凌厲無匹的第一招殺手！

四隻脚步幾乎是同時向外邁出。

四隻手也幾乎是同時遞出。

二十根手指彎曲如鷹爪，一上一下，像是符合着他們彼此身上共同所具有的一個節奏，猝然迎合到了一起。

兩個人其時已合而爲一。

功力的强弱，經此一接觸之下，頓時有所顯示！

朱空翼挺立如山，鐵海棠却發出了一陣子顫抖；他顯然無能承受住前者所加諸在他身上的巨大力道，黑亮的長髮這一瞬有如刺蝟般的豎立了一下，脫手滾身，雪白的衣襟鼓翻而起，就像是洋溢而起的一片浪花！

鐵海棠竟然在危機一瞬間，以「收骨卸肌」之術，逃過了對方兇猛狠厲的第一招！矯捷的把身子翻向側面——並且施展出他極其自負的第二招。

雪白的手掌，刀也似的直劈而下。

空氣裏，立時响起了金刀劈風之聲！——合駢如刄的五指，連帶着長長的五根晶瑩指甲，在猝然遞出之始，已形成了可怕的力道！——直循着朱空翼腰側之間揮落下來。

朱空翼應付這等凌厲的殺手，竟是出乎意料的沉着，就在鐵海棠手掌幾幾乎已經接觸到他腰間的那一瞬，那一個部位，在衆目睽睽之下，竟然突地爲之消失不見——四堂堂主之中，也僅僅晏三多一人，識得這種武林中傳聞而未經證實的「氣風」之功。

這等功力無疑極其玄妙，據悉乃是一種上乘微妙的氣機運用，可使肉體某一部門化整爲零；收縮運用自如，詳細的理論，晏三多根本莫明其妙！

朱空翼的這一手「氣風」異功，使得鐵海棠猝然走了空招——

隨着他落下的手掌，水磨紅磚的地面上，頓時被凌空裂開了一道鴻溝，石屑飛濺，其聲戞然，聲勢端的驚人已極！

鐵海棠一個收勢不住，上軀陡地向前一栽——就在這時，朱空翼的一隻大手，陡的由下面翻起，手掌上形成了一般莫大氣機，鐵海棠才一接觸之下，已自覺得萬萬難以敵擋得住。

在轟然充耳雷鳴聲中，鐵海棠整個的軀體霍地騰空抛起——鐵氏這種臨機應變的動作，不能不令人擊節讚賞，這一式「大鷹滾翻」施展得極其驚險——

雖然如此，他似乎已無能脫開加諸在他身上的頹敗之勢——就在他身子方自落地的一剎，朱空翼足下一連踏進三步，右手作勢正待推出。

就在這一剎間，自他背後猝然擊過來一陣寒風——坐在位子的沈傲霜似乎欠動了一下身子，一雙纖纖玉手似有意又似無意的掠了一下秀髮——

朱空翼那一掌方自作勢擊出，猝然間面色一震，唰！地掉過身來——折身揚袖，這一掌凌空直向着位子上的沈傲霜劈了出去。

大廳各人目睹及此，俱不禁大吃了一驚。一時羣情大嘩——似乎誰也沒有注意到那個眼看着已將落敗的鐵海棠——此人之陰險狡智，每在情勢垂危之際才能顯示而出。

把握着沈傲霜所加惠於他一綫良機，鐵海棠猝然自地上挺身躍起——

這一式是堪稱得上「快」、「絕」、「毒」、「狠」——隨着他風捲白雲般快速的身子，猝然狂襲之下，那一雙看來白皙斯文，留有晶亮長長指甲的手掌，雙雙已經按在了朱空翼的後背上，聲如擊革，發出了蓬！的一聲！

朱空翼轉過的身子，忽然間戰抖了一下，豪放的臉上，驀地神色大變——隨着他怒挺的背脊，鐵海棠足足被摔出兩丈開外！

「碰！」一聲大响，鐵海棠重重的撞在了一根合抱粗細的大石柱上，頓時面色一紅，身子猝然抽動了一下，嗆出了一口鮮血！

相反的，黃衣人朱空翼也同樣的並不輕鬆——衆目逼視之下，他那魁梧的長軀，就像是臨風的楊柳，簌簌的抖動了一下——

那張原本泛着古銅光采的面頰，猝然映現出一陣灰白，足下小孩學步般的一連打了幾個踉蹌——

全場各人，目睹及此，俱不禁都驚嚇得呆住了。

事發突然，任憑誰也沒有想到，事情竟會演變到如此地步！——除了當事者雙方以外，也不會瞭解到那種離奇的接觸、陰謀、變幻！

更出乎在場各人意外的是，那位如花似玉的總令主夫人沈傲霜，竟然也被波及！

——她顯然受創於朱空翼方才的廻身一掌，雖然雙方距離足有兩丈開外，可是在朱空翼凌空一擊之下，她嬌柔的身子，已似不勝負荷的倒翻了下去——連同着座下的那具金漆座椅，一併倒了下去。

整個「堡壘廳」都被這突發的一剎震懾住，人人目瞪口呆——

然而，這只是極短的一剎！

緊接着，大廳裏爆發出一陣子驚呼混亂！

眼看着朱空翼高大壯碩的健軀，在大廳內一陣踉蹌急轉之後，突地發出了爆雷般的一聲嘶嘯！

突地，他掉過身子來，那雙眸子張得不能

武林軼事

孫玉峰掌壓黃嘯俠

雲山

黃嘯俠沒有跟孫玉峯學習羅漢門的拳腳之前，在蔡李佛的門派已經有很高的成就，當時他在鴻勝館授拳，綽號鴛鴦手，鴻勝館在廣州西門口通到光復北路交界之處，四通八達，每晚黃嘯俠在館中授拳，四平大馬轉左弓右箭，或左箭右弓，弓箭步絕不含糊，學武者共分三行，依住規矩去做，黃嘯俠絕不馬虎，每次手到口到，經常好像讀書似的說出來：「側身進馬，劏上插捶，天王托塔，帶馬歸槽。」此乃招中套招，跟住講解一番。

黃嘯俠講述蔡李佛的武功，往往說出一些歌訣，有謂：「善候敵隙，我則常勝。」暗指打鬥的時候，先要看清楚對方是否有隙可乘，然後進攻，發動攻勢，外柔內剛，如果用脚踢出，絕不遲疑，快如閃電，那種脚力由腰間以及脊骨打出去，故此，一擊卽中。

跟住他又講解，指掌之間，該懂得幾種勁，包括黏、纏、剛、架、虛、實、迴旋幾種，另有覺勁，指尖剛到便有感覺。

當時，黃嘯俠苦心教授各人的拳脚，後來他跟孫玉峯交手，有所不敵，於是兼學羅漢門的絕招，不過，他仍是盛讚蔡李佛拳法，認爲那是南拳裏面並不貼手相鬥的拳法當中，最有威力的一種，亦卽甩手拳，至於羅漢拳，却剛剛相反，並非手脚落空然後發招，而是貼手卽時運用擒拿手的絕招取勝，他打輸給孫玉峯，並不證明南拳比不上北拳，只能說孫玉峯的拳脚特別厲害而已。後來黃嘯俠苦練十多年的羅漢拳之後，再練蔡李佛，於是，他的拳脚就包括貼手，擒拿以及甩手，搶攻這兩種拳法，而且互相交替使用，忽然擒拿，忽然甩手，因此就愈打愈精，根本他已經是高頭大馬，整個武士體型的拳脚，肌肉結實，十指如鐵，他還懂得把南北兩種拳術的精微地方加以變化，溶合爲一，無怪他在廣州的教頭裏面，名氣特別响了。

有一次，他在館內正在教授拳脚，忽然有一個拳師，姓蔡，單名一個轟字，剛剛走進門來，就對他說知，想領教一下，當時蔡轟也是很有名氣的拳師，他這種舉動等於踢盤，黃嘯俠當然不甘雌服的，立刻應戰。

當時比較有名氣的拳師多數有一兩種絕招，能够取勝，等於他的商標。蔡轟最擅於鐵罩手，十指苦練多年，堅實如鐵，他習慣了出手就十指伸出來，微微曲起，有如貓爪，給他抓住，使勁一拉，受擊的人，臂骨也折斷，如果在小腹那種肉多骨少的地方給他五指一抓一揷，登時受傷，有些人練習到渾身肌肉，堅實如鐵，叫做金鐘罩，他這種武功却非如此，只練雙手，因此稱做鐵罩手，黃嘯俠也懂得有這麼一個人，料不到他竟在晚上登門挑戰，那時正是教拳時間，門徒齊集於館內，當然沒法擋駕，同時還因爲面子問題，要顯顯本領，撐起那一個招牌，另一方面，他還覺得蔡轟恃着自己的鐵罩手，無緣無故登門打架，太過强蠻，非教訓他不可，主意打定，他就暫時停止教拳，立在館中，跟這傢伙相距八九尺，然後抱拳爲禮，說：「蔡轟，你綽號鐵罩手，無堅不摧，我無這種本領，只是依照師傅教授下來的拳脚應戰而已，你有甚麼本領，儘管施展出來，別怕打傷我。」

從來沒有人在蔡轟面前說這種硬話的，因此，蔡轟聽了，臉有怒容，說：「黃師傅，我開始進攻了，看招！」

剛剛說完這句話，他就劏馬過來，左右兩手一齊進攻，右手向黃嘯俠胸部抓去，左手則抓對方的小腹，這一招叫做獅子大開口，暗指上下兩手出擊，看來有如獅子開口，本來這一招並非特別出色，但以鐵罩手蔡轟來說，就顯出很有威勢了，原因是他的手能攻能守，碰着甚麼就抓甚麼，不必施展擒拿手之類的武功，只是一抓一壓，對方就身受重傷，因此，他很有自信心，認爲黃嘯俠簡直無從招架。

黃嘯俠有本領跟他過招，當然是心裏有數，當時他發覺對方大喝一聲，人到拳到，立刻側身閃避，隨卽踢脚，那一脚就是滾地鴛鴦腿。

鐵罩手的右手向黃嘯俠面上抓去，照他的想法，如果黃嘯俠後退半步，這一手落空，就順勢把它向對方胸部抓下來，抓着甚麼就使勁一拉，因爲他指力雄厚，加上了削成三角形的指甲，苦練多時，每隻手指連同指甲計算，很像貓爪，他只是怕黃嘯俠起脚，那時發覺黃嘯俠身形步法不像起脚，故此更加放心，一雙鐵罩手分上下進攻之後仍想變招出擊，抓住黃嘯俠攻擊。照情形看，黃嘯俠很難鬥得過他，但在事實上却出乎一般人的意外，由於歷年作戰的經驗，黃嘯俠知道對方綽號鐵罩手，當然是雙手如鐵，很難在中上門取勝，便向下三路進攻，妙就妙在這裏，黃嘯俠完全沒有起脚的跡象，對方雙手齊出，攻勢凌厲，他仍然沒有閃身起脚，反而整個搖搖欲倒，突然之間，倒下了半邊身，然後踢出那雙連環鴛鴦腿，這一招非常奧妙，一隻脚剛剛勾住對方的前鋒馬，後面另外一隻脚將跌未跌之際，一脚撐在對方的小腿上面，一隻脚勾撥，一隻脚使勁直撐過去，這兩種力量加在一起，很難站得穩，何況鐵罩手已經把全身氣力放在一雙手上面，下邊馬步必然空虛呢？給他一撐，整個就跌倒，有如滾地葫蘆。

黃嘯俠得勢不饒人，趁着對方跌在地上，暫時設法爬起，立刻衝前，仍是躺在地上，但却要出另外一招，用自己的一條腿壓住對方左脚的足跟，至於自己的一雙手，却使勁向對方另外一條腿的足跟推過去，那時鐵罩手蔡轟已經躺在地上，那雙脚驟然分開，給黃嘯俠一推一撐，更加沒法爬起來，一陣陣痛楚，分別從左右兩邊足跟傳到頭部去，恍惚整個腦袋發生劇痛，不能再鬥了，只得認輸。

黃嘯俠一躍而起，然後扶他起來，笑着握手講和，他如此客氣，蔡轟當然不敢輕舉妄動了，只得拱手爲禮，自行告退。

至於黃嘯俠學習羅漢門的拳技，乃是經過一場打鬥的，當時孫玉峯從北方南下，在精武體育會教授拳脚，黃嘯俠到場參觀，看了幾次，認爲那些拳脚只是基本步法，出手踢脚，太過呆板了，沒有甚麼了不起，雖然他不敢向孫玉峯挑戰，但在臉上却擺出一種不屑的神氣來，孫玉峯看了，走過去跟他打招呼，說：「我所教的羅漢拳，看來平平無奇，打起來却招招有用，並非本門的人，很難看得出這些拳脚有何妙用，不過，交手就心知肚明。」

孫玉峯說的話，等於鼓勵黃嘯俠向他挑戰了，黃嘯俠正想跟他較量一下，故此，欣然說：「如果孫師傅肯賞臉賜教，晚輩十分高興落場玩幾招。」

孫玉峯笑着說：「好的，任由你施展那一派的拳脚進攻好了，我始終是用羅漢掌應戰，卽是剛才你看見過那種掌法。」

說完他就隨意站着，不過，兩手却是一前一後伸高的，看來好像太極拳的掌法，一隻手掌在前，另外一隻在後，這種招式，在太極拳這方面說叫做「太極避勢」，卽是說，對方想進攻，先要推開或者壓低他的前鋒手，由於孫玉峯苦練多年，橋手堅如鐵石，黃嘯俠突然標馬過去，打算用右手壓住他的右掌，左手向他的額角用梢捶的方式打過去，照理應該一拳就把孫玉峯打暈，殊不料他的右手剛剛壓在孫玉峯的右臂之上，梢捶已經發出來，差一點就打中孫玉峯的額角，忽然覺得自己站也站不穩，整個身體向前仆倒，才知道孫玉峯的羅漢掌確有一手，任何一隻手剛剛搭在他前鋒手之上，就反手給他一抓一拉，整個人不由自主的向前仆倒了，黃嘯俠亦無例外。當時黃嘯俠站起來說：「孫師傅的羅漢掌確是厲害，我實在想不到你的橋手如此堅硬，變招快得像一陣風，如我知道，就不會搶攻，改用別的辦法作戰。」

孫玉峯知道他心裏不服氣，仍想再鬥，便笑着點頭，叫他再度發招進攻，黃嘯俠喜形於色，相隔六七步，說：「那麼，我再發招進攻了，看招！」

說完，人到拳到，他這一招劏馬發拳，上面那一拳是虛的，下面才是實招，他想誘孫玉峯的右手向上擋格，然後把自己的右臂放橫，架住對方的右手，用左手握拳向對方的右邊肋骨撞擊，如果計算不差，孫玉峯的左手完全沒有用，一隻右手又給他架起來，右邊腰脇空虛，準會吃這一拳的，想是那麼想，怎料孫玉峯好像預知他向前直衝過來的一拳，並非眞招，而是虛招，不理會他，只是向橫一閃，跟着用右手壓住對方的右臂，左手向上一揚，剛剛打中黃嘯俠的頸子，黃嘯俠靠右手出擊，那隻手受制於孫玉峯，已經輸了一半，驟然覺得頸子和半邊臉孔發熱，才知道吃了一下羅漢掌，他也是練武之人，當然懂得這一點，如果眞打，孫玉峯這一招羅漢掌就不是隨意打出，而是用劈空掌的方式劈在他頸動脈之上，一招就把他打暈。

兩次進攻，對方都是輕而易舉的戰勝他了，黃嘯俠無法不服，於是，改變態度，執弟子禮，向孫玉峯拜師。

後來他學會了羅漢拳和羅漢掌，另外保留南派的拳技，混合爲一，終於發揚光大，打出一個名堂來。

再大，滾圓的瞳子幾乎脫眶而出——

用着令人戰慄打顫的目光，他狠狠的怒視着鐵海棠，喉嚨裏爆發出再次的一聲長嘯！

整個堡壘廳，有感於他的這聲咆哮，大大的爲之震動了一下！

隨着這聲咆哮之後，朱空翼偉碩的壯大軀體，烏龍穿塔也似的平射而起，「嘩啦！」聲响裏，堡壘廳正面的一扇排窗，頓時爲之破碎，木屑碎石四濺而起——朱空翼怒龍般的身子，遂卽破窗飛墜而逝。

大風緊跟着朱空翼消失的身形，狂襲而入！八盞琉璃吊燈一陣子叮噹疾轉，滿空亂舞，幻成了一天奇光異彩，成了無數的飛流星。

全場各人在一陣子震懾之後，陡然間現出了張惶混亂！

鐵海棠慢慢的倚柱站起來，那張臉看上去眞像是雪一樣的白——

人影一閃，「天馬行空」晏三多搶先來到了近前。

「總座你……受傷了？」

一面說，他伸出一隻手掺住鐵海棠的胳膊，却被後者掙開來。

「不要緊——」鐵海棠嘴角掛着一絲慘笑：「去瞧瞧沈姨娘去——」

「沈姨娘」就是沈傲霜——這時也已由地上站起來，在「蕭湘俠隱」歐陽不平的掺扶之下，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

她顯然也受了傷，只見她秀髮蓬鬆，白皙清秀的臉上罩着一片紅，上胸頻頻起伏不已，却是緊緊咬着一嘴牙齒，不發一聲！

堡壘廳在一度混亂之後，遂卽又恢復了原有的寧靜！

四堂堂主目睹着這一切事態的演變之後，儘管是「觸目驚心」不已，却都能够保持着鎭定！

鐵海棠在短暫的閉目調息之後，臉上神色略見恢復，遂卽睜開眸子，走向沈傲霜面前站定，後者目注着他，目光裏柔情萬千，像是有無限委屈，看着看着，不覺流出淚來！

鐵海棠伸出了一隻手，輕輕的搭在她肩上，意在撫慰，一副伉儷情深，到也眞情感人！

「妳要緊麼？」良久之後鐵海棠才緩緩說道：「我看是不碍事了！」

沈傲霜含着淚，綻開了一絲笑容，不避人前的伸出了一隻纖纖玉手，讓他握着。

各人見他夫婦如此情景，俱都放下心來，一時紛紛趨前問安告驚！

空中的八盞吊燈，在那一陣巨風停止之後，遂卽又回復了平靜，强烈的光華，逼照着每一個人，自此方才那一番驚天動地打殺場面，已成爲過去，而不復想像矣！

——只是對於身當其事的鐵氏夫婦來說，却仍然猶有餘悸，不可否認的，畢竟他們方自歷經了一場頻接死亡的風險，同時更領略到了敵人的超强與不可侵犯！

在略事調息後，沈傲霜已能出聲說話。

「總令主——你受傷了？」

一面說，她緩緩向着鐵海棠面前拜倒：「這都是賤妾無能，你罰我吧！」

鐵海棠伸手把她由地上拉起來，苦笑道：「妳不要自責，妳作的很好，要不是妳臨時出手相助，只怕我已經……」

一旁的四位堂主聆聽到此，俱不禁恍然大悟！

「天馬行空」晏三多輕輕「哦！」了一聲道：「敢莫是夫人暗中施展了手脚？」

鐵海棠嘆息一聲道：「設非是她的『彈指飛針』，本座只怕已敗在了這個朱空翼的掌勢之下！那時格於前言，一切後果，將是不堪設想的糟……」

沈傲霜忽然神色一變，發出了一聲輕咳！

鐵海棠眉頭一皺道：「妳怎麼了？」

沈傲霜凄慘的笑了一下道：「賤妾覺得身上怪不舒服，請准早退一步！」

鐵海棠點頭道：「妳快回去歇着吧，等一會我再來看妳，就煩吳堂主送妳一趟。」

「墨羽」吳琪抱拳領命，遂即陪同沈傲霜離開堡壘大廳。

鐵海棠看着愛妻離開之後，臉上才現出了一種痛苦神色，輕輕哼了一聲，在一張位子上坐了下來。

三堂堂主目睹之下，俱不禁吃了一驚！

晏三多趨前道：「總座的傷勢要緊麼？」

鐵海棠微微苦笑道：「方才我不願驚嚇了她，實在我巳受傷不輕！」

輕輕嘆息了一聲，他遂即坐下來。

晏三多驚惶的道：「總座傷在那裏？」

鐵海棠道：「剛才那一摔之力，尋常人早巳骨體破碎，我若非有『內炁元罡』之功，只怕也巳喪生當場，雖然如此，却也把我護體罡氣震散，如無七期之功，萬難恢復！」

「風雷手」秦漁道：「總座功力深湛，能够落得如此實在巳難能可貴了！」

鐵海棠嘆息一聲，點頭道：「我縱橫江湖數十年來，還不曾遇見過這麽厲害的人物，實在可怕之極——」

想到與對方黃衣人朱空翼交手之種種，鐵氏臉上，情不自禁的猶自顯現出了一番驚駭神色。

「可怕極了！」他嘴裏兀自訴說着這四個字：「如果我所見不差，這個人幾乎巳經練成了不死之身，假以時日，勢將天下無敵，太可怕了！」

歐陽不平道：「話雖如此，方才總座擊中他的那兩掌，也够他受的。」

鐵海棠鼻子裏輕輕哼了一聲，點點頭道：「自然——在我來說，那兩掌，確實巳經用出了全身之力，尋常人早巳喪生掌下，他却是難說——」

「天馬行空」晏三多冷笑道：「總座功力職等素知，姓朱的即使練有護體元罡，在失神之際，也是萬萬當受不住，方才那一刹，卑職旁觀甚清，對方必然巳傷在了總座雙掌之下，是無可疑！」

鐵海棠微微點頭道：「我猜測他可能也受傷不輕，當時情形，我原思集中掌力，由他兩處『氣海穴』內攻入，即可碎其內臟，當場致他於死，却未曾料到對方護體元罡竟是這等充沛，如非那一刻時機凑巧還只怕傷他不了。」

說到這裏，鐵海棠把話臨時頓住，少停之後，才又道：「這件事不可爲外人悉知——」

長嘆了一聲，他緩緩站起來，步向窗前。

晏三多等人跟隨在他身邊，隔着這扇窗，向下眺望過去——江面上六艘鐵甲戰船，靜靜的飄在水上，燈光照射之下，那些個被特殊手法點了穴道的人，一個個呆若木偶的站在原來地方，河岸上到處都是抛棄了的兵刄，映着燈光閃爍着點點寒星。

看到這裏，鐵海棠感覺到無比的痛心！

三堂堂主也冷然無語。

想不到平素自引爲「固若金湯」的城堡，對方僅僅來了一個人，輕而易舉的顯了幾手功夫，就將己方平日訓練有素的手下一個個當場制服，設非是那人心存忠厚，這些人只怕早巳喪失性命！

「宇內二十四令」在江湖武林上，該是何等的聲望！——這件事若是一旦抖出去，不啻是奇恥大辱一件，今後又將使鐵海棠這個總令主，再有何面目，面對天下。

想到這裏，鐵海棠不住一陣子身上發凉，那張白臉上更像是罩了一層霜雪般的寒冷。

「天馬行空」晏三多退後一步，躬身道：「屬下這就去整理殘局，一切傷者料可無妨，總座大可放心！」

鐵海棠凄然點了一下頭。晏三多遂即匆匆退下，鐵海棠目光轉向秦漁與歐陽不平道：「二位賢弟也請去料理一切，記住，這件事我不許任何一人對外露出口風，違令者死！」

× × ×

陽光照射在這棵大樟樹上，那些樹葉子，一片片活像是銀綫般的閃爍着亮光！偶而襲過來一陣子風，激起了銀星萬點，當空的朶朶彤雲，映襯得十分有趣，景緻煞是迷人！

是一片農家的莊舍！

院子裏有一口魚塘，塘子裏游着鴨子，再過去一點是一口井，井上架着絞盤轆轤。

「麥場閒置着一些莊稼用具，鋤頭，耕犂，籮筐，還有專供牲口拖拉着用來壓麥子的大石頭碾子！

幾隻斑鳩沿着土牆邊上覓食着，不時的發出咕咕的叫聲！

矮矮的土牆上爬滿了野花——一隻大雄鷄正在牆上搧着翅膀！

站在牆邊上往外看，可就是大片的旱田。麥子、高粱、老玉米，一片青葱，在和煦春風裏，發出那種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聲音！

一匹全身黑亮，僅僅頸項上生有一圈白毛的駿馬，正自沿着牆根嚼食着地上的青草——

吃着吃着，牠偶而仰起頸子，享受着沐體而來的和煦春風，兩顆紅色的瞳子，活像是兩顆晶瑩的瑪瑙；閃閃的放着紅光！

曾經是被懸賞萬金欲得的「上都馬王」，在「阿巴爾左翼旗部」間關千里，縱橫來去，統率着上萬的牲羣——牠就是那匹被名爲有千里脚程，所謂「日月千里追風駒」的寶馬「黑水仙」！

「良驥伏櫪，志在千里」！目睹着牠此一刻的悠閑，你是無論如何難以想像出牠昔日的「龍騰虎躍」光采——馬猶如此，人何以堪？

人同馬其實都是一樣的，在百戰沙場「解甲歸田」之後，往昔的豪氣千雲，似乎再也不復存在，剩下的只是倦容、困乏、消極，無窮的悵惘與回憶……

大黑馬不耐寂寞的發出了長嘯聲……驚飛了牆簷下的一羣斑鳩。

斑鳩鼓動翅膀，就像是用力拍巴掌的那種聲音——自此這處莊院裏的寂靜，巳遭到了嚴重的破壞！

正在繡花的「三妞兒」，趕忙放下了「活計」，由板櫈上站起來，翹着大屁股，伸了個懶腰——

她還閑不下來，火房裏灶籠上還蒸着「窩窩頭」，這會子該早就熟了，要不是這陣子斑鳩「拍手」聲，她還想不起來呢。

打開了爐門兒，「釜底抽薪」，把燒紅的枯樹枝拉出來弄熄了，紅紅的火光，映着她健美的臉盤兒，撩撥起大片的「青春」氣息！

三妞兒用水澆滅了火，企着脚這才揭開了蒸籠蓋——嘿！那些個老窩窩頭，黑麵饅頭，可都熟透了，肥肥大大的，每一個都差不多有碗那麽大！

一個白髮皤皤的老嫗嫗，撩着布幔子，探頭進來，老着喉嚨叫着：「人家大小姐肚子八成兒餓了吧，快給端了去吧！」

三妞答應着，快動作把籠裏的窩窩頭拆倒「案板」上，找出一個盤子就去拾窩窩頭。

老嫗嫗咳嗽着說：「人家不吃這個，千金之軀喲——我叫妳蒸的白麵卷子呢？」

「有！娘！」三妞才似想起來：「在第二籠上。」

第二籠裏，蒸的是白麵饅頭。

三妞檢了兩個放在盤子裏，又切了一碟子鹹菜，撈了一隻新鹵的鵪鶉，盛了一甄稀飯——把這些放在一個托盤裏，端起來就往外跑。

跑了兩步，她才想起來，趕快把托盤放下，兩隻手理了一下頭髮，把那條黑油油的大辮子捋到了前面，拍了一下身上的柴灰，這才又端起盤子往外走。

老嫗嫗扯着嗓子，在後面嚷道：「問問人家小姐還想吃些什麽，人家是千金女呀！」

「知道了，娘！」

端着托盤，三妞一陣子小跑，來到了打麥場的這一頭，——這裏是乾淨的瓦房三間。

上面是搭的絲瓜架子，那些個半熟的絲瓜，小棒槌也似的吊在半空中，鳥雀在上面咕喳着。

三妞一路來到了正面房門前，輕輕的叩了一下門，喚着：「大小姐——該吃飯了。」

半天，才聽見房裏應了一聲——

「是三妞麼？」那個怪好聽，但却懶散的聲音，含糊的說着：「什麽時候了，又該吃飯了。」

三妞低下頭「噗」的一笑，縮了一下頸子：「太陽都下山了，天不早了，大小姐，你還在睡懶覺呀！」

「哎呀——」一聲，門敞開來——郭彩綾修長的身影，當門而立。

披着長長的一頭秀髮，看上去她像是憔悴多了！

女孩兒家，如果着上了一些傷感，那副樣子端的楚楚可人——她這時蛾眉淡掃，那雙盈盈瞳子裏，鬱集着無限的悵惘與凄凉，昔日的鋒芒與精銳，在這雙眼睛裏，巳不復存在，看上去倍覺凄凉而惹人垂愛！

三妞一面把吃食擺在桌子上，烏油油的那雙眼珠子，却不住的在她臉上轉着——

「大小姐——你別是病了吧？」

「沒有！」郭彩綾黯然的搖搖頭一笑道：「我什麽病也沒有，只是光想睡覺的病。」

三妞抿着嘴笑了一聲：「我娘說，小姐是千金的身子，一定是路上騎馬受了風寒，這會子一定下來可就發了，不要緊，叫我娘給你冲一壺紅糖生薑水，喝下去發發汗可就好了。」

郭彩綾微微笑了一下，默默坐下來，信手拿起了一個饅頭，撕下一小塊放進嘴裏。

三妞笑道：「吃點鹵菜吧！」

彩綾點點頭，看着她道：「我來到你們家有幾天了？」

三妞扳着手指頭算了算，道：「有三天了吧。」

然後她退後幾步，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又道：「大小姐——你家在那裏，打算什麽時候去呀？」

彩綾笑笑道：「還沒準兒——說不定三五天，說不定一個月兩個月，說不定我這一輩子不走了呢。」

三妞一怔，吃驚的說道：「你說的可是眞的？」

彩綾輕輕往嘴裏扒了一口粥，緩緩的點了點頭：「怎麽你們不歡迎？」

三妞搖頭道：「那裏，只要小姐你高興，隨便住多久都行。」

彩綾看着她，淡淡的笑道：「我很喜歡你們家這個地方，街上的客棧我住不慣，人喊馬叫的，每天都吵得我睡不着覺，你去跟你爹說，我不會白住你們房子的，要多少錢，我都會給你們。」

「大小姐話說到那去了。」三妞紅着臉道：「你一來就給了老大一錠銀子，就那錠銀子，咱們莊稼人半年也吃用不完，那還能再向你要錢呀。」

彩綾一笑道：「錢財在我來說，是身外之物，能够帮助別人，總是好的，你們別客氣，有什麽需要之處，只管找我來要就是了。」

三妞感激的笑道：「大小姐你人眞好，我們確實用不着——」

彩綾放下了筷子，搖搖頭道：「我吃不下了。」

三妞皺了一下眉：「才吃了一個饅頭，太少了！」

彩綾微笑道：「我不像你每天做這麽多事，當然吃的多，能吃一個巳經不錯了——要是放在平常，三個饅頭也不够我吃的。」

三妞一面收拾筷子，偷偷的瞧着她，欲言又止的樣子。

彩綾道：「你有什麽話要說嗎？」

「沒……沒有！」三妞吶吶的道：「是我爹說的，他老人家給大小姐的搬行李的時候，看見了大小姐包袱裏有一把寶劍，所以……」

「所以怎麽樣？疑心我是個女大王，女土匪是不是？」

「不不……」三妞紅着臉道：「大小姐妳想到那去了？我爹猜想大小姐妳一定精通武功，說妳是個俠女呢！」

彩綾微微一笑：「妳爹是這麽說來麼，倒看不出他一個莊稼人家，竟然還有些眼力。」

三妞楞了一下，揚着眉毛道：「這麽說大小姐難道妳眞的是個俠女……？」

「俠女可不敢當，」彩綾吶吶道：「不過練過幾天功夫就是了。」

三妞頓時面現驚異，用着一雙奇光的眼睛打量着她。

彩綾微笑道：「妳幹嘛這麽看着我？看我不像是不是？」

三妞紅着臉道：「不……我只是在想，大小姐妳難道是從金沙灘來的人——？」

「妳也知道這個地方？」

「您知不知道——離着不遠嗎？」

一面說，三妞像是很害怕的看了她一眼，遂即站起來，端起桌子上的托盤就想離開。

「站住，」彩綾喚住她道：「妳話還沒說完呢。」

三妞害怕的搖着頭：「不！不！我沒有什麽話要說，我走了。」

說着，她轉過身子就往外走，却被彩綾一把抓住了腕子，三妞頓時驚得打了個哆嗦……

「大小姐……饒命……我……我不是故意說的……我什麽都不知道。」

一面說，三妞竟然眼淚汪汪的哭了起來，而且彎下膝蓋，向着彩綾跪了下來。

郭彩綾怔了一下，忽然明白過來，一時又好氣又好笑，一伸手把她扯了起來——

「傻丫頭，妳這是幹什麽？」她又氣又笑的道：「妳把我當成什麽人了？」

三妞怔了一會兒，才吶吶的道：「大小姐……妳難道不是風雷堡裏來的？」

彩綾嗔道：「妳這個丫頭，誰告訴妳我是『風雷堡』裏來的？好呀！我對妳這麽好，妳竟然把我看成了女强盜……眞是……」

三妞聽她這麽說，這才緩和過來，一時將信又疑的在她臉上看着，一副欲言又止樣子。

彩綾嘆息一聲道：「妳不相信？」

「不……」三妞垂下頭吶吶的道：「我相信妳就是了。」

彩綾微笑道：「這才像話，妳也不想想，我要是風雷堡裏的人，爲什麽不住在堡裏？還會住在妳們這個窮地方？再說鎭上漂亮的客棧也不是沒有。」

三妞緩緩抬起頭，偷偷的瞧着她，還有點似信非信的樣子？



「鐵骨冰心」爲名作家蕭逸的最新著作，是佳視繼「射鵰英雄傳」後即將推出的一部長篇電視劇。

「鐵骨冰心」全文長達一百萬字，故事發展曲折離奇，人物描寫細緻，細緻之處是電視所不能表達，先看原著，再看電視，對故事人物會有更深的認識。全書共分四集，每集只售＄3.80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
發　行
香港上環新街五至十三號A
電話：H488261（十線）

郭彩綾皺眉說道：「妳是怎麼囘事？再要這個樣，我可就不理妳了。」

三妞這才急道：「大小姐妳千萬不要動氣，是我錯了，我該死……」

說着說着竟然哭了起來。

彩綾嘆息一聲，無可奈何的哄着她道：「妳也別哭了，我知道風雷堡裏無論男的女的，都是些壞人，看樣子，妳們家一定是受了他們的害，所以才會一聽見金沙灘的人，就驚成這個樣，是不是？」

三妞聽她這麼說才止住了哭泣，一面掏出手絹擦着眼淚道：「可不是嗎？那裏面的人都好厲害，一個個殺人不貶眼，我們可是……」

彩綾扶她坐下來，打量着她一笑道：「妳用不着害怕，我老實告訴妳吧，我這次出來，就是爲了找風雷堡裏面的人報仇來的……」

三妞驚異的看着她：「眞……的？」

彩綾道：「我生平絕不說謊話。」

輕輕嘆息一聲，她吶吶的接道：「……只是這都怪我功夫還不够好，堡裏的那些人實在太厲害，這一次要不是一個好心的人救了我，說不定我已經死了，再不就被他們捉進堡裏面，那個罪只怕更不好受！」

三妞睜大了眼睛道：「噢——怪不得呢！我爹說，前幾天風雷堡來了厲害的對手，還開炮了呢！原來就是對付大小姐妳呀。」

彩綾怔了一下，不解的道：「什麼開炮？這個我倒沒有聽說過。」

「我也不清楚，我只是聽我爹說的，說是那天晚上有人闖進了『風雷堡』，打死打傷了堡裏好多人……鐵堡主親自出手，才把那個人給打敗了，不過他自己好像也受傷了……」

「有這種事？」

「我爹也是聽人家說的。」

「啊——」彩綾想了一下，搖頭道：「我不知道，難道眞有這種事？」

三妞點點頭：「也許是眞的，因爲這幾天風雷堡裏派出了很多人，聽說市街客棧裏都搜查遍了。」

彩綾道：「他們搜查些什麼？」

「人呀，」三妞這時才像對她恢復了信任說：「說是要搜查那個大鬧風雷堡的人啊——對了……」

一面說，那眸雙子連連在彩綾的身上轉動不已。

彩綾道：「什麼對了？」

三妞頻頻點頭道：「我爹說，他們也在找一個女人，說是一個年輕的姑娘……這麼說，原來就是大小姐妳呀！」

郭彩綾冷冷一笑，點點頭：「哼——現在妳總應該相信我說的是眞的了吧？」

一面說，她站起來步向窗前——

看着窗外，她心裏鬱結着無比的憤態：「三妞，妳還聽說了些什麼？都告訴我吧。」

三妞道：「說是這幾天風雷堡裏面風聲很緊，金沙灘那塊地方任何船都不許通行，那附近全是堡裏的人，對過路的船什麼的，都查的好嚴，眞是嚇死人了！」

彩綾冷笑道：「妳爹可知道他們要找的那個男人，是幹什麼的，叫什麼？」

「這個我就不知道了，我爹也沒聽說？」

「那個人可受傷了？」

三妞道：「好像是受了傷了！外面是這麼傳說來着！」

彩綾眼睛看窗外，忽然嘆息一聲自語道：「希望不要是他才好……」

三妞仰着臉道：「誰呀？」

彩綾看着她搖搖頭，苦笑着道：「沒有什麼。」

三妞說：「大小姐，妳眞的就是他們要找的那個姑娘？」

彩綾點點頭：「不錯。」

三妞吐了一下舌頭，楞道：「眞是老天保——佑大小姐妳是命好，眞要落在了這些人的手裏，不死也得脫一層皮。」

彩綾一笑道：「妳怎麼知道？」

「唉！」三妞嘆了一口氣，眼圈一紅道：「大小姐妳那裏知道，我們家吃風雷堡裏這帮子强盜的虧可大了！」

彩綾吶吶道：「妳說給我聽聽……」

三妞又嘆了口氣道：「大小姐妳可看見我爹的那條瘸腿了吧？」

彩綾點點頭，說道：「我看見了，是怎麼囘事？」

「怎麼囘事？」三妞忿聲道：「就是被這般强盜給打瘸的，還有我姐姐——」

說到這裏，一時忍不住，她遂即又淌下了眼淚：「我姐姐……就是他們給害死的。」

「妳姐姐？」

三妞點了一下頭，眼淚汨汨而出，掛在臉上：「那一天，我姐姐在路旁摘豆子，遇見了風雷堡裏兩個騎馬的路過，……這兩個壞東西欺侮我姐姐，就……」

彩綾咬了一下牙：「該死的東西——我知道了，後來呢？」

「後來……我姐姐就尋死了！」三妞吸了一下鼻子，抽搐着道：「我爹趕忙救人，可憐我姐姐傷的太重，她是用剪子，自己扎破了喉嚨……」

擦了一下臉上的淚，三妞繼續囘憶着這件往事：「我姐姐告訴了經過以後就死了，我爹當時眞氣的發昏，就抱着我姐姐的屍身找到了風雷堡……」

彩綾道：「可有什麼證物沒有？」

「有，」三妞說：「那兩個壞蛋有一個丢了腰牌，我爹都拿着去了，誰知道這些强盜壞透了，一聽說我爹爹是來告狀的，根本就不叫他老人家進去，把我爹狠了打了一頓，一條腿打斷了，還推到了河裏，要不是被人家好心人救起來也早就淹死了！」

彩綾嘆息一聲道：「這眞是……」

三妞恨恨的道：「我爹囘來以後，在牀上躺了半年才能下牀，直到現在爲止，一想起這件事就流淚，從此以後他老人家才還染上了心痛的毛病……天天燒香唸佛，拜菩薩老爺顯，把那個天殺的『風雷堡』給毀了，要那裏所有的人都不得好死！」

彩綾冷笑道：「告訴妳爹，叫他放心吧，這些東西沒有多少日子好活了……」

三妞驚異的道：「小姐妳是說……？」

彩綾道：「我一個人的力量太小了，不過，妳等着看吧，總有厲害的人會找上他們。」

三妞道：「眞要有那麼一天就好了——」

彩綾微笑了一下，輕嘆道：「我剛才跟妳說的一切，妳可別告訴外人，就連妳家裏的人也不要多說，知道吧？」

三妞點點頭道：「我知道。」

彩綾道：「風雷堡裏的人，常常由這裏走麼？」

「不一定，」三妞說：「外面有條大路，他們經常由那裏走，有時候偶而也會經過我們門口。」

彩綾冷冷一笑道：「很好，下一次妳看見了他們，就告訴我一聲。」

三妞一驚，吶吶道：「幹什麼……大小姐，這個，我可是不敢……自從發生了我姐姐那件事以後，我娘管着我，連大門口都不要我出去呢！」

彩綾點點頭道：「這也難怪……誰叫你們家會發生了這件事呢！」

（未完）